

第十章

静 波

罗克阔堡西北塔一个蒙着铁皮的小门，通往一间地窖去，那里放着无数的橡木柜子。这就是穆罗公爵的宝藏库。门上有一幅雷翁那图作的未完成的壁画，把墨邱利神画做威风凛凛的天使。一四九九年九月一日夜间，宫廷会计官俺布罗曹·费拉里和税收主管官波贡绰·卜塔，同着他们的助手，把金杜卡和珍珠——他们一瓢一瓢地挖起来，同谷粒一般——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从柜子里拿出来，装在皮袋之内，小心封印了。仆役们把袋子搬到花园去，放在骡子背上。已经装满了两百四十袋，由三十只骡子驮着了，但将烬的蜡烛仍旧照耀着柜的成堆的金杜卡。

穆罗坐在宝藏库门口，一张堆满帐簿的写字台边。他心不在焉地，呆呆地，望着蜡烛火焰，没有去注意那些人的工作。自从得到他的总司令嘉黎亚左·桑塞维里诺遁逃以及法国大军向米兰行进的消息之日起，他就陷入于这种罕见的痴呆状态了。

所有财宝都从地窖搬出去以后，会计官便问公爵：那些金银食具应当搬走呢，还是留着。穆罗皱起额头看他，好象在集合一切思想来了解他所说的话的样子；以后他做了一个难解的手势又别转脸去了，仍旧痴呆地望着火焰。俺布罗曹先生重复一句时，穆罗简直没有听他。会计官得不到一点回答，便同着他人走开了。惟有穆罗留在那里。

老侍从马里奥罗·普斯特拉报告新任宫堡司令伯拿狄诺·达·哥特求见。穆罗用手抹着面孔，抬起头来，说：

“好的，好的，自然。让他进来。”

他不信任世家贵族出身的人，宁愿提拔下层分子；他把在上的人降下去了，把在下的人抬上来。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大多是烧火的，种园的，煮饭的和赶骡的等类人的子孙。这个伯拿狄诺的父亲原先是宫廷仆役，后来做了御厨总管，他自己少时也曾穿过仆役衣服。穆罗把他提拔起来直到国家大员地位，现在更全心信任他，将米兰宫殿堡垒——穆罗在伦巴底的权力的最后支柱——防守之责托付给他了。

公爵接待这位新司令，非常客气，请他坐下，将宫堡形势图展开给他看，并给他解释官堡守兵同本城居民交通的信号。需要紧急援助时，白天在宫殿大塔上挂一把勾镰刀，晚上则点三支火炬；兵士叛变时，挂一条白被单在篷那·狄·萨伏依塔上；缺少火药时，用一条绳子拴着一把椅子从城垛垂下来；缺少酒时，挂一条女人裙子；缺少面包时，挂一条男人黑裤；一只瓦制夜壶表示需要一个医生等等。这些信号是穆罗自己想出来的，他的内心这样得意，好象一切拯救希望都建立在这些信号上面似的。

“那么，你可以明白，伯拿狄诺，”他做结论说，“一切都是预先料到的！一切东西都给你准备得很丰富：钱，火药，粮食，军器。三千名兵士也预支了薪饷，这个官堡可供你防守三年之久，但我只请求你支持三个月。三个月之内，我没有请救兵来时，你爱怎么办，就由你怎么办！我的话到此为止了。前途珍重！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

他拥抱这位新命令，同他告别。

司令走后，穆罗命令侍童安下行军床。他做了祈祷，躺下去睡；但他睡

不着。于是他又点起蜡烛，从行囊里取出一小包文书，在其中找寻一首诗：这是伯令聪尼的同行，一个叫做安东尼阿·卡梅里·达·比斯多亚写的，他背叛了公爵，他的恩人，而逃到法国人方面去了。这首诗内，他把穆罗和法国的战争，描写做有翼的司伏萨恶龙和高卢老公鸡的决斗：

我看见，公鸡和恶龙互相斗争，
互相纠缠着，咬啮着，斗个不停，
公鸡早已啄下敌手一个眼睛。
恶龙想要腾跃起来，但不能够，
公鸡用着利爪抓住了它的咽喉，
它努力挣扎，它在痛苦之中咆哮。
恶龙死了，高卢得到了胜利，那公鸡！
这业畜，它当初曾以与天同高自诩，
现在不仅受人，而且受畜牲所轻视，
连靠腐尸为食的乌鸦也看它不起。
他始终是个懦种，
惟因我们不和，才显为一位英雄。
你既揖盗开门，引狼入室，
篡夺了政权，毒死了亲侄，
穆罗呵，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逭，
惟有死，你才能脱离这场天降的灾难。
过去的幸运若还留在你的心窝，
你就应当明白，罗督维科：
那人的痛苦将加倍难忍，
他说：以前我也曾享受过幸运！

一阵忧愁的，同时气愤的感情充满了穆罗的心，他觉得是无辜受辱的。他不由得想到一首奴性的颂诗上去，不久之前也是这个卡梅里·达·比斯多亚写来颂赞他的：

人人都要惶恐而悚惧，望着穆罗的荣光，
都要痴呆了，好象在梅杜莎面前一样！
和平握在你手里，你又操纵着争战，
你一脚跨上天空，一脚踏在地上。
穆罗呵，只须你翻动手掌，
整个世界都要为你而高翔！
上帝之下第一人，你在旋转
命运之车轮呵，还有宇宙之方向。

午夜过去了。残蜡的火焰将近熄灭了，但公禹还在阴暗的宝藏塔内走来走去。他想着他的苦难，想着命运的不公平，想着世人的忘恩负义。

“我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呢？他们为什么恨我呢？他们说：我是恶人，是凶手！那么，杀死同胞兄弟的罗缪鲁斯也。是恶人和凶手了，亚历山大，以及古代一切英雄都是恶人和凶手了！我要开创一个黄金时代，自从亚古士

督，特拉扬和安东纽斯以来没人见过的时代。只稍稍待几时，——意大利便要统一起来，在我统治之下，阿波罗的桂树林和拍拉斯的橄榄林又要开花了；那时就产生一个永久和平和灿烂文化的国土。我是第一个君主，伟大处并不在于浴血的战功，而在于探求黄金和平之果实，在于开发民智。布拉曼特，卡拉多梭，巴楚里，雷翁那图，还有好多其他的人！将来，兵刃之声早已消失时，司伏萨的名字要给后代的人同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我将造就何种成绩，升高到何种地位，我将变成新的配里克列，来领导我的新雅典，倘若不是这些疯狂的北方蛮族侵略进来，……为什么这样呢，主呵，为什么呢？”

他的头垂了下来，重复着那几行诗：
你就应当明白，罗督维科：
那人的痛苦将加倍难忍，
他说：以前我也曾享受过幸运！

蜡烛火焰还光亮了一次，照耀着这塔的穹窿天盖和宝藏库门上那个墨邱利神，——以后就熄灭了。

公爵吓得很厉害：将烬蜡烛之熄灭本是一种凶兆。为的免得搅醒里恰德托；他就暗中摸索到他床上去，脱了衣服，睡下来，这次立刻就睡着了。

他做梦跪在贝特丽采夫人之前，她刚才发觉她的丈夫同昌克列沙幽会，现在板起严厉面孔骂他，打他的面颊。他感觉很痛，但不以为是受侮辱；他很快活，她又活了，又是健康的。他驯顺地将面孔献给她打；他去抓她的淡褐色的小手，为的用嘴唇在那上面亲吻：他哭了，由于爱她和怜悯她。忽然不是贝特丽采站在他面前了，而是那个墨邱利神，象雷翁那图画在铁门之上的威风凛凛的天使的样子。这神握着他的头发，喊道：“呆子！呆子！你还希望什么？你以为那些诡计能帮助你么，能够从上帝的裁判救你出来么？你这凶手！”

穆罗醒来时，窗子已经透进曙色。骑士，高官，军人和德国佣兵：陪伴他到德国去的一共有三千骑，都在花园内以及往北方阿尔卑斯山去的大路上，等待公爵。

穆罗骑上马，到圣玛丽亚修道院去，为的在他的夫人墓前做告别式的祈祷。太阳升上来时，这凄凄惨惨一队人马便开始移动了。

因为秋天多雨，道路破坏不堪，走了两个多星期还未达到目的地。九月十八日，晚间很迟，走了一天之后，公爵觉得疲倦而且生病了，决定到山上一个岩洞里过夜去，那里平时只有牧人住宿的。比较安逸和舒适的住宿所，并非没有，但穆罗故意选择这个荒凉场所，作为同马克西米良皇帝派来迎接他的专使会面之地。

一堆旺火照耀着那挂在岩洞低垂天盖的钟乳石。行军厨房的烤肉叉上正在烤炙野鸡做晚饭用；公爵靠在一把皮条编成的行军椅上，衣服穿得很暖和，脚下放一个暖水炉。他的身边，吕克列沙小姐，永远是温柔而快乐的；象家主婆一样照应着，正在制造她自己所发明的一种牙痛药水，用葡萄酒，胡椒，丁香及其他浓烈的香料做成的。公爵此时正患牙痛。

“您看这种情景，鄂图亚图先生！”他对皇帝专使说，暗中他几乎是得意于他的这般重大的苦难。“您可以报告皇帝，您在什么场所遇见米兰国正经公爵的，当时又是什么情景。”

他此时又显出雄辩的才能了，每逢他长久沉默和精神痴呆之后，总要显出这个才能的。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惟有我没有枕头的地方。”

“哥里奥，”他转脸对他的宫廷史官说，“你记载我们的史迹时，不要忘记提起这个牧羊洞夜宿的故事，安内斯的同伴，特洛伊英雄安格卢的后裔，大司伏萨的子孙的最后躲藏所。”

“爵爷，您的苦难是值得一位新塔西脱大手笔来写的，”鄂图亚图回答。

吕克列沙拿牙痛药水给公爵。他看看她，心里很高兴。苍白的，然而活泼的，给淡红色火光照耀着，黝黑的头发梳得很光滑地，直垂到耳边，一颗金钢石嵌在额头窄狭的金环之上，她含笑象母亲般慈爱地望着他，用一种带点探究的留神的严厉的天真而无邪的眼光。

“爱人呵！你决不会背叛我，欺骗我的。”公爵想。他漱了口，再说：

“哥里奥，你这样写，在巨大痛苦的熔炉内，才认出真正的友情，象金子在火中间一样。”

穆罗宠爱的侏儒雅那基走到他身边。

“小爸爸，嘻嘻，小爸爸！”他说，坐在公爵脚下高高兴兴地敲着穆罗的膝盖头。“为什么你哭丧着面孔，扮着好象要把我们通通吃掉的样子呢？算了罢，真的，算了罢！无论什么病都有药医，惟有死没有药医。常言道：宁为活驴，莫作死王。——鞍子啦！”他忽然喊起来，指着地下一堆马鞍子。

“小爸爸，看哪：驴子鞍子啦！”

“你想起什么，这样高兴？”公爵问。

“想起了一篇老笑话，穆罗。你一定听说过的。要我说一遍么？”

“说罢！”

侏儒跳起来，全身铃子叮叮，并挥舞着他的呆棒，棒端有一个猪尿泡，装满了晒干的豌豆。

“古时有个画家，名川卓托，在拿波里王亚尔丰梭的宫廷里供职。有一天，国王命令他把整个王国都画在宫殿一堵墙上。于是卓托画了一只驴子，背上装副鞍子，鞍上绘有国王的徽志，金王冠和权杖，另外有副新鞍子绘着同样徽志的，放在它的脚旁，它用鼻子去嗅着。‘这画含有什么意思？’亚尔丰梭问他。——‘这就是您的黎民，陛下，它天天想念一位新主。’——是的，全篇故事就是这样的，小爸爸。我虽然是个呆子，但我说的是真理：米兰人现在嗅着的法兰西鞍子，不久就要擦伤他们的背脊的。让小驴子尝够它想要的味道罢，——不久老鞍子又要变成新鞍子，而新鞍子反而变成老鞍子！”

“Stultialiquandosapientes，——呆子有时是哲人，”公爵说，忧郁地微笑着。“哥里奥，写下来罢……”

但这次，他没有能够说出一句含有深意的格言。人们听见岩洞进口有马嘶人语及马蹄践踏的声音。那位侍从马里奥罗·普斯忒辣带着惊吓的面孔冲进来，在秘书长巴多罗买阿·嘉尔哥耳边低声说几句话。

“发生了什么事情？”穆罗问。

大家都不做声。

“殿下，”秘书长开始说，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他住了口，脸转向他处去。

“爵爷，”路易基·马良尼说，一面走到穆罗身边。“上帝扶助您！请

您准备听听最不好的消息……”

“那么说罢！快点说出来罢！”穆罗喊，面孔忽然全无人色了。

他看见岩洞进口一个人穿着沾满污泥的长皮靴。夹在兵士和廷臣中间。大家不作一声，站到旁边去。公爵一手推开路易基先生，就冲到这个快差身边，夺下那写给他的信，拆开，匆匆看了一遍，——大喊起来，就倒向地下了。普斯忒辣和马良尼刚刚来得及扶住了他。

波贡绰·卜塔在这封书信内报告穆罗说：九月十七，圣萨提鲁节日，叛徒伯拿狄诺·达·哥特将米兰宫堡献给法兰西国王的元帅，仗·查谷谟·特里武佐了。

穆罗素来喜欢假装昏倒，而且装得很象，他时常利用这个手段当作一种外交上的诡计。但这次，他是当真失去知觉的人们好久唤他不醒。最后，他睁开眼睛，深深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很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说：

“自从犹太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叛徒比这个伯拿狄诺·达·哥特更加无耻的。”

这天，他就不再说一句话了。

数日之后，深夜，穆罗同他的秘书长单独在印斯布鲁克地方皇帝宫殿中一间房子里，——马克西米良皇帝很优待他。他在房内大踱方步，口念一封信稿，叫巴多罗买阿先生记录下来；原来他要派一个专使秘密到君士但丁堡去见土耳其苏丹，这信就是准备给专使带去的。

老秘书现出了十分紧张的注意。笔尖随顺地在纸头上急滑而过，几乎跟不上公爵急速念出来的话。“我坚定地以善意的决心和友谊的感情恭对陛下，我信任能得奥托曼帝国大皇帝慷慨的援助以收复我的国土，所以决定经过三条不同道路派遣三个专使，希望其中至少有一个能办妥我所委托的事情。”

书中，公爵向苏丹控告教皇亚历山大第六：“教皇，他本性上是狡诈而恶毒的……”

秘书长的不动情的笔尖停住了。他扬起眉毛，皱起额头，心里以为听错了的，问道：

“教皇么？”

“是的，不错。快点，写！”

秘书长便低下头来在信纸之上，笔尖又滑动了。

“教皇，如陛下所知，他本性上是狡诈而恶毒的，他煽惑法兰西国王进兵伦巴底。”

以后就叙述法国人的胜利。

“我得到这个消息之时，非常惊惶，于是认为暂时到马克西米良皇帝这里来，等待陛下之援助，乃为上策。一切的人都背叛了我，欺骗了我，但最可恶的还是伯拿狄诺……”

提到这个名字，穆罗的声音就颤抖起来。

“伯拿狄诺·达·哥特是一条毒蛇，我自己在胸怀里温暖过它，是一个奴隶，我给了他无数的恩宠和赏赐，而他出卖了我，同犹太一般……——不，等着，最好不要提起犹太的话。”

穆罗打断自己的话，他现在才想起这信是写给一个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的。

他接着叙述他的困苦祈求，苏丹水陆两路进攻威尼斯，保证他一定会胜

利的，一定会扑灭奥托曼帝国死对头——威尼斯共和国的。他结束这信说：

“陛下明见，在此次战争中，以及其他一切行动中，凡我所有的，皆供陛下支配；陛下在欧洲一定找不到比我更强大和更忠实的同盟者。”

他走到桌子旁边，要添加什么话，但以后只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了。

巴多罗买阿撒了些沙在最后几行字上，那几行墨水还未曾干。他忽然抬起头来望他的主人：公爵用双手盖住面孔，在那里啼哭。他的背脊，肩头，多肉的双下颏，淡蓝色的剃得很干净的面颊，光滑的鬃发，——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呜咽而颤动起来。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的正义在哪里呢，主呵？”

他将那皱缝的面孔——此时好象爱哭的老太婆的面孔——转向他的秘书长，结结巴巴地说：

“巴多罗买阿，我信任你。你凭良心告诉我一句：这事我做得对不对？”

“殿下说的，是——关于派专使到土耳其去的事情么？”

穆罗点点头。秘书长本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深思地扬起眉毛，翘起嘴唇，颧蹙着额头，说：

“一方面，自然，——既然同豺狼一起生活，就必须跟它们一起叫噪。但另一方面，……我大胆向殿下建议，请殿下再等几时。”

“不行，不行！”穆罗喊起来。“我等得够久了。我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教训他们：米兰公爵不能给他们随便放在一边去的，好象棋盘上一个无用的小卒。因为你看，我的朋友，象我这样一个正经君主受人如此虐待了，那么不仅向土耳其人求救，就是向魔鬼求救，人家也不当怪责我的。”

“殿下，”秘书长带着谄谏的声调再劝谏说，“我们不当防备到，土耳其人侵进欧洲来会惹起意外的效果么，譬如危害了基督教会？”

“哦，巴多罗买阿，你真以为我没有料到这一层么？我宁愿死一千次，而不愿给我们的神圣教会有所损害。上帝保佑我不会这样做！……——你还未曾完全明白我的计划哩，”停一会，他又含着从前那种狡猾的贪婪的微笑说下去。“等着罢，我们要弄得敌人寝食不安，要把他们密密网着，使得他们再也看不见上帝的光明！我同你说一句：土耳其苏丹也是我手里一种工具。时候到了，我们也要把他毁灭的；我们要根绝那不信上帝的穆罕默德教，要将圣陵从异教徒压制底下解放出来！……”

巴多罗买阿没有回答，他只皱眉摩额低下头来。

“他很糟糕，”他想。“糟糕得很！他钻进幻想里去了。这搞的是什么政治呢？”

这天夜里，公爵祈祷了很久，非常热烈而虔诚，迫切盼望土耳其苏丹来拯救他，——在他所最喜爱的圣母像前面祈祷。这是雷翁那图的作品，把穆罗的美貌情人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伯爵夫人画成了圣母的模样。

约在米兰宫堡投降以前十天，特里武佐元帅，在群众“法兰西，法兰西！”欢呼之下和教堂钟声齐鸣当中，进入米兰城，如同进入一个被征服的城市。国王车驾预定于十月六日降临。市民们准备一场盛大的欢迎。行会理事们在大教堂宝藏库里寻出了两尊天使雕像，那是五十年前“俺布罗曹共和国”时代用来代表人民自由之保护神的。鼓动背上镀金翼翅的那些发条，因为年深日久，力量薄弱了。理事们就委托过去公爵的机械师，雷翁那图·达·芬奇，

修理这两尊天使。

那时雷翁那图正忙着制造一架新的飞行机器。某天清早天还未大亮时，他坐在那里研究图样和算式。蒙着薄绸如同鸭蹼的轻轻的苇子骨架，这番不象编蝠了，却象一只大燕子。一扇翼翅已经做成了：雅致的，尖形的，各方面都好看的，从地板直高到天花板上。下面，在它的遮荫之下，亚斯特罗正在勤奋地修理米兰城两个木头天使的弹簧。

这番雷翁那图有意使飞行机器尽可能地合于鸟儿的身体构造，以为鸟儿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最好的飞行模型。他始终希望能将飞行奇迹解决于机械学法则之中。凡他所能知道的，显然他都知道了；虽然如此，他仍旧觉得飞行之中似乎有某种秘密不能还原为机械学法则的。同过去几次实验一般，他又碰到了那个界限，即隔在一切自然产物和人手产物中间的界限，活的躯体和死的机器中间的界限；于是他觉得他好象在趋向于不可能的事情。

“谢谢上帝，——好了！”亚斯特罗喊起来，把发条旋紧了。

天使动着它们的沉重的翼翅。房里起了一阵风，大燕子的轻而薄的翅膀，摇动着，萧萧响着，仿佛是活的。这铁匠用那说不出的温柔的眼光望着它。

“我毫无利益地为这两个蠢货消磨了多少时间！”他喃喃说，一面指着那木头天使。“但现在，师父，无论您要怎样，我没有做好这些飞行翅膀，是不愿离开这个房子的。请您把尾巴图样给我。”

“还没有画好哩，亚斯特罗。等着罢，我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哩。”

“什么，师父？您前天已经答应我了！”

“不相干的，朋友！你知道，我们的鸟儿的尾巴就是它的舵。这里，我们若是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便要前功尽弃的！”

“好的，您当然知道得更清楚。那么我等着好了，这期间我来做第二扇翅膀……”

“亚斯特罗，”师父说，“最好再等一会。我恐怕有好多地方必须要改做过的。”

铁匠没有回答。他小心地举起并转动那蒙着牛筋网子的苇子骨架。以后他忽然转过脸来向着师父，用沉浊而颤抖的声音说：

“师父，唉，师父，请您不要气愤我。但若您计算下去，仍旧得到这架机器又不能飞行的结果，——我还是要去飞的，不管您的什么机械学不机械学。是的，是的，——我等不得了，我精疲力竭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这次又……”

他没有说完，就转过脸去。雷翁那图小心注视他那宽阔的，愚钝的，执拗的面孔，那个唯一的疯狂的纠缠一切的思想就僵硬地呈现在这面孔上面。

“师父，”以后亚斯特罗又请求说，“请您明白说一句：我们究竟能飞不能飞？”

他这话中含有如此恐惧，又含有如此希望，使得雷翁那图不忍将真话告诉他。

“自然不能确定地知道，”艺术家回答，低下头来，“须待真正做了实验以后。但我想，亚斯特罗，我们能飞的……”

“好的，够了，够了！”铁匠高兴起来，挥舞着手臂。“其余的话，我不要听了。既然您自己说，我们能飞的，——那么我们就能飞的。”

他显然要自制一下，但他不能够；他爆发出一种快乐的天真的笑声。

“你笑什么？”雷翁那图惊异起来。

“对不起，师父。我总是骚扰您。好，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不敢了……您信我的话罢，每逢我想到米兰人和法兰西人，穆罗公爵和国王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笑了，同时我又替这一切的人难过！这些可怜人，他们自寻苦头，互相争战，自以为造就了伟大的功业，这些爬行的毛虫，这些没有翅膀的甲虫！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想到有何等奇迹在准备着。您试想想看，师父，他们将看见有人装着翅膀飞上去的时候，将如何张开大口，睁大眼睛！这是同木头天使不一样的，那只能动着翅膀，叫庸夫俗子开心罢了。他们将看见人家飞，但不相信。他们将以为我们是神。这话是说：他们不会认我做神，反而要认我做魔鬼；但您装上翅膀，真的象一个神。他们也许要说：这是‘敌基督者’。他们将吃惊的。将跪在地下向您祈祷的，而您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这样想，师父：那时就没有什么战争，什么法律，什么主人和奴隶了，一切都要改变样子，将开始一个新时代，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各国人民将联合统一起来，将装着翅膀飞来飞去，同天使一样，将同声齐唱‘和散那’……雷翁那图先生呵，神呵，上帝呵！……那时果真是这样么？……”

他说话仿佛热病中的呓语。

“可怜人！”雷翁那图想。“他如何坚定信仰这个！天晓得，也许他真的要丧失理智了。我应当对他怎么办呢？我怎样来把真话告诉他呢？”

此时屋门外有人大声敲打着；以后听见人声和脚步，跟着工场关闭的门也敲起来了。

“魔鬼又派了谁到这儿来了？都见鬼去罢！”铁匠发起气来，咒骂着。

“是谁啊？师父不在家。他出外旅行去了。”

“是我，亚斯特罗。我，路加·巴楚里。上帝在上，快点开门啊！”

铁匠开了门，让修士进来。

“您有什么事情，路加师兄？”艺术家问，当他看见巴楚里的慌张的面孔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事情，雷翁那图先生。这就是说，是的，我也有点事情，——那以后再谈罢。但现在……哦，雷翁那图先生！……您的‘巨像’……喀士刚的弩手……我刚刚从宫里来，我亲眼看见的……法兰西人毁坏您的‘巨像’……快点，快点，到那里去罢！”

“有什么用处？”雷翁那图完全镇静地问，惟有他的面孔稍微苍白了一点。“到那里去，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您说什么话！您的最伟大的作品被人毁灭的时候，我们总不该袖着双手坐在这儿的。我有条路线去找一拉·托列穆依爵士。我们必须做点事情！……”

“一个样，——我们总是来不及的，”艺术家回答。

“不然——我们还是来得及的！我们从最短的道路走去，穿过菜园，跃过篱笆。但是要快一点！”

顺从这修士的敦劝，雷翁那图便同他一道，离开屋子，急急忙忙走向宫殿去了。

路上，路加修士才说起自己的不幸事情。昨晚那些佣兵抢了圣沁卜里产诺教堂的地窖，巴楚里就是住居在那儿的。他们喝了很多的酒，抢了很多的东西，那些水晶做的几何学模型也在其内，他们在一间小室发现出来，认为是役鬼术用的魔鬼的发明，认为是“预言水晶球”，于是把它打碎了。

“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呢？”巴楚里哭丧着脸说。“我的无罪的水晶模型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呢？”

他们走到宫殿广场的时候，看见南大门前面，菲拉勒特塔旁边，吊桥之上，站着—个法国时髦少年，身边跟着好多随从。

“季尔斯师傅！”路加修士喊起来，并向雷翁那图解释：这位季尔斯师傅乃是所谓“调鸟人”，“最忠心于基督教的国王陛下”的所有的黄雀，喜鹊，鸚鵡，画眉等，就是由他调练到会唱歌，说话，以及诸般技巧的。他是宫廷中—位很重要的人物。有好多人传说，不仅是法兰西雀鸟要随着季尔斯师傅的唢哨而歌舞哩！巴楚里好久以前早有计划，把他的著作《神圣比例》和《算术概要》装成漂亮的本子奉献给他。

“请您不要为了我耽搁自己的事情，路加师兄，”雷翁那图说。“到季尔斯师傅那里去罢！我知道，我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事情的。”

“不，我以后再找他去，”巴楚里回答，有点狼狈。“或者，您知道么？我赶快跑到他跟前，问他往哪里去。我马上就回来。此时，您直接去找拉·托列穆依爵士好了！……”

这位修士敏捷地卷起他的褐色道袍的大襟，赤脚拖着木屐—纵—跳地追赶那个“调鸟人”去。雷翁那图经过吊桥走到“演武场”米兰宫殿的内院。

是一个多雾的早晨。守卫之火将近熄灭了院子上以及旁边建筑物上，到处都是大炮，子弹，行囊，干草捆，燕麦袋，以及成堆的粪便，——整个变成了一个巨大军营带着马厩和行军酒肆。因着酒肆和厨房，围着满满的和空空的酒桶，立起来做赌钱桌子用的，——人们在叫喊，哗笑，用各种各式语言互相骂詈和咒诅；人们听到可耻的亵神话句和醉人歌声：惟有长官经过的时候大家沉默—会儿。大鼓擂着，莱茵和斯威白佣兵吹着他们的黄铜喇叭，乌里和翁特瓦登诸自由州的佣兵则用阿尔卑斯山号角奏出忧郁的牧人歌调。

雷翁那图从扰攘的人群中挤到广场中央的时候，看见他的“巨像”几乎是还未受损害的。

大弗郎西斯果·司伏萨公爵，伦巴底的征服者，露着他的罗马皇帝式的秃顶，面上现出狮子的英勇和狐狸的狡猾，还同以前—样骑在他的骏马之上，这马后脚直立起来，蹄下踏着一个倒下地去的军人。

斯威白火枪手，格劳本登弓手，毕加底掷石兵和拿弩箭的喀士刚人，喧哗叫喊拥挤在这雕像周围。他们相互了解，与其说是靠说话，毋宁说是靠做手势；雷翁那图从他们的手势明白，原来两个弩手，—个德国人和—个法国人，要来赌赛谁射得准些。他们商定两人先喝四大杯浓烈的葡萄酒，然后轮流着从五十步远处发箭。射的是雕像面颊上那颗黑痣。

五十步量好了。两人拈阄决定谁先放箭。随军酒肆—个女招待给他们斟酒。德国人没有歇气，接连喝干了约定的四杯酒，以后他后退—步，瞄准，射出去了，——却没有射中。那箭从面颊旁边擦过，只损破左耳—块黏土，并没有碰着那颗黑痣。

法国人刚把弩弓架上，人群中就起了波动，兵士们纷纷退到两旁，让出—条道路给—队穿着华丽衣服的侍卫经过，后面随着—个骑马军官，他没有留心这些兵士在做什么事情。

“那是谁？”雷翁那图问他身边—个掷石兵。

“拉·托列穆依爵士。”

“现在还不迟，”艺术家对自己说。“我赶得上他，我可以请求他……”

可是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觉得自己无能，做不出什么事情。如此难克服的痴呆状态和意志薄弱，支配了他，使得他不知所措，此时即使要他的命，他也是一样无所举动的。恐惧，惭愧和厌恶，就要侵袭了他，当他一想到他要挤过这些人群去追赶一位贵人，象那个路加·巴楚里所做的一样的时候。

喀士刚人射了。他的箭在空气中叫着，恰恰射中了那颗黑痣。

“好得很！妙得很！”兵士们叫嚣起来，挥舞着帽子。“法兰西得胜了！”

那些射手包围着雕像，继续他们的赌赛。雷翁那图要走开了，但他象生根一般走不动。仿佛是一场可怕的疯狂的梦，他毫不动情地望着他的生命中最好的十六个年头的作品如何被人毁灭了，——也许是自从普拉克西特列斯和菲底亚斯以来雕塑术上最伟大的作品。

在矢石交加之下，黏土剥落下来，或如细沙，或为大块，同灰尘一般飞散了，不久那个架子，那副铁骨骼也露出来了。

太阳从云块背后探头出来。在愉快的阳光照耀之下，这纪念像的残骸显得更加是可怜的，——这英雄的无头躯干，骑在一匹没有腿的马上，断残的权杖还拿在尚未伤损的手里，台座上依旧刻着：“EcceDeus！——看哪个神！”

此时法兰西国王手下的总司令，老元帅仗·查谷谟·特里武佐，正从这大院走过。他投了一眼在纪念像上，错愕地停住了脚步，再看一次，用手在眼上遮着太阳，然后转向他的随从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爵爷，”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回答，“乔治·谷克本队长，以自己的权力准许弩手……”

“拿司伏萨的纪念像么，”老元帅大声喊起来“拿雷翁那图·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做喀士刚弩手的箭靶子么？……”

他大踏步走向兵士队中去，他们如此忙着赌箭，竟不觉。他抓住一个掷石兵的衣领，把他摔到地下去，开始令人难堪地咒骂起来。老元帅的面孔变成火一般红，青筋暴胀在他的颈项。

“爵爷，”那个兵士结结巴巴说，跪在地下，全身颤抖起来，“爵爷，我们不知道，……谷克本队长……”

“等着罢，你们这些畜生！”特里武佐喊起来。“我要教训谷克本队长给你们看看！我把你们通通倒吊起来！……”

他亮出剑来。他展开姿势，正要刺下去，——但雷翁那图用左手握着他的手臂，如此有力，连那青铜臂甲都给握扁了。

老元帅无论如何努力解脱他的手臂，总不成功，他惊讶地望着雷翁那图。

“你是谁？”他问。

“雷翁那图·达·芬奇”，艺术家安静地回答。

“你这样大胆？”老头子要发气咆哮起来，但他碰到艺术家的明亮的眼光时，他就不说下去了。

“那么你就是雷翁那图？”他说，望着艺术家的面孔。“我的手，——放开我的手！你把我的臂甲握扁了！你力大得很！你真是很勇敢的，朋友……”

“爵爷，我恳求您，不要发气！宽恕了他们！”艺术家恭恭敬敬请求他。老元帅更仔细地望着他的面孔，以后微笑起来，摇摇头。

“怪人！他们把你的最好的作品毁坏了，而你反替他们求情？”

“爵爷，——即使您把他们通通吊死了，那何补于我呢，又何补于我的作品呢？他们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事！”

老头子想了一下。他的面容忽然开朗起来，两颗聪明的眼睛现出了善意。

“听我说，雷翁那图先生！有一点我不明白。你怎能安安静静站在旁边看呢？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不来见我或请求拉·托列穆依爵士呢？他刚才一定在这里经过的……”

雷翁那图低下头，面孔红起来，好象犯了什么罪过的样子：

“我赶不上他。拉·托列穆依爵士也不认识我……”

“可惜”老头子说，看看地下的碎片。“我愿意牺牲我的一百个最好的战士来掉换你这‘巨像’的”。

归途中，雷翁那图走过靠近美丽的布拉曼特走廊——他最后一次就在这里同穆罗会面的——那座桥时，看见法国侍童和马夫正在拿那些驯服的天鹅，米兰公爵宠爱的生物，寻开心，拿来作狩猎的对象。这些恶作剧的奴才，用弓箭射那些飞禽，吓得它们在这四面八方给高墙围绕着的窄狭的壕沟内狂叫乱飞。在散乱的绒毛和羽毛中间，已经有些血淋淋的鸟尸在暗黑的水面上飘浮着了。一只刚刚受伤的天鹅，伸长了脖子，发出震耳伤心的叫喊，急速动着那业已无用的翅膀，仿佛在死以前还要一次飞上天空去的。

雷翁那图掉头不顾，迅速走过去了。他觉得他自己好象这只天鹅。

十月六日星期日，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从雷奇诺门进入米兰城。凯撒·波尔查，瓦棱雷诺公爵，当今教皇的儿子，也在国王随从之列。车驾从大教堂广场向宫殿开动时，米兰城的两尊天使，依照预定计划，扇动着他们的翼翅。

自从“巨像”被毁坏那天以来，雷翁那图便不再动手做他的飞行机器了。亚斯特罗一个人做成功了这架机器。艺术家没有勇气敢对他说：这架机器也是不中用的。那个铁匠有意避开师父，也不愿谈起那计划好的飞行尝试。只有几次，他抬起那只独眼，带种默然无声的怪责神情，望着雷翁那图，眼中燃烧着一股阴郁的疯狂之火。

十月的某天早晨，巴楚里带着好消息跑到雷翁那图家中来，说是国王想会会他，请他进宫里去。艺术家顺着去，心里不大情愿。他很担心，因为那架飞行机器失踪了；他害怕，亚斯特罗死心塌地非飞不可，会闯出什么灾祸的。

雷翁那图踏进他所熟悉的罗克阔堡厅房时，路易十二正在接待米兰城的长老和行会代表。

艺术家观察他的未来的主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

路易的外表一点也没有国王的威严。他的身体是消瘦而柔弱的，肩膀狭窄，胸膛塌陷，生就一副平凡的小市民样的面孔，有好多难看的皱纹现出愁苦的相貌，却不因愁苦而呈露高贵。

御座下最高一级站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穿一身简单的黑衣服，没有什么装饰，除了帽缘镶了几颗珍珠和胸前挂着一条大无使圣弥迦勒勋章的金色贝壳链子。他有长长的金黄头发，一部微微分开的赭色的小胡须，一副白皙的面容和一双蓝中带黑的和气的聪明的眼睛。

“您说，略加师兄，”艺术家在他的同伴耳朵旁边低声说，“这位青年贵族是谁？”

“教皇的儿子，”修士回答。“凯撒·波尔查，瓦棱雷诺公爵。”

雷翁那图听人说过凯撒的恶行。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无人怀疑，他的同胞哥哥董·卓安·波尔查是他杀死的，因为他不情愿始终做人家的弟弟，因为他要脱掉红衣主教的道袍而就护教大将军的官职。还有一些更难令人相信的传说，据说这个弑兄行为，其真正动机不仅在嫉妒哥哥，同哥哥争夺父亲的恩宠，而且为了这两兄弟的乱伦的情欲，对于他们的同胞妹妹，吕克列沙·波尔查小姐。

“不会有那种事情！”雷翁那图想，当他看着凯撒的安静的面容和无邪的眼睛的时候。

凯撒显然觉得有人在注视他；他转回头，屈身向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穿暗色长袍的可尊贵的老头子，大约是他的秘书，而且轻轻说几句话，一面指着雷翁那图。老头子回答了之后，凯撒便更加仔细观察了雷翁那图一下，脸上堆下了微妙的笑容。此时，雷翁那图想道：

“是的，会有那种事情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甚至做的比人家所说还坏得多。”

为头的行会代表刚刚说完了一篇干燥无味的演说。他走到御座之下，跪下去，呈上一卷请愿书。路易失手将这羊皮卷子掉落地下去了；行会代表赶紧弯腰去拾，但凯撒已经抢在他前面，用迅速而敏捷的动作拾起卷子，行了一个鞠躬礼，呈献给国王。

“奴才！”一位法国贵人在雷翁那图背后恶意地低声说。“看他多么卑鄙无聊，爱出风头！”

“这话不错，先生，”另一个人附和他。“教皇儿子履行侍仆的职务倒很在行。您还未曾看见，他早晨如何服侍国王穿衣服，替他温暖衬衣哩。我相信，他也不嫌替国王洗刷马厩的。”

艺术家也观察了凯撒的卑躬屈节；但他觉得这事，与其说是可鄙毋宁说是可怕的，好象是一只猛兽阴险地献殷勤。

此时，巴楚里热心努力着，兴奋着，碰着艺术家底肘弯。可是当他明白，雷翁那图又陷于往常的腼腆情态，宁可整天躲在人群内，不愿找寻机会来引起国王的注意时，他便下了决心，握着画师的手行了极谦恭的礼节，把他引见于国王，一面尽说些什么“最神武的”，“最杰出的”，“无人能敌的”一类恭维的话。

路易提到了“最后的晚餐”，称赞使徒们画得好，尤其喜欢天花板上的透视画法。

路加修士期待国王聘请雷翁那图替他服务。可是此时，出现一个侍童，呈给国王一封刚从法国急递来的信件。国王认出是王后，他的亲爱的布列但之安娜的笔迹，报知她分娩的消息，亲近官员都向国王道贺。人群把雷翁那图和巴楚里挤到旁边去了。国王还望了他们一眼，想起了什么事情，要对他们说，但立刻又忘记了。他和悦地邀请诸位贵人即刻同他干杯，庆贺新生的公主，就走往另一个大厅去了。

巴楚里握着雷翁那图的手，拉他跟着去。

“快点！快点！”

“不，路加师兄，”雷翁那图安静地反对说。“我谢谢您这样替我努力，但我不愿再去钻营了。陛下现在对我没有一点兴趣了。”

于是他离开了官殿。

在官殿南门吊桥之上，凯撒·波尔查的秘书阿加皮托先生追上了他。老

秘书以公爵名义，献给他大建筑师的位置，就是雷翁那图在穆罗手下所任的官职。艺术家答应考虑几天再回答他。

雷翁那图走近家里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好多人聚集在街上，他于是加紧了脚步。卓梵尼，马可，安得烈和凯撒，抬着新造飞行机器的一扇翼翅，大概是因为没有舁床原故，这翼翅已经扁塌了，洞穿了和破损了，好象一只大燕子的翅膀，上面躺着他们的师兄弟，那个铁匠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他的衣服破烂了，染着血，面孔死一般苍白。

师父早就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铁匠要尝试这飞行机器；他飞起来，翼翅扇动了两下，以后就掉下来了。若不是机器的一扇翼翅缠在屋旁一株树的枝条上，那他一定是没有命了的。

雷翁那图扶助这跌伤的人进屋子里去，小心放他在床铺上。他屈身去检查徒弟的伤痕时，亚斯特罗醒过来了，用一种难以言语形容的求恕眼光，看着师父，轻轻说：

“对您不起，师父！”

盛大庆祝了他的新生的女儿，监领了米兰人的忠诚誓言，并任命特里武佐元帅做伦巴底总督之后，路易十二便于十一月初动身回法国去了。

大教堂内举行一次谢恩弥撒，感谢圣神。米兰城不过表面上恢复治安罢了。民众怨恨特里武佐，因为他残暴和阴险。穆罗的党徒鼓动民众，散播传单。好多人，不久以前在穆罗逃亡时还在讥诮和咒骂他，现在则思念他，认为他是最好的君主了。

一月末了几天，民众捣毁了蛮奇诺门法国收税吏的房子。同一天，一个法国兵在巴维亚附近拉狄拉古村强奸一个农民姑娘；她抵抗着，用扫帚打他的脸；法国兵拿起斧头威吓她；她的父亲听到叫喊拿了一根棍棒跑来，法国人就劈杀这老头子。于是群众聚集起来，登时就把这兵士打死了。现在法国军队派到乡下去。杀死好多民众洗劫整个村庄，这消息传到米兰城来，好象一粒火花跳进火药桶里。民众占据了广场，街道和市场，气愤愤地叫喊。

“打倒国王！打倒总督！杀死法兰西人！穆罗万岁！”

特里武佐的军队很少，不能抵抗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城市。他叫人把大炮架在大教堂钟塔上面去，炮口对着民众，并下令，得到信号立即开火。他自己还要最后一次尝试求和，于是出现在民众前面。民众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进公议堂里去。那里，他也要被人杀死的，倘若不是一队瑞士佣兵由顾尔新队长统带着从宫堡赶来援救他。

现在开始放火，杀人，劫掠；法国人以及有亲法嫌疑的市民落到暴动者手里的，都要受他们的酷刑和残杀。

二月一日夜间，特里武佐秘密从宫堡逃走了，将防守之责付托于厄斯丕队长和哥德瓦拉队长。同夜，从德国回来的穆罗得到谷漠城居民的热烈欢迎。米兰市民鹄候他，仿佛他是他们的救世主。

雷翁那图在暴动的最后数日内，因为害怕大炮——大炮已经轰毁他邻近几座屋子了——搬到地窖下面居住。他安下烟囱，造下一个炉灶和安置几间住室。仿佛在一个小炮台内一样，他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移到这里来：所有图样，画像，书籍，写本和科学仪器。

那时，雷翁那图决定要去充任凯撒·波尔查手下官职。他同阿加皮托先生约定，至迟一五〇〇年夏季以前，要去就职的。但在到罗曼雅去之先，他

还打算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季罗拉漠·默尔齐，为的在米兰附近瓦卜里奥村他的幽静的别墅内度过这个危险的战争和暴动时期。

二月二日玛丽亚纯净节清晨，洛加·巴楚里带了水淹宫堡的消息跑到雷翁那图家里来。原来米兰人路易基·达·博尔托向来在法国人方面服务，现在转变到暴动者方面来了；他夜里开了那些与宫堡壕沟相通的运河的水闸。水高涨起来，把花园内罗克阙堡墙边那座磨坊都冲倒了。而且灌进那些堆积火药，油，谷，酒以及其他粮食的地窖里去。法国人若不拼命救了一部分粮食出来，不久就要被饥饿迫着连同宫堡投降的，路易基先生就是这样打算。放水时，维塞里拿门外凹下区域邻近的运河也溢出河岸了，圣玛丽亚修道院所在卑湿地带都陷在水里去了。路加修士告诉雷翁那图，他害怕这水会损害了“最后的晚餐”，建议立刻到那里看看图画还是完好的不是。

雷翁那图装做漫不经心地回答：他没有工夫，他不操心“最后的晚餐”的，因为图画地位很高，湿气损害不了它。但巴楚里走开之后，他立刻赶到修道院去了。

那里，膳堂之内铺石地上，他看见一些污秽的积水，留下了河水泛滥的痕迹。有潮湿的气味。一个修士告诉他，水曾涨到四分之一寸高。

雷翁那图走到“最后的晚餐”所在的墙边。

颜色还是完全鲜明的。

这些颜色都是透明而柔和的，——不是“水色”，象人们往常壁画上所用的，而是雷翁那图自己发明的“油色”。墙面也曾经他特别布置过，他先用搀和杜松漆和干燥油的黏土涂上，做第一重，然后再涂一重乳香，柏油和石膏。有经验的画师自然警告过他：油色画在潮湿的墙上，尤其在卑湿的凹陷的区域内，是不会持久的。但他对于艺术上新的尝试以及前人未走之路，有一种特有的热情，所以这里也固执自己的主张，而不听人家劝谏。他反对壁画上使用水色，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那时在新鲜而尚潮湿的石灰上面工作，必须迅速而果决才行，但他恰好缺乏这种德性。“一个画家没有怀疑，其成功也就渺小”，他时常说这句话，这个与他结不解缘的怀疑和尝试，这个徘徊不定和时常修正，以及他的无限迟缓的工作方式，惟有使用油色才有成功的希望。

他更走近墙边，拿放大镜非常仔细地审察画面。忽然他发现底下左角头桌布旁边靠近巴多罗买使徒的脚的地方有一条小小的裂缝，过去一点，在那稍微谈白了的颜色之上又生了一片丝绒样的霉斑，同白霜一般。

雷翁那图面色苍白了。但他立刻镇静起来，更仔细地审察下去。

第一重黏土底层，由于潮湿而松散了些，脱离原来的墙面，使得外面涂抹石膏染上颜色那一层微凸起来。发生了一些肉眼不能见的小小裂缝，多孔质的旧砖头内生出的含硝的湿气就从这些裂缝排泄出来。

“最后的晚餐”的命运是确定了！艺术家自身虽然不及见画上颜色的衰褪，——这些颜色大概可以支持四十年乃至五十年，——但这个可怕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他的最伟大的作品注定要没落的。

离开膳堂以前，他再看一眼基督的画容；他忽然觉得——好象他现在第一次看见——这个作品对于他是何等的宝贵。

“最后的晚餐”和“巨像”之没落，切断了那联系雷翁那图于活人——即使不是今世的活人，也是来世的活人——的最后的线索。他的孤独愈加是渺茫无望的了。……“巨像”的黏土粉末已经给风吹散了；这堵墙上，渐渐

淡启渐渐剥落的颜色，现今是基督面容的地方，将来也要蒙上一重白霉；而他生活所寄托的一切都必然要消逝的，好象影子一般！……他回转家中来，到他的地底下的住室去。当他经过亚斯特罗睡卧的房子时，他便停住了脚步。卓梵尼正在用凉水布包盖病人的头。

“他又发热了么？”师父问。

“是的，他胡言乱语。”

雷翁那图屈身向着亚斯特罗，看看他的绷带，听他的急躁的不连贯的呓语。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到太阳去！当心不要叫翅膀着火了！这样小么？……你从哪里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机械学？我从来未曾听过：一个魔鬼名叫机械学。你笑什么？……现在算了罢！……你的玩笑也开够了……他拉着我……我没有办法，等着罢，——让我喘喘气……唉，这就是我的死……”

一声恐怖的叫喊从他胸前爆发出来。他以为掉下到深渊里去了。以后他又急躁地喃喃着：

“不，不，不要笑他！是我的过惜。他说过，机器还未曾做好……完了……我使师父蒙受耻辱……你们听到么？为的什么事情？我知道，为的是最沉重的小小的魔鬼，机械学……‘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病人又用唱歌的声调说下去，仿佛在礼拜堂念经一般，“‘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我忘记了，‘他’怎样回答这机械鬼的。你不记得么，卓梵尼？”

他用一种几乎同明白人一样的眼光望着卓梵尼。卓梵尼不响，因为他以为亚斯特罗还在发热胡说八道。

“你记不起来么？”亚斯特罗再问一次。

为着安慰他，卓梵尼念《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给他听：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亚斯特罗重复一遍，说不出地感动，但立刻又胡言乱语了。

“蓝的，蓝的，没有一丝云彩，……太阳不在那儿，也不会来，——上面和下面都是蓝色的天。无需要什么翼翼。哦，师父哪能知道，掉落在天上是何等好玩而柔软呢！……”

雷翁那图看他，心里想：

“是我的过错，他为我而牺牲了！我引诱了这样一个小人物，迷惑了他，象我迷惑了卓梵尼一般！”

他放手在亚斯特罗的滚热的额头上。病人渐渐安静下来，终于睡着了。

雷翁那图走进他的地底下房子去，点起一支蜡烛，埋头于数学的研究。

为了避免以后制造飞行机器时犯新的错误，现在他依照波浪和水流的机械学来研究风力和气流的机械学。他在笔记簿上写道：

“人们拿一般大的两个石头隔着相当距离丢在完全静止的水里去时，水面上就要形成两个向外展开的圆圈。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圆圈渐渐扩大起来，和另一个同样扩大的圆圈相碰时，这两个波纹究竟是互穿互切呢，还是在接触点以同样的角度反跃而回？”

自然界解决这个机械学问题如此简单，使得他高兴起来，在空白的边缘上写道：“这是一个美妙而奇巧的问题！”

接着，他又写下去：“根据一次实验，我这样回答：两个圆圈互相截切，但不混杂起来，不结合为一，而石头落水地方仍旧是它们的固定的中心点。”

以后他演了一个算式，确信：数学以其内在的纯理的必然性法则证实了机械学的自然的必然性。

一点钟又一点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天晚了。雷翁那图吃了晚饭，同徒弟们谈谈天当作休息，然后又开始工作。

他所熟悉的如此锐利和明确的思想，使他觉到他走近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人们只消观察风如何吹动麦浪：浪头一个跟着一个向前涌去，但麦茎只是一屈一伸，仍旧立在那里。静水的波纹也恰恰是这样。小石落下或微风吹动激起的这些小皱纹，或者应当称为水的颤动，而不当称为水的运动。要确证这个并不难，只消丢下一段草秆在水面那些向外展开的圆圈之上，便可看见这草秆只在上下跳动，而没有跟着前进。”

草秆的实验使他想起了他研究音波时另一种类似的实验。他把笔记簿子回头翻了几页，读道：

“一个钟敲响时，邻近另一个钟也跟着微微颤动，发出轻轻的声音。琵琶上面一根弦子响了，旁边的琵琶相当弦子也跟着响起来，若是拿一段草秆放在这第二弦上，便可以看出草秆在颤动。”

他说不出地兴奋，发现了如此不同的两种现象之吻合：一个完全未知的认识世界，在这两段颤动的草秆中间，一段在皱动的水面上，另一段在共鸣的弦子上。

忽然一种思想，同闪电一般眩人，闪过他的精神：

“恰恰是同一条机械学法则，——在这里和在那里！恰恰同投石下水引起的波纹一样，音波在空气中也是向外展开，互相交叉，却没有混合为一，始终以发音之处为其中心点。那么光呢？好象回声是音的反射一般，光在镜子里的反射也就是光的回声！可见唯一的机械学法则，支配能力的一切现象！你的意志和你的正义是统一的，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投射角总是等于反射角！”

他的面孔苍白了，眼睛火红了。他觉得，他又望进一个深渊去，而且从来未曾象这次那么靠近，这深渊是他以前无论何人都未望过的。他明白，这个发现若是真地给实验所证明了，那就是自从亚奇默德以来机械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了。

两个月之前，雷翁那图从季多·培辣尔底先生的一封信中知道了此时才传到欧洲来的关于发斯哥·达·甘马的旅行消息：他横渡两个大洋，绕过亚非利加洲南端，发现了一条到印度去的新航路。当时，艺术家很欣羨这位发现者。但现在他可以自负，他做了更伟大的发现，比哥伦布的和发斯哥·达·甘马的还伟大些，他在更神秘的远处窥见了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

隔壁房间，病人呻吟着。雷翁那图倾听着，过去的一切失败忽然都涌上

他的心头：“巨像”的莫名其妙的毁灭，“最后的晚餐”的无意义的没落，以及亚斯特罗的疯狂的可怕的倾跌。

“这个发现，”他仔细想，“难道也要无踪影地无声息地消逝么，象我所做的一切？难道永远没有一个人听见我的声音，而我将永远孤独的同现在一般，在地底下黑暗当中，好象活埋在这里，连着我的一切飞行梦想？！”

可是，这些思想却不能压灭他心中的喜悦。

“无论是如何孤独！即使是在黑暗里，沉默里，完全被人遗忘了！即使永远没有人知道一点这个发现！我却已知道了！”

一种强力和胜利之感情，充满了他的灵魂，仿佛他毕生所想念的飞翼已经造成了，载着他扶摇直上。

他觉得地窖太狭小了；他要求到天上去，要求更宽阔的空间。

他离开了屋子，向着大教堂广场走去。

夜间，月光照得很明亮。火烧房子的反照，映在屋顶之上，同红色烟雾一样。雷翁那图愈走近城市中心，布洛列托广场，路上人群愈加拥挤。淡蓝色月光或火炬红光照出愤怒咆哮的面孔，米兰城的画有红十字架的白旗飘扬着，人们拿着长竿子，上面挂有灯笼，还拿着火枪，长枪矛，镰刀，干草叉和大棍棒。一尊陈旧的巨炮，拿桶板用铁环箍成的，由几只牛拉着，旁边的人如蚂蚁一般帮着牛拉。到处警钟齐鸣。大炮轰隆响着。守在宫堡内的法国兵士，扫射米兰街道；他们夸口要把全城夷为平地之后，才肯投降的。钟声，炮声当中，还夹杂有不停歇的怒号叫喊声：

“杀死法兰西人！打倒国王！穆罗万岁！”

雷翁那图所见的一切，好象一场莫名其妙的可怕的噩梦。

东门布洛列托广场近旁鱼市场，一个十六岁左右的毕加底鼓手，落在暴动者手里，现在正要给人吊起来。他立在一把靠墙的梯子上。那个永远滑稽的绣金匠马斯卡勒罗充当临时刽子手的职务。他用绳圈套住这法国青年的颈项，用手在青年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带着滑稽的庄严神气说：

“上帝的仆人，法兰西步兵，姓跳过篱，名空肚皮，今日赐封为‘麻绳颈带骑士’。奉圣父，圣子，圣神之名！”

“阿门！”群众回答道。

鼓手好象不明白他们拿他做什么把戏；他急速动眼睛如同一个要哭的小孩子，缩着身躯，动着细弱的颈项，并拉着绳圈。他的唇边现出一种奇异的微笑。最后一瞬间，仿佛从迷惘中觉醒过来一般，他转移他那吃惊的突然苍白的清秀的面孔向着群众，要说几句恳求的话。但群众气愤愤地咆哮着。这小孩子只做了一个软弱的无可奈何的手势，从怀中掏出一个挂在蓝带子上的银十字架，大概是母亲或姊姊送的，急速地吻了它并在身上画了十字。

马斯卡勒罗把他踢下梯子去，滑稽地喊道：

“做给我们看看罢，你这‘麻绳颈带骑士’，法兰西勇士舞是如何跳的！”

在普遍笑声之下，挂在一根路灯杆子上的小孩子身体一伸一缩地同死神做最后的挣扎，好象真地在那里跳舞。

雷翁那图走过见步路，看见一个衣衫槛楼的老太婆，站在一座刚给炮弹轰毁的小屋子前面。在乱七八糟的一堆厨房用品，家具，羽毛被和枕头中间，她伸着裸露双臂，大声哭喊说：

“呜，呜，呜！救命呀！……”

“什么事情，老婆婆？”鞋匠谷波罗问她。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掉下去了！他在床上睡着，……地面塌了下去……他也许还活着……呜，呜，呜！救命呀！……”

一颗铁弹嗤嗤叫着飞了来，打中了这小屋子的已经歪斜的屋顶。梁木大响一声。一阵灰尘升起来。屋顶倒下来了，——老太婆没有声息了……

雷翁那图走到公议堂去。兑换商摊子近旁鄂绪柱廊前面，有个读书人，大概是巴维亚大学学生，拿一个凳子当作讲台立在上面，长篇大论地讲演民权，贫富平等和推翻一切专制君主等道理。民众听着，现出不信任的情态。

“同胞们！”读书人叫喊，挥舞着一把刀子，这刀平时一定是用于更和平的目的，譬如削鹅毛笔，切香肠，或者在郊外榆树皮上刻划穿箭的心，旁边还刻着酒馆女侍的名字，现在他称之为“涅美西丝的匕首”了。“同胞们！我们为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罢！我们用专制君主的血浸湿这‘涅美西丝的匕首！’共和国万岁！”

“他吹些什么？”群众中有人叫喊。“我们看穿了你们的什么自由了。叛国贼，法兰西侦探！滚到魔鬼去罢，什么共和国！公爵万岁！揍死内奸！”

演说的人正要列举古代历史事实和引证西塞禄，塔西脱和李维的著作来阐释他的思想时，人家早把他从凳子上拉下来，放倒在地下，打他，咒骂他：

“这一下报答你的自由，这一下报答你的共和国！——揍得好，还要重一点！——不，不，小朋友，你骗不过我们的！——你应当记住，煽惑民众反对自己的正经公爵该得到什么刑罚！”

雷翁那图走到亚伦古广场时，看见大教堂如林的钟乳状自尖顶和高塔，在淡蓝色月光和血红色大火焰照耀之下。

大主教官前，人群中心发出痛苦的叫喊，这里的人群几乎象一堆死尸。

“什么事情？”雷翁那图问一个愁眉若脸的工匠。

“谁知道呢？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明白。据说市场主管雅可波·克洛塔先生是法国人收买的侦探。据说他拿毒药放在食粮里卖给老百姓。没有这回事罢？总之，谁先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就打死谁。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呵，宽宥我们有罪的人呵！”

玻璃匠谷谷略从这“尸堆”里跳出来，挥舞着一根长竿子，上面插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好象是战利品。

街上顽童法凡尼基阿跟在他屁股后头跑，跳着，喊着，指着那颗人头：

“狗子应当同狗一样死！打死卖国贼！杀死内奸！”

老工匠虔诚地画了十字，喃喃念诵祈祷文。

“Afttroreptlliliberanos, Domlnet——主呵，从民众的愤怒底下解救我们呵！”

官堡那边传来喇叭，大鼓，火枪等的声音，以及兵士冲锋的叫喊。然后城垛上惊天动地响了一声可怕的大炮，好象全城崩塌了。这是有名的青铜巨炮的响声，这炮，法国人叫做“疯狂的玛谷”，德国人叫做“疯狂的格列特”，意大利人叫做“疯狂的马格丽特。”

炮弹落在波谷诺伏后面一座着火的屋子上。一根火柱冲上黑夜的天空。全广场浸于红光之中，柔和的月色为之黯淡无光了。

人们同黑影子一般奔来跑去，都吓疯了并互相践踏。

雷翁那图观察这些人形的鬼怪。

每逢他想起了他的发明的时候，他以为在火焰燃烧，群众叫喊，警钟乱

鸣，大炮狂吼当中，又看见了那种静静的音波和光波，——好象投石下水引起的皱纹一般颤动着，在空气之中展开，互相截切而不混合为一，始终以其发生地为其中心点。于是欢乐充满了他的心，当他想着：人类无论何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妨害这个无目的的游戏，这个目不能见的无限的波浪之和谐，或者那当为创造主统一的意志而支配一切的机械法则：投射角永远是等于反射角的。

于是，他在笔记簿上写过的一段话，以后时常记起来的，现在又在他的灵魂里响着了：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绝不从任何动力取去它的必然影响的规律和方式。神性的必然性，你强迫一切效果依照最短道路去追随各自的原因。”

在如痴如狂的人群当中，艺术家的心始终保持着观照的永恒宁静，仿佛幽静的月光照在大火的红焰之上。

一五 年二月四日早晨，穆罗经过“新门”进入米兰城。

前一日，雷翁那图已经动身，到瓦卜里奥村他的朋友默尔齐家里去了。

季罗拉谟·默尔齐曾在司伏萨宫廷供职。数年前，他的年轻爱妻死去时，他便离开宫廷退隐到阿尔卑斯山下他的幽静的别墅去，在米兰西北，离城约有五个钟头道路。他住在这里，远离世界喧嚣，同哲学家一样，亲手栽培园圃，并热心研究神秘科学和音乐，他本是好音成癖的。有人说，默尔齐先生致力于“役鬼术”，只为的要从冥间唤回他的爱妻的魂灵。

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那个炼金术士，和路加·巴楚里修士，时常来这里作客。他们整夜之久讨论柏拉图观念之神秘和毕塔哥拉斯的数目法则，那种星球音乐就是受这法则所支配的。主人的最大快乐却是当雷翁那图来此作客的时候。

艺术家还在开凿马特散那运河期间，时常到这个地方来，而且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别墅。

瓦卜里奥村位置在阿达河陡峭的左岸。运河在园圃与河流中间流着。峻岩在这地带阻止了阿达河水之急流。人们听见水的咆哮，几乎同海涛澎湃一般。夹在风化的黄砂石构成的陡峭的河岸中间，这自由的粗犷的阿达河的凉冷的绿流奔腾着。旁边流着镜子一般平的安静的运河，也是从山上下来的凉冷的绿水，同阿达河一样，但是温和的，驯服的，昏睡着，一声不响地在笔直的河岸中间。从这两种不同情景之对照，艺术家看出了一种深刻的意义：他拿二者比较一下，不能决定究竟那个美些，——是人类意志和理智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马特散那运河呢，还是它的骄傲的狂野的姊妹，阿达河？二者是同样接近于他的心，为他所同样了解的。

花园的最高坡上可以看到整个翠绿的伦巴底平原，在柏卡摩，特列维约，克列孟那和布列沙中间。夏天嗅到广阔而潮湿的河岸牧场的草香。肥沃的田园上立着小麦和裸麦，非常之高，直至于给葡萄藤缠绕着的果树顶梢，以至麦穗吻得着梨，杏，苹果和樱桃。整个平原好象一片广阔的园圃。

北方黯然耸立着谷谟诸山；其上露出了阿尔卑斯山余脉，成为半圆形，再上去，在云端，则有雪山闪烁着黄金色的和玫瑰色的光辉。

在欢乐的伦巴底平原——那里每一小块土地都给人手经营过了的——和荒凉而蛮野的阿尔卑斯高山中间，雷翁那图觉到了那种相和谐的对立，同幽

静的马特散那和狂野的阿达中间的一个样。

与雷翁那图同时在这别墅作客的，还有路加·巴楚里修士和炼金术士萨克罗布斯果，他在维塞里拿门外的那幢小屋已给法国人毁坏了。雷翁那图疏远他们，他喜爱幽独，但他同弗朗西斯果，主人的小儿子，不久便结成很好的朋友了。

这个同小姑娘一般腼腆的怯生的男孩子，好久时候害怕同雷翁那图接近。一天，得到父亲嘱咐，来到雷翁那图房里拿点东西，他看见有些花花绿绿的玻璃，是艺术家研究余色定律时用的。雷翁那图让他透过玻璃看看。小孩子十分喜欢。平时熟悉的东西，现出了奇幻情景：有时是愁惨的，有时是快乐的，有时排拒人，有时吸引人，——随着通过或黄，或蓝，或红，或紫或绿的玻璃，而有种种不同的情景。

雷翁那图另一种发明，所谓“暗室”，也使他喜欢。在一张白纸上现出了一幅活的图画，画中，人们清楚看见：磨轮如何转动，乌鸦如何围绕教堂塔飞翔，樵夫柏辟那只驮着柴枝的灰色驴子如何沿着污秽的道路走去，白杨树梢又如何风中低昂，——弗朗西斯果再忍不住了，快活得乱拍他的一双小手。

但最引起他的兴趣的，还是所谓“晴雨计”，那是由一个刻了度数的黄铜环子和一架担着两个玻璃球的天平构成的。一个球外面涂着蜡，另一个球则包着棉花。空气中含有湿气时，棉花使吸收了湿气，那个球便重了些，降下若干度数，至于蜡球，则不受湿气影响，始终一般轻重的。人们由此可以知道空气中含有若干度湿气。照这个方法，天平杆的位置便可以预言一日或二日后的天气。小孩子自己也造了这样一个“晴雨计”，他的预言也能说中，使得同屋居住的人惊讶起来，于是他心里十分喜欢。

在邻近修道院老院长董·罗棱慈办的乡村学校中，弗朗西斯果是个颇为不好学的学生。他学拉丁文法时，带点无可奈何的神气；一见那沾满墨水的绿皮算术书，他就头痛起来。雷翁那图的科学就完全不同了！小孩子觉得那如同童话一般有趣。机械学的，光学的，音学的以及水力学的仪器，吸引着他，好象一种活的魔术玩具。从早晨到深夜，他毫不倦怠地倾听雷翁那图谈话。在成年人面前，艺术家总是默默无言的；他知道，每句轻率的话语会给他惹出猜疑或讥诮。但同弗朗西斯果在一起，他就坦白，直率，无所不谈了。他不仅教小孩子，而且从小孩子学得许多东西。他想起了耶稣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里，他自己加上一句说：“也不得进入认识之国土。”

这时候，他写他的《星书》。

三月间夜里，初春的风已经在那还冷的空气里吹着了，他时常同弗朗西斯果站在别墅房顶上，观察星宿的运行，并把月中斑点绘下来，为的同后来的相比较，看看改变了没有。

一天，小孩子问他，巴楚里关于星星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即说：上帝将星星嵌在水晶天体之内，同金钢石一样，这些天体旋转时带着星星一同旋转，以此造成了那种星球音乐。师父给他解释说：依照磨擦法则，这些天体几千年以来就是以令人难信的速度旋转着的，若象那样说法，早就毁灭了，水晶边缘早就磨平了，音乐早就止息了，而那些“不倦怠的舞女”也必然早已停步了。

画师拿一张纸头，用针刺穿一孔，叫小孩子从孔里看出去。弗朗西斯果

现在看见星星没有一点光芒了，仿佛明亮的，无限小的圆点子或圆球。

“这些小点子，”雷翁那图解释说，“都是非常巨大的；其中好多个比我们的地球更大几百倍，以至几千倍。——地球也是星星当中的一个。人类理智所发现的支配地球上的机械学法则，同样也支配一切世界和星球的。”

他便如此来说明“我们的地球的优越地位”。

“在其他星宿的居民看来，”画师说下去，“我们的地球也是一颗不灭的星宿，也是一粒明亮的小尘，同我们所看的那些世界一样。”

他说的话中，有好多，弗朗西斯果还不明白。可是当小孩子仰起头，望着繁星的天空时，心里便惶惑不安起来。

“那里，星星后面，是什么呢？”小孩子问。

“其他的世界，弗朗西斯果，我们目不能见的其他的星星。”

“那些后面呢？”

“又是其他的星星。”

“但是尽头呢，最最后的尽头呢？”

“没有什么尽头。”

“没有什么尽头么？”小孩子重复他的话，雷翁那图觉得弗朗西斯果的手在他手里颤抖着。在小桌子上天文仪器中间点着的小灯的安静照耀之下，他看见小孩子的面孔忽然苍白了。

“那么在那里呢，”弗朗西斯果慢慢地问，渐渐怀疑起来，“天堂在哪里呢，雷翁那图先生？天使，圣者，圣母，圣父，圣子和圣神又在哪里呢？”

画师要回答他，说上帝无所不在，小至每颗砂粒，大至一切星球和世界。但他不说了，因为他不愿损害这幼稚天真的信仰。

树木发芽的时候，雷翁那图整天同着弗朗西斯果在别墅园圃里面，或在附近林中，观察植物生命如何觉醒起来。艺术家画一株树或一朵花，总是同画肖像一个样，竭力使之逼真，竭力描出无论何时何处都不复见的那种特殊性。

他指示弗朗西斯果，如何从一株砍倒的树的圆轮来计算这树的年龄，如何从每重圆轮的厚薄来推知该年的湿度，以及树枝的方向：因为朝北部分总比较厚些，中央点离北更远，离南较近，即偏于多给太阳晒曝的方向。

他告诉小孩子，春天的时候，液汁如何从树干的内绿皮和外皮之间凝集起来，使外皮松懈发生皱襞，去年皱襞之中发生新的更深的皱襞，以此使树干粗大起来。人们若是砍下了树枝或者伤损了外皮，则自救的生命力将倾注比其他各处更多的液汁于此处，以致痊愈的伤处结成一片更厚的外皮。液汁之倾注是很有力的，有时竟停留不住，溢出伤处外面，结成了痂疤，仿佛沸水之中的泡沫。

雷翁那图谈起自然界事物的时候，很精确，几乎是冷然而无味的，只努力求得科学上的明瞭。一种植物的春天生活上种种精微细致的地方，他以毫不动情的精确谈论着，好象谈论死的机器一样：“枝条愈幼嫩，则枝条和树干之间构成的角度也愈加尖锐。”松针排列成为结晶体一样有规则圆锥形，其中神秘的法则，他也还原之为抽象的数学。

可是在这种不动情的冷然的谈话中，弗朗西斯果仍旧觉得雷翁那图泛爱一切含生之物，对于皱襞得象初生婴孩面孔的小叶子——自然界故意安置它在最上面，使它最近于阳光，而从茎上滴下的雨点不受任何障阻径直落在它身上——是如此，对于粗大的老枝——它好象祈祷者的手臂从阴影里伸向

太阳——和植物液汁的生命力——它好象能跳动的活的血液，急忙注来救治受伤之处——也是如此。

他好多次立在树林深处，含笑观察着去年枯萎的叶子之下怎样生出嫩绿的小枝，或者冬眠初醒的蜜蜂如何用力钻进那含苞未放的雪钟花花蕊去。他观察很长久。周围如此寂静，弗朗西斯果连自己心脏跳动也听得见。他怯生生地抬起头来望着画师：太阳光穿过那些半秃的树枝照在雷翁那图的金黄头发，长胡子和丛密的眉毛之上，而且用一种明亮的晕光围绕他的脑壳。他的面庞安静而美丽。此时，他好象古代的潘神，在倾听花草的生长，地下泉流的潺湲和神秘的生命力的觉醒。在他看来，好象一切都是充满生命的：宇宙就是大的生机体，而人类机体也就是小的宇宙。他从一滴露珠看出给海洋水包绕的地球模型。在瓦卜里奥村附近特勒左水闸那里——马特散那运河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研究水流降落和涡旋现象，他拿来同女人头发波纹相比较。

“你留心看看，”他说，“头发也是有两个流向的：一个顺向，随着自身重量而垂落下来，一个逆向则反转成为发髻。水的运动也是如此。一部分向下流，另一部分则构成漩涡，与发髻很相象。”

自然界现象间这种谜一般的类似和共性，特别吸引了雷翁那图；他觉得这中间好象各种不同世界发生的互相呼唤的声音。他研究虹蜺现象时，发现飞禽羽毛，止水，朽树根，宝石，飘浮在水面的油脂以及浑浊不明的旧玻璃上面，都有与虹蜺同样的景色。树叶上和窗户玻璃上凝结的薄霜，他也发现了与真实的叶，花，草相似的形态，——好象自然界在冰结晶当中已经泄露了植物生命之梦。

有时，他觉得自己接近了新的伟大的认识世界了，也许未来的世代才能开启这个世界。譬如关于磁力和用布磨擦琥珀生出的力，他在笔记簿上写道：

“我看不到用什么方法，人类精神能解释这种现象。我以为磁力是人类所未知的许多种力之一。世界充满了无量数可能性还未曾证验过的。”

一天，诗人季多托·普列斯啻那里来拜访他们，他住在瓦卜里奥村近旁柏卡摩地方。晚饭时，他开始一场关于画不如诗的议论，因为雷翁那图没有充分称赞他的诗，他心里很不高兴。艺术家不做声。但后来，诗人的兴奋刺激了他；于是他半开玩笑地回答。其中有几句话这样说：

“就底下一点说，画已经高于诗了，即是，画所表现的是上帝的作物。而不是人类的观念，——至少当今诗人是以人类观念自满的，他们并不表现什么，而只描写，只从他人取来一切，因此是贩卖他人的货品。他们搜集了各门科学的破铜烂铁，写出诗来，人们可以比他们做出卖赃物的人……”

路加修士，默尔齐和嘉黎屋托都反对他。雷翁那图渐渐兴奋起来，最后一本正经地说：

“人们使用眼睛比使用耳朵，得到更完全的自然界认识。目见是比耳闻更可靠些的。所以画——无声的诗——比较诗——盲目的画——更接近于精确的科学。用文字描写，只能给出那一个个分离的顺次而来的一系列景象。在图画中，则一切景象，一切颜色，同时出现的，这一切融化为一个整体，好象和谐音乐之共鸣；所以在画中，以至在乐中，都可以达到比在诗中更多的

和谐，但缺乏最高的和谐的，便是缺乏最高的美。试问一个钟情的人，他更喜欢爱人的肖像呢，还是更喜欢爱人姿态的描写，即使这描写是出于最伟大诗人的手笔？”

听到这个譬喻，大家不由得笑起来。

“我经历过一件事情，”雷翁那图说下去。“一个弗罗棱斯少年爱上了我画的一幅美女，就把这画买去了。他要把其中含有使人认出是神像的一切痕迹都去掉，为的吻着可爱的面庞时不致引起内心咎责。可是他的良心战胜了他的爱欲。他送这图画离开他的屋子，因为不然他不得一刻安静的。现在，你们诗人试把一个女人的魔力描写看看，能否如此激起一个男子的热情！是的，诸位先生，我并非替自己吹牛，因为我知道，我还欠缺好多东西；我是想到一位艺术家，他已经达到大成境界。这样的艺术家，由他的见力说来，已经超出人类以上了！无论他是否要见天界之美，是否要见希奇的，有趣的，愁惨的或惊怖的景象，他都操纵一切，好象一个神。”

路加师兄责备画师没有把生平著作編集起来，出版。这位修士愿意为他找寻出版人。但雷翁那图坚决拒绝了。

他彻底坚守自己的决定。他在世时绝不愿印出他写的一字一句。可是他写笔记时，好象在同读者畅谈的样子。在一本笔记薄开端上，他因为记载得无系统和时常重复，向读者求原谅说：

“读者，请您不要责我这个。因为事物是无限的，我的记忆断不能这样排比，为了知道哪些话以前说过了，哪些话还未曾说；何况，我时常中断好多时候，又是在我的一生中不同年代中间写下来的。”

有一次，为了表示人类精神的发展，他画了一长列的骰子，第一个骰子给第二个骰子掷下去时所碰翻了，第二个给第三个碰翻了，第三个给第四个碰翻了，如此继续下去以至无穷。底下他写道：“这个推翻那个！”以后添加一句道：“这些骰子表示人类辈代和人类智识。”

另一幅图画则画一个犁，在那里犁地。底下写道：“顽强的毅力。”

他相信，也要轮他掷骰子了，他的呼喊也将得到人类的应声。

他好象这么一个人，在黑暗之中醒来，太早了，别人都还在睡觉。孤独地在那些同他亲近的人中间，他用秘密字体写他的笔记，为遥远的未来的兄弟；这孤独的犁田人，在曙色微茫中，为了未来兄弟而走到荒凉田地去，为的用“顽强的毅力”，拿他的犁，犁下神秘的田沟。

三月间未了几日，默尔齐别墅听到愈来愈令人不安的消息。

路易十二的大军，由拉·托列穆依爵士统带着，又越过阿尔卑斯山来了。穆罗害怕部下兵士的背叛，回避了一场战斗。迷信的预兆窘迫了他：他是“比女人更怯懦的”。

关于战争和政治的消息传到瓦卜里奥村来的，不过象微弱隐闻的雷声罢了。

雷翁那图心里不想法兰西国王，也不想公爵；他带着弗郎西斯果在附近山丘，树林和溪谷游玩。他们好几次追溯一条河流，直至丛生树木的山上。那里，雷翁那图雇用工人，实行发掘：他找寻洪水前的贝壳，海中动植物的化石。

一天，从这类漫游归来，他们坐在陡峭的阿达河岸斜坡之上一株老菩提树底下，为着休息。无穷尽的平原，连着其中的白杨和榆树荫路，就展开在他们的脚底下。在夕阳斜照之下，闪烁着柏卡摩地方优雅的小白屋。阿尔卑斯山的雷峰仿佛悬垂在空中。周围一切都是明朗的。惟有远远地平线上，特列维约，洛宗堡和布里雅诺中间，有一丝烟云飘浮在天边。

“那是什么？”弗郎西斯果问。

“我不知道，”雷翁那图回答。“也许那里在打仗。……看哪，那里在闪光！恐怕是大炮发射。或者是法国人正在同我们打仗罢？……”

最近几天，人们时常可以看见伦巴底平原这里或那里，有炮火射击。

他们不做声，观察了一会这烟云。以后，两人都忘记它了，他们拿出最近发掘的成绩来看。画师拿起了一根针形的还盖着泥土的大骨头，大约是洪水前一种鱼类的鳍。

“有多少民族，”雷翁那图深思地说，仿佛对自己说，一种幽静的微笑现出在他面上，“有多少君主，给时间所消灭了，自从这骨骼奇异的鱼游进了我们今天发现它的岩洞处长眠以后！世界过了几千几万年，经了多少次变动，而这鱼始终躲在隐蔽之处，各方面给封锁了，用它那给时间拆毁的无肉的骨架，支撑着沉重的土块！……”

他用手指着他们脚底下的平原。

“你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弗郎西斯果，从前本是一个大样之底，这大洋淹没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最大部分。我们在这里山上找着的海栖动物，证明那个时候亚平宁山峰只是这个大洋的一列岛屿，而意大利平原上现在禽鸟飞翔的地方，从前还是鱼虾在那里游泳哩！”

他们又去眺望远处的烟云，其中有炮火在闪光。在无限远处，夕阳柔和的斜照之下，这些闪光现在变成如此渺小，如此无害的桃红色的，以致他们难于相信：那里正在打仗，那里人们互相残杀。

一群鸟儿飞过天空，弗郎西斯果眼光追随着它们，努力去想象那些鱼虾，它们曾经在这里大洋水波之中游泳的，这大洋也是渊深而寂寞，恰同宽阔的苍穹一个样。

他们没有说话。但在这一瞬间，他们有同样的感想：不是完全一个样的么，不管是法国人打败伦巴底人，或伦巴底人打败法国人，不管是国王打败公爵，或公爵打败国王，不管是外国人打败本国人，或本国人打败外国人？祖国，政治，光荣，战争，整个国土之覆亡，民众之暴动，以及人类所自以为强和大的切事物，——不都是同那边小小的烟云，在晚照之下，自然界永久的清朗之中，消逝去了的一个样的么？

在瓦卜里奥村，雷翁那图完成了一幅图画，这画，他好多年前，甚至在佛罗棱斯住家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圣母坐在一个洞穴里，岩石中间；她用右手挽着小约翰，施洗者，用左手遮在他的儿子头上，好象要把这两个，人和神，在一个爱之中结合起来。约翰虔诚地合起双手，屈了一膝跪在耶稣之前，耶稣则举起两个指头给他祝福。小救世主裸体坐在地下，一只圆圆的小腿叠在另一只之上，一只小肥手张开手掌撑在地面，——从这姿势看来，可知他还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行罢了。可是他的脸上已经现出完全的智慧，同时又有孩童的天真。一个跪着的天使，用手扶持着小救世主，另一手则指着施洗者，面带一种温柔的奇异的微笑，充满了痛苦的预感，而转向观画的人。

远处，从岩石中间看出去，带潮气的阳光穿过雾雨，照在尖尖的雅致的蓝山之上，这些山不是常见的样子，非尘凡所有，差不多好象钟乳石。那些给盐水波啮蚀了的挖空了的岩石，表明这里是乾枯了的海底。洞穴之中颇为阴暗，如同在水底下。眼睛刚能辨认出一口地下水，圆圆的水草叶子和淡白色泽兰花温柔的花萼。人们几乎以为听到了悬盖在上面的黑云石慢慢滴下来的水珠，在攀藤植物根和石松根上潺潺响着。惟有半孩童样的半处女样的圣母面容，在阴暗之中放光，好象从内心射出光来的细致的自王。这位天国之后，在这里，地下洞穴神秘的朦胧当中，也许古代潘神和南芙躲藏之所，接近自然界心坎之处，第一次将那一切神秘之神秘显示给人类：人神之母在大地母亲的怀抱内。

这是一位大艺术家兼大科学家的作品。光暗之交融，植物生命之法，人类身体之组织，地质之构造，身上皱纹和女人鬃发之机械学法则——女人头发鬃曲起来，同水中漩涡一般道理，投射角总是等于反射角的，——总之，科学家用“顽强的毅力”所研究的，用不动情的精确性所证验的，测量的和如同死尸一般解剖的，这一切，现在又给艺术家结合为神性的整体，转变为生动的美丽，一种无声的音乐，一种神秘颂歌，赞美最纯洁的童贞女，万有之母。以同样的爱情和同样的知识，他描画了泽兰花花萼上细致的脉络，小孩子圆圆的肘弯上的小窝，黑云石上千年的沟纹，地下泉里深水的颤动和天使笑容中含有的深痛的颤动……

他知道一切，并爱一切，因为伟大的爱是伟大的知识的产儿。

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要拿所谓“墨邱利神杖”做一次实验。这就是石榴木，扁桃木，酸果木，以及其他“占星学”木头所做的棍子，据说与金属物有亲属关系的，可以用来在山上探寻金银铜等矿脉。

为此目的，他同默尔齐先生到列可湖东岸去，那里有好多矿山，雷翁那图也陪伴他们去，虽然他不相信什么“墨邱利神杖”，嘲笑它，如同嘲笑其他一切炼金术上幻想的东西。

离曼德罗村不远，在康皮昂山下，有一个铁矿。附近居民说，几年之前一次山崩，埋了好多工人在里面；又说，深处有硫磺蒸气从一个罅隙升上来，又说，一块石头丢下去，只听见碰撞声音渐渐微弱了，却没有止息，没有沉到底，因为这深坑是没有底的。

这些说话激起了雷翁那图的好奇心。他决定探索一下这荒废的矿洞，当同伴诸人在做“墨邱利神杖”实验的时候。但乡下人不肯给他领路，他们相信有“恶鬼”住在底下。最后一个老矿工答应带他下去。

一条陡峭的黑暗的地底下道路，几乎同深井一般，半颓废的滑溜的土级向湖水方面通到矿床去。领路的人提着灯笼走在前面，雷翁那图随在他背后，手上抱着弗郎西斯果。无论父亲方面如何禁止，无论画师方面如何劝告，小孩子都不听话，他一直祈求到人家携带他同去。

地底下道路愈来愈加窄狭，愈加陡峭了；他们已经走下了两百多级，但道路仍旧深入下去，似乎没有止境。底下吹上了窒人的潮气。雷翁那图用铲子敲着洞壁，听听响声，审察石头，地质和花岗岩中发微光的云母石。

“你害怕么？”雷翁那图含笑和悦地问弗郎西斯果，当他觉得小孩子紧贴在他身上的时候。

“不。我同您在一起时，什么都不害怕了。”

小孩子停了一下不说话；以后，他轻轻再悦：

“真的么，雷翁那图先生？父亲说，您不久就要离开我们？”

“不错，弗朗西斯果。”

“您到哪里去呢？”

“到罗曼雅去。我要替凯撒，瓦棱啻诺公爵办事去。”

“到罗曼雅去么？那里很远么？”

“从这里去好几天的路程哩！”

“好几天的路程么！”弗朗西斯果重复一句说。“那么以后我们再不能见面了？”

“为什么不能呢？我有闲空就来探望你们。”

小孩子想了一会。然后他忽然温柔地用双臂围抱雷翁那图的颈项，更加亲密地紧贴在他身上，低声说：

“雷翁那图先生，带我一同去罢！带我一同去罢！”

“你说什么，小弟弟！那不行的。那里正在打仗的……”

“打仗也不要紧！我说过了，我同您在一起，什么都不怕。这里地底下已经是够可怕的了！但即使比这还更可怕，我也不怕的！……我要做您的用人，我能够替您洗衣服，打扫房子，喂马，我也晓得搜集贝壳，这您知道的，——也晓得用木炭将花草印在纸上，您自己不久才说过我做得很好。您命令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做，——同大人一样。……带我一同去罢，雷翁那图先生！不要抛下我在这里罢！……”

“爸爸要说什么话呢？你以为他肯放你去么？”

“肯的！他肯放我去的！我时时刻刻求他！他是很好的。若是我哭了，他不会不答应我的……他若是不放我去，以后我就偷跑了去，……只要您说：我可以。……是么？”

“不，弗朗西斯果。我知道，你不过说说罢了，你不忍撇下爸爸的。他老了，可怜的爸爸！你对他却是很好的？”

“我对他很好，当然的，……但对您也是。……雷翁那图先生，您不知道，……您以为我年纪还小。但是我什么都晓得了！彭娜姨母说您是巫师，学堂先生董·罗棱慈也说您是恶人，我同您在一起会把灵魂败坏的！有一次，他这样骂您，我回答了他几句，他几乎把我敲打一顿。大家部害怕您，但我一点不害怕，因为您比其他一切的人都好些，我愿意永久同您在一处！……”

雷翁那图没有说话，只抚摸小孩子的头。他不由得忽然想起了几年以前抱过的小孩子，在穆罗宫殿里祝会时装扮“黄金时代”的。

弗朗西斯果的眼睛忽然浑浊起来，他垂下嘴角，轻声说：

“好的，——随您的意思！但我明白您为什么不肯带我同去。您不爱我，……但是我……”

他全身抽搐起来，一面呜咽着。

“不要说，小弟弟。你不害羞么？注意听我告诉你。你年纪大了的时候，我收你做徒弟。以后，我们就在一起过活，永远不分开。”

弗朗西斯果抬起眼睛看他，睫毛上还在闪耀着泪珠。他用探索的眼光看了雷翁那图很久。

“真的么？您要我么？也许您不过说说安慰我罢了，以后您又忘记了？……”

“不，我答应了你，弗朗西斯果。”

“您答应了？那么在什么时候？”

“就在——七年，八年以后，等到你十五岁的时候。”

“八年……”小孩子屈指算了一下。“那时我们就永远不分离了？”

“永远不！一直到死！”

“那么好的！若是靠得住的话！但八年之后一定要这样的。”

“是的，你放心好了。”

弗朗西斯果快活得对他笑，抚慰他，以自己想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拿面孔在雷翁那图颊上磨擦，同猫一样。

“雷翁那图先生，您知道何等奇怪的事情！我有一次做梦，黑暗中走下很长很长的阶级，恰好同我们现在一样，以前是这样走着，以后还要这样走着，直到永永远远，没有一个穷尽的地方。有人抱着我。我没有看见面孔，但我知道，那是妈妈。我简直记不起她了。她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很小。这梦现在忽然变成真的了！不过是您抱我，不是妈妈。但我觉得在您怀里同在她怀里一样好过的。我一点也不害怕……”

雷翁那图用无限的温柔看着他。

在黑暗中，小孩子的眼睛射出一种神秘之光。极信任地，仿佛对待母亲一般，小孩子将嘴唇献给他。画师吻着他，——觉得弗朗西斯果以这个亲吻将灵魂交付给他了。

他觉得小孩子的心在自己的心边跳动着。用着坚定的脚步，带着不能满足的求知欲，随着昏昧的灯笼，他走下这可怕的铁矿阶级，愈走愈深入地底下的黑暗中去。

回到瓦卜里奥村之后，住在默尔齐别墅的人都给法国大军临近这里的消息所吓呆了。

国王气愤伦巴底的背叛和暴动，决定将米兰城交付部下兵士去抢劫以为报复。凡是能逃的人，都逃到山中来了。官路大道都拥挤着装载家具的车辆，女人孩子啼啼哭哭坐在上面。夜间，从别墅窗子，还可以望见平原上火烧房子的反光。人们日日等待诺伐拉城下一次大战，来决定整个伦巴底的命运。

一天，路加·巴楚里修士从城里回到别墅来，带来了最新的恐怖消息。

四月十日，人们等待一次大战。公爵早晨从诺伐拉城里出来，调遣他的队伍去同敌军对垒的时候，他的主力军，那些瑞士佣兵，受了特里武佐元帅所收买，竟拒绝作战。公爵眼泪汪汪地请求他们不要陷他于绝境，并答应他们，打了胜仗以后要将自己产业分一部分给他们。他们仍旧不动。穆罗化妆做修士打算逃跑。但一个卢泽恩地方的瑞士人名叫沙登哈卜的，将他出卖给法国人。公爵成了俘虏，被带到元帅面前去：元帅付给瑞士人以三千杜卡，“卖主犹太的三十块银钱”。

路易十二委托拉·托列穆依爵士送这俘虏回法国去。如此，宫廷诗人所称为上帝之下第一人，旋转命运车辆和宇宙方向的，——这个人现在被装在一个格子笼年，放在农家车辆上，同猎获的猛兽一般，给人送走了。据说公爵向看守他的人求得特别恩典，准许他携带一本但丁《神曲》往法国去。

住在这别墅里，一无比一天更加危险了。法国人劫掠伦梅里拿一带，德国佣兵劫掠塞卜里奥一带，威尼斯人劫掠马特散那一带，小帮土匪出现在瓦卜里奥村附近。默尔齐先生准备同弗朗西斯果和彭娜姨娘搬到佳文那地方去。

雷翁那图在默尔齐别墅过了最后的一夜。同平常一样，他把当天所见所闻的有趣事情，写在他的笔记簿上。这夜，他写的是：

“生着小尾巴而有宽大翼翅的鸟儿，必须用力扇动翼翅，并转移到使风恰人翼翅底下吹进去浮起它的那种位置，——这是我从一只幼雕的飞行上观察出来的，在瓦卜里奥村教堂上面，往柏卡摩去的大路左边，一五〇〇年四月十四日早晨时候。”

同一页旁边，又写道：

“穆罗丧失了他的国土，他的产业和他的自由，他的一切事业都化为乌有了。”

此外没有一字！仿佛这个与他聚首十六个年头的人塌台了，司伏萨大家族没落了，——这件事情，在他看来，还没有一只鸷鸟的孤独飞行那般重要和有趣哩！

第十一章

我们将有飞翼

在托斯堪那区域，介于比萨城和佛罗棱斯城中间，离恩博里城不远的地方，白山西面斜坡之上，有个芬奇村，就是雷翁那图的故乡。

艺术家在佛罗棱斯城办妥了他的事情以后，要来此地走一趟，然后到罗曼雅去，替凯撒·波尔查办事。他的老叔父弗朗西斯果·达·芬奇就住在此地。他是他父亲的同胞弟弟，是以养蚕致富的。全家之中惟有这个叔父爱这个侄儿。雷翁那图很想再见他一面，此外若有可能时，还要安置他的徒弟，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在这里养病，——亚斯特罗自从那次可怕的飞行跌伤以后，至今尚未医好，也许会成终身残废，画师希望，山中的空气和乡村的宁静能比任何医药更有利于病人。

雷翁那图是一个人离开佛罗棱斯的，他骑着一匹骡子从普拉托门出来，沿着亚诺河岸顺流走去；将近恩博里，便离开河谷和那条通到比萨去的官道，而走上一条绕着低低的板板的山丘的狭小路径。

这日是阴天，并不热。太阳躲在云雾后，现出没有光泽的白颜色，微弱不足的阳光预示北风即将临降。

道路两旁视野渐渐扩大了。波浪形的山丘不知不觉升高起来，使人想到后面就是高山。小块草地上长着疏疏朗朗的苍白色的小草。周围一切都是苍白，寂静，灰绿而素朴的，几乎是贫乏的，使人想起北方的情景；长着苍白的禾穗的田地；围着石墙的无穷无尽的葡萄园；距离相等，枝干弯曲而结实，投射着蛛网一般黑影于地上的橄榄树林。在一个孤寂的小教堂前面，或者一座荒凉的庄子前面，——这类庄子总有光滑的黄色围墙，几扇不规则的格子窗，几间瓦盖的辅屋放置农具用，一这里和那里，以那业已显出的灰色高山为安静的背景，耸立着几排炭一般黑的纺锤形的扁柏，好象古时佛罗棱斯画师图画上所常见的。

山愈走愈高了，虽然是慢慢地升高，却显然可以看得出来。呼吸更加舒畅了些。雷翁那图走过圣奥散诺，卡里斯啻卢加底和圣卓梵尼小教堂。天渐渐黑了。云散开了，星星闪着光。起了一阵清凉的风，寒冷彻骨的北风开始了。

最后一个大转弯后面，芬奇村忽然呈露出来。这里差不多没有一块平地了，小丘变成高山，平地变成小丘。狭小的由小石屋构成的村子，就依附在这样一个尖形山丘之上。旧堡垒的黑培细长而轻松地高耸向黄昏的天空。屋子的窗里射出灯光来。

高山脚下，一个岔路口，有盏小灯点在墙龛内，在一尊外涂蓝色和白色釉彩的陶土圣母像面前；这像是艺术家少时看惯了的。一个穿着贫苦黑衣裳的女人，大约是农妇，正跪在圣母像前，低着头，双手蒙着面孔。

“迦德怜娜！……”雷翁那图不由得低声唤着他死去的母亲的名字，她也是芬奇村一个简朴的农家女儿。他穿过一座桥，越过奔腾澎湃的山溪，然后向右转，走上一条给园墙夹着的窄路。这里已经完全黑暗了。从墙头窥探出来的玫瑰花枝，轻轻拂着他的面孔，好象要在暗中吻他，而且用新鲜的香气迎接着他。

在一堵墙的旧木门前面，他下了马，拾起一块石头在铁扣上敲着。这是

他的祖父安东尼阿·达·芬奇的屋子，现在属于弗朗西斯果叔叔所有。雷翁那图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没有人回答。……惟有摩林狄葛特山溪在底下潺潺响着，冲破了寂静。上面村里因敲门而觉醒的狗吠了起来。大约是一只老看家狗的嘶哑的微弱的吠声，从这院子与之相呼应。最后出来了一个弯腰驼背的白发老头子，手里提着灯笼。他差不多是个聋子，缠了好久还不明白雷翁那图是谁。最后他认出来了，他快活得大声哭起来，灯笼几乎脱了手；他吻着四十多年前他亲手抱过的小主人的手，不断地含泪说：“少爷呵，少爷呵，我的雷翁那图呵！”看家狗懒懒地摇着松缓的尾巴，显然只为取悦于它的老主人。仗·巴雷斯塔——老园丁叫这个名字——禀告说：弗朗西斯果先生到他的在厄尔培圣母村附近的葡萄园去了，他从那里还要到马奇扬诺地方去找一个相识，一个修士，要在那里用一种草药汁医治他的腰痛病，须等待一天或两天才能回家来。雷翁那图决定在这里等待他，尤其因为第二天早上，左罗亚斯特罗和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也要从佛罗棱斯到这里来的。

老头子领了雷翁那图进屋里去，屋内没人居住，因为弗朗西斯果的儿孙们都在佛罗棱斯住家。老头子急急忙忙走来走去，而且喊他的秀丽的孙女儿，金黄头发的十六岁少女，来烧晚饭。但雷翁那图只要芬奇村土产的葡萄酒，面包和叔叔这里很有名的泉水。弗朗西斯果先生虽然有钱，过的仍旧是他的父亲，祖父，以及高曾远祖那种俭朴的生活，过惯了大城市舒适生活的人，一定会认为是穷苦的。

艺术家踏进了他所熟悉的楼下房子，这里同时是起居室和厨房。里面陈设只有几张笨重的椅子，凳子以及乌黑木头做的因年久而变成镜子般光滑的雕了花的柜子，此外还有一个家具安置着沉重的锡器；天花板梁木给烟熏黑了，几捆干枯的药草悬挂在那上面；四面白墙没有一点修饰；一个沾满煤烟的大灶立在石地之上。惟有窗子上那些淡绿色的浑浊的厚玻璃带着圆圆的棱角，是新装的。雷翁那图记得，在他少时，这些窗子同托斯堪那区域所有农家屋子一个样，都是糊着涂蜡的麻布，以致白天房内也是阴沉沉的。楼上那些做寝室用的房子，窗子只有木头遮板，冬天这地方本是很冷的，冷得早晨房内洗脸盆的水都冻了冰。

园丁升了火，烧着发香气的山柴和杜松，点起一盏用铜链子挂在火炉上的陶土小灯，这灯有狭而长的颈项，还有把手，同人们在古代厄特鲁斯克人坟墓里所找到的一个样式。灯的高贵而柔和的形式，在这俭朴的贫苦的房间内，显得更加美丽。在托斯堪那区域这个半野蛮的角落里，血统语言，家具和民俗方面，都还保存着上古厄特鲁斯克民族之遗风。

正当小姑娘忙着备办晚饭，端来一个扁圆形的无酵面包，一盘浸在醋里的生莴苣，一瓶酒，以及一些乾无花果放在棹上时候，雷翁那图走上那响亮的楼梯去；楼上一切也是同旧时一样的。在那低矮而宽阔的房间中央，还立着那张四方形大床，即使全家的人在那里睡都容纳得下：良善的列娜祖母，安东尼阿·达·芬奇之妻，时常同小雷翁那图在这床上睡觉。这件家族圣物，现在也属于弗朗西斯果叔叔所有。同从前一样，床头上还挂着耶稣钉十字架像，圣母像，圣水贝壳，那捆灰色干草，所谓“雾草”，那张写了拉丁祈祷文的旧纸头。

雷翁那图又下楼来，坐在火炉旁边，拿水搀在酒里，斟在一个圆木碗内喝，这碗发出新鲜的橄榄木香气，又使他想起了他的童年时代。仗·巴雷斯塔

塔和他的孙女儿去睡觉之后，艺术家还留在这里不想去睡，他沉浸于安静的清晰的回忆之中了。

他想起他的父亲，佛罗棱斯城的公证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不多日之前，他才在佛罗棱斯城里，在热闹的季节里那街舒适的公馆里见着，——一个还健壮的七十多岁老头子，红红的面孔，白白的鬃发。雷翁那图一生未曾碰见一个人象彼特罗先生那般纯真地悦乐生命。早年，这位公证人是很疼爱他这私生的长子的。但后来，他的更年轻的合法的儿子，安东尼阿和朱良诺长大起来时候，害怕父亲会将财产分一部分给长子，便想法挑拨这两父子间的恶感。在最近一次探亲时，雷翁那图觉得在自己家族内很生分。他的弟弟罗棱慈特别散播当时流行的关于雷翁那图不信上帝的传说。这个弟弟，就年龄上说，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孩子，却已是佛罗棱斯布商公会会员，一个循规蹈矩的省俭的商人了，而且是萨逢拿罗拉底门徒，一个“哭党”。他时常当着父亲的面同艺术家谈论基督教信仰，忏悔和谦逊，谈论当代某些哲学家的异端思想；临别时，他赠送雷翁那图一本劝善书，以为纪念。

现在坐在老家火炉旁边，雷翁那图便拿出这本用干净而细小的商人字体写的小书来看。

“忏悔书，是我，佛罗棱斯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之子罗棱慈，所写，并献给我的嫂嫂娜娜的，——凡是愿意忏悔自己罪过的人，这书是很有用处的。请你接受而且读这本书。在其中列举的罪过里面，你若是发现了自己的罪过，就应当记下来，你未曾犯的，就由它去罢，留下来给另外的人用；因为你应知道，关于这类事情，即使有一千张嘴也是说不完全的。”

跟着，就是一张很详细的罪过表，由这青年布商以迂腐而烦琐的精神搜集拢来的，此外还有八种虔诚的默想，“每个基督教徒，凡愿意参与忏悔圣典的，都应当记在心头。”

罗棱慈还用神学上庄重的态良讨论一个问题：穿着漏税布料做的衣服，是罪过不是？他判断说：

“对灵魂来说，穿着外国布料是没有妨害的，倘若当时关税是不公正的话。所以亲爱的兄弟和姊妹，你们尽管完全放心好了，不要为此事负咎！但若有人说：罗棱慈，你这种关于外国布料的意见是根据什么理由呢？那么我就回答：去年，一四九九年，我因为业务关系在比萨城暂住时，亲自在圣弥迦勒教堂听一位多米尼会修士凡诺比师兄说的，他用非常繁博而新奇的论证，对于外国布料说了我现在所说的话。”

在结论中，他又用同样冗长而令人生厌的话语，叙述魔鬼如何好久要阻止他写下这本虔诚的书，魔鬼所持的理由中有一条是说：他，罗棱慈，缺乏写此书时所必需的博学的文笔，他是个好布商，照顾店里的事情比写宗教书籍更适宜些。然而他克服了魔鬼的诱惑，他得出这个结论，认为在这种事情里面，什么博学和文笔，并不象基督教的智慧和信仰那么需要。依靠上帝和童贞玛丽亚之帮助，他著成了这本书，“献给他的嫂嫂娜娜，以及同在基督之中的一切兄弟和姊妹。”

雷翁那图读了一处关于基督教的四主德：那里，大约暗中想着他的有名的艺术家和画师的哥哥，罗棱慈教人将此四者绘成如下寓意画：“智慧”是三张面孔，一张看现在，一张看过去，一张看未来；“正义”是刀剑和天平；“勇敢”是倚柱而立；“节制”是一手拿着圆规，一手拿着剪刀，而所有越

出圆圈以外的东西都用剪刀剪去，丢掉了。

从这本书里，雷翁那图感到了他所熟知的小市民的虔诚精神，这精神历代相传，总是支配着他的家族，他童年时就给这气氛包围着。

雷翁那图出生以前一百多年，芬奇一姓的祖先已经在佛罗棱斯充当他父亲现在这个循规蹈矩的，省俭的，敬神的职务了。一三三九年公文中就记载有一位季多先生，弥迦勒·达·芬奇先生之子，充当执政府公证人之职，那就是艺术家的祖先。

祖父安东尼阿好象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祖父的世故，同孙子罗棱慈的一模一样。他教子孙不要贪图贵显，荣名，文武官职，以及过分的财富和博学。

“始终守着真正的中庸！”他时常说。“那是最稳妥的道路。”

雷翁那图还记得他的安静的严肃的老年声音，教训儿孙以这最重要的处世之道：黄金的中庸之道。

“孩子们，你们要学学蚂蚁的榜样，它们今天记着明天的需要！你们要省俭而有节制！我应当拿什么来比喻一个好家主呢？我拿蜘蛛来比喻他，蜘蛛在它的丝条远播的网子中央坐着，只要觉知最细弱的网丝有什么动静，便跑了来。”

他吩咐全家的人每天晚上晚祷钟响的时候都聚集在一处。他自己巡游全屋一周，锁了大门，钥匙带回寝室去，藏在他的枕头底下。家政上最微细的事项都逃不过他的时常警醒的眼睛：给牛吃的干草是否少了些，使女是否将灯芯提得太高了些，以致消耗太多的油，——一切他都看到，都照管到。但他并不是吝啬的，他自己穿的衣服都是用最好的布料缝的，他也教子孙这样做：穿衣不必省钱，因为好布料经穿一点，并无须时常掉换；所以穿好布料缝的衣服，不仅阔气，而且合算。

照他的意见，一家人必须同在一处居住，“因为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吃饭，”他说，“那么一张棹布，一支蜡烛，就够所有的人用了；但如果分做两处吃饭，则需要两张棹布和两支蜡烛。大家围着一个炉子的话，一捆柴火就够了；但若升起两个炉子，则需要烧两捆柴火。其他一切事情也是这样的。”

他很看不起女人：“娘儿们只合照顾厨房和养育小孩，不该参与男人的事务。惟有呆子才会相信女人的理智！”

安东尼阿先生的世故也含有狡狴成分。

“孩子们，”他也时常说，“你们要仁慈，同教会所要求的那般仁慈；但你们要亲近幸福的朋友，而疏远不幸的朋友，亲近富人而疏远抓。最深的世故乃是：能做慈祥可亲的人，又能使狡猾的人上当。”

他教孩子们在自己和别人田地界线上面栽种果树，使得树影只遮掩了别人的田地。他教他们，别人借钱时，总要和颜悦色地辞谢他。

“这样，有双重的利益，”他添加几句说，“一面省下了钱，一面又能够嘲笑那想骗你们钱的人。借钱的人若是聪明的，他就会谅解你们，而且为此而更加敬重你们，因为你们晓得和颜悦色去辞谢他的请求。惟有骗子才向人借钱，惟有呆子才借钱给人！但亲戚和家族，你们应当帮助，不仅用钱，而且用汗，血和名誉，用你们所有的一切；为了家庭的福利，你们甚至不应当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们要记得，亲爱的孩子们，凡人，给自己亲人做好事，比给外人做好事，要光荣得多，有利得多的。”

离家三十年之后，雷翁那图现在又坐在祖屋之内了，听着北风怒吼，看

着火炉内柴火渐渐熄灭，心里想着：他的一生都是不断地违反了祖父那种古老的省俭的蜘蛛世故和蚂蚁世故，——恰好是他此种非常丰裕的余力，此种不合常规的越分，照罗梭慈弟弟的意见，须得“节制”女神拿她的铁剪刀来剪除的。

第二天一早，没有唤醒园丁，他就离了屋子，走过贫苦的芬奇村，在高丘斜坡之上从那些密密地环绕老堡垒的高耸而窄狭的屋子中间穿过，踏上一条上山的陡峭道路，通到邻村安嘉诺去的道路。

同昨天一样，太阳光又是黯淡的，苍白的，几乎象冬天的景色。天上没有云，寒冷，如此清早天边就已现出浓紫颜色。刮了一夜以后，北风更加猛烈了，但不象昨天旋卷着一阵阵刮来，而是匀称地从北边吹来，仿佛自天而下，而且在人耳朵旁锐叫着单一的声调。同样的长着稀疏麦茎的苍白的安静的田地，这里高山上更加令人想起北方情景；高丘斜坡半圆形土坛上——芬奇村农民称之为“月亮”——也有同样的荒瘠的葡萄园；屠弱的无色彩的小草，开过花的罌粟，灰尘色的橄揽树，坚硬的黑树枝在风中摇曳，好象生病的样子。……

走到安嘉诺村，雷翁那图便停住了脚步，——他不认得这地方了。他知道，以前这里是阿狄马里堡砦的废墟，一个尚未倾颓的塔内开了一家乡村酒店。现在，这地方，所谓“塔营”的，却耸立着一座新屋子，四面光滑的白墙，在一个葡萄园中间。低矮的石垣后面，一个农民正用铲子在葡萄根下挖土。他告诉艺术家说：酒店老板死了，继承人将这块地产卖给鄂比雅诺地方一个有钱的豢羊人，这人把高丘上旧时墙根掘掉了，布置下一座葡萄园和一个橄揽树林。

雷翁那图询问安嘉诺村的酒店并非没有特殊原故：他就是诞生在这个酒店里面。

这里，在这贫苦山村进口之处，在从尼伏勒河谷越过白山通往普拉托和皮士托亚去的官道旁边，五十年前曾有一个富有趣味的乡村酒店，开设在骑士堡砦阿狄马里的荒凉的废墟里面。一面招牌挂在发响声的生锈的铁钩上，写着“酒家”二字；一个开着的门可以从那里看见一排一排的木桶，锡罐，大肚皮陶土酒瓶；两个格子窗，没装玻璃，只有乌黑的木头遮板，好象一对近视眼，正在对人眼；门前台阶石级给来往客人踏得光光的；——所有这一切都掩映在一架给太阳照耀着的新鲜的葡萄棚之下。附近村庄的居民到圣弥雅托或傅采启奥地方赶集去的，猎人，赶骡子的，佛罗棱斯国境缉私兵士，以及其他不相干的人，——时常到这酒店来喝一瓶便宜劣酒，谈闲天或者下棋和打牌。

在这酒店做女侍的，是一个穷苦孤女，芬奇村的一个农家女儿，名叫迦德怜娜。

一四五一年春天，佛罗棱斯城青年公证人，安东尼阿·达·芬奇先生之子，彼特罗先生，从城里回到芬奇村探望他的父亲；为职务关系，他一年之中最大部分时间是在城里居住的。一天，人家请他到安嘉诺村来，替人议订一个契约，六分之一石头油榨之长期租赁契约。契约议成，各方按照规则签了字以后，那些农民便邀请公证人同他们一起到附近酒店喝两杯，庆贺这件事情。彼特罗先生本是和蔼可亲的人，并不对乡下人摆架子，就同意去了。迦德怜娜侍候着。这位青年公证人，据他后来自己承认的话，初看一眼便爱

上这个小姑娘了。他托辞要在乡下猎鹌鹑，直到秋天还不回城里去，他成了这小酒店的老顾客，天天同迦德怜娜调情。但她没有象这青年人心里所想的那么容易到手。可是彼特罗先生能够攻破处女的心。他当年二十四岁，穿得同花花公子一样，面孔漂亮，举动轻巧，体力强壮，而且特别会说一套甜言蜜语，容易打动单纯的女孩子的心。迦德怜娜抵抗了很长久，她祈求纯洁的童贞女马利亚援助，但终于降服了。在秋天多汁的葡萄喂肥了的托斯堪那鹌鹑离开了尼伏勒河谷时，她已经怀有身孕了。

彼特罗先生同安嘉诺村酒店女侍，那个穷苦孤女的恋爱关系的风声，也传到了安东尼阿·达·芬奇先生的耳朵里。他用父亲的咒诅来恐吓他的儿子，立刻迫他回佛罗棱斯去，当年冬天就给他娶了媳妇，为的“管教这个浪子”，就象他自己所说的。新媳妇阿丽比拉小姐，卓梵尼·阿马督利先生的女儿，年纪不轻，人也不漂亮，但奩资很丰富，又是出自名门。安东尼阿先生也把迦德怜娜嫁给了他家的一个短工阿加塔布里格，彼罗·德·瓦加的儿子，芬奇村的一个贫农，年纪不小，性情阴郁而粗暴，据说，他的第一个妻子就是被他酒醉时打死的。这个阿加塔布里格情愿为了三十个弗罗磷和一小片橄榄树林代价，用自己清白的名字来遮盖他人的罪过。迦德怜娜不发一声怨语便顺从了，可是她忧愁成病，分娩之后几乎要死去了。她没有奶。为了喂养小雷翁那图——小孩子就叫这个名字——她租了白山的一只母山羊。彼特罗虽然爱迦德怜娜，舍不得丢开她，也只好顺从了；他不过请求父亲收留小雷翁那图在家中养育。那时人们并不以为养育私生子是不名誉的事情，人们几乎是将私生子合在正式儿女一起养育，有时甚至更加重视些。祖父同意了，尤其因为他的第一个媳妇没有生育；他将小孩子付托给他的老伴，良善的列娜祖母，她是彼罗·达·巴卡勒托的女儿。

雷翁那图，二十四岁公证人和他所诱惑的安嘉诺酒店女侍私生的儿子，便是这样来到这循规蹈矩的敬神的芬奇家族了。

佛罗棱斯城公文库里所藏一四五七年份户籍册子上，还有祖父——公证人安东尼阿·达·芬奇先生——手写的如下一条：

“雷翁那图，彼特罗与迦德怜娜（今为彼罗·德·瓦加之子阿加塔布里格之妻）非婚生之子，五岁。”

雷翁那图想起他的母亲，只象做梦一般，尤其想起她的温柔的，莫名其妙地匆遽的，充满神秘的，差不多狡狴的微笑，这微笑在这素朴的，忧郁的，严肃的，几乎悲哀的美丽面孔上，现出了奇异情态。艺术家有一次在佛罗棱斯城圣马可花园梅狄奇家博物馆内看见一尊古代土地女神契贝勒的铜像，从古代厄特鲁斯克民族小城阿勒左发掘出来的，也有这个奇异的微笑，同他母亲，芬奇村农家少女的一个样。

艺术家也是想到他的母亲的，当他在他的《图画论》中写下底下的话时：

“你没注意到，山野妇女穿着一身贫苦的粗布衣裳，时常比靚服盛妆的妇女更美丽些么？”

凡是见过他的母亲少年时面貌的人，都说雷翁那图很象她。他的长长的优雅的双手，他的丝一般柔软的金黄鬃发，以及他的微笑，特别使人想起了

迦德怜娜。从父亲方面，他承继了强壮的体格，良好的健康，和对于生命的快乐；从母亲方面，他得到了那充塞他的整个生活的女性的温柔。

迦德怜娜同她的丈夫所住的小屋子，离安东尼阿先生家里不远。中午，祖父睡觉去，阿加塔布里格也牵了牛去田里工作时候，这小孩子就穿过葡萄园，爬过垣墙，跑到母亲那里去。她等待他，手里拿着纺锤，站在门口。远远看见他时候，她便张开了两臂。他急忙投在她怀抱之内，面孔，眼睛，嘴唇和头发，都盖满了她的亲吻。

夜间探访，他尤其觉得快乐。每逢节日，老阿加塔布里格晚上都要到酒店里去，或者同伙伴们掷骰子，赌钱。那时，夜里，雷翁那图悄悄地从那张他同列娜祖母一道睡的宽大眠床上爬起来，披了衣服，小心推开窗子遮板，从窗子攀着一株老无花果树枝溜到地下，跑在迦德怜娜屋里去。清凉的沾露的小草，夜鸟的啼叫，有尖刺的荨麻，刺他的赤脚的尖石头，远处星星的闪光，害怕祖母醒来寻他不见，以及等候着他的拥抱的神秘——他觉得同犯罪一样，当他暗中爬上迦德怜娜床上，在被窝之内全身偎贴着她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甜蜜的和酣畅的。

列娜祖母溺爱着孙儿。他记得祖母的始终如一的深褐色衣服，记得那条白围巾围着她的暗色的多皱纹的良善面孔，记得她的轻轻的催眠歌和她做给他吃的乡下糕饼的甜蜜味道。

他同祖父的感情并不好。起初安东尼阿先生自己教育孙儿。小孩子是很勉强听教的。到了七岁时，他就进芬奇村附近，圣彼特罗尼拉教堂附设的学堂读书。但是拉丁文法引不起他的兴味。

他时常一清早就离家出来了，但不是到学校去，而是到一个完全长满芦苇的荒凉谿谷去。他仰天躺了很久，好几个钟头观察着在他上面盘旋的鹞鸟，心里很欣羨它们；或者他小心剥开一朵花萼，怕伤害了它或者折断它，为的看看里面微妙的构造，看看那些长满细丝的含蜜的粉房和雌蕊。安东尼阿先生有事情在城里暂住时，小那图时常倚仗祖母的溺爱，整天地在山上游宕，沿着无人知的惟有山羊走过的山径，他攀过高岩和深谷，到那光秃的白山尖峰上面去，从那里他看到无边无际的草地，树林，田园，看到傅采启奥的沼泽，看到皮士托亚，普拉托，佛罗棱斯，看到阿普安方面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看到一条狭长的雾蓝色的地中海水。然后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来，全身都是灰尘，脸上晒得黑黑的，但如此快活，使得列娜祖母舍不得骂他，或者在祖父面前告他。

小孩子生活是很孤独的。他很少看见和气的弗郎西斯果叔叔，也很少看见父亲，他们两人一年中最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佛罗棱斯，——父亲从城里回来，时常带了糖果给他吃。他简直不同学堂同学们在一起玩，同学们的游戏，他觉得没有意思。他们把一只蝴蝶的翅膀拔掉了，害得蝴蝶只会爬不会飞，他们于是开心得很；这时他就露出一副怜悯而忧郁的容颜，面色变青，走开了。有一次，他看见那个老妈子在院子里宰杀一只喂肥了的小猪过节，这猪挣扎着，哀叫着，他于是好多时坚持不肯吃肉，也不说出理由，害得安东尼阿先生大大生气。

有一口，那些学堂生，给一个名叫洛索的人，一个放浪而好狡的顽童领导着，捕着了一只土拨鼠。他们用种种方去作弄了它之后，又拿绳子把这半死的畜牲一只腿挂着，打算丢给狗吃。于是雷翁那图冲进这小孩子堆中来了，把三个小孩子推倒地下，他是有力而敏捷的：其他的孩子们愕然无措，他们

绝未曾料想到平时如此恬静的那图会来这一手。趁这当儿，雷翁那图抢去了那只土拨鼠，急忙跑走了，跑到田里去。他的那些同学们明白过来之后，都来追赶，一面喊着，笑着，吹着唢哨，而且高声叫骂，拿石头掷他。洛索——他比那图大五岁——赶上他，抓住他的头发，一时拳足交加。若非祖父的园丁仗·巴雷斯塔走来，雷翁那图要被人重重揍一顿的。但这孩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当打架时候，那只土拨鼠逃跑了。在打架当中，雷翁那图为了自卫打着了洛索的眼睛。洛素的父亲，住在邻村的一个贵族的厨子，来向祖父诉苦。安多尼阿先生生气得很，他要把孙子鞭打一顿，幸得祖母说情，才免了这场责罚。那图不过在楼梯底下二个黑洞里被关了几天。

后来有一次他想起了这口不公平的责罚，——这是他以后忍受的无数不平之物的第一次，——他就在笔记簿上自问道：

“你做孩子时，人家已经因为你做了正当的事情而把你关起来了，——现在你已经成人，人家又将如何对付你呢？”

在黑洞里坐着，这孩子观察一只蜘蛛，它蹲在网里，由门缝射进来一线阳光把蛛网映成五颜六色，它正在吃一只苍蝇。苍蝇在蜘蛛爪里挣扎着，营营之声一阵弱似一阵。那图本可以救这苍蝇的生命，正如他救了土拨鼠一般。但是是一种模糊的不可压制的感情阻止了他；他让蜘蛛吃了苍蝇而观察那个丑恶虫豸的贪欲，带着那种不动情的天真的好奇心，如同观察花草的柔嫩而神秘的构造时一般。

佛罗棱斯建筑师毕亚卓·达·辣温那，那个大阿培雷的一个徒弟，此时正在芬奇村附近建筑一座大别墅。雷翁那图常到那里去，看看工人们如何筑墙，如何拿曲尺砌石，又如何用机器把石头升上去。有一天，毕亚卓先生和这孩子闲谈，很惊讶地发现这孩子有如此清楚的理解力。这建筑师便教他算术，代数，几何和力学的基本知识，起初是游戏性质，后来是完全认真教了。很难令人相信地，差不多奇迹一般地，他发现这小孩子学习一切如流水般容易，好象是在回忆那以前知道不过偶尔忘记了的事情。

祖父不喜欢孙儿的种种与众不同之处，也不喜欢他惯用左手：这件事恰好被人看做不祥的征兆。人家相信，后来那些同魔鬼立约的人，所有那些巫士和行黑术的人，生来都是惯用左手的。安多尼阿先生对于孙儿这个成见，听到了以下的话更牢固起来了：即是有个从福丑良诺来的稳婆对他说，喂那图奶的那只黑山羊的主人，住在白山上荒凉小村子福涅罗的那个老太婆，本是一个巫婆。那个老太婆为了奉承魔鬼，也许在喂那图的山羊奶上行了巫术哩！

“事真，难假！”祖父想道。“在家里喂饱一只狼，这狼总想逃到树林去的。天意如此！每个家庭都生不肖子！……”

老头子十分渴望他的爱子彼特罗生一个嫡孙给他，足以承受家业，因为那图不过如同路上拾来的一般，不过是这家的一个私生子。

白山的居民常说起本地一种特性是其他各处所没有的：就是好多植物和动物都是白的颜色。不是亲眼看过的人，不肯相信这话。但是那些逛过白山树林和草场的游人都知道，那里确实有白的紫罗兰，白的蛇毒，白的麻雀，甚至乌鸦窠里还有白的鸦雏哩。芬奇村的居民便以为，正因为这个原故，自古以来才有“白山”的名称。

那个小那图也是白山上的一个奇迹：佛罗棱斯城循规蹈矩的公证人世家生出这样一个子弟，乌鸦窠里生出一只白色的鸦雏。

小孩子养到十三岁时，他的父亲从芬奇村带他来到佛罗棱斯城。从此以后，雷翁那图很少回转故乡。

在他的一四九四年一本笔记中——那时他正在米兰公爵手下做事——有如下一段短短的谜一般的记事，同他惯常写的那么简短：

“ 迦德怜娜，一四九三年七月十六日来。 ”

人家读着，以为说的是雇来做工的一个女仆哩。其实说的是雷翁那图的母亲。

她的男人阿加塔布里格死后，迦德怜娜觉得自己也不久于人世了；她渴望再见儿子一面。

她和那些香客结伴，从托斯堪那到伦巴底来，为的朝拜圣俺布罗曹的圣骨和那枚圣钉，她便这样到了米兰。雷翁那图恭恭敬敬地接待了她。

在她面前，他又觉得自己仍是那个小那倒，夜里悄悄地赤裸着一双小腿跑到她家里去：爬上她的床，钻进被窝内，紧紧偎贴着她。

这老太婆重见了儿子之后，仍要回老家去，但雷翁那图留住她。他在维塞里拿门圣嘉拉女修道院，离他寓所不远，租了一间安静的房子给她居住，款待得她很舒服。迦德怜娜病了，不能起床但坚持不肯搬到他的寓所去，害怕搅扰了他。他于是送她进米兰最好的医院，弗朗西斯果·司伏萨公爵建筑的那个“大医院”，同华丽的宫殿一般；他天天去探望她。临死前几天，他简直不离开她的床。但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徒弟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迦德怜娜来到米兰。他的笔记本中差不多没有一字提到她。仅有一次，完全偶然地，写了一条，其中记了她的名字；这条说的是一个害重病的年轻姑娘的有趣味的——或如他记的童话一般的——面庞，他于同一时期，在他母亲去世的医院里看见她的。

“ 卓梵尼娜，——童话一般的面庞——问迦德怜娜，在医院里。 ”

当他最后一次吻着她那渐渐冰冷的手时，他觉得，他所有的一切，都应当感谢她，感谢这个山居的微贱的女人，这个芬奇村的老农妇。他替她举行了一场阔绰的葬礼，好象迦德怜娜不是安嘉诺酒店的微贱的女侍，乃是一位贵族夫人。用他那从父亲，那个公证人，遗传下来的精细心思，他把这次丧事的费用一笔一笔记下来，恰如他毫无必要地记下了安得烈·沙莱诺那件衣服上钮扣，银线和缎子的价钱一般。

六年之后，一五〇〇年，穆罗倒台了，他在米兰收拾行李要往佛罗棱所来；他在橱内发现一个小心捆着的包裹。这是故乡土物，迦德怜娜从芬奇村带来送给他的：两件自织的灰色粗麻布衬衣和三双自织的山羊毛袜子。他从没有用过这些衣袜，因为他惯于穿着那些极细腻的东西。但此时，他在那些科学书籍，算学仪器和力学机械中间忽然发现了这一包被遗忘的物品，不觉痛心。

以后，当他多年孤独而忧愁地从这国到那国，从这城到那城旅行时，他永不要忘记带着这一包从未着过的衬衣和袜子同行；他藏起来，不让那些俗人的眼睛看见，而且每次都是含羞带愧地拿来小心地同他特别心爱的那些东西捆在一起。

这些回忆，当他沿着那陡峭的但从童年以来就已熟悉的小径走上白山去的时候，一幕一幕地在雷翁那图心灵之内演过。

在一个大岩石背后不挡风之处，他在一块石头上面坐下来休息，兼看看周围风景。低矮而拳曲的橡树披着去年的枯叶，一种淡绿色的喷香的矮树（当地人称为“扫帚树”的），淡白色的野紫罗兰，在周围丛生着；这一切之上飘浮一种罕有的新鲜香气：茴香或某种不知名的山草的香气。山势如波浪一般，向亚诺河谷一方倾斜。右边耸立着光秃的岩石，映成弯曲的影子，露出蛇一般的裂缝，以及灰紫色的凹沟。安嘉诺恰好在他脚底下，给太阳光照成一片白色。再下去，在山下，在那个圆头的山丘旁边，紧贴着小小的芬奇村，如同一个黄蜂巢；村里的古堡塔，尖长而黑，恰如立在那往安嘉诺去的路旁的两株扁柏。

丝毫没有改变；他觉得好象昨天才在这条山路上走。今天同四十年前一样，这里也长着那些淡白色的紫罗兰和那些离披的矮树，橡树的枯叶仍是这般萧萧响着。白山依旧那样阴郁。周围一切还是如此素朴，寂静，萧条而苍白，令人想起了北方。但在这寂静和苍白之中有时微露这世上最高贵的国土的微妙而难以形容的情致，——这国土古时唤做厄特鲁斯克，如今称为托斯堪那，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常春之国，——恰如雷翁那图的母亲，芬奇村的乡下姑娘，严肃而几乎忧郁的美貌之中露出一丝希罕的温柔的笑容。……

他站了起来，继续循着山路上山去。他愈上去，那风就愈加寒冷而迫人。他又回忆过去的生活，——这次是关于他的少年时代的。

公证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的事业发达了。他做人圆通，快活而和气，——他是属于那一类人，他们在生活上一切都如意，他们生活着，让别人生活着，同一切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彼特罗先生尤其同教会中人相处得好。他成了富裕的圣安伦齐亚塔修道院及其他好多宗教机关所信任的人物。彼特罗先生增加了他的财产，在芬奇村附近购置了田地，房屋和葡萄园，但他那个与安东尼阿先生的世故完全一致的俭朴的生活方式却未曾改变。不过他很肯拿钱出去装修教堂，他又为了尊荣他的族姓，在佛罗棱斯修道院竖下一方芬奇家的纪念碑。

他的发妻阿丽比拉·阿马督利死后不久，这位三十八岁的鳏夫便续娶了一个很年轻而美貌的姑娘，差不多是一个小孩子；她是卓梵尼·兰弗烈狄尼先生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小姐。但这位续弦夫人也未曾替他生男育女。雷翁那图那时在佛罗棱斯城里他的父亲寓所居住；这寓所在圣翡冷翠广场边，离旧宫不远，是彼特罗先生向一个名叫弥迦勒·布兰多里尼的人租来的。彼特罗先生要他的非婚生的儿子受良好的教育，用钱多少并不吝惜，准备着将来如果真地没有合法儿女时候，就立他做继承人，——自然也是要他做佛罗棱斯公证人的，因为芬奇家历代长子都担任这个职务。

那时佛罗棱斯城住着一位有名的博物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保罗·达·波佐·托斯堪涅里先生。他曾写了一信给克里斯朵夫·哥伦布，信内用算式证明朝西往印度去的道路并不如一般人设想的那么远；他鼓励哥伦布去探险，并预言一定会成功。若无托斯堪涅里的帮助和敦促，哥伦布后来就发现不了新大陆。这位大航海家不过是那位静默的思想家手里一个柔顺的工具罢了，不过是实行了那位佛罗棱斯学者在孤寂的书斋里所想的和所算

的一切。据他的同时人说的，托斯堪涅里住在佛罗棱斯“如同一个圣者”，远离罗棱慈·德·梅狄奇的豪华的宫廷，远离那些漂亮的然而空洞的闲谈家，新柏拉图派人士和拟古派人士。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轻视金钱的人，淡食者，完全不吃肉，终身不亲女色。他的面貌是很丑陋的，差不多令人生厌的，惟有那双明亮的，静穆的，小孩子般天真的眼睛，生得美丽。

一四七〇年某日夜里，有个不认识的青年人，——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孩子，——到他的靠近培蒂宫的屋子来拜访。托斯堪涅里起初很冷淡而不快意地接见了这个青年客人，以为他也是平常爱管闲事的那种好奇者。可是当他同雷翁那图谈了一会之后，他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数学天才感到的惊异，不减于当初建筑师毕亚卓·达·辣温那的感觉。保罗先生收了雷翁那图做学生。明亮的夏天夜里，他们师徒二人一同走上佛罗棱斯郊外那座名叫波卓·德·平诺的长满了野草，香桧和多脂黑松的小山上去；一座半倒塌的古旧的守林人小屋，在那里，给这位大天文学家做观象台。他教给徒弟以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自然法则。

雷翁那图在这多次谈话之中明白了知识有一种为人类所未知的新的力量。

父亲并不阻止他的研究，不过教他选择一个能挣钱的职业。他看见雷翁那图时常在雕刻和绘画，便拿了几样成绩给他的一个老朋友，冶金师，画师兼雕刻师安德烈·德·维洛启奥看去。

不久之后，雷翁那图就进入维洛启奥工场学艺去了。

维洛启奥是一个穷苦砖匠的儿子，比雷翁那图大十七岁。

他的工场设在离旧桥不远一个古老而歪斜的小屋里面，柱梁是朽烂的，墙壁浸透了亚诺河霉绿的水；他坐在朦胧的工作台边，鼻梁上架着眼镜，手上拿着一把放大镜，——这个样子与其说是象一位大艺术家，宁可说是象普通的佛罗棱斯小商人。他的面容是不活动的，平坦的，白而圆而又多肉的；他有个双层下巴；惟有二片薄薄而紧闭的嘴唇和一双锐利迫人的小眼睛，泄露出他的冷静，精确和大胆研究的理智。

他称老画师保罗·乌色罗为他的师父。相传，乌色罗潜心于抽象的数学，要将数学应用到艺术上来；他潜心研究透视学上困难的问题。大家都鄙视他，抛弃他，他陷于贫困，几乎要发疯了。他好几天没有吃饭，好几夜没有睡觉，黑暗之中睁开眼睛躺在床上，——有一次忽然把他的老婆闹醒，喊道：

“啊，透视学是何等可爱呀！”

他在众人非笑之下死了，大家不了解他。

维洛启奥同乌色罗一样，也将数学看做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他说，数学的一个分科几何学，乃是“一切科学之母”，同时又是“绘画之母”，而绘画又是“一切艺术之父”。完全的和完全的享受美在他看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若是有一个面孔或其他人体部分，引起他的注意，无论是丑的或是美的，他都不会发生厌恶或迷醉，如同其他艺术家那样，——譬如桑德罗·菩提色利就是这样。他研究着，而且用石膏塑起来，这是以前的人未曾做过的。他有无限的耐性，比较着，测量着，试验着一切。他感觉到，美的法则之中含有数学必然性的法则。他比菩提色利更加孜孜不倦地追求一种新的美。但与菩提色利不同的，即他不是奇迹中，在童话中追求，也不是在那种混合奥林匹斯和各各他为一的迷人的朦胧中追求；他是深深钻入自然

界里面去追求，——在他以前没有人敢这样做。在维洛启奥看来，奇迹并非真理，真理实是奇迹。

彼特罗·达·芬奇先生，带了他的十八岁儿子去见维洛启奥那天，那两个人的命运就决定了：维洛启奥先生不仅是他的徒弟雷翁那图的师父，而且是他的徒弟雷翁那图的徒弟。

华伦布洛沙修道院那些修士在维洛启奥处定画一张救主洗礼像，雷翁那图在那幅画上画了一个跪着的天使。维洛启奥至今还在模糊感觉着的和暗中摸索着的一切，雷翁那图都看见了，找到了，而且在这幅图画上表现出来了。后来有人说，这位画师看见一个小孩子竟超出了他，不禁悲愤起来，从此要完全搁笔了。实在说，这二人中间绝无敌意存在。师徒之间短长相补：徒弟有着那种为维洛启奥本性所未具的敏捷，而师父则有着那种坚定的恒心，那也是太贪多得的和无常性的雷翁那图所缺少的。师徒二人并不互相妒忌，并不互视为敌手；时常各人自己也不知道，谁是施教者，谁又是受教者。

维洛启奥那时替鄂尔·圣弥迦勤教堂铸铜像，铸的是耶稣基督和使徒多马。与贝托·安哲里哥的天国幻觉和菩提色利的神话迷醉相反，维洛启奥铸的这尊用指头探入耶稣手上钉痕的圣多马像，却是自古以来第一次用艺术表现的人类在神前的空前大胆，——批评的理性对于奇迹的大胆。

雷翁那图的第一幅画，是画在绸幔上的，这画要送到弗兰德地方绣金去，作为佛罗棱斯市民献给葡萄牙国王的礼物。画的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伊甸乐园中一株棕榈树的多节的树干，画得如此之完美，据当时一个人说，“使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耐性的人”。那条狡猾的蛇的女人般面貌现出了迷人的美丽，人们好象听到它在说着：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一样能知道善和恶。”

那个女人向着“智慧之树”伸出手去，她的脸上现出了表示大胆的好奇心的微笑，——正是维洛启奥那尊不信奇迹的多马像用指头探入基督钉痕时候那种微笑。

有一次，彼特罗先生请他的儿子雷翁那图替芬奇村一个邻居画一幅画。这位邻居常常帮助彼特罗先生捕鱼和打猎，他要在那种“圆木盾”上画点东西，——那是人家装饰屋子用的，以前的人喜欢在那上面画些寓言式的图画或题几 536 白句铭辞。

雷翁那图决定画一只怪物，能令看见的人吃惊，如同梅杜莎的头一般。

他搜集了蜥蜴，蛇，螳螂，蜘蛛，蜈蚣，飞蛾，蝎子，蝙蝠，以及许多其他的丑陋动物，放在房间里，不让一个人进房，他从这些动物之中选出各种不同的身体部分，拼凑起来，放大起来，如此画成一只超自然的怪物，这个怪物是不存在的，然而却是真实的。他渐渐地从真实中演出不真实来，如此明白，恰如欧几里或毕塔哥拉斯从这条定理演出那条定理一般地明白。

人们看见那只怪物从洞口爬出来，此时好象听到了它的生着鳞片，黝黑而光滑的肚皮在地面上擦过的声音。张开的大口吐着臭气，眼睛发焰，鼻孔喷烟。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乃在于这个可怕的怪相却能吸引人，如同美的东西一样。

雷翁那图整天整夜地关在房间内做工作，房里那些死了的动物发着臭气，令人不能呼吸。但是平时对于臭气有着过分敏感的雷翁那图居然能够忍受下去。最后他对父亲说：画好了，可以拿去。彼特罗先生来时，雷翁那图请他在旁边房间等一下，自己到做工的房间去，把图画安在架上。用黑布围绕着，窗板关好了，只让一线光明正射在图画上。然后他喊父亲来看。彼特罗先生走进来，看了一眼，大声叫起来，吓得朝后退。他以为面前是一只活的怪物。雷翁那图的锐利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的面部表情，看他如何渐渐地从恐怖而变为惊奇；然后含笑说道：

“这幅图画达到了目的了，它的确有了我预期的影响。请您拿去罢，已经画好了！”

一四八一年，雷翁那图受了圣多那托修道院委托，在祭坛上画三王朝拜之像。

画上表示了他如何熟悉解剖学以及人体动作时感情的表现，以前的画家未曾有他这类的知识。

画的背景是些关于古代希腊生活的图像：有趣的游戏，骑马决战，美少年的裸体，以及一座寂寥的破庙，拱门半倒，台阶半塌。在一株橄榄树的阴影里，一块石头之上，圣母抱着小耶稣坐着，含着一种腼腆的笑容，好象看见三王从远地来朝拜觉得很惊讶的，——他们竟将他们的宝物：黄金，乳香，没药，一切代表尘世财宝的东西，献给那生在马槽的孩子。那三个博士，疲倦，受了几千年智慧的重压而低着头，用手遮着那半瞎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奇迹，——这是一切奇迹之中最大的奇迹：神变了人。他们俯伏在这个小孩子面前，小孩子大了有一天要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能象小孩子一般的，便不能进天国。”

这两幅最初的图画，似乎把雷翁那图的世界观包含在内了：“宿罪”中，蛇的聪明代表了理性的大胆；“三王朝拜”中则表现了信仰的谦逊和天真。

“三王朝拜”并没有画完成，他以后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是未曾完成的。他追求那达不到的完美时，自己造成了一些困难，使他的画笔无法克服。“过分的口渴是无法可解的”，佩特拉克说。

彼特罗先生的续弦夫人弗朗西斯卡，年纪轻轻就死了。这位公证人第二次续弦，娶了弗朗西斯卡·狄·雅可波·狄·顾里谟先生的女儿马格丽塔。她带了三百六十五个弗罗璘做嫁妆。这位继母不喜欢雷翁那图，尤其是自从她给她的丈夫生了二个儿子安东尼阿和朱良诺以后。

雷翁那图很会花钱。彼特罗先生供给他，虽然不是很富足地供给他。马格丽塔太太时常同她的丈夫吵闹，说他夺去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的财产，送给“那个私生子，那个巫羊奶喂大了的孩子。”——她就是这样称呼雷翁那图的。

在维洛启奥工场以及其他工场同事之中，雷翁那图也有许多仇人。其中有一个人，看见这两师徒之间异乎寻常的友谊，竟投了匿名状，控告二人犯同性恋之罪。这种诬蔑，有好多人肯信，因为年轻的雷翁那图是当时佛罗棱斯城最美的少年之一，他又远离女色。有个同时代的人说：“他的全身如此之美，一见了他连最优愁的灵魂也要快活起来的。”

就在那一年，雷翁那图离开了维洛启奥工场，自己租了房子居住。那时

已经有人传说他有“异端的思想”，传说他“不信上帝”了。在佛罗棱斯的生活，他觉得，一天比一天更不愉快。

彼特罗先生替他的儿子从罗棱慈·德·梅狄奇那里拉了一件很有进益的工作。但是雷翁那图不晓得去逢迎罗棱慈。罗棱慈要求于他周围的人的，首先是一种很无聊的奉承，虽然比较一般更高超的更精妙的奉承。他不能容忍太勇敢的太自由的人。

雷翁那图由于没有事情做，很觉得难过。当时埃及苏丹有个公使凯德拜居留在佛罗棱斯，经过他的介绍，雷翁那图甚至暗中同叙利亚伊斯兰教总督谈判要求到那里去当宫廷建筑师，明知那时非脱离基督教而改信伊斯兰教不可。

无论到那里去都可以的，——只要能离开佛罗棱斯。他觉得在这个城里再耽搁下去，他就要堕落了。

一件偶然的事情帮助了他。他发明了一种多弦的银琴，形如马脑壳。豪华者罗棱慈本是爱好音乐的，喜欢了这个怪异的琴式和琴音。他要发明这乐器的人亲身到米兰走一趟，将这乐器献给米兰公爵罗督维科·司伏萨。

一四八二年，雷翁那图离开佛罗棱斯到米兰去。那年他三十岁。他不是以艺术家或学者资格到那里去的，他是到那里去当宫廷音乐家。未曾动身以前，他写信给穆罗公爵道：

“高贵的殿下，我检查了现时那些战具发明家的成绩之后，认为他们并未曾贡献什么与现时普遍使用的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胆敢自荐予殿下，愿将我的艺术的秘密向殿下公开。”

接着，他列举他的一切发明：轻而耐火的桥梁；无须炮轰即可毁坏一切非建筑在岩石之上的要塞和堡砦；在壕沟和江河底下挖掘地道尽可能地无声和迅速；蒙甲的战车，能冲入敌阵，敌人无法可以阻止；炸弹，大炮，臼炮等，制为“很美观而合用的新形式”：围城用的冲城机，巨大的投石机，及其他能发挥神奇效力的器具，每样都有新发明；海战用的各种进攻和防守武器；能抵御铁石攻击的船；最后，完全未为人知的新炸药。他临了说：

“在和平的时候，我希望做个建筑师，替殿下办事，我将建筑私人的和公家的房屋，挖掘运河和设立水道。

雕塑大理石，黄铜和陶土的艺术，以及绘画，凡有委托，我也能做，不下于其他的人。

铸一尊青铜骑马像以纪念殿下尊人老公爵及四方闻名的司伏萨家族，我也能承办。

殿下若以为上面列举的种种发明似乎难以相信，则我愿意做个试验，或在大宫花园内或在殿下指定的其他地方。我愿做殿下最恭顺的仆人——

雷翁那图·达·芬奇”

当他第一次在翠绿的伦巴底平原之上看见阿尔卑斯山那些积雪的尖峰时，他觉得从今要开始一个新生活，这个异邦也要变成他的故乡了。

当雷翁那图爬上白山去时，这样回忆着他的半世纪的生活。

他已经快走到山顶了。山路现在没有蜿蜒曲折，在干枯的荆棘和那披着陈年叶子的矮橡中间，笔直地向上升。风在山顶上刮着，这座百合花颜色的淡白的山，是荒凉和寂寞，好象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另外一个星球。风吹着他的脸，好象冰针一般刺着他，他的眼睛睁不开来。有时，他的脚底下一颗石头滑下去，隆隆的声音直滚到深谷。

他愈走愈高。当他在爬着这座粗糙，忧郁而多风的白山时，他的疲劳之中含有一种奇异的快乐，——他做小孩子时就感到这个快乐了：好象每走上一步，他的眼光就更扩大了，更锐利了，更包围得广阔了，因为每走上一步，看见的距离也更远了一些。

这里没有什么春天；树没有发芽，草刚刚绿了一点。人们只闻到潮湿的苔藓味。但是上面，他要去的的地方，则只有石头和苍白色的天。那边，佛罗棱斯所在的山下，什么都看不见。但这边，一望无际的地方，直至于恩博里，则清楚地摆在他眼前：起初是寒冷的百合花颜色的山，连着它的广阔荫影，它的起伏陵谷：然后是无穷尽的波浪形的山坡，从里伏诺，经过卡斯忒里诺马里蒂摩和伏特兰诺，宜至圣哲弥尼安诺。到处都是广阔而空虚的空间；脚下的山径好象动摇了，消失了，雷翁那图好象生着大翼在慢慢地飞，好象不知不觉地向这波浪形的平地之上翱翔。此时，飞翼好象是自然而必要的；此时，灵魂上为了没有翼而感到的惊异和恐怖，正不减于一个人忽然两脚走不动时候。

于是，他回想少时如何观察鹳鸟的飞，如何听到那微弱的鸟声时，因欣羨而啼哭着，——鹳鸟叫时好象在说：“我们飞呀，我们飞呀！”

他又记起：当初他把祖父养的噪林鸟和白颊鸟偷偷放出笼去，看见它们出笼时的喜悦，他也很开心。有一次学校先生同他说起伊卡鲁士的故事：达达鲁士的儿子伊卡鲁士装了蜡制的翅膀飞上天去，但结果掉下来跌死了；后来先生问他谁是古代最伟大的英雄，他毫不迟疑回答道：“达达鲁士的儿子，伊卡鲁士！”又有一次，他在佛罗棱斯圣马利亚大教堂的钟塔上，卓托的浮雕——其中表现一切的艺术和科学——里面初见达达鲁士像时，感觉惊异和喜悦：巧匠达达鲁士从头至脚插着鸟羽，在飞行着。

早期童年时代，他还有一个回忆：这种回忆在普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紧记此回忆的人看来则完全是一种秘密，好象一种含有预言意味的梦境。他在笔记之中论此回忆说：

“好象是命运要我去详细描写秃鹫。因为我记得，早期童年时代，有一次做梦，梦见我躺在摇篮里面，一尸秃鹫飞了来，用它的翼撬开我的嘴，在嘴上磨擦了几次，好象表示我终身将替飞翼说话似的。”

这个预言果真说中了：人类的飞翼成了他的一生的最后目的。

此时，站在白山顶上，同四十年前做小孩子时一样，他又觉得：人类没有飞翼是如何不可忍受，是如何不堪设想。

“无所不知的人便无所不能，”他想到。“我们到了无所不知的时候，也要长出飞翼来了。”

走到了最后的转弯路上，他觉得有人在背后拉他的袍角；他回转头来，看见了他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

卓梵尼，眯缝着双眼，低着头，帽子紧握在手上，在风中挣扎。他一定

是叫了很久，喊了很久，但风吹散了他的声音。现在师父掉转头来时，在这荒凉而寂寞的高山之上，他的披着长波形头发的面孔，他的被风吹向肩头上去的长胡子，以及在他的眼睛，他的深深的额纹，他的紧锁的眉毛中表现出来的不可屈挠的思想和意志，——在徒弟看来，是如此之陌生和可怕，几乎不能认识了。那件在风中飘扬着的深红色宽袍，好象一只大鸟的翼翅。

“我刚刚从弗罗棱斯来，”卓梵尼大声喊道，但在怒吼的风中，他的大声叫喊如同低语，惟有几个零碎的字眼听得出来的：“信，……很重要的，……命令，……立刻交到的，……”

雷翁那图明白了，从凯撒·波尔查处来了一封信。……

卓梵尼将信交给师父雷翁那图认出了这是公爵的秘书长阿加皮托先生的手笔。

“下去罢，”当他看见徒弟的冻成铁青的面孔时，他对卓梵尼叫喊。“我立刻就来。”

贝尔特拉非奥沿着陡峭的山径下去：他攀着荆棘的枝条，弯腰曲背地从石头上滑下去，他的样子如此渺小，如此可怜，如此柔弱，好象大风随时都可以把他刮起来，吹开去，如同一根小草。

雷翁那图望着他。徒弟的可怜相，令师父想起了自己的柔弱，想起了命运注定他一生无所成就，想起了一长串的失败史，想起了“巨像”的无意义的毁灭，“圣餐”的终于沦亡，机械匠亚斯特罗的飞行倾跌，一切爱他的人的不幸，凯撒的仇恨，卓梵尼的病，马鸦眼睛中的迷信的恐怖，以及那个可怕的永久的孤寂。

“飞翼呀！”他想到。“这方面的努力，难道也要白费么，如同我的所有制作一样？”

他又想起了机械匠亚斯特罗病中谰语时所说的话，——就是耶稣回答魔鬼拿深渊的可怖和飞翔的可乐来试探他对说的一句话：“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他抬起头来，更加咬紧了嘴唇攥紧了眉毛，同风和山作战，再往上走去。

已经看不出道路来了。现在他在那没有道路的不毛的岩石之上继续走去；那上面，以前，也许没有人走过的。

再努力一次，再走上几步，——于是他到一个悬崖峭壁的边缘。再不能向前走了，除了飞。岩石突然中断，在他面前的是个以前看不见的深谷。这深谷，空虚，模糊，百合花一般的颜色，张开大口在迎接着他。下面，好象不是地，而是天，而是那个空虚和无限，同头上的一个样。

风更变得大了，在他耳边咆哮着如同响雷，又如一群群看不见的鹭鸟飞过去，以它们的大翼鼓动空气作声。

雷翁那图低下头来看这深谷；忽然他又感到了，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到了，从儿时就熟悉的那种感情：必须要飞。

“飞翼要长出来的，”他低声说。“我们将有飞翼！如果我做不到，将来总有人做到。人类一定飞得起来的！精神从未说过谎：无所不知的人将有飞翼，将同上帝一个样。”

于是他看见空中统治者，看见一切限制和一切重力的征服者，看见“人子”在他的荣光和他的权力之中看见那只大天鹅以其雪一般白的大翼在蔚蓝的天空之中翱翔着。

一种快乐和一种恐怖充满了他的灵魂。

当他在白山上走下来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在浓黄色的夕阳光之下，那些扁柏看来如炭一般黑，那些渐渐隐去的山峰也表现温柔而透明，同紫色水晶一般。风也渐渐平息了。

他走近了安嘉诺村。在一个转弯路上，他忽然看见，底下深处摇篮般的山谷里，躺着那个黯淡的小芬奇村。全村如同一个蜂巢；它的尖塔，黑得同扁柏一样。

他停住了脚步，拿出笔记簿来，写道：

“从那名为‘胜利’的山上，那只大鸟，那个骑在一只大天鹅背上的人，将第一次起飞，将震惊全世界，将以其不朽的名字充满一切书上。永远的荣光归于那诞生他的窠巢！”

他再看一眼白山脚下他的故乡，又说道：

“永远的荣光归于那诞生大天鹅的窠巢！”

阿加皮托的信，要求新任的机械师立刻来凯撒军中执行职务，因为要制造攻城机器，以为最近即将开始的围攻法因柴之用。

二日之后，雷翁那图就从佛罗棱斯动身往罗曼雅去替凯撒·波尔查办事了。

第十二章

不为凯撒宁为虚无

“我，凯撒·波尔查，蒙上帝恩典，为罗曼雅公爵，为安德里亚伯爵，为彭比诺领主，等等，等等，又为神圣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今命令我属下一切总督，司令，将军，头领，官吏，兵士和臣民：凡遇呈验此证书之人，即有名的和可爱的雷翁那图·达·芬奇，我的大建筑师和大工程师，——须礼遇之，须任他及其随从自由通过，须许他测量，视察及检查我的要塞和堡垒内一切事物，须不迟疑地供给他以必需的人员，须诚恳而热烈地帮助他并同他合作。我委任上记之雷翁那图监察我的辖境之内一切要塞和堡垒，我命令我的其他一切工程师服从他的指挥。

我君临罗曼雅之第二年，基督降生后一五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于巴维亚发。

罗曼雅公爵凯撒”

以上便是雷翁那图去视察要塞时携带的通行证。

在这时候，凯撒·波尔查使用欺骗和残暴，在罗马教皇和法兰西最忠心于基督教的国王宽容之下，占据了昔时属于“教会国”的领土，——这些领土，据说是当初君士但丁大帝赠与教皇的。凯撒抢占了法因柴城和福里城。前者的合法君主，十八岁的阿斯托尔·曼弗烈狄，后者的君主迦德怜娜·司伏萨，都因信任了他的骑士诺言，却仍被他关在罗马圣天使监狱之内。他同乌比诺公爵订了一个同盟，只为了先解除公爵的武装，然后袭击他，劫掠他，如同路劫盗所做的。

一五二二年秋天，他带兵去攻打波伦拿君主本蒂伏约，想占据此城以为新国的首都。邻近诸国君主都害怕起来了；他们明白：他们迟早要做凯撒的牺牲品，凯撒要消灭一切敌对者，而自为全意大利唯一的主人。

一切反对瓦棱蒂诺公爵的人：红衣主教巴果罗，公爵格拉维那·奥西尼，维特络索·维特利，奥里维罗托·达·费摩，秘鲁查君主仗·保罗·巴容尼，塞拿共和国的公使安东尼阿·达·卫拿弗罗，以及其他的人，——九月二十八日在秘鲁查国的马终城开会，缔结一个秘密同盟反对凯撒。开会时，维特络索·维特利，同古代汉尼拔尔一般宣誓，誓于一年之内将共同的敌人或杀死，或生擒，或逐出意大利境外。

这个阴谋消息一经传播出去，其他好多受过凯撒侵害的君主都来加入了。乌比诺公国崛起反抗。凯撒自己的军队也背叛他。法兰西国王迟疑不肯救援他。凯撒将近塌台了。但虽被人反叛，离弃和差不多解除武装，他仍令人害怕。他的敌人们由于琐细的内争和犹豫，放过了那个足以消灭他的最有利的时机，反而同他进行谈判，同他协定休战。他以诡诈，恐吓和许诺对付他们，欺骗他们，弄得他们中间失和，他以特长的假情假意迷惑他的那些新朋友，请他们到那刚刚降服的西尼加亚城来，说是要在一个共同战役之中以事实而非空言向他们表明他的忠实。

在公爵周围的人中，雷翁那图是最得宠任的一个。

艺术家受了凯撒的委任，拿华丽的建筑物，宫殿，学校，图书馆等来装

饰那些占领来的城。他在那波伦拿要塞废墟之上建筑了宽敞的营盘给凯撒军队居住。他开辟了亚德里亚海西岸最优良的海岸采塞那港，并挖了一条运河与采塞那城相通。他在彭比诺建筑坚固的要塞。他制造战争机器和测绘地图。他陪伴公爵各处出征，凡凯撒杀人流血之处他都去过：在乌比诺，在佩沙罗，在伊穆拉，在法因柴，在采塞那，在福里。同平常一样，此时他也写他的简短而精确的笔记。但是他在笔记之中没有一字提及凯撒，好象他没有看见或不愿看见他的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在路上看见的琐细事情，他都记下来了，譬如采塞那农民如何用葡萄藤缠绕着果树，塞拿的人如何安排杠杆去运动大教堂的钟，黎弥尼城的喷泉落水如何发出罕有的温柔音乐等。他画出乌比诺宫殿里面的鸽巢和那座装有螺旋梯的塔，据当时的人说，遭受凯撒劫掠的不幸公爵季多巴图不久之前才穿着衬农从这座塔逃走出去。他观察到，多曼雅境内，亚平宁山下，牧童们如何将他们的号角上宽阔一端钻些深孔，以此加强号角的声音；那个雷一般响的震动全谷的角声，经过回声之后，如此之强，连最远的山上羊群都听得到。雷翁那图时常整天地一个人站在彭比诺荒凉的海滩上，观察着波浪如何前后相催着，又如何驱来或卷去那些沙砾，木片，石子和水草。他在笔记上写道：

“波浪便是这样争抢着那些牺牲品，那些落入胜利者之手的牺牲品。”

正当他的身边，人的正义的一切法则都被破坏之时，他却不加审讯和裁判，而在那貌似偶然的和任意的而其实不可改变的和合乎法则的波浪运动之中观察着神的正义的不可破坏的法则，即机械学的法则，——那是“最初推动者”所立下的。

一五〇二年六月九日，罗马近旁底伯河中发现了法因柴青年君主阿斯托尔和他的弟弟两人的尸首：他们两人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被人用石头缚在颈项之上，从圣天使监狱抛入河中去的。据当时的人说，这两个人尸首如此之美，“几千人中都难遇到一个”；他们身体上显然有“反乎自然的强暴”留下来的痕迹。民众都认为这是凯撒的罪孽。那几日雷翁那图在他的日记之中写道：

“罗曼雅的人用的四轮车，前面二个轮，后面二个轮。这个构造是很愚蠢的，因为照物理学法则说——见我的《机械学原理》第五节——全车重量都是压在前轮之上的。”

如此，道德均衡法则，被人肆无忌惮地破坏了，他默不作声，却热烈气愤于罗曼雅车子构造上之违反机械学法则。

一五〇二年十二月下半月，瓦棱蒂诺公爵及其整个朝廷和军队，从采塞那迁移到繁诺城去，——这城在亚德里亚海滨阿奇拉小河岸上，离西尼加亚城约二十迈尔，约好在那里同以前阴谋反对他的人奥里维罗托·达·费摩，两奥西尼和维特里会面的。十二月底，雷翁那图也从佩沙罗动身往凯撒那里去。

他动身得很早，希望当天能赶到目的地。但路上起了大风雪。山给雪盖

满了，难以通行。骡子不断地踉跄着脚步；它们的蹄子踏在那蒙了冰的石头上，时常滑跌。紧靠在悬崖边上那条狭路左边，下面就是亚德里亚海的黑波在咆哮着，在冲击着那盖满了雪的白海岸。当雷翁那图的坐骑嗅着一个吊死的人在白杨树上时，领路的人吓了一跳。

天渐渐黑了。他们放松缰绳，任凭坐骑走去，信任那几匹聪明的牲口。忽然看见远处闪着光。领路的人认出那是诺维拉辣山村的大客店，这个山村恰好在佩沙罗和繁诺之间一半路上。

他们在那个钉满了铁钉的大门上敲了很久，——这门好象要塞的门。最后，一个睡眼惺忪的马夫提了灯笼出来；以后客店主人也出来了。他拒绝招待他们，因为不仅所有的房间，连所有的马厩部住得满满的，没有一张床夜里不睡三个人或四个人；所有的客人都是贵人，是公爵属下的军官和延臣。

雷翁那图说了自己的姓名，而且拿出通行证给他看，那上面有公爵的印章和签名；店主于是连声道歉，请他住在店主自己的房间之内，那里只有三个法国高级军官住着，已经喝醉了酒，现在睡得同死人一般熟。他自己则要同老板娘一起，搬到打铁坊隔壁一个小房间睡去。

雷翁那图走进那个同时作为食堂和厨房用的地方去；那里给烟熏黑了，肮脏得很，罗曼雅所有的客店都是这样的。光秃的，剥落的墙壁上现出潮湿痕迹；鸡在一根横棍上打瞌睡，小猪在格子栏内嗥叫，金黄色的葱，腊肠和火腿，一串串地挂在那被烟熏黑的屋梁上。一个附有砖砌的烟囱的大灶上发出熊熊的火光，铁棒穿着一只全猪在火上烤得吱吱地响。火焰红光之中，客人围绕一张长条桌坐着，吃，喝，叫，吵，掷骰子，下棋和打纸牌。雷翁那图坐在火旁，等候晚饭送来。

旁边桌子客人之中，艺术家认出了公爵部下长矛骑兵队老队长巴达沙尔·希皮翁，宫廷度支官亚历山德罗·斯班诺启奥先生和费拉拉公使潘多尔福·哥伦努楚先生。此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很兴奋地在说话，说时挥舞着手臂，声音高而锐：

“我可以从古代和近代历史中举例向你们证明的，先生们，我可以证明得同数学一般准确！你们试想想那些武功显赫的国家，如罗马，斯巴达，雅典，埃士利，亚该以及阿尔卑斯山外其他好多民族！所有攻城掠地的伟人无不以本国人民组成军队的：尼诺士的军队是亚述人，居路士的军队是波斯人，亚历山大的军队是马其顿人。……固然俾鲁士和汉尼拔尔是拿雇佣兵作战的，但那是出于这些大将军的异乎寻常的本事，能赋予外国兵士以本国军队所有的勇敢和荣誉心。此外，请你们不要忘记了那个要点，不要忘记了一切军事学的基本原则，即是：军队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乃是步兵，仅仅是步兵，我说：而不是骑兵，也不是什么火器和火药这类近代荒唐的发明品！……”

“您说得太远了，尼古罗先生，”那位骑兵队长很客气地带笑反驳道。

“如今火器一天比一天更加显得重要。无论您如何向我们称赞罗马人和斯巴达人，我总认为，我们现在的军队比较古代人武装得好得多了。请原谅我不敢苟同于阁下，——我以为一队法国骑兵或一队携有三十尊大炮的炮兵，连石崖都能推翻，何况一从古罗马步兵！”

“诡辩！完全是诡辩！”尼古罗先生连忙回答。“我从您的话里发现了致命的错误，当代那些最好的统兵元帅就是拿这个错误来隐蔽真理的。等着吧，终有一日北方蛮族要叫意大利人睁开眼睛，那个时候他们就可觉悟到雇佣军队是如何懦弱无力了，就可觉悟到什么骑兵和炮兵，同真正的步兵比较

起来，简直不值一枚臭蛋！……但是那时觉悟已经太迟了。……人们如何能否认那些明显的事实呢？试想想，当初卢古鲁士以一小队步兵就打败了蒂格兰努士的十五万骑兵，其中好多队骑兵编练得同现时法国骑兵一般好！……”

雷翁那图怀着好奇心观察这个人，他说起卢古鲁士胜利时的口气，好象是他自己亲眼看见的一样。

这位不认识的客人，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袍子，袍上有笔直的摺痕，样式很高贵，如同佛罗棱斯共和国高级官吏如使馆参赞一类人所穿的。但是这件袍子已经破旧了，有许多地方简直是龌龊的，虽然是在不大显眼的地方。袖口都磨光了。紧围着颈项的袍领上露出一一点衬衣领，拿这衣领来推测，他的衬衣是否清洁也是很可疑的。那双瘦骨嶙嶙的大手，沾着墨水迹；中指上有个老茧，表明他是属于写字很多的那一类人。这个人的外表，不很威严，不很能引起人家敬畏。他也不老，大约四十岁，瘦削的，狭肩的，面貌很特别，活泼，锐利而清癯。说话时，他屡次抬着那个长而平坦的鼻子，几乎象鸭嘴巴；他的小头向后仰，眼睛眯着，沉思地突出下嘴唇；以后，当他越过对话者的头好象向远方眺望时，此时他的样子就象一只眼睛锐利的鹭鸟，伸长了它的细长颈，注视远处的物象。他的不安宁的举动，他的褐色瘦颊上突出大骨处热病一般的红晕，尤其他的迫人的灰色大眼睛，使人想起了他的心内之火。那双眼睛要装出凶恶样子，但好几次，在冷酷的严厉和刻薄的讽刺之外，还露出一一点畏葸的和悲伤的神气。

尼古罗先生继续发挥着他的步兵战力论；雷翁那图听着，不得不惊讶，他的议论之中夹杂着真和假，夹杂着无限制的勇敢创见和奴隶样的崇拜古人。为了证明火器之无用，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有一条说：大口径的炮很难得射中目的，炮弹不是太高了超过敌人的头，便是太低了简直达不到敌阵。艺术家觉得这个观察很深刻而正确；因为他凭自己的经验很明白那时大炮的种种缺陷。但接着，尼古罗先生又断言：要塞绝不能保护一个国家。他举出罗马人做例，他们并未曾建筑要塞；又举出斯巴达人做例，他们不肯在斯巴达设防，为的鼓励国民的勇气，仅仅以自身为国家防卫。好象古代人所想出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似的，他引据了学童所共知的一个斯巴达人论雅典城墙的话：“如果仅有女人住在城里，这些城墙就是很有用的。”

艺术家没有听到辩论的结果，因为店主引了他到楼上房间去，那里已经铺好了他的床。

第二天早晨，风雪更加利害。领路的人不肯走，他说，这样的天气，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连狗也不肯放出门去的。雷翁那图不得已再耽搁一天。

他没有事情可做，便在灶火之上安下一个自动烤肉机，那是他发明的：一个大轮子，周围斜插着一些铲形的东西，烟囱的热气转动着轮子，轮子又转动着烤肉棒子。

“使用这个机关，”他对那些惊奇的观众解释道，“厨子不必担心肉被烤焦的，因为热力始终是一样的：灶火大些轮子就转得快些，灶火小些轮子就转得慢些。”

艺术家为了这完美的烤肉机，其热心和致力正不减于为了他的飞行器。

同在一个地方，尼古罗先生向几个法国青年炮兵军官，那些赌鬼，解释他靠抽象数学的帮助发明出来的一种赌法，掷骰子时只会赢不会输的，足以

打败“命运女神，那个婊子”，如他自己说的。解释他的规则时，他说得非常之聪明而流利；但每次实际应用起来，他都要输钱，自己非常惊讶，他人则十分开心。但他总是归罪于应用有错，至于办法自身则是不会错的，——他以此自慰。赌钱结果，尼古罗先生很觉狼狈，因为付钱时，发现他的钱袋是空的，原来他是赊帐赌钱的。

晚上很迟，客店到来了一大群包裹和箱子，无数的仆役，侍童，马夫，呆子，黑女，以及各种各样好玩的动物，还有他们的主人，那位高贵的威尼斯名妓，“豪华的校书”列娜·格里华。当初就是她，在弗罗棱斯，几乎给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手下的小圣军所糟蹋。

大约二年之前列娜小姐学着同业诸姊妹的榜样，厌倦了尘世生活而去做一个“忏悔的抹大拉”，她进修道院去，——但只为了以后出来，那张有名的“为高贵外邦人而定的，附记各人特点及虔婆姓名的威尼斯全体校书花名册和价因表”上，她的价钱能定得更高些。深黑的修士蛹化为一只光彩夺目的蝴蝶。列娜·格里华身价增高得很快；同所有上等的妓女一般，这位威尼斯神女也自造了一个很好看的家谱，竟说她是米兰公爵一个兄弟红衣主教亚斯干尼奥·司伏萨的私生女。同时，她做了另一位红衣主教的第一情妇：这位主教衰老得变成半痴呆了，但很有钱。她现在从威尼斯到繁诺去，因为老主教在那里，在凯撒·波尔查朝廷，等待着她。

店主东左右做人难：如此高贵的太太，某红衣主教的姘头夫人，是不敢不留宿的，但他没有一个空房间。最后，他同一些从安科那来的商人谈好了条件，要他们搬到打铁坊里睡去，腾出房间来让这位高贵校书的随从居住，店主方面则允许在房饭钱上给予商人们一个大大的折扣。至于太太自己，则店主要把尼古罗先生和法国军官们现在住的房子腾出来给她，而请先生们搬到打铁坊去与那些商人同住。

可是，尼古罗先生发起脾气来了；他问店主是否发了昏，是否知道在同谁说话，——竟敢为了一个下贱的婊子来同正派的人说这些无耻的话！此时老板娘也来发话了，她是很会说话，很能相骂的婆娘，她的舌头并未曾在犹太人店里。她说，尼古罗先生，应当把他自己，他的仆人和他的三匹马的房饭钱先付了，再来发脾气骂人；此外还要请他归还她的男人在上星期五好意借给他的四个杜卡。然后好象自言自语一般，但声音颇大，当场的人都能听到，——她祷祝所有走江湖的骗子都要给人吊死，他们搭着老爷架子，却不付钱，而且看不起正经的旅客。

老板娘这几句话一定含有实情在内的，因为尼古罗先生忽然不做声，在那个婆娘的凶恶眼睛之下低下头来，而且显然在考虑着如何下台。

客店仆役已经在搬移他的行李了。列娜小姐那只心爱的丑猴，半路上几乎冻死，现在扮着悲惨的鬼脸，在桌子上跳来跳去，那上面本放着尼古罗先生的纸，笔，书籍，书籍之中有提多·李维的《罗马史》和蒲鲁塔克的《伟人传》。

“先生，”雷翁那图带着和悦的微笑对尼古罗说，“您若是不嫌弃与我同住的话，让我能尽这这一点心，那我认为是很光荣的。”

尼古罗有点惊讶地转回头来，他的神情更加狼狈；可是他立刻镇静了，很大方地道了谢。

他们一起到雷翁那图房间去，艺术家马上腾出最好的位置给他的同房新

友。

艺术家愈加亲切观察这位怪人，就愈加觉得他能吸引人而有趣；现在他报了姓名和职位：尼古罗·马嘉维利，佛罗棱斯共和国执政府秘书。

三个月以前，佛罗棱斯那些狡猾而谨慎的执政，派了马嘉维利做代表来同凯撒·波尔查接洽事情，他们希望能欺骗凯撒，能以柏拉图式的双关的友情回复凯撒提出的建议，——凯撒曾向佛罗棱斯建议订立防守同盟，反对共同敌人本蒂伏约、奥西尼和维特里。事实上，这个共和国害怕这位公爵，既不愿与他为敌，亦不愿与他为友。尼古罗·马嘉维利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权力，不过奉委替佛罗棱斯商人们设法在亚德里亚海滨凯撒领土之上找一条自由通路而已。这的确是商业——这个“共和国保姆”，如代表训令中说的——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雷翁那图也报了他的姓名，和他在瓦棱蒂诺公爵朝廷中的职位。

二人立刻交谈起来了，很真诚地，很信任地交谈着；——凡是完全特别的，孤寂的，能思想的人，相互间总是这样的。

“先生，”尼古罗立刻很坦白地说，这种坦白很合雷翁那图的意。“先生，我自然听说过，您是一位大画家。但我不得不自认，我对于图画一无所知，而且不感兴趣，虽然我明白这门艺术可以拿但丁的话来回答我，——当初一个嘲笑者在街上拿一个无花果给但丁看时，但丁回答道：‘我的一个无花果，还不肯换你的一百个无花果哩。’但我也听说过，瓦棱蒂诺公爵敬重你很懂得军事学；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却喜欢同阁下谈谈。这门学问，我始终觉得是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地位高低，全凭其武力来判断，全凭其常备军强弱来判断，这一点是我在我的论君主国和共和国的书中所要证明的：——我在那本书中，要把那些决定国家的生、盛、衰、亡的自然法则订立起来，如同数学家之订立数的法则，自然学家之订立物理的和机械的法则一般的准确。有一点必须对您说的就是：自古至今关于国家有所著作的人……”

说至此时，他忽然停止不说，而现出和悦的笑容，问道：

“对您不起，先生！我也许滥用了您对我的好意。您对于政治也许是没有兴趣的吧，同我对于图画一般？”

“呵，不，完全同您想的相反！”雷翁那图回答。“或者，——我也应当对您说真诚话的，同您对我一般，——或者，这样说：我自然不爱听普通人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议论，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空洞无根据的闲谈。但您的意思则与众不同，对于我是如此之新奇和特创，令我听着确实很快活。”

“您要当心呀，雷翁那图先生！”尼古罗笑起来，神态更加和悦。“以后不要懊悔才好！您还不认识我。这是我的一匹爱马，我一骑上去，就不肯下来的，除非您自己禁止我说话。同聪明人谈政治，对于我，比每日的面包更加是不可缺少的。但不幸的是：哪里去找聪明人呢？我们那些高贵的执政，除了呢绒和绸缎市价之外，不愿听别的话。但是我，”说到这里，他就露出一一种骄傲的但含有一点刻薄讥刺的微笑，“则命运生我显然不是要我来说些赚钱和亏本，呢绒和绸缎一类的话的。我或者默不作声，或者畅谈国家大政。”

艺术家再安慰他一次，为了话题能退回到他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去，便问道：

“您刚才不是说过了么，先生，——您说：政治必须成为一种准确的科学，恰如那些以数学为基础，以实验和观察为证明方法的自然科学一般。我

没有听错么？”

“对的，完全对的，”马嘉维利回答，他的眉毛高扬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神情紧张得很，眼光越过雷翁那图头上望出去；他的样子好象一只眼睛锐利的鸢鸟，伸着细长的脖子，眺望很远地方的一个物象。

“我也许不能完成这件事，”他接下去说，“但我要告诉人们一些话，一些关于人事的话，为前人所未说过的。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里，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里，以及一切关于国家有所写作的人，都忽略了那个要点，即是忽略了决定一个民族生命的那些自然法则，这些法则是超出人类意志之外的，是超出善和恶之外的！所有的人都在说着各人认为善的和恶的，贵的和贱的事情，都在思想一些应当如此的国家形式，这些形式本为事实上所无且为事实上所不能有的。我要说的，则不是那应当如此的事情，不是那似乎如此的事情，而是那确实如此的事情。那个被称为君主国或共和国的大群体，我要去探究它的本性，探究时，不用爱也不用恨，不用称赞也不用责斥，完全同数学家探究数的本性，解剖学家探究身体的构造一般。我知道，这是困难的和危险的，因为人类害怕和反对真理之处，莫甚于政治了。但我还是要把真理告诉人类，即使后来人们把我捉去放在柴堆上烧死，如季罗拉谟修士那样，——我也是不管的。”

雷翁那图不由得微笑着观察马嘉维利面孔上那副勇敢的神气，好象先知者的神气，但同时又是轻浮的，差不多象小学生一般的，他又观察那双射出一种奇异的差不多迷乱的光芒的眼睛。艺术家想道：

“他议论‘安静’时，是何等兴奋呀；他议论‘不动情’时，又是何等动情呀！”

“尼古罗先生，”艺术家说，“您的计划若是实行了，那么您的发现的重要不减于欧几里的几何学或阿奇默德的机械学。”

尼古罗先生的新议论，的确感动了雷翁那图。他想起了十三年前写成了一本有插图的关于人体内部器官的书时，在边缘上写道：

“一四八九年四月。愿上帝帮助我也能够去研究人类的本性，其风俗及其习惯，同我研究人体内部构造一般。”

二人谈了很久。雷翁那图顺便问尼古罗，他根据什么理由，昨晚与长矛骑兵队长谈话时，完全否认要塞，火器和火药的军事上的重要性？也许只是说笑话吧？

“古代罗马人和斯巴达人，”尼古罗回答，“那些绝无错误的军事学教师，并不晓得什么叫做火药。”

“可是实验和进步的自然知识，不是教了我们许多新的东西么？”艺术家喊起来。“这些知识不是一天比一天多显示我们以古代人所不敢梦想的东西么？”

马嘉维利还是坚持他的意见。

“我认为，”他说，“近代民族，在战争和国家大政上若不遵照古代人的榜样，就是走了错路的。”

“在这一方面依样画葫芦是可能的么？尼古罗先生？”

“为什么不可能呢？人和物，天和太阳，曾经改变了运动，秩序和力量么？它们今天曾是和古代不同的么？”

无论什么论据都不能改变他的这个意见，雷翁那图看出了，尼古罗在其

他一切方面是勇敢的，勇敢至于卤莽的程度，独有提到古代时，则变成迷信的，胆怯的，如同一个老学究。

“他有大计划。但他如何来实行他的计划呢？”艺术家心里想道；他不由得想起了今天掷骰子的事情。马嘉维利无论如何聪明解释他的抽象的赌法，但每次实行时他总是输了的。

“您知道么，先生，”尼古罗在辩论中喊起来，他的眼睛射出不可抑制的快乐，“我愈听您的说话，就愈惊讶，——我倚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了！……试想想，是什么星宿奇怪的会合使得我们二人于此相遇！我以为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自己看见了一切，看透了一切；第二种人，仅仅看见别人指示他们看的；最后一种人，则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人家指示他们看的，他们也不明白。第一种人是最好的，最珍罕的人，第二种人是好的中才人；最后一种人则是普通的人，没有用的人。阁下，——也许还有我，免得您要说我假谦恭，——我要将您我二人算入第一种人里的。您笑什么？我说的不对么？请说！——无论您怎样想，我总相信这次相遇不是偶然的，乃是出于最高命运主宰的意志，这样的一种相遇是难得再有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聪明人是何等稀少。但为了将我们的谈话做个庄重的结束之故，请您允许我，从李维书上读一段给您听，然后听我的解释……”

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来，把那将烬的脂油烛移近一点，戴起他的大圆玻璃眼镜，眼镜的铁框已经断了，用线小心捆缚着，——他的面孔扮起了严肃而虔诚的皱纹，好象他要祈祷或者行其他的圣礼。

可是，他刚扬起眉毛，举起食指，寻得那一章论统治拙劣的国家，胜利和征服反促成灭亡的地方，他刚用古铜般的声音读了李维的第一句书，房门忽然轻轻开了，一个弯腰驼背满面皱纹的老太婆悄悄走进房里来。

“各位老爷，”她低声说，深深鞠了一躬，“请原谅我来搅扰！我的女主人，高贵的列娜·格里华小姐，有一只心爱的小兔子走失了，兔子的脖子上束了一条蓝带。我们找了又找，把全屋子都翻转来了，可不知道它逃到什么地方去……”

“这里没有什么兔子，”尼古罗先生发起脾气来，打断了她的话，“给我滚出去！”

他站起来，要把老太婆推出去。但他忽然经过眼镜仔细看着老太婆，然后把眼镜拉到鼻尖上去，越过镜子上面看着她的面孔。最后，他合起了双手，叫道：

“阿微佳婆婆！是你么，你这老巫婆？我以为魔鬼早已用他的钩子把你那几根老骨头钩进地狱里去了……”

老太婆眯着那双半瞎的狡猾的眼睛，用一种无牙齿的狞笑回答他的善意的嘲谑。这狞笑更显得她的丑陋。

“尼古罗先生！多久不见了！我想不到，上帝还会叫我们活着再见一面的。”

马嘉维利向雷翁那图道了歉，他要邀阿微佳婆婆到厨房去，同她谈谈过去快活的事情。但是雷翁那图说，他们谈话并不妨碍他。他拿起一本书坐到旁边去。尼古罗喊仆人来，叫了酒，装着那种神气，好象他是这个客店里最高贵的客人。

“孩子，去对那个骗子老板说，叫他再不要拿酸酒给我们了，同上次一样！阿微佳婆婆和我，我们不爱喝下等的酒。我们同阿洛托教士一般，——

有人说，他行圣餐礼时，用的若是劣酒，他就不肯跪下的，因为他说：劣酒绝不会变为救世主的血。”

阿微佳婆婆忘记了她的兔子，尼古罗先生也忘记了他的提多·李维。他们二人在酒杯面前畅叙旧情，如同一对老朋友。

雷翁那图从他们的谈话里听出了，这老太婆以前也是做妓女的，后来在佛罗棱斯做老鸨，又在威尼斯做皮条客，现在则在列娜·格里华小姐手下当管家婆。马嘉维利问她关于前时相识人的情形，问起了那个十五岁的蓝眼睛阿脱兰塔，——她有一次说起恋爱罪孽的时候，含着一种温柔而天真笑容喊道：“难道这是亵渎圣灵的罪孽么！不管修士和教士怎样教训我们，我总不相信让可怜人快活一下，就是犯了死罪！”也问起了那个迷人的黎查太太，——她的丈夫听说她偷了汉子时，便同哲学家一般漠不关心地说道：“家里的老婆好象灶里的火，邻居来讨时尽可以给他，因为总不会缺少的。”他们二人又说到了那个红头发的肥胖的玛弥雅，——她每逢同情人交媾时，总要很虔诚地把圣像面前的帷幕放下来，“不要给圣母看见”。

在此类无聊而猥亵的谈话之中，尼古罗好象如鱼得水。雷翁那图很惊讶，他的新交的聪明朋友，政治家，佛罗棱斯共和国秘书，竟变成了浪子和嫖客。可是马嘉维利的欢乐并非真诚的；在他的犬儒式笑声之中，艺术家听出了一种隐秘的痛苦感情。

“是的呵，我的大人，青年人长大了，老年人更老了，”阿微佳做结论说，她现出感伤的样子，摇着她的头，好象衰老的司爱女神。“现在世界变得大不相同了……”

“你说谎话，老巫婆，你这魔鬼的使女！”尼古罗扮出好狡的神气，向她眨眨眼。“你不要激恼了亲爱的上帝！象你这类女人现在顶顶得意！现在那些美貌的太太再没有什么嫉妒的夫君了；她们若得与象你一类的艺术家好好相处，不怕不快乐过活的。现在只要有钱，无论如何贞节的女人都弄得到手；全意大利流行着无耻和荒淫。卖淫妇和良家妇女中间，至多只有黄色记号这一点分别罢了。……”

所谓“黄色记号”乃是一种特别的深黄色包头巾；依照法律，所有妓女部应当扎这种头巾，免得在街上同良家妇女混杂了。

“请您莫这般说，先生！”老太婆叹了一口气，现出忧愁的样子。“现在那能与从前相比呢？就拿一件事情来说：前几年，意大利没有一个人晓得什么叫做‘法兰西病’，我们无忧无虑过着生活。再拿这个‘黄色记号’来说罢。呵，我的天，那简直是一件祸殃！请您想想，今年谢肉节时，人家差不多要把我的主人捉去坐牢！请您说，人家可以要求列娜小姐扎上黄头巾么？”

“为什么不可以呢？”

“您说什么？您怎能这样说！我的高贵的小姐并不是街上的野鸡，随便同什么人都肯睡觉的！请问大人，您知道，她的被单比教皇在复活节穿的衣服还值钱些么？说到学问，那我相信，波伦拿大学所有的博士都要给她装进口袋里去的。可惜，您没有听过她谈论佩特拉克，谈论罗拉，谈论天国的爱的无限性……”

“自然，”尼古罗讥诮说，“谁个比她更懂得天国的爱的无限性呢？……”

“是的，您尽管笑罢，先生，您尽管笑罢！但是，上帝在上，我不改变我的意思。最近有一次，她用诗写成了一封给某可怜的青年人的信，劝他勤勉

修德；她读这信给我听，我听着，感动得哭了起来，如此感动了我的心，就好象当初在圣马利亚教堂听季罗拉谟修士说教的时候，——愿上帝赐福他！——是的，她真是当代一位西塞禄！我还说一点：那些高贵的老爷，为了一次谈论关于柏拉图式的爱的秘密，付给她的钱，要比付给其他女人整夜代价还多些，至少多上二三个杜卡！您还说什么黄头巾呢！”

最后，阿微佳婆婆也说起了她自己的少年时代。她有个时候也是漂亮的，也有好多人追求她：她的愿望都满足过了，她还有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呢？她曾有一次在巴杜亚大教堂的圣服室里，把主教的帽子从头上脱下来，戴在她的婢女头上！但一年复一年，她的红颜消逝了，爱她的人都走开了，她只好靠出租房子和替人洗衣服苟延生活。她害了病，穷得不得了，正想到教堂门口去讨布施，以为购买毒药之用。但此时，圣童贞救了她的死。一位修道院长，爱了她的邻居一个铁匠的老婆，遂帮助了她重新走上平坦的道路。她做了一行比洗衣服更有进益的生活。

她正在讲那次圣母救她的神奇故事时，列娜小姐派来一个婢女打断了她的话。婢女说，主人要一小罐油膏来摩擦小猴子的冻僵了的肢体，还要薄伽丘的《十日谈》，——这位高贵的校书，睡觉之前总要读这本书的，然后同祈祷书一起，放在她的枕头底下去。

老太婆走了之后，尼古罗先生便拿出纸头，削尖了笔，给弗罗棱斯诸执政写报告，关于瓦棱蒂诺公爵的计划和行事的。这个报告，虽是用一种轻松而半开玩笑的笔调写成的，却充满了政治智慧。

“先生，”他忽然从报告上抬起头来，望着雷翁那图，“您一定奇怪，我正在谈论重大问题，谈论古代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品性时，忽然去同老老婆谈论婊子的事。但是请您不要太严厉批评我；请您想想，‘自然’本身以其对立和变化造成我们这个多方面的性格。主要的，就是在一切方面都应当毫不畏惧地跟随‘自然’走去。我们为什么要装假呢？我们都是人。您知道旧时关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个传说么？据说，亚里士多德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一个妓女，在他的学生大亚历山大之前，屈从了这个妓女的要求，伏地做马，让妓女骑在背上，那个无耻的裸体女人便是这样骑在哲人背上，同骑骡子一般！这自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其中含有深意。亚里士多德尚且为了一个美貌的姑娘闹了这种笑话出来，何况我们？”

夜已深了。所有的人都久已入睡了。寂静笼罩着，惟有一只蟋蟀在房角吱吱地叫。木板后面，隔壁房间，阿微佳婆婆在喃喃自语，一面用药膏摩擦着小猴子的冻僵了的四肢。

雷翁那图躺下来，但他好久睡不着觉。他望着马嘉维利。这位弗罗棱斯政治家还在执着鹅毛笔很起劲地写报告。烛光把他的头在那无装饰的自墙上映成了一个大黑影，一个侧面影，轮廓分明，下唇突出，颈项特别细长，鼻子同鸟的长喙一般。关于凯撒政策的报告写完之后，尼古罗使用火漆封起来，在封面上写下了快差送的文书上常见的字眼：“急！紧急！万分紧急！”然后他打开了提多·李维写的书，沉溺于他的得意著作之中，即替《罗马史》作注，——他做这工作已有好几年了。

他写道：

“假装疯子的尤纽士·布鲁都士，得到了比最聪明的人更多的荣誉。我考察了他的一生之后，明白了：他如此行为是为了避免引起任何疑

心，因而便于推翻暴君的，——这个行为值得一切谋杀暴君者所取法。他们若能公然行事，自然是更高贵些。但力量若是不够作公开的斗争，则应当秘密行事，应当求得君主的宠爱，为此宠爱之故，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必须分担君主的一切罪恶，每件恶事都与他同谋共犯，因为如此接近，一来才能保护着阴谋者的生命，二来也才能在便利机会杀死暴君。所以我说，必须同尤纽士·布鲁都士一样学做疯子，而违反本心地去称赞，去责斥，去说出一切的话，只为的是陷害暴君而恢复祖国的自由。”

雷翁那图观察着在将烬的烛光影下，白墙上那个怪异的黑影在跳动在扮无耻的鬼脸，至于那位佛罗棱斯共和国秘书的面孔则保持着他的庄严的安静，犹如古罗马伟大的一种余晖。惟有在他的眼睛深处，惟有在波形的嘴角唇边，时时流露着一种怀疑的狡猾的和刻薄讽刺的表情，差不多是犬儒式的，同刚才与老虔婆谈论嫖经时表示的一个样。

第二天早晨，风雪停止了。太阳光射在客店房间那个蒙了霜的昏暗的绿色窗玻璃上，如同射在苍白色的碧玉上面一般。积雪的田园和山丘，在蓝天之下，发出耀眼的光辉，而且柔软得犹如绒毛。

雷翁那图醒来时，他的新伴已不在房中了。艺术家到楼下去。灶里烧着旺火，一只羊在自转烤肉机上吱吱叫着。店主对于雷翁那图的机器百看不厌；一个僻远山村来的老太婆，带着迷信的恐怖神气，睁大眼睛看那只羊，它自己烤熟，自己转动，好象是活的，它不停地转着，却不会被火烧焦。

雷翁那图叫他的领路的人准备牲口。自己则坐在桌旁，吃点东西，然后动身。他的身边，尼古罗先生很兴奋地同两个新到的旅客说着话。其中一个 是佛罗棱斯来的快差；另一个则是年轻的先生，一身整齐的服装，一副普通人的面孔，即不愚蠢，亦不聪明，既非善，亦非恶，——这种面孔，看的人是很容易忘记的。雷翁那图后来知道这位先生名叫鲁楚，是佛罗棱斯有地位的公民弗朗西斯果·维托里的侄儿；他的叔父和共和国大执政彼罗·索德里尼是亲戚，又广结人缘，也同马嘉维利相好。鲁楚为了家庭事务到安科那去旅行，顺便在罗曼雅拜望一下尼古罗先生，并带给他佛罗棱斯朋友的书信。他是同快差一道来的。

“您着急没有用，尼古罗先生，”鲁楚说。“弗朗西斯果叔叔保证钱就寄来的。上星期四，各位执政已经允许了他……”

“老兄，”马嘉维利气愤愤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有两个仆人三匹马，各位执政的许诺是餵饱不了他们的！我在伊穆拉收到六十个杜卡，但我须还七十一个杜卡的债。如果没有好心的人怜悯我，佛罗棱斯共和国秘书早已饿死了。我不得不说，执政们若是叫自己派出的使者陷于这种窘境，必须在他国宫廷向人家乞讨三个杜卡或四个杜卡，那他们是要使祖国失面子的。”

他明白，他的诉苦是白费力气。但不相干，——他不过要把心中沸腾的怒气发泄出来而已。厨房里现在差不多没有人了，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

“一位同乡，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大执政必须认识他的！”马嘉维利指着雷翁那图说下去。

鲁楚很有礼貌地鞠了躬。

“雷翁那图先生昨晚才亲眼看见我受人家侮辱。……”

“我要求，——请您听清楚我的话！——我不是请求，我是要求辞职！”最后，他喊起来，态度更加激昂，好象拿这个青年人看做弗罗棱斯全体政府。“我是没有财产的人，自己的家事弄得一塌糊涂。我又有病。长此下去，不久就要拿棺材装我回乡了。此外，凡是我的使命能够做到的事情，我都做到了。但是要把谈判拖延下去，尽管在本题周围兜圈子，一步进，一步退，一时说是，一时说非，——那我可敬谢不敏！我认为公爵是太聪明了，绝不会上这种幼稚的政策当的。而且我也写了信给令叔……”

“凡是家叔能够做的事情，他一定替您做的，先生，”鲁楚打断他的话。“但不幸的是执政府如此看重您的报告，认为是国家福利所必需的；因为您的报告把此地状况说得如此明白，以致没有一个人肯听您辞职的话。他们说：‘辞职么？可以的，但是我们没有代替的人。马嘉维利是唯一的人物，他是共和国的眼睛和耳朵。’我对您说实话，尼古罗先生，你的书信在弗罗棱斯受人欢迎至何种程度，是您自己万想不到的。每个人都迷醉于您的文笔的不可仿效的优美和轻松。家叔告诉我，有一天在政府大厅宣读您的一封满含滑稽的报告时，执政诸公都笑得前仰后合地……”

“呵，原来如此！”马嘉维利喊道，他的面孔忽然抽搐起来。“现在我明白一切了。执政诸公觉得我的书信有趣味了么？谢谢上帝，尼古罗先生还是有点用场的。您看，那边，诸公笑得前仰后合地，他们看中了我的漂亮的文笔；我在这里则同狗一般生活着，忍饥，挨冷，发热病，受人侮辱，又如冰底下的鱼挣扎图存。这一切都是为了共和国的福利！这个共和国，叫魔鬼拖去了吧，连着它的大执政，那个老太婆一般哭丧着脸的人物！你们莫想有棺材和尸布来埋葬你们，你们只合乱七八糟地丢在土坑里面！……”

他破口大骂起来，骂些极粗鄙的话。每逢他想起这些国家要人时，就止不住惯常那种无力的气愤。他看不起他们，但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差遣。

为了转移话题，鲁楚便给他一封信，那是他的年轻的夫人，玛丽叶塔写的。

马嘉维利匆匆看了几行写在灰色纸上的孩子般笨拙的字体。

“我听说，”玛丽叶塔信内写道，“您今所在之地流行着热病及其他病症。您容易想象，我的公里如何着急！由于想念您，我日夜不得一刻安静。……谢谢上帝，孩子身体很好。他变得更加象您了。他的小面孔同雪一般白，他的小头满生着密密的深黑的头发，完全同您一样。我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如此象您。他活泼而有趣，好象已经满了周岁。您相信么？——他刚生下来，便睁开了小眼睛，张口大哭，哭声充满了全屋子。……但愿您不要忘了我们！我请求您，请求您，马上就回家来！我不能也不愿再等待了。上帝在上，请回家来呀！愿上帝保护您，愿圣童贞玛丽亚保护您，愿圣安多尼保护您——为了您的平安，我毫不倦怠地在圣安多尼面前祈祷……”

雷翁那图看见，马嘉维利读这封信时，面孔上现出一种良善的笑容，立刻改变了他那副苦相，好象换了一个人。但这个笑容不久又消逝了。他装作不屑意的神态，耸耸肩膀，把那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去。他气愤愤地问道：

“谁又在那边多话，说起我的病了？”

“这是秘密不了的，”鲁楚回答。“每天，玛丽叶塔都要拜会您的一个朋友或一位执政，探问您在什么地方，身体好不好……”

“是的，我知道了，我早知道了。不要再说这件事情。我拿她没有办法！”

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又说道：

“国家的事情应当只叫那些单身汉去办。二者不可得兼：或是老婆，或是政治！”

他稍微转开了脸，继续高声说下去：

“您不计划结婚么，青年人？”

“目前尚未计划这事情，尼古罗先生！”鲁楚回答。

“听我说，——永远不要做这种蠢事！愿上帝保护您不做这种事情！老兄，结婚就象把手伸进一个装满长虫的口袋里去摸一条鳝鱼！结婚生活是太重了，连巨人的肩膀也负担不起的，——何况常人！这话对么，雷翁那图先生？”

雷翁那图看看尼古罗，觉得他内心里热爱玛丽叶塔夫人，但为了他的爱而惭愧，想要拿一种犬儒式的玩笑来掩盖它。

客店的人渐渐走空了。大多数客人一清早就动身，此时已经走了很远。雷翁那图也束装待发。他邀请马嘉维利同他一路走。但是尼古罗很愁苦地摇摇头，说他必须等待弗罗棱斯寄钱来，付房饭钱和马匹租费。他的以前那种放荡不羁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他现在沮丧而狼狈，似乎果真自觉可怜而生病似的。长久呆守一地而感觉无聊，这种生活确能给他致命的打击。共和国那些执政，在一封信上，责备他无目的地漫游有害于他所负的使命：“你看，尼古罗，你的好动和无常性，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步来了。”执政诸公这个责言，不是没有根据的。

雷翁那图拉着他的手，带他到旁边去，自愿借钱给他。尼古罗拒绝了。

“不要令我难堪，我的朋友，”艺术家说。“您记得么，昨晚您自己才说，是什么星宿奇怪的会合，使得我们二人于此相遇！您为什么要您和我都抛弃了命运给予我们的这个恩惠呢？您不觉得这件事情并非我帮您的忙，而是您帮我的忙么？”

艺术家的面貌和声音之中含有如此之善意，尼古罗再不忍违逆他，便向他借了三十个杜卡，言明弗罗棱斯的钱一到手就偿还他。如贵人一般慷慨，他立刻付清了他的房饭帐。

他们动身走。早晨是静穆，晴朗而柔和。太阳光底下差不多有春天的温暖，雪在融化；但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则有寒冷而清香的鲜气。蓝影之下的积雪，在牲口蹄下响着。白色丘陵之间有时闪耀着冬天淡绿色的海；海上，这里或那里，有些斜悬的黄色的帆，如同金蝴蝶的翅膀。

尼古罗滔滔不绝地说话，开玩笑，纵声大笑。每件琐细事情都出人意外地引起他快乐的或忧愁的思想。

他们骑马经过阿奇拉河口海岸上一个穷苦的渔村时，看见教堂前面小广场上一大群年轻乡女围绕着几个修士；修士们一个个脑满肠肥的，快乐得很，他们将十字架，念珠，圣骨，洛勒托圣母庙里小石头以及大天使弥迦勒翅膀上的羽毛，卖给乡下人。

“你们张开大口站在那里干什么？”尼古罗对着女人们的那些丈夫和兄弟叫喊，他们也在广场旁边看热闹。“不要让那些修士同你们的娘儿们亲近呀！你们不知道干柴近火容易烧起来的么？那些神父不仅要漂亮的娘儿们称他们做‘父’哩，还要做个实在的‘父’！”

尼古罗先生然后把话题转到罗马教会去，告诉他的旅伴，教会如何陷害了全意大利。

“凭着巴库斯发誓，”他喊道，他的眼睛露出气愤之光，“若有人能够强迫教士和修士，那些杂种，抛弃了他们的权力或改变了他们的淫荡的生活，那我一定爱他，象爱我自己一样。”

雷翁那图问他对于萨逢拿罗拉有什么感想。尼古罗承认，自己曾有个时候热烈拥护这位修士，希望他能拯救意大利，可是不久就明白这个先知者是没有力量的了。

“这种假圣者的行为令我生厌，令我十分生厌。我连想也不高兴去想哩。让魔鬼把他们通通拖走吧！”他现出轻蔑的神气，做了这个结论。

中午时分，他们走进了繁诺城门。所有房屋都给兵士、军官和公爵随从占满了。雷翁那图以公爵手下大工程师资格，在高官殿不远的广场边得到二间房子。他让一间给他的旅伴。尼古罗要另找一间住所的确是很困难的。

马嘉维利进宫去，带了一个重要新闻回来：公爵手下的大总督，辣弥罗·德·洛加被砍了头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早晨，民众在宫殿和采塞那山岩之间的小广场上，发现那个无头尸体浸在血泊之中，旁边有一把斧头，那颗头则挂在一根竖立的长矛之上。

“没有人知道杀头的原因，”尼古罗结束他的新闻说。“但现在全城的人说的都是这件事情。可以听到奇奇怪怪的议论。我特为叫您出去才回来的。去吧，到广场上去，听听人家说些什么话。这是一个好机会，拿实际的例子来研究政治的自然法则，——我们若是放过了这个机会，那才是罪孽哩！”圣福土那托老教堂面前，有一大群人等待着凯撒经过，据说他要骑马到营地阅兵去。人们说着总督杀头事情。雷翁那图和马嘉维利杂在民众中间。

“各位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明白，”一个老实面孔的青年工匠问道。“不是常听人说，在那些大老爷之中，公爵最爱的，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总督么？”

“因为爱他，所以也要罚他呀，”一个穿着松鼠皮袍的庄重的店主教训他。“辣弥罗总督欺骗了公爵。他假借公爵名义，压迫老百姓，动不动捉人去坐牢，上刑具，他又收受贿赂。但在公爵面前，他装做好人。他一定以为他的罪恶决不会被揭穿的。谁知不然！他的时辰到了，公爵再不肯容忍了。公爵为了老百姓的原故，不顾惜他手下第一员大官；他不等待审判，便把总督斩了头，好象杀一个普通的强盗，为的叫别人当心。现在凡是良心有亏的人都夹住了尾巴。他们看见了，公爵生气时何等的无情，公爵断案时又何等的公道。他慈爱那些谦逊的人，但压制那些高傲的人。”

“Regaseos invirga ferrea(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一个修士引证《启示录》的文句。

“是的，是的，必须拿一根铁杖来敲敲那些杂种，那些民贼。”

“他晓得惩罚人，也晓得施恩于人。”

“我们不能想望一个更好的君主了。”

“不错，不错，”一个农民说。“上帝一定怜悯了我们的罗曼雅。从前，活人和死人，都要被人剥皮的；我们都为了捐税倾家荡产。我们若是欠了税，即使没有饭吃了，人家也要把我们剩下的牛只拉走。瓦棱蒂诺公爵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喘息一下。愿上帝保佑他平安！”

“审判案件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商人接着说。“以前人家把案件尽管拖延下去，害得当事的人都急死了。现在，一切案件都是立即判决的，不

能够再快的了。”

“他保护孤儿，抚恤寡妇，”修士又说。

“他爱惜老百姓，那是一定的。”

“他不肯让一个人受委屈。”

“呵，我的天，我的上帝，”一个衰朽的老乞丐感叹起来。“你是我们的慈父，我们的恩人，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光明太阳，但愿天上圣母保护你！”

“听到么？您听到么？”马嘉维利在他的同伴耳边低声他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时常说，不居深谷不见高山，不到民间去就不认识君主的！那些把公爵看做妖怪的人，我都要拉他们到这里来听听！这种事情，上帝启示给平庸的人，但对聪明的人隐瞒起来。”

军乐奏起来了。人群起了骚动。

“是他，……一定是他，……他来了，……看哪！……”

大家踏起脚跟，伸长脖子。窗子里探出好奇的面孔。少年妇女跑出阳台上来，要用她们的媚眼来看她们的英雄，那个“金头发的美凯撒”，——那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公爵差不多是不出来给民众看的。

军乐队走在前面，震耳的铜鼓声音伴随着兵士的庄严步伐。接着来的是公爵的罗曼雅卫队：都是特别挑选的美少年，手执两米长的大戟，铁盔，铁甲，二种颜色衣服，右边是黄的，左边是红的。凯撒自己编练的这支军队，确有古罗马军的威仪，尼古罗百观不厌。卫队之后是侍童和马弁，服装非常华丽，从未见过的华丽，——绣金的马甲，红丝绒的短褂，丝绒上也用金线绣着羊齿草叶子，剑鞘和衣带是蛇皮制的。纹章上画着七头女神那喜娜，七颗头朝天喷毒，——那是波尔查家的图案。各人胸前有银线在黑绸之上绣着“凯撒”字样。以后来的才是公爵的亲身卫队，阿尔班尼亚轻骑兵，头扎土耳其式绿布，手执弯刀。司令巴多罗买阿·加布兰尼加高举着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那把出鞘的剑。司令背后，就是瓦棱蒂诺公爵，罗曼雅君主，凯撒·波尔查；他骑在一匹黑色的巴勃雄马之上，马的额头缀着一颗金钢钻。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绸外套，上面用珍珠绣成法国的白色百合花；身上的青铜甲胄光滑得同镜子一般：胸甲之上则刻着一只张开大口的狮子。他的头盔制成海怪或恶龙形态，有尖刺的羽毛，翼翅和鳞鳍，都是用精炼的黄铜做的，每有动作都发出响声。

瓦棱蒂诺公爵那时候才二十六岁，他的面孔比雷翁那图第一次在米兰路易十二宫廷上看见他时瘦削得多了，脸上条纹也更清楚得多了。那双眼睛，同那个黑蓝色的钢一般的眼光，现在也更坚硬些，更难测些。金黄色的丛密的头发和分做两边的胡子，则比较深暗了一点。那个细长鼻子使人想起了鸷鸟的喙。但这不动情的面孔上仍旧有从前那种明朗情态，不过更加表现出勇敢和威严，差不多好象新磨的刀剑的光滑锋芒。

公爵之后随着炮兵，那是全意大利最好的炮兵；细长的铜炮，轻战炮，以及投掷石弹用的铁制的粗臼炮。这些大炮给牛拖着，发出轰隆声音，与铜鼓喇叭的声音混和在一起。在斜阳的红光之下，大炮，盔甲和戈矛，闪耀着，使人觉得，凯撒如同战胜之后凯旋，在这冬日帝王般朱红色之中，骑马向那血红的大落日疾驰而去。

群众一声不响，忍住了呼吸，在近于恐怖的沉思之中看着英雄走过去，他们要欢呼致敬，但不敢喊出来。那个老乞丐满面流泪。

“呵，各位圣者！圣母马利亚！”老乞丐喃喃自语，一面在身上画十字。“上帝赐福给我，让我看得见你的光辉的面貌，看得见我们的朗耀的太阳！”

教皇交付于凯撒手里，为护卫教会之用的那把闪光的剑，老乞丐竟以为就是大无使弥迦勒的火剑。

雷翁那图不由得微笑着，他看见尼古罗面孔上也现出那种天真的陶醉，同愚蠢的老乞丐一个样。

回到寓所来，艺术家看见了公爵的秘书长阿加皮托先生签字的一个命令，叫他明天去谒见公爵殿下。

鲁楚来辞行。他要到安科那去，不过在繁诺城经过，明天就要动身。尼古罗说起辣弥罗·德·洛加被杀头事情。鲁楚问他，这次杀头的真实原因何在。

“象凯撒一般的君主，要揣测他的举动的原因是很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马嘉维利回答。“但您既然要知道我的感想，那我就说给您听罢。您知道，公爵未来以前，罗曼雅全地都在许许多多小暴君压迫底下，抢劫，强暴，无法无天之事，好久以来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迅速革除这类风气，凯撒便任命他的聪明而忠实的臣下辣弥罗·德·洛加做总督。这位总督以刑罚和杀戮，使人知道害怕法律，以此在短时间之内取缔了混乱和建立了完全的秩序。公爵看见，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便决定毁弃他的严酷的工具；借口收取贿赂罪名，他把总督捉了来，杀了头，拿尸首去示众。这个吓人的尸首，使民众满意，同时又使民众糊涂起来。但这件很值得取法的最聪明的行为，对于公爵有三种利益：第一，以前那些弱小的暴君在罗曼雅播下的纷争种子，被他连根拔除了；第二，他叫民众相信，所有的残暴行为，公爵本人并不知情，以此他就卸脱了罪责，——他将整个责任都放在总督头上去，自己则收获着总督的残暴所结成的良果；第三，他以事实表明他的大公无私，因为他为了民众竟不惜牺牲他的最宠任的臣下。”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安静而平和，他的面容完全是不动情的，无感觉的，好象他在诠释着抽象数学的定理。惟有眼睛深处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狡猾的，差不多象小学生一般作弄人的光辉，——这光辉有时发扬，有时又熄灭了。

“我应当说，这件事情做得很公道，”鲁楚喊起来说。“但是，尼古罗先生，从您的话中听来，只有说这个公道竟是以可厌的卑鄙为基础了！”

这位佛罗棱斯共和国秘书，垂下了眼睛，努力压抑眼中的火焰。

“可能的，”他很冷淡地回答。“很有可能的，先生。但果真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呢！您难道说卑鄙的行为是值得取法的聪明的政治行为么？”

马嘉维利耸耸肩膀。

“青年人，您在政治上若有相当经验的话，那您也会明白，人真实做的事情和应当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忘记了这个差别的人，一定要倒霉的！因为人性都是恶的，坏的，除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害怕，人才不得不去修德。所以我说，一个君主，如果要避免倒霉，那他首先必须学会了那套本领，装做有道德的人；但有道德或没有道德，他必须随需要而定的，切不可为了良心而不敢去做一切秘密的罪恶。没有这套本领，他就不能维持他的权力。因为如果我们拿善和恶的本性认真研究一下，那我们就可知道，好多看来是善的事情，反而危害于君主的权力，至于看来是恶的事情，则往

往巩固了他的权力。”

“您说什么话，尼古罗先生！”鲁楚终于愤激起来。“若是这样判断，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那么再没有什么邪恶的和卑鄙的行为不可以辩护了……”

“不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尼古罗更加冷静而低声回答。为了加强他说的话，他便举起手来，重说道：“什么都可以做的，——凡要统治而且能统治的人，什么都可以做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去罢，”他又说下去，“我断言：瓦棱蒂诺公爵，靠了辣弥罗帮助，统一了罗曼雅，取缔了一切抢劫和强暴，他这样做，不仅是比我们弗罗棱斯人更聪明些，而且无论如何残酷也比我们更仁慈些，——我们在自己国境之内宽容着不停息的叛变和混乱。对少数人残酷，总比那种陷全国人民于永久混乱之中的仁慈要好些的。”

“对不起，”鲁楚反驳说，他显然惊吓了，完全愕然了。“您怎样说呢？历史上没有伟大的君主，不用残酷亦能治理国家么？譬如安多尼努士皇帝和马克·奥勒尔皇帝？在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之中，都有这一类的例子……”

“请您不要忘记了，先生，”尼古罗回答，“我是少注意于世传的国家，而多注意于新创的国家的，我是少注意于保持权力而多注意于获取权力的！安多尼努士皇帝和马克·奥勒尔皇帝自然可以施行仁政，不致大害于国家，因为他们以前已经有了不少的残酷而流血的行为。您试想想，罗马建国之初，被母狼喂养大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就不得不杀害其他一个。这自然是一件可怕的罪孽！但是他方面，谁晓得呢，——当初若不曾有过为着建立一权统治而必需杀弟的行为，以后是否有个罗马国？以后的罗马国能否不因双权统治所不能免的冲突而趋于灭亡？谁又能判别天平上那一头重些呢，——倘若一头放着杀弟罪孽，另一头放着这“永久之城”的一切德行和智慧？自然有好多宁愿陷于最悲惨的命运，而不愿要这建立于那种罪孽之上的统治权的。但凡一次离开了善的道路的人，自己若不愿灭亡，就必须沿着那条命运注定的道路走到底，不许回头走：因为人们只报复小的和中等的罪孽。大罪孽使人失去了报复力量。所以，君主对于他的臣民可以施行顶大的罪孽，但必须避免小的和中等的罪孽。可是一般人大多选取那条果危险的道路，即是善和恶中间的道路；他们既无勇气完全行善，又无勇气完全行恶。一件恶事既然需要大魄力来做，所以一般人就害怕做，他们只好做些日常的卑劣事情了。”

“尼古罗先生，听了您的话，不由人毛骨悚然！”鲁楚害怕起来。他的世故教了他，这类谈话最好开一个玩笑来结束，于是勉强装出笑容，接下去说道：

“由您说去罢，——但我总不相信，您心里果真这样想。我觉得您的话是不近情理的……”

“十全的真理差不多都要被人看做不近情理的，……”马嘉维利很冷淡地打断了他的话。

雷翁那图很留心听着他们二人说话。他好久就看出了，尼古罗虽然装做不动情的样子，但时常偷偷地向鲁楚投射探试式的眼光，好象要计量自己的思想对于鲁楚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思想之中新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是使对方惊异呢，还是使对方害怕？这种不确定的暗试的眼光之中，就含有近于虚荣的心理。雷翁那图觉得马嘉维利自己并不是完全有把握的，他的精神无论如

何锐利和精细却缺少安静的说服力。他不愿意同别人一般思想，他厌恶一切老生常谈，因之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倾向于夸张和猎奇，爱说些虽非完全正确但总能使人错愕的议论。他以大无畏的熟练手段玩弄着相反的观念，譬如仁慈和残酷，把这些观念拼凑在一起，如同江湖卖艺者流玩弄刀剑一般熟练。他有一大堆这类磨利的，眩目的，迷人的，危险的半真理，每逢同那些敌手，那些可尊敬的平凡人，如鲁楚先生之流，辩论时，他就拿出来投掷，同毒箭一般投掷在他的敌手身上。他便是如此报复他们，报复了他们的得意的平凡，报复了他们不认识他的优越。他刺着，砍着，但不杀死人，也不认真伤人。

艺术家忽然想起了，当初彼特罗·达·芬奇先生叫他替邻居画的那个圆盾，——他选取了那些司厌的动物的各种身体部分，在那圆盾之上凑成了一只怪物。尼古罗先生恐怕也是没有目的地，没有作用地想象这样一只怪物，想象这样一个并不存在也不可能的君主，这样一只违反自然却又能吸引人的奇兽，这样一颗梅杜莎的头，来恐吓着一般的人群吧？

然而雷翁那图又觉得，在这种无愁虑的游戏一般的幻想背后，在这种艺术家的不动情风度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苦痛，好象那些玩弄刀剑的江湖卖艺者流故意伤害自己一样，因为在他赞美别人的残酷之中也含有他对于自己的残酷。

“他也许是属于那一类可怜的病人么，”雷翁那图心里想道，“他们故意抓破自己的伤疤来减轻自己的苦痛？”

但如此接近于他又如此远离于他的这颗朦胧的复杂的心，其最后的秘密，他还是没有懂得。

正当雷翁那图深深注意观察马嘉维利时，鲁楚先生则有气无力地在那那个吓人的梅杜莎的头相搏斗，如同在一场荒唐的梦中同它搏斗一样。

“好的，我不再辩论了，”他说，他退回到那个叫做“健全常识”的最后堡垒去。“您说的君主不得不实行残酷的话，若是拿来对过去时代伟大人物说，也许真的含有一点儿真理。他们是很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的德行和伟业超出了一切限度。但是请问您，尼古罗先生，您这些话同罗曼雅公爵有什么相于呢？Quod licet Jovini non licet bovi（尤比德做得，牛却做不得）。亚历山大大王和朱理亚·凯撒做得，难道亚历山大第六和凯撒·波尔查也做得么？——我们现时还不晓得这个凯撒是什么！是‘凯撒’呢，还是‘虚无’。所以，至少，我想，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要赞成我的意见……”

“自然，自然，所有的人都要赞成您的意见的，”尼古罗打断他的话，尼古罗此时显然失去自制力了。“不过这还不能拿来作证据，鲁楚先生。真理并非在通衢大道上的。为了结束我们的争论，我把最后几句话告诉您罢：我仔细观察了凯撒的行事，觉得他做得十分美满。我认为，一切要依靠武力和功绩而达到政权的人，都可以拿他作为最值得仿效的模范。最残酷的刚毅，在他身上，如此密切地同仁慈结合起来，使他能够令人感知他的恩意，又能够毁灭人；他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居然巩固了他的权力至于如此地步，以致人们今天就须将他看做意大利的唯一的真实的绝对君主了，——也许是全欧洲的绝对君主哩！至于将来怎样，那是不难想象到的！”

他的声音颤动了。瘦削的双颊现出红晕。他的眼睛火一般红。他好象一位先知者。在犬儒主义者讥刺人的面具之下，现在露出了萨逢拿罗拉的旧日信徒的真容。

可是鲁楚辩论得疲倦了，提议到附近的小酒馆去喝几杯来和解一下，此时马嘉维利那副先知者真容又消逝了。

“您晓得么？”尼古罗回答。“我们宁可到另一个场所去好些！对于这种事情，我有猎狗一般的嗅觉：我断言，此地有很漂亮的姑娘。……”

“在这穷苦的小城市哪来漂亮的姑娘？”鲁楚表白他的疑心。

“听着，青年人，”弗罗棱斯共和国秘书板起面孔抢着说。“不要看不起穷苦的小城！上帝保佑您不存这个心思罢！恰是在最污秽的穷人区，最黑暗的小街巷，常常发现美人哩。”

鲁楚很亲密地拍拍马嘉维利的肩头，叫他做浪子。

“外面又黑，又冷，”鲁楚迟疑着。“我们要冻死的。……”

“我们带灯笼去，”尼古罗鼓励他。“我们穿起皮衣，戴起风帽，把风帽蒙着我们的脸，——那时就没有人认识我们了。这种事情做得愈秘密就愈有趣味。雷翁那图先生，您同我们去么？”

艺术家拒绝了。

他厌恨男子汉谈论女人时那种粗鄙的话；一种不可抑制的羞耻心使他远离这种谈话。这位五十岁的人，毫不畏惧地探究自然界的一切秘密；他陪伴那判死刑的人到刑场去，为的观察临死者面上最后的恐怖表情；但他听到了一句猥亵的玩笑话竟如此之羞惭，不晓得眼睛向那里望去才好，面孔红得象小学生一般。

尼古罗拉了鲁楚先生走出去。

第二天清早，宫殿里来了一位公爵侍从，打听大工程师满意这分派给他的住所么？他在这充满异乡人的城市之中缺少什么东西么？这位侍从代替公爵问好，并交给雷翁那图以公爵送他的礼物；——依照当时待客礼节，这送来的东西只是日常有用的东西：一袋面粉，一小桶酒，一只宰好了的羊，八对阉鸡和子鸡，二把大火炬，三包蜡烛和两盒糖果。尼古罗看见凯撒如此敬礼雷翁那图，便请求艺术家在公爵跟前替他说一句好话，求一个谒见。

晚上十一点钟，公爵素来接见宾客的时间，他们二人一同到官里去。

公爵的生活很特别。有一次，费拉拉国诸使臣在教皇面前诉苦，说他们简直不能见公爵一面，教皇陛下回答他们说：他自己也是很满意他的儿子的习惯的，凯撒以夜作昼，国事会谈时常推延又推延直至二三个月之久。

凯撒把他的一天照如下分配，无论冬天或夏天，他都是早晨四点钟或五点才睡觉；下午三点才是他的天明，四点钟才是他的日出。下午五点钟，他穿衣，吃早饭，时常在床上吃饭；饭后处理例行公事。他的整个生活都包藏在密不通风的神秘之内；不仅由于他的本性使然，而且含有作用在内。他很少离开宫殿，每次出宫时差不多都要戴着假面具。他在重大节日才现身于民众，在打仗最危险的顷刻才现身于他的军队。如此，他的出现总是发生了特别的影响，好象半神降落尘世一般；他喜欢而且懂得造成强烈印象。

关于他的慷慨，有许许多多令人难信的传说。为了供养护教大将军，全世界基督教徒流到圣彼得库藏的金子还不够用的。各国使臣向各人君主报告，说大将军每天至少要用一千八百个杜卡。凯撒每逢骑马在城里街道经过时，总有民众跟在他背后跑，因为民众传说他的马脚都钉着特别的轻而松懈的银蹄，半路上故意让蹄子掉落。

关于他的体力也有许多奇异的传说，据说，有一次，青年的凯撒，那时还是瓦棱西亚红衣主教，在罗马斗牛时，一刀就把牛的脑盖劈破了。最近几

年，“法兰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未至于危害程度。他用那只女人一般的美丽而纤细的手指头，可以弯曲马蹄铁，可以扭转铁棒，可以捏断粗大的船缆。

周围的官员和大国的使臣，差不多不能见他的面，但他时常到采塞那附近山上去，看罗曼雅那些半野蛮的牧人斗拳，有时自己也参加他们的游戏。

但他又是一位殷勤的骑士和时髦的月旦。他的妹妹吕克列沙小姐结婚时，他夜里离开了他的正在围攻某要塞的大军，从军营笔直到新郎君费拉拉公爵阿尔丰梭·德·厄斯特的宫殿去。他穿着黑丝绒袍子，戴着黑面具，没有一个人认得他。他在宾客群中走过，行了礼，大家向后退时，他就一个人随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他在大厅上跳了几个圈子，跳得如此优美，立刻就被所有的人认出来了。“凯撒！凯撒！唯一的凯撒！”人群中很快活地互相耳语。

但他不理睬宾客，也不理睬主人，把新娘拉到旁边去，在她耳边低声说话。吕克列沙小姐低下头来，起初脸红了，然后苍白得同麻布一般，这更显得她美丽，——她是温柔而灰白的，如同一颗珍珠，也许还是清白的；但她懦弱，又屈服于哥哥的可怕的意志，——据人说，连乱伦之事也服从她的哥哥做了。

惟有一种事情是凯撒所关心的：不留下他的罪恶的明显证据。也许众人传说夸大了公爵的罪恶，但也许事实比一切传说还更可怕些。总之，他会抹去一切踪迹。

公爵殿下住在繁诺城那个老峨特式的市政宫内。

雷翁那图和马嘉维利走过一个寒冷而阴郁的大厅，那是普通宾客候见之所；然后进入一个小的内房，大概是从前的祈祷室，尖形窗子装着彩色的玻璃，高高的橡木椅子刻着十二门徒和初期教父神像。天花板上了一幅褪色的图画，画着那些代表圣灵的鸽子在浮云和天使中间翱翔。凯撒最亲近的人在此地聚集着。人们谈话都很低声，因为公爵离此不远，他的威严经过墙壁影响于人。

一个秃头老头子，黎弥尼国不幸的使臣，已经候了三个月了，尚不得一见公爵；他显然为了多夜没有睡觉，支持不住，现在正在房角一把高椅子上打瞌睡。

每隔相当时间，房门开了。秘书长阿加皮托，鼻梁上架着眼镜，耳朵后插着鹅毛笔，很忙的样子，探出头来，唤一个候见的人到公爵跟前去。

每逢阿加皮托出现时，黎弥尼国使臣就很痛苦地震动一下，立起身来。然后看见不是叫他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重新假寐了，一种药杵在铜臼中研磨之声替他催眠。

为了这狭小的市政宫里没有适宜房间的缘故，人们就借用这个祈祷室做军中制药所。窗子前面，从前做祭坛的地方，一张摆满了医生用的瓶、葫芦和盒子的桌子旁边，那位太医圣朱斯塔主教加斯帕·托勒拉，正在替教皇陛下和公爵殿下制造一种时行的药品，医“法兰西病”之用的。这是一种煎药，用那种所谓“卡耶克圣木”煎成的，那种木头产于哥仑布新发现的“南方诸岛”上。太医主教用他的细嫩的双手研磨着卡耶克木髓，这东西本作深黄的油腻腻的粒状，有刺鼻的气味。他一面含着和悦的笑容，解释这种能医病的木头的药性。

大家满含兴趣地听他解释，虽然好多在场的人都不曾由于亲身的经验知道这种病症。

“这种病是从哪里发生的呢？”圣巴比那红衣主教问道，他一面迷惘地摇摇头。

“据说是西班牙的犹太人和穆尔人传来的，”爱尔那主教回答。“现在自从我们颁布了禁止亵渎上帝的新法律以后，谢谢上帝，这个病已经减少了。但是五六年前，不仅是人，连畜生，马，猪，狗之类都害这种病哩，甚至树和田里五谷也害这种病哩。”

太医表示不相信小麦和荞麦能害“法兰西病”。

“那是上帝降罚了我们，”特兰尼主教很悲伤地叹气说。“为了我们的罪孽原故，上帝降下灾殃来发泄他的愤怒。”

谈话中止了。人们只听得杵臼相磨的单调声音。刻在椅子边上的那些初期教父，听着当今诸神牧这种奇异谈话，好象现出了非常惊讶的神气。这个祈祷室只有一盏制药灯淡淡地照着，室内药木的窒息人的樟脑味，同以前留下的几乎嗅不出来的香烟气味交杂着，这些罗马教会的主教们会集其中，好象在举行着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

“大人，”宫廷星士华古约问太医道，“听说这种病经过空气可以传染给人，这话靠得住么？”

太医耸耸肩，表示不相信。

“当然，经过空气可以传染！”马嘉维利狡猾地微笑着附和星士的话。“不然，这种毛病如何能在男女修道院同时猖獗起来呢？”

大家笑起来。

一位宫廷诗人巴蒂斯塔·奥菲诺，同祈祷一般庄严地朗吟托勒拉主教论“法兰西病”的一本新书上的献给公爵的献辞，其中说凯撒在各方面的德行都超过古代所有英雄：公正超过布鲁都士，坚毅超过德秀士，制节超过西庇阿，诚实超过马古士·勒古鲁士，宽宏超过保罗士·爱弥留士，——此外又尊崇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为水银治疗的发明者。

正当人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弗罗棱斯共和国秘书，有时拉着这员官，有时又拉着那员官，到旁边去，很巧妙地问他们关于凯撒未来的政策。他细听着，偷窥着，用鼻子嗅着，如同一只猎狗。然后他走到雷翁那图身边，垂下头来，用食指按在嘴唇上，眼睛从下朝上望着艺术家，沉思地重复了几遍：

“我要吃蓟菜，……我要吃蓟菜，……”

“什么蓟菜？”雷翁那图问他，心里莫名其妙。

“问题就在这里呀：什么蓟菜？……最近公爵出了一个谜给费拉拉国使臣潘多尔福·哥伦努楚去猜。他说：‘我要吃蓟菜，一叶又一叶。’他说的也许是他的敌人同盟罢，他要拆散他们，因而消灭他们？也许是另外的事情罢？我已经绞了一个钟头脑汁。”

他又附着雷翁那图的耳朵低声说道：

“这里什么都是谜！他们畅谈着种种荒唐的事情，但一提到正经事情，他们就不响了，缄默得同鱼一般，或者同修士们在吃饭时一般。他们骗不了我的！我觉得有什么大事情在准备着。但是，什么事情呢？究竟什么事情呢？请您信我的话，先生，我若能知道究竟什么事情，连灵魂卖给魔鬼，

我也愿意的！”

他的眼睛发火了，如同一个下了孤注的赌徒。

门开了，阿加皮托的头探了出来。他向艺术家做了一个手势。

经过一条朦胧的由阿尔巴尼亚轻骑兵守卫着故长甬道，雷翁那图就走到了公爵寝室：一间很舒服的房子，壁上蒙着绸缎，上面绣着一幅猎独角兽的图画；天花板上的浮雕是关于帕丝法后和公牛恋爱的故事。这只公牛，这只红色的或金色的牛犊，本是波尔查家徽，它戴着教皇的三层冕，携着圣彼得的钥匙，在房内装饰图案之中到处都可看见的。

房内过分地热：医生教病人磨擦水银过后须防伤风，应当晒太阳或者烤火。大理石火炉内烧着香桧，灯油之内杂有紫罗兰香水，因为凯撒喜欢浓烈的香气。

照他的习惯，他和衣躺在床上，这床安在房子中间，低低的，没有挂帐子。他惯常只有两种姿态：不是躺在床上便是骑在马上。不动地，无情地，肘弯支在一个枕头上，看两个侍从坐在近床处一个玛瑙桌旁下棋，同时听他的秘书长作报告。凯撒能够同时注意好几件事情。他在沉思之中，用缓慢的单调的动作滚动着那个充满香气的金球；他两手交换着滚这金球，永不离身，如同他的那把大马色匕首一般。

公爵以特有的迷人的和悦颜色接待雷翁那图，不许他下跪，同他很亲密地握握手，强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面。

凯撒召他来，为的同他商量布拉曼特画的要在伊穆拉城建筑的瓦棱蒂诺修道院的图样，——这个修道院中兼有一个华丽的礼拜堂，一个医院和一个旅舍。凯撒要以这些慈善机关来替他的基督教徒的仁慈心留下一个纪念。布拉曼特的图样之后，他又拿为繁诺城季罗拉谟·松西诺印刷厂用的新刻的字体给雷翁那图看，——这个印刷厂受到他特别保护，为的繁荣罗曼雅的艺术和科学。

阿加皮托拿宫廷诗人弗朗西斯果·乌培蒂的一本颂诗集放在公爵面前。公爵殿下看了很喜欢，命令丰富一点酬报这个诗人。

以后公爵要求，不仅要拿颂诗给他看，也要拿讽诗给他看，秘书长于是拿来了拿波里诗人曼松尼写的一首讽刺诗。这个诗人已经在罗马被捕了，关在圣天使监狱之内。那首充满了粗俗骂语的十四行诗，称凯撒为骡子，说他是教皇和妓女苟合私生的儿子（这教皇坐在那个以前属于基督现在则属于撒但的宝座上），说他是土耳其人，是割过势的人，是革了职的红衣主教，是乱伦者，是弑兄者，是不信上帝的人。

“宽宏的上帝呵，你还等待什么呢？”诗人喊起来。“你没有看见，你的教会被他变为骡子窝，变为娼妓院了么？”

“殿下叫人如何去处置这个混蛋呢？”阿加皮托问道。

“等到我回去时再说，”公爵低声回答。“我要自己同他算帐的。”他更放低声音说道：“我要教训诗人们懂得礼貌！”

凯撒“教人懂得礼貌”有什么意思，是不难明白的：为了更普通一些的侮辱他的话，他就叫人把侮辱者的手砍下来或者拿烧红的铁签刺穿舌头了。

秘书长报告完了之后就走开了。

宫廷占星士华古约携了新算的星文来见。凯撒很注意地，差不多虔诚地听他的报告；因为公爵相信命定难移，相信星宿威力。华古约报告之中说起了公爵最近一次“法兰西病”发作，纯然出于乾火星走入于潮湿的天蝎宫的恶影响；但火星一行到金牛宫同金星会合之后，这病自己就会好了。然后，他建议，殿下如果想做什么重要事情，那么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是个最好的

日子，因为这日星宿的会合特别有利于凯撒。他举起了食指，屈身向公爵耳边，神秘地连说三声，说得很低：

“做罢！做罢！做罢！”

凯撒低下头来，没有回答。但艺术家好象觉得公爵面上飘过一种暗影。公爵做个手势辞退了占星士，又转过来同宫廷机师说话。

雷翁那图摊开军用地图在他面前。这些地图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研究地形，河流，山脉，深谷所得之结果；这也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这是鸟瞰图。图上，海用深蓝色，山用褐色，河用浅蓝色，城用深红色，草地用淡绿色。各种细目都画得完全，——广场，街道，城楼等，立刻可以辨认出来，无须乎看旁边写着的名称。好象人们在眩人的高空上飞行，看着距离无限远的地下。公爵特别仔细看着那个地方的图，那里南以波塞那湖为界，北以爱玛河谷（亚诺河的一个支流）为界，东以阿勒左和秘鲁查为界，西以塞拿和海岸地带为界。这是意大利的心脏，雷翁那图的故乡，佛罗棱斯国，——公爵好久以来就梦想着这块肥肉了。

凯撒看得出了神，心里感觉一阵飞行的欢乐。他所感到的，他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他觉得，雷翁那图和他，互相了解，一致思想。他朦胧预见到，科学能给予他以新的大力超出众人之上；他要这大力，他要具有这些飞翼作胜利的飞行。最后，他抬起眼睛来看雷翁那图，以一种迷人的和悦笑容同艺术家握握手：

“我谢谢你，我的雷翁那图！同以前一样地替我办事罢，我晓得酬报你的。——你在这里也觉得舒服么？”然后他很关心地问。“你也满意你的待遇么？也许你还有什么愿望？你知道，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很情愿地答应你的。”

雷翁那图便利用这个机会替尼古罗先生说话，请公爵赐他一面。

凯撒很温和地微笑着，耸耸肩。

“一个怪人，这尼古罗先生！他千方百计求见，但我叫他来见时，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话说。人家派这个怪人到我这里来做什么？”他不响了。以后他问雷翁那图对于马嘉维利有什么感想。

“殿下，我以为他是我一生遇见的最聪明的一个人。”

“不错，他是聪明人，”公爵同意予艺术家。“他也许懂得一点国家大政。但是……人家总不可以信任他。他是一个梦想者，一个无常性的人，不晓得凡事有个限度。我一向都善待他，现在晓得他是你的朋友之后，我更加要善待他。根本上说，他是好人！他并不是诡诈的人，虽然他以为自己是最奸狡的；他要耍弄我，好象我是你们的共和国的仇敌。但我并不怨他；我很明白，他这样做，因为他爱他的祖国过于爱自己的灵魂。好的，他一定要见我，就叫他来见罢。……对他说，我喜欢见他。此外，我最近听说尼古罗先生计划着写一本论政治和战术的书，是么？”

凯撒自己笑起来，好象他忽然想起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

“他也同你说起他的马其顿方阵么？不曾说么？那么听我告诉你。有一天，尼古罗讲说他的论战术的书中一个段落给我的司令巴多罗买阿·加布兰尼加和其他高级军官听，——那是关于一种与古代马其顿方阵相似的阵势。他讲说得如此能感动人，以致大家都急着要实际上试验一下。大家到营外去，把兵队交给尼古罗去指挥。他拿着这二千人没有办法，叫他们在风雨寒冷之中站立三个钟头，始终排不成那个受他如此夸奖的阵势。最后，我的巴多罗

买阿，忍耐不住了；他走到军队面前，他虽然平生未曾读过一本论战术的书，却能在鼓声之下，转瞬间把步兵排成很好的阵势。于是大家又明白了，说话和行事之间有何重大的差异。但是雷翁那图，请你不要同他提起这话！尼古罗不喜欢人家提起他的马其顿方阵的。

时候很晏了，将近早晨三点钟。人们送了淡泊的晚餐来给公爵：一盘蔬菜，一尾鲟鱼，一点白酒。他以淡泊的饮食表明了真正的西班牙人性格。

雷翁那图告辞。凯撒以那种迷人的和气，再向他道谢一次关于军用地图的事情；然后命令三个侍童拿火炬送他出来，——那是一件特别有面子的事情。

雷翁那图告知马嘉维利关于谒见公爵的情形。

尼古罗听到艺术家替凯撒画的佛罗棱斯地图时，吓了一跳。

“什么？您是共和国公民，竟替祖国的最凶险的敌人做出这种事情么？”

“我以为，”艺术家回答，“大家都说凯撒是我们的同盟者……”

“大家都说！”佛罗棱斯共和国秘书喊起来，他的眼睛气得发火焰。“您知道么，先生，我们的执政如果知道此事，那您就要被控叛国的？……”

“真的么？”雷翁那图问道，他很天真地惊讶起来。“但请您不要把我看成叛国，尼古罗先生，——我的确一点不懂得政治；在这方面，我是一个瞎子……”

他们二人不做声，互相望了一眼，忽然都明白了；在这点上，二人的心底最深处是何等不同，是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这个人看来，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祖国；那个人，则正如凯撒说的，爱祖国“过于爱他自己的灵魂。”

就在这个夜里，尼古罗走了，没有说到哪里去，也没有说为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回来，疲倦，冻得要死。他到雷翁那图房里来，小心关了房门，说好久就要同他商量一件事情，那是需要极端守秘密的。然后从好久以前说下来。

三年前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罗曼雅一个荒凉地方，介于采尔维亚和采塞那港之间，一些蒙面的骑马人攻击一队马兵，这队马兵是护送着威尼斯步兵队长巴蒂斯塔·加拉楚洛的夫人朵罗塔从乌比诺到威尼斯去的。那些蒙面人捉住了朵罗塔太太和她的侄女马利亚，——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在乌比诺修道院做预备修士，此次同她一略旅行的，——把她们绑在马上，带走了。从那天起，朵罗塔和马利亚便毫无一点踪迹可寻。

威尼斯政府和元老院，宣布它的步兵队长受人侮辱就是它的共和国受人侮辱，于是求援于西班牙王路易十二和教皇，向他们控告罗曼雅公爵抢劫了朵罗塔。但没有公然的证据。凯撒很俏皮地回答道：他并不缺少女人，并不需要到大路上抢劫女人去。

人们传说，朵罗塔太太不久就甘心了，她陪伴公爵各处征战，不很想念她的丈夫。但马利亚有个哥哥，名叫第昂尼几，是一个青年军官，替佛罗棱斯服务，正在同比萨作战中。佛罗棱斯政府也尽力量设法，但是同威尼斯共和国的控告一般地没有效果；于是第昂尼几决定自己动手去营救。他改名换姓来到罗曼雅，自荐于公爵，得到了公爵信任，偷进采塞那要塞的塔里去，把马利亚化妆做男孩子，一同逃走。可是逃到秘鲁查边境，被人追上了。第昂尼几被杀，马利亚则被解回来监禁。

马嘉维利以佛罗棱斯共和国秘书资格，与闻这件事情。第昂尼几先生成了他的朋友，把这个勇敢计划的秘密都告诉了他。马嘉维利又从第昂尼几知道了看守告诉他的关于他的妹妹的事情。看守们把马利亚看做一个女圣者，说她能医病，能先知，手脚都有血痣，好似塞拿之圣迦德怜的伤痕。

凯撒厌倦了朵罗塔之后，便来打马利亚的主意。他诱惑女人的手段很有名，知道自己有魔力，哪怕最贞节的女人都抵抗他不了的。他确信马利亚迟早也要顺从他，同所有其他的女人一般。但是他想错了。他的意志在这女孩子的心里遇着了不可克服的抵抗。听说公爵近时常常到她的监房来看她，单独同她在一起很长久，——至于会面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最后，尼古罗声明他想去营救马利亚。

“雷翁那图先生，如果您愿意帮助我的话，”他接着说，“那我就把事情做得没有一个人知道有您帮助。其实我只要请您告诉一点关于马利亚所在的圣弥迦勒堡垒的地势和内部构造。您是宫廷机师，一定容易进那里面去，探看一切必需的形势的。”

雷翁那图不说话，很惊讶地望着他；在这个探试的眼光底下，尼古罗忽然纵声大笑起来，笑得很不自然，很鄙俗而且差不多含有敌意。

“我总可以希望，”他然后喊道，“您不至认为我过于多情，过于义侠么？公爵是否诱惑了那个姑娘，我是不管的。您要知道我为什么替这件事情出力么？也许是为了向我们那些执政表明，我除了替他们当呆子之外，还能做别的事情（但重要的乃是：我必须有一件事情做着。人生本是这样：过一个时候若不做一二件蠢事情就要无聊死的。天天闲谈，掷骰子，逛窑子，替佛罗棱斯呢绒商人写无聊的报告，——这种生活，我早厌倦了。所以我想出于这个冒险事情。这不仅是坐而言的事情，还要起而行的哩！……放过这个机会是很可惜的。我已拟好了十分巧妙的计划……”

他说得很快，好象他在替自己辩护。但艺术家看得很清楚：尼古罗为了自己的善心而惭愧，惭愧到痛苦的程度；他总是图谋拿大儒主义假面具来掩盖他的善心的。

“先生，”雷翁那图打断他的话，“我请您在这件事情上依赖我，如同依赖您自己一般！但有一个条件，即是：失败时，我必需与您同等负责任。”

尼古罗显然受感动了；他回答雷翁那图的握手，而且立刻把他的计划展现于艺术家之前。

雷翁那图没有纠正什么，虽然他内心深处十分怀疑，这个他认为太细密的太巧妙的而又太不象真实的计划，实行起来，是否能同说话时那般容易。

营救马利亚的日子，定于十二月三十日；那天，公爵要从繁诺起身往别处去。

定好的日子两天以前，晚上很迟，尼古罗收买的一个看守跑了来，为的警告他有被人出首的危险。尼古罗不在家，雷翁那图到城里各处寻找他。

他兜了许多圈子才在一个赌窟找到那位佛罗棱斯共和国秘书。赌窟之中有一群骗子，大多数是凯撒军中的西班牙人，他们在骗取那些无经验的赌徒的金钱。在一群年轻的酒徒和浪子当中，马嘉维利正解释着佩特拉拉克那首以如下字句结束的十四行诗：

“但我明白，她深深打中我的心。”

这首诗中，每一字，他都寻出含有一种秽褻的意义；他推断说：罗拉把

“法兰西病”过给佩特拉克。听的人笑得喘不过气来。

隔壁房间吵闹得很；男人吆喝，女人锐叫，桌子翻身，刀剑冲击，钱满地滚，破碎的酒瓶响着清脆的声音，——一个赌骗子被捉住了。尼古罗的伙伴们都走到那边去。雷翁那图在他耳边低声说：有关于马利亚的重要消息报告他。他们二人走出街上来。

夜是寂静而多星。干净的新降的雪，在脚底下沙沙响着。呼吸了赌窟的闷人空气之后，雷翁那图现在享受着这寒冷而清香的空气。

尼古罗听到有被人出首的危险时，便用一种出人意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说道：目前还不必着急。

“您一定惊讶在那种地方找到我罢？”他问雷翁那图。“弗罗棱斯共和国秘书竟做了哪些宫廷流氓的玩物，替他们说笑话！有什么办法呢？穷叫人舞，穷叫人跳，穷叫人唱小调！他们虽然是光棍，但总比我们那些执政慷慨得多了。

……”尼古罗这几句话之中含着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残酷，——残酷到令雷翁那图也受不了，不得不打断他。

“这话不对！您为什么对于自己说这样的话呢？您晓得我是您的朋友，我不象别人那样判断您的！……”

马嘉维利转过脸去。不做声。然后，他换了一种声调，低声说下去：

“我晓得。……请您不要怨我，雷翁那图！好多次，我心里十分难过时候，我总是说滑稽话，大声笑，来代替哭的。……”

他呜咽着说不下去；他垂下了头，更放低声音说道：

“这是我的命运！我是在不祥的日子生下地的。我的同辈人，连最庸碌的人，都很得意，他们生活得舒服，名声好，有了金钱和权力，——惟有我落在所有的人背后，让那些蠢才挤到墙边去。他们把我看做轻薄汉。他们也许是对的。不错，我并不害怕辛劳，牺牲和危险。但若叫我一生忍受小气的卑鄙的侮辱，永远穷困，不得不为了每个小钱发起抖来，——那我的确是受不了的！……啊哈，为什么说这些话呢？……”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他的声音之中含着眼泪。“倒霉的一生！上帝若不怜悯我，不久我就要抛弃一切了，抛弃我的官职，我的玛丽叶塔，我的小儿子，——我只有拖累了他们。愿他们以为我死了。……我要逃到天涯海角去，躲在什么角落里面，不让一个人认得我；我要替什么地方官当书吏，或者在三家村学堂里教孩子们识字，借以苟延残喘，当我尚未曾完全痴呆，完全丧失了自觉时候。因为，我的朋友，最可怕的事情莫如觉知了自己有力量，有本事，能做事情，却始终一事无成，却不得不毫无意义地趋于毁灭！……”

时间过去。雷翁那图觉得，营救马利亚的日子愈近，尼古罗先生虽然仍装做很有把握的样子，却渐渐动摇了，渐渐失去了他的机警，有时无缘无故地迟疑着，有时又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艺术家凭着自己的经验感觉到马嘉维利内心上的变迁。这并不是胆怯，乃是那种不能解释的弱点，那种犹豫，那种忽然缺乏意志，——正当需要断然行动的最后顷刻忽然缺乏了意志。这是一个不是为“行”而生的人所常见的。这一切，雷翁那图自己是太熟知了。

预定的日子前一晚，尼古罗到圣弥迦勒堡垒附近一个地方去，为的最后地准备好马利亚越狱所需要的一切。约好，雷翁那图第二天早晨也要到那里去的。

艺术家一个人留着，每个顷刻都在等待不幸的消息；他再不怀疑：这事情，如同小学生的把戏一般，必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的。

愁惨的冬天早晨渐渐在窗前明亮了。此时有人敲门，艺术家开了门。尼古罗面无人色，狼狈不堪，走了进来。

“完了！”他说，有气无力地坐在一把椅子上面。

“我心里早作如此想了！”雷翁那图毫不惊异地回答。“我早对您说过，尼古罗，我们一定要陷入圈套去的。”

马嘉维利无精打采地望着他。

“不，不是这个话，”他然后说。“我们没有陷入圈套的。但是鸟儿飞出樊笼了。我们去得太迟。……”

“什么，——飞出去了？”

“是的呀。今天东方未白时，人们发现马利亚割断了喉管，倒在地下。”

“谁杀死她的？”艺术家问。

“不晓得。但是照伤痕看来，恐怕不是公爵干的。在平常情形之下我一定要说决不是他干的，但是凯撒和他的刽子手无疑很在行，能够随心所欲将小孩子喉管以种种样式割断。据说马利亚死时还是处女。我相信，他是自杀的。……”

“不可能的！象马利亚这样的姑娘是可能的么？她不是被人视为一位圣者么？……”

“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尼古罗说下去。“您还不认识这个人。怪物……”

他忍住了话，面孔更苍白了。然后他很兴奋地说完他的话：

“这个怪物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位圣者也可以被他迫得去自杀的。……以前看守还不十分严密时，”他接着说，“我见了她一二次。她是消瘦的，细长的，如同一根草。一副小孩子的面孔；纤细的，麻一般金黄的头发，同佛罗棱斯公墓内菲力平诺·李皮画的显灵给圣伯尔拿图看的圣母像一个样。她并不见得怎么样美丽。公爵为什么如此放不过她呢？……呵，雷翁那图先生，您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可怜又可爱的孩子……”

尼古罗转过脸去，雷翁那图觉得他的眼睫毛中闪着泪珠。

但是尼古罗立刻就镇定了，他用高锐的声音做结论道：

“我常常说，一个正经人在朝廷里面，好象鱼在热锅里一般。现在我再受不住了！我不适宜于替暴君做奴才，我一定要执政诸公派我到其他国家去，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只要能远离这个地方！”

为了马利亚，艺术家心里很难过；若能救得她，他什么都肯牺牲。但他想到了现在无能为力时，他的内心深处却也感觉一种轻松和自在。他觉得，尼古罗也是同他一般感觉的。

十二月三十日，一清早，凯撒的大军，一万步兵和二千骑兵，就从繁诺出发，到那往西尼加亚去的大路上，在默陶罗小河岸边扎下了营，在那里等待公爵；他将于明天，宫廷星士华古约择定的日子，即十二月三十一日动身的。

在马终城阴谋反对的那些人，已经同凯撒靖了和，而且与他约定了共同去征讨西尼加亚。西尼加亚城投降了，但防守司令宣布须待公爵亲来才肯开门。那些以前反对公爵如今与他同盟的人，觉得这中间有什么不祥兆头，因此避免与公爵见面。但是公爵又欺骗他们了，又使他们放心了。如马嘉维利

后来形容的，公爵“以其温柔魅惑了他们，好象神话中鸟头蛇尾怪物以其甜蜜的歌声引诱它的牺牲品一样。”

尼古罗为好奇心所驱策，他不肯等待雷翁那图，他立刻跟在公爵背后走。

几个钟头之后，艺术家才一个人动身。

大路朝南走，同佩沙罗来的道路一样，总是沿着海岸走的。右边耸起高山；有时山直伸到海岸来，以致只留下很窄的平地做道路。

那一日是灰色而平静。海也是灰色而光滑，同天一样。在那似乎睡着的空气之中，什么都没有动弹。乌鸦啼叫预告快要解冻。早降的黄昏夹着细雨或潮雪一同来。

西尼加亚城那些暗红色的砖塔已经看得见了。

这城夹在山和海两种天然屏障之中，真象一个陷阱；离平坦的海岸有一迈尔路程，离亚平宁山脚下也有一弩箭远近。大路走到弥沙小河边就向左大转弯。这里有一座桥斜斜的跨过小河去，直通往城门。城门前面有个小广场，旁边是些矮房子，大部分是威尼斯商人们的货栈。

当时西尼加亚是半亚洲式的大商港，意大利商人那里同土耳其人，阿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人，以及门得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等处的斯拉夫人，交易货品。但现在，艺术家来时，连最热闹的街道：居比路街，灿特街，干地亚街，克法龙尼亚街，都凄凉得很。雷翁那图只看见兵士。在街道两旁无穷尽的单调的店铺之间，他往往发现劫掠痕迹：破碎的玻璃窗，脱落的锁和门闩，打破的门，乱七八糟丢在地上的货物。有火烧气味。那些半成灰烬的房屋还在冒烟。古旧的砖宫角隅，那些插火炬用的粗铁环，悬挂着吊死的人的尸首。

雷翁那图走到城内大广场时，天已经暗了。这广场界于大宫和那个圆而低矮又给深壕沟围绕着的西尼加亚堡垒中间。雷翁那图在那里，在火炬光中看见了凯撒在他的军队里面。

凯撒正在审判那些犯抢劫罪的兵士，阿加皮托先生宣读判决书。

凯撒做了一个手势，那些判了死刑的人便被带去吊死了。

艺术家的眼睛在廷臣群中寻觅一个可以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情的人；他忽然看见了弗罗棱斯共和国秘书。

“您知道么？您听说了么？”尼古罗对他叫喊。

“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遇着了您，心里很快活。告诉我罢！”

马嘉维利领他走进一条旁街，然后经过几条窄狭的黑暗的积雪的小巷，到了近海滨一个荒凉市区；那里离造船所不远，有个孤独的歪斜的小屋。尼古罗早晨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屋里有空房子，那是城内还在空着的唯一的房子，他向屋主人，一个造船匠的寡妇租下来；两个小房间，一个自己用，一个给雷翁那图。

尼古罗不说话，急忙点起一支蜡烛，从他的行李箱内取出一瓶酒，煽旺了炉里的火在雷翁那图对面坐下，抬起那双发光的眼睛看他。

“您的确还不知道么？”他很得意地问道。“那么听我说。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值得牢记的大事！凯撒报复了他的那些仇人。那些阴谋反对他的人被捉起来了。奥里维罗托，两个奥西尼和维特利，现在等待着死刑！”

他仰靠在椅子背上，默然观察着雷翁那图的惊讶表情。然后装做平静而不动情的样子，好象记载古时大事的历史家，又好象描写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他开始叙述“西尼加亚陷阱记”……

凯撒清早来到默陶罗河边营盘时，就派了两百名骑兵先走，以后随着步兵，再以后才是他自己同其余的骑兵。他知道，他的那些盟友会来迎接他的，他们的大军会安置在附近其他堡垒，而让出位置给新来军队的。

他快到西尼加亚城门时候，便命令骑兵停在大路沿着弥沙河岸向左转弯之处，列成两行：一行背对河水，另一行则背对田园。步兵则在两行骑兵当中穿过，没有停留便走过桥去，经过城门开进西尼加亚里面。

三个盟友，维特络索·维特利，格拉维那·奥西尼和巴果罗·奥西尼，由许多骑马的人陪伴着，坐在骡子背上来迎接他。

维特利好象预感到危险，竟如此颓丧，使得一切平时认识他是活泼而勇敢的人，都很惊讶。后来有人说，他动身到西尼加亚来时，同家里的人告别，那种神气好象预见到他是去赴死的。

盟友们下马来，脱帽向公爵致敬。公爵也下马来，先轮流着同每个人握手，然后抱着，吻着所有的人，称他们为亲爱的兄弟。

此时凯撒部下那些军官把奥西尼和维特利三人包围起来，其中每个人都夹在凯撒部下两个军官中间。这是预先吩咐好的。凯撒看见奥里维罗托没有来，便给他的队长弥迦勒·科勒拉做一个手势，科勒拉立刻骑马前行，在城门外找着了奥里维罗托。他现在也加入这队人马了。他们便是这样一面走着，一面很和气地谈论战事，一直走到堡垒前面宫殿门口。在那里，盟友们要告辞，但公爵以其和悦可亲的态度留住他们，请他们进宫里去。

他们刚刚走到会客室，背后的门就锁起来了。八个武装的人向这四个人冲来，两个对付一个，捉住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绑起来。这四个不幸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此出于意外，几乎没有抵抗。

人们传说，公爵今夜就要结果他这四个仇人，把他们绞死在宫内密室里面。

“呵，雷翁那图先生！”马嘉维利结束他的报告。“可惜您没有看见他如何抱吻他们！此时若有一个游移的眼光，一种可疑的神气，全部计划都要败坏了。但是他的声音和笑貌之中竟是如此之诚恳，使得我——您以为是可能的么？——直至最后顷刻都不怀疑其中含有什么恶意；那时我敢同人打赌保证他没有装假，即使拿我的手臂砍下做赌注，我也肯干的！我相信这个骗局乃是自有政治以来世界上行过的最美的骗局。”

雷翁那图不禁微笑起来。

“自然不能否认公爵是大胆而狡猾，”他回答。“但是，尼古罗，我还须承认我在政治上是如此外行，竟至不能明白您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背信行为？……”

“背信么？”马嘉维利打断他的话。“为了救祖国，先生，是不能说什么守信和背信，善和恶，仁慈和残暴的，——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用的，只要能达到目的。”

“这件事情同救祖国有什么关系呢，尼古罗？我觉得，公爵只是为了他一己的利益！……”

“什么？您也说这话么？您也不明白么？可是事情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凯撒是意大利未来的统一者，未来的唯一君主。您看不出来么？……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个时代如此有利于英雄出现。以色列民族在埃及为奴，受尽种种痛苦，然后才有摩西；波斯人在米太压迫之下，然后才有居路士；雅典人陷于内部纷争之中，然后才有德秀士；——意大利也必需象今日这般堕落，

为奴惨过犹太人，受压迫重过波斯人，内争多过雅典人，没有头脑，没有领袖，没有政府，被野蛮人劫掠和践踏，凡是一个民族能忍受的痛苦它都受过，然后才能出现新的英雄，才能出现祖国的救主！以前虽然也出了一些似乎神选的人，带来了一丝的希望，可是他们每逢达到权力尖峰时，就被命运推倒了，尚未能真正做出大事业。国家在半死状态之中，几乎不能呼吸了，时刻在企望着那个人，他能减轻它的伤痛，他能终止伦巴底的暴力压迫，托斯堪那和拿破里的抢劫和勒索，他能医治那些年深日久的臭脓疮。国家无分日夜向上帝呼吁，祈求一个救主……”

他的声音好象一根过于紧张的弦索，忽然弹断了。他面色苍白，全身发抖，眼睛火红。在这感情爆发之中，同时也含有一种痉挛性的无力的东西，如同发癫痫病。

雷翁那图想起了，几日之前，受了马利亚之死所激动，尼古罗才把凯撒叫做“怪物”哩。

艺术家并未曾把他这个矛盾指出来，因为心里明白，尼古罗此时将他的对于马利亚的同情心当作可惭愧的弱点而排斥着的。

“好的，我们等着看看，尼古罗，”雷翁那图说。“不过我还要问您一点：为什么恰恰在今天，您才如此确信凯撒是上帝派遣下凡来的呢？难道这个‘西尼加亚陷阱’比他的其他作为更加明显表白他是个大英雄么？”

“对呀，”尼古罗回答，他又恢复自制力了，又装做完全不动情地说话。“这个骗局做得如此美满，恰恰比公爵其他一切的作为更加表白了一些伟大而互相冲突的品性在这个人身上很特别地结合起来。请您注意，我不褒，也不贬，我只要明白事实。我的意思是说：每个目的都可以经过两条道路走到，——依照法律或施行强暴。第一条是人路，第二条是兽路。谁要统治国家就必须晓得走这两条路，就必需能够选择去做人还是去做兽。这也是古代那个神话的秘密意义，这神话说阿奇耳和其他的英雄都是半神半兽的‘马人’齐朗养大的。‘马人’养大的君主，同‘马人’自己一样，身上也同时具有神性和兽性。普通的人忍受不住自由，他们害怕自由更甚于害怕死，他们若是犯了什么罪过，便要在良心谴责之下懊悔得要命。惟有命运挑选出来的英雄才有力量忍受得住自由，不畏惧，又无良心谴责，破坏法律，做了恶事，却又是清白的，同兽一样，同神一样。今天，我第一次，在凯撒身上看见了这最后的自由，——那是他蒙神选的印记！”

“好的，现在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尼古罗，”艺术家在深思之中回答他。“不过我觉得，自由的并不是凯撒那种人，他们敢做一切事情，因为他们毫无所知，毫无所爱；自由的乃是另一种人，他们敢做一切事情，因为他们知而且爱。人类须有这种自由，才可以克服善和恶，克服高和深，克服一切障碍和限制，克服一切重力；那时他们将同神一般，那时他们将飞了起来……”

“飞了起来么？”马嘉维利很惊讶地问道。

“是的，他们如果有了完全的知识，”雷翁那图解释说，“他们也就给自己造成了飞翼，就会发明一种飞行机器。我在这方面也费了很久的思想。也许没有一点成就的，但不相干，我现在做不出来，将来总有一个人会做的。人类的飞翼一定会发明出来的……”

“好哇，我恭喜您！”尼古罗大笑起来。“现在我们说到有飞翼的人类来了。我的君主，半神和半兽，再长起鸟翼来，一定好看得很！那真是一只奇默拉！”

此时他听到附近一个塔上敲钟。他跳了起来，急忙走出去了，——他到宫里去，为了更详细地打听那些阴谋反对凯撒的人如何被处死的。

意大利各国君主为了这次“美妙的骗局”向凯撒道喜。路易十二得知“西尼加亚陷阱”时，便说：这是一件古罗马人做的伟业。曼土亚侯爵夫人伊萨伯拉·贡察加赠送公爵一百副绸制的各种颜色面具，以为临近的谢肉节化装跳舞之用。

公爵回答她的信说道：

“高贵的夫人，亲爱的姊姊！您送给我的面具已经收到了，我很喜欢这些面具做得罕见的华丽以及各种不同的样式；我尤其喜欢的，是赠送来的时和地不能选取得更适宜的了。好象夫人预先感到了我的一连串的事功的意义。因为蒙上帝恩典，我于一日之间占领了西尼加亚城，其领地及其一切要塞；我又判决了我的敌人，那些阴险的叛逆，以公道的死刑；我也从那些暴君压迫之下解放了卡斯特洛，费摩，西斯特拿，孟吞和秘鲁查，使之应服从那在尘世代表基督的圣父所治理。但我最喜欢的却在于这些面具乃是最真实的证据，表明夫人对于我的好意，如同一位姊姊对于她的弟弟。”

尼古罗笑着说道：雌狐狸贡察加送给雄狐狸波尔查，送给这位假情假意的老行家，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一百个面具更适宜的了。

一五 三年三月初，凯撒回到罗马来。教皇要他手下那些红衣主教拿“金玫瑰”授予这位英雄，——这是教会所能授予它的护卫人的最高的勋章。红衣主教们同意了；二日之后就举行授勋典礼。

梵蒂冈宫中第一层楼，窗子朝着美景院开的教皇大殿之内，会聚着罗马教会的高官和各大国的使臣。

一个肥胖的康健的七十多岁老头子，身穿那闪耀着宝石的大礼袍，头戴那三层冕，生着一副慈祥而威严的面孔，由孔雀羽毛大扇扇着，走上宝座台阶来，——这就是教皇亚历山大第六。

唱礼官的喇叭吹响了。司仪官长德国人约翰·布哈德做了一个手势，公爵手下那些执鞭者，随镫者，侍童和卫队，便走进殿里来；还有他的司令官巴多罗买阿·加布兰尼加，手持那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的宝剑，出鞘，剑锋向上举，也走进殿里来。

这把剑下部三分之一装了金，刻了精致的图画。其中有忠心女神坐在宝座上之图，题着“忠心强于刀剑”；又有朱理亚·凯撒立在凯旋车上之图，题着“不为凯撒宁为虚无”；又有渡过鲁比康河之图，题着“骰子掷下来了”；最后还有献祭阿卑土神——那是波尔查家的公牛——之图：年轻的女祭司们，完全裸体，在一个刚刚宰杀的人牺之上烧香，祭坛上题着“一个牺牲献祭于最好的最大的神”，那上面又题着“凯撒之名即凯撒之幸运”。那个献给神牛的人牺含有一种特别可怕的意义，因为凯撒叫人刻这些图画和题这些铭辞时，他的心里已经存了杀死他的哥哥董·卓安·波尔查的念头，为的能够代替他的哥哥做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了。

英雄自己走在宝剑背后。他的头上戴着高高的公爵帽子，上面用珍珠绣着圣灵鸽子。

凯撒走近教皇身边，脱了帽子，跪下来，吻着圣父鞋子上的红宝石十字架。

红衣主教孟勒阿尔把“金玫瑰”呈给教皇，——这是金器制造术上一件奇迹：金花瓣之中藏有一个小管，里面装着香油，发出了无数玫瑰的香味。教皇站起来，他的声音因内心激动而颤抖着，他说：

“亲爱的孩子，现在给你这个玫瑰，象征着天上和地下两个耶路撒冷的快乐，争得胜利的教会的快乐，——这是难以言传的花，这是公正者的幸福，这是不朽的花冠的美饰。但愿你的德行在基督之中开展，如同水边玫瑰一般繁盛！阿门！”

凯撒从他的父亲手里接了玫瑰。教皇再不能自制了，“肉体克服了他”，如同一个目见的证人说的。害得那位循谨的布哈德着急起来，他竟打破了典礼的庄严气氛，屈身伸出颤抖的双手向着他的儿子。他的面容皱起来了，他的肥胖身躯颤动着。他突出了肥厚的嘴唇，以苍老的声音呜咽着：

“我的孩子，……凯撒，……凯撒，……”

公爵必须把玫瑰交付于那站在他身旁的圣克列蒙红衣主教。教皇很猛烈地拥抱他的儿子，紧紧地抱在自己胸前，笑着，哭着。

唱礼官的喇叭又吹起来了，圣彼得教堂的钟敲响了，罗马一切教堂的钟与之相呼应。圣天使监狱放了大炮。

“凯撒万岁！”罗曼雅卫队在美景院中叫喊。

公爵走出阳台上来，显身给他的军队。蓝天之下，早晨太阳光中，他身穿金紫的衣服，头戴珍珠圣灵鸽的帽子，手执那个象征两耶路撒冷快乐的玫瑰，——在民众看来，他不是人，而是神。

夜里举行一场豪华的化妆跳舞，扮演着朱理亚·凯撒的凯旋，如同瓦棱蒂诺公爵剑上所刻画的一个题着“神性的凯撒”的战车上，立着罗曼雅公爵，头戴桂冠，手执棕榈枝。兵士们装成古罗马兵样子，带着铁鹰和棒束，护卫着那个战车。凡是书上记的，纪念像上塑的，浮雕上和奖章上刻画的，都照着打扮了。

战车之前，一个人身穿埃及祭司的白长袍，高举一面大旗，旗上画着装了金的朱红色的波尔查家徽，——那只公牛，亚卑土神，教皇亚历山大第六的保护神。一些身穿绣银衣服的青年人，一面敲着铜鼓，一面喊着：

“公牛万岁！公牛万岁！波尔查万岁！”

繁星底下，旗上那只畜生，高出众人头上，在火炬光中摇晃着，它的颜色红得象火，又象初开的太阳。

看热闹的人群中也有雷翁那图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他刚从佛罗棱斯到罗马他的师父这里来。他看了这只红兽，想起了《启示录》的话：

“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它交战呢？……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在它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人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卓梵尼“看见了它，就大大惊讶”，正同当初写这些话物人一般地惊讶。

第十三章

红 兽

雷翁那图有个葡萄园在佛罗棱斯近郊菲索勒山丘上。某邻居同他争一块地，告了他。艺术家此时在罗曼雅不能分身，便委托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去主持这个诉讼。一五 三年三月底，他叫卓梵尼到罗马来。

卓梵尼路过奥维托时，停了下来，为的在那里的大教堂内看看路加·辛诺勒里不久之前才画成的那些有名的壁画。其中有一幅画着“敌基督者”的降世。

“敌基督者”的面孔令卓梵尼吃惊。起初他觉得这面孔是恶的，但仔细看了一下又觉得不是恶的，宁可说是表现无限的悲哀。明亮的眼睛，深深的温和的眼光，含有一种无神论者的智慧的最后绝望神气。他是美的，虽然生着尖尖的沙提尔一般的丑耳朵，又有弯弯的猛兽爪子一般的指头。卓梵尼在这张面孔里看见了另一张神性的面孔，与他当初害热病发昏时所见的非常相象，——他要认识这张面孔，但不敢去认识。

同一幅壁画左边画着“敌基督者”的灭亡。他依靠着看不见的飞翼飞上天去，为的向世人表示：他是“人子”，现在来到云端上审判死人和活人。但一位天使把这个上帝的敌人打落致无底坑里去了。这个失败的飞行，这种人类的飞翼，引起了卓梵尼对于雷翁那图所宿抱的可怕的思想。

与卓梵尼同时，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脑满肠肥的修士也在看那些壁画。修士有个伙伴，一个高个子，看不出多少年纪，面孔有点饿相，但神气很快活，穿着游方的学者的服装。

这两人同卓梵尼互通了名姓，从此同他一路旅行。修士是德国纽伦堡人，在奥古斯丁派某修道院管理图书，名叫多马·史旺尼茨。他为了钱财纠葛的事情到罗马来。他的伙伴也是德国人，德国萨尔斯堡人，名叫汉士·卜拉特尔，是他的秘书，兼是他的呆子和马夫。

一路上他们畅谈着各种各样的教会问题。

史旺尼茨冷静而明白地证明了所谓“教皇不会错误”这个教条之不合道理。他说，无需再过二十年，全德国都要崛起，抛弃罗马教会的枷锁了。

“这个人是不会为了他的信仰去牺牲生命的！”卓梵尼一面望着这位伦堡修士的肥肥的团团的面孔，一面心里这样想。“这个人是不会同萨逢拿罗拉一样走入火中去的！但谁晓得呢，也许是他对于教会更有危险。”

到了罗马之后不久，卓梵尼有一天晚上又在彼得广场上遇着汉士·卜拉特尔。这个游方学者引了他到附近西尼巴狄巷去，那里有许多德国人开的旅馆给外国游客居住。他们走进那个“银蜡”小酒店里，店主是一个捷克人杨跛子，属于胡士派，很喜欢招待他的同派人，拿顶好的酒款待他们，他们都是秘密反对教皇的人，那些希望教会大改革的自由思想者也同他们结合，因此人数一无比一天多起来。

在招待普通酒客的大房间背后，杨跛子还有一个秘密的小房间，惟有经过挑选的人才能进去的。现在那里面聚集着一群人。多马·史旺尼茨坐在桌子上端荣誉席上，背靠着个酒桶，那肥胖的手则捧着他的大肚皮。他的生着双下颏的多肉的面孔，一动也不动！他的矇眈的眼睛几乎睁不开了：显然是喝了太多的酒。他时时拿他的杯子对着烛火看，看见磨光的水晶杯内菜茵

葡萄酒的淡金色光辉，很觉开心。

一个游方修士，马蒂诺师兄，痛骂教皇底下贿赂公行。

“一次、两次，是可以忍受的；但凡事总有个限度。请问，长此下去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宁愿落在强盗手里，不愿落在此地的教会要人手里！此地是明公正气地抢劫你！忏悔官要你的钱，收发官要你的钱，圣礼官要你的钱，马夫要你的钱，厨子要你的钱，那个替红衣主教研头倒脚盆水的奴才也要你的钱！正同歌中唱的：‘他们同犹大一般出卖了耶稣。’”

汉士·卜拉特尔站起来，扮着一副庄严的面孔，大家一声不响地望着他，他然后拉长了声音如同教堂里说教一般说道：

“教皇的孩子们，那些红衣主教，于是走到教皇跟前，问道：‘圣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得救恩呢？’亚历山大回答：‘你们还要问么？诫命说过了，现在我再告诉你们：当诚心爱金和银，当爱富人如同爱你自己。你们照这样做，就可得到永生了。’于是教皇坐在他的宝座上，说道：‘富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我的脸；那些送钱财来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称为我的孩子们；那些奉金银之名来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手下办事的人将替他们办事。但是空手前来的穷人有了祸了！我对你们说，你们最好拿磨石缚在穷人颈项上，把他们淹死在海里最深的地方。’红衣主教们回答道：‘圣上，我们一定要照着你的话做。’于是教皇又说道：‘孩子们，我做着，给你们当榜样，那么你们也抢劫罢，同我抢劫活人和死人一个样。’”

大家哄然大笑。

风琴师鄂托·马布格，一个含着天真笑容的可尊敬的老头子，以前坐在一角没有作声，此时从袋里拿了几张小心折着的纸头出来，朗读一封无名氏致枢密顾问保罗·萨维利的信。萨维利由于得罪教皇逃到德国马克西米良皇帝那里去了。其实这是一种攻击亚历山大第六的文字，刚刚出现于罗马，抄录多份，手手相传，故意写成书信形式。信内列举了当今罗马教皇家族的一切罪过和残暴，从教廷贿赂公行说起，直至凯撒杀死他的亲兄董·卓安和教皇奸淫他的亲女吕克列沙。结论号召欧洲各国君主起来，联合一致，扑灭“这个怪物，这个人面兽”：

“敌基督者已经来了。自古以来，上帝信仰和上帝教会的确未曾遇着如此凶恶的敌人，如教皇亚历山大第六和他的儿子凯撒。”

读信之后，大家热烈讨论着：教皇果真是敌基督者么？

各人意见相差很远。风琴师鄂托·马布格承认他久已为了考虑这个问题心里不得安宁了，但他认为真正的敌基督者不是教皇，而是他的儿子凯撒，——好多人推测，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第六死后，凯撒自己要做教皇。马蒂诺修士则根据某圣书中的一段，断定敌基督者虽具人形，其实不是人，而是一种无形体的幽灵；因为，照亚历山德里亚之圣齐里鲁士说，“邪恶之子，在黑暗中走近来的，名为敌基督者，其实正是撒但自己，正是那条大蛇，正是贝里亚，即降临尘世为君的。”

多马·史旺尼茨摇摇头。

“你错了，马蒂诺师兄。克里索斯托谟士之圣约翰说得很明白：‘那是谁呢？是撒但么？绝不是！而是一个具有撒但形态的人，因为他有两种品性：魔性和人性。’此外，教皇和凯撒也都不会是敌基督者；敌基督者必须是童

贞女的儿子……”

史旺尼茨从圣喜博里特书中论“世界末日”的地方引了一段，又引了叙利亚人以法莲的话：“魔鬼将遮荫但支派的一个处女：淫秽的蛇将钻入她的身体里西，她将怀孕而且生产。”

大家抢着问史旺尼茨，或者反驳他。他援引着圣喜隆尼谟士，圣西卜里安，圣伊伦纳及其他好多教父的话。他讲述敌基督者的降世说：

“有些人说，他将生于加利利，同基督一样，又有些人说，他将生于一个大城，这城精神上称为巴比伦或所多玛和蛾摩拉。他的面貌将象‘人狼’的面貌，好多人将认为是基督的面貌。他将大显神通。他对海说话，海就风平浪静了，他对太阳说话，太阳就黯然无光了；山将为他迁移；石头将为他变成面包；他将喂饱肚子饿的人，将医治病人，哑子，瞎子和跛子。他能否叫死人复活，我就不知道，因为《西比灵讖书》第三卷虽说：‘他将复活死人’，但教父们怀疑这句话。以法莲说：‘对于精神，他无权力——non habet potestatem in spiritu.’那时地上四方列国，歌革和玛谷，都要奔赴于他，地要为他们的营帐变白，海要为他们的船帆变白。他要集合他们在他的周围，要在耶路撒冷最高的上帝宝殿内登位，也要说道：‘我是永在的，我是子和父。’”

“死狗！”马蒂诺修士喊起来，他再忍耐不住了，他拿拳头重重地打着桌子。“但是，多马师兄，谁肯信他呢？他连无知的童子也欺骗不了的。”

史旺尼茨又摇摇头。

“他们要信他的，好多人要信他的，马蒂诺师兄。他们要受他的假圣行所欺骗。因为他也要克制肉体，保持贞洁；他不亲近女人，不吃肉，不仅慈爱人类，而且慈爱一切有气息的生物。同林鸡一般，他也要诱惑别的鸡雏，用假甜蜜的呼唤去诱惑。他要说道：‘大家都到我这里来呀，凡是辛苦的和劳碌的都到我这里来呀，我要宽慰你们……’”

“若是这样，”卓梵尼问道，“那么谁能认识他的真相呢？谁能揭破他的面具呢？”

修士用一种迫人的锐利的眼光看着他，回答道：

“没有一个人能认得他，惟有上帝能认得他。连那些大义人也不能认得他，因为他们的精神已经纷乱了，他们的思想已经糊涂了，他们看不见那里是光，那里是暗。地上将有悲哀，民间将有疑惑，自从创造世界以来从未如此悲哀和疑惑过。人类要对山说：‘倒下来罢，把我们藏起来罢！’人类将在恐惧和等待的痛苦之中死去。痛苦将降临于人类，因为天的力已经动摇了。然后那个坐在最高上帝殿堂内宝座之上的，才开口说话：‘你们害怕什么？羊群不认识牧羊人的声音了么？你们这些无信的和狡诈的人！你们要看一个表记，你们一定看得见的。你们要看见“人子”到云端上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于是他长成巨人，胁着魔鬼机智发明的飞翼，在轰雷和闪电之中，一群天使模样的年轻人拱卫着他，飞呀飞呀，飞上天去……’”

卓梵尼听着，面色苍白了，眼睛吓得发呆。他想起路加·辛诺勒里图画上那个被天使打到无底坑去的敌基督者衣裳上宽阔的折痕；他又想起雷翁那图的衣服给风飘在肩膀上如同大鸟飞翼的情景，——当他在白山荒凉尖峰上看见师父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候。……

隔壁大房间里，现在响着姑娘的喊声和笑声，——原来那个学生不耐烦久听有关学问的谈话，溜到隔壁去了。那里又有人跑着，赶着，椅子碰翻了，

玻璃杯打破了：汉士·卜拉特尔在同那个美貌的女侍者调情。

以后忽然寂静无声了，——一定是他捉着了那个姑娘，吻了她，把她抱在怀里。

琴弹起来，还唱着一首老歌：

亲爱的酒侍，美貌的姑娘，
你象玫瑰花一般好看和清香，
我向你唱赞美歌，赞美圣母娘娘，
那怕老板是狐狸，是光棍流氓，
但是一切教堂都比不上这儿酣畅。
我们的道袍，念珠兼秃顶，
抵不了爱神的飞箭攻心，
只要你肯给我一个吻，
即使在柴堆上烧死了，我也甘心。
斟给我罢，那葡萄的美汁，
我不怕神父们闲言喋喋；
因为我知道得清彻：
这儿罗马只听得见黄金声响，
经典呢早已不知去向！
罗马是个强盗窠巢，
前面惟有一条地狱道路好走。
教会变了分赃的机关，
教皇变了强盗的头脑！
那么快给我一个吻呀，唧唧！
Dum vinum potamus——
赞美巴库斯呀，酒神，
Te Deum laudamus！

多马·史旺尼茨倾听着，他的肥胖的面孔含着快活的微笑。他举起了酒杯，杯中闪耀着淡金色的莱茵葡萄酒；他用那微细而颤动的声音和唱着这首第一次向罗马教会举起叛旗的老歌：

赞美巴库斯呀，酒神，
Te Deum laudamus！

雷翁那图在罗马圣神医院里研究解剖学；贝尔特拉非奥做他的助手。

艺术家觉得卓梵尼总是愁眉苦脸的，有一天遂邀他到梵蒂冈宫里去散散心。

那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来请求教皇亚历山大第六，要他解决他们之间关于不久之前哥伦布新发现的大陆和岛屿的所有权的争执。教皇现在要最后确定那条划分地球的界线了，——十年前第一次听到发现新世界的消息时，他就划下了这条线。圣父延揽了许多有学问的人来商议，雷翁那图也是其中之一。

卓梵尼起初拒绝不去；但后来好奇心战胜了他：他要亲见教皇一面，因

为他听到了关于当今教皇的许许多多的议论。

第二天早晨，两个人都进梵蒂冈宫里去。他们走过教皇大殿，即是亚历山大第六授予凯撒金玫瑰的地方；然后踏进内室去，即所谓基督室和圣母室；最后才到教皇会客厅。穹窿上以及拱门之间半圆形地位上，都由平杜黎启奥画了《新约》书中和圣者传中的种种故事。

这些图画旁边还画着异教神话。尤比德的儿子太阳神鄂绪里斯，从天上下凡，与地神伊丝士结婚。他教人类耕种土地，收获果实，栽培葡萄。人类把他杀死了，但他从坟墓中复活，又现身为白公牛，无疵的亚卑士。

罗马教皇厅里画着这两种图画，《新约》故事图，和波尔查家金牛化身为亚卑士神之图，——对照起来虽令人有奇异之感，但这两种故事：耶和華儿子的故事和尤比德儿子的故事，都渗透了同一乐生感情，互相调和着。温柔的山丘好象寂寞的翁布里亚一带的山丘，其间细长的新柏在风中低昂，天空中翱翔着的鸟儿唱着春之恋歌。圣以利沙伯拥抱着圣母，祝道：“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那旁边，一个小小的侍童正在教一只小小的狗用后腿站直起来。但鄂绪里斯和伊丝士结婚图中也有一个裸体小鬼骑在一只做牺牲用的鹅背上。这一切都表现同样的欢乐。在一切装饰图案之中，在花球中间，在拿十字架和香炉的天使中间，在拿提苏杖和果篮而跳着的山羊脚的牧羊神中间，都藏着神秘的公牛，那只金红色的兽，——好象这一切欢乐都是因它而起的，犹如一切光明出自太阳。

“这是什么呢？”卓梵尼想道。“这是亵渎神圣呢，还是孩童的天真？胎儿在腹内跳动的以利沙伯和对着丈夫的分裂肢体而哭泣的伊丝士，面容上不是表现同一的神圣感情么？亚历山大第六跪拜那复活的基督时和埃及祭司献祭那被人类杀死而又复活为亚卑士的太阳神时，各人面容上不也是表现同一的虔诚和同一的陶醉么？”

可是那个神，波尔查家徽上画的那只金牛犊，为人们所焚香跪拜和颂赞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罗马教皇自身。诗人们简直尊他为神！

凯撒的罗马，
不如今时大：
当初凯撒还是一个人，
亚历山大则是一个神。

但比一切矛盾更加惊吓得卓梵尼的，却是人和兽之间这般调和无间。

他一面细看图画，一面听着在厅内等待教皇的那些贵人的闲谈。

“您从哪儿来的，贝尔特兰图？”红衣主教阿波黎亚问费拉拉使臣。

“从大教堂来的，大人。”

“圣上怎么样？他不很疲倦么？”

“毫不疲倦。他做了弥撒，做得非常好，不能再好的了。又庄严，又神圣，又天使一般美丽。我当时觉得不是在尘世上，而是在天堂上，在上帝手下诸圣者中间。当教皇奉起圣饼和圣酒时候，不仅我一个人，还有好多其他的人都哭了。”

“红衣主教弥迦勒究竟害什么病死的呢？”不久之前才进来的法国使臣问道。

“他吃了或喝了一样什么东西，胃里不消化。”文书官朱安·洛别茨低

声回答，他是个西班牙人，亚历山大第六手下官吏大多数是西班牙人。

“据说，”贝尔特兰图插话说“星期五，弥迦勒主教死后第二天，圣上急欲见面的西班牙使臣来见时，圣上竟不能接见；他说，他为了主教去世感觉烦恼和忧愁，不能见客。”

这个谈话，除了表面的意义之外，还含有秘密的意义：主教去世惹起教皇的烦恼和忧愁，这意思是说他整天数算死者的钱财；主教胃里不能消化的饮食，这意思也是指一种有名的波尔查家毒药，一种甜蜜的白粉，食下去依照预定的时间慢慢地发生效力，——或者是一种西班牙蝇，晒干磨成粉末筛过的。教皇自己发明了这种迅速而容易的敛钱方法。他很注意考察所有红衣主教的进款；每逢他要钱用时，他就送一个他认为是足够有钱的主教上天堂去，而自立为死者财产的继承人。所以人家说，他喂养红衣主教们，如同喂养猪猡。他的司仪官德国人约翰·布哈德，在笔记内，描写教堂典礼之中，也时常很简单地提及某红衣主教的忽然死去：“他喝了那个杯子了。”

“据说，”一个侍从彼德罗·卡兰察问道，他也是西班牙人，“红衣主教孟勒阿尔昨天夜里也病了，是真的么？”

“真的么？”阿波黎亚喊起来。“他害的什么病呢？”

“我不大清楚。据说是恶心，呕吐……”

“天呵，天呵！”阿波黎亚重重地叹口气，他又接着指头数道：“红衣主教——奥西尼，费拉里，弥迦勒，孟勒阿尔……”

“恐怕是此地的空气，或者底伯河里的水，不利于诸位大人罢？”贝尔特兰图插话说，话里含有嘲谑意。

“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阿波黎亚低声说，他的面孔没有人色。

“今天活着，——但是明天……”

大家都不做声。

一群贵人，骑士，卫兵（教皇侄孙罗德里格·波尔查统带的）侍从，及教廷其他官吏，从隔壁巴巴加洛大厅走进来。

“圣父来了！圣父来了！”起了一阵敬畏的低语，然后又寂静了。人群中起了骚动，腾出地位；——各门齐开了，教皇亚历山大第六走进厅里来。

他年轻时是个美男子。据说，那时他只消看女人一眼，就可以煽起女人的欲火，好象他眼中有一种魔力能吸引女人，犹如磁石吸引铁。现在，他的面貌还是庄严的和美丽的，虽然由于太肥胖原故，线条有点模糊了。他的面色是晦暗的，他的脑壳光秃得只剩下后脑稀疏的几根毛；他有一个大鹰鼻，一个下垂的双下巴，一双非常生动活泼的小眼睛，两片肥厚柔软而突出的嘴唇，——这些显得他的面貌含有一种淫荡的，狡猾的，而又小孩子般天真的神气。

卓梵尼要在这个人的外表找寻什么恐怖或残酷的痕迹，但找寻不到。亚历山大·波尔查非常懂得交际礼貌，他具有一种天生的得人欢心的魔力。凡他说的话，做的事，人家总觉得必须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

“教皇有七十岁了，”一位使臣写道：“但他一无比一天更年轻些，他的最重大的忧愁没有能压抑他至一天以上的。他有一种快乐的本性，凡他进行的事情都能遂心如意。此外，他想的并没有别的事情，除了为他的儿女的光荣和幸福。”

波尔查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加斯蒂尔地方的穆尔人，他们原是从阿非利

加洲迁移来的。亚历山大第六的晦暗的皮色，肿胀的嘴唇，和火红的眼睛，确能令人相信他的血管里流着非洲人的血。

“除了平杜黎启奥这几幅壁画，”卓梵尼自己说道，“对于教皇再没有更好的背景了，——这几幅画是用来颂赞老亚卑土神，即太阳所化之公牛的。”

老波尔查虽然有七十岁，还是健康和强壮的，如同公牛，的确象他的家徽上那只金红色的牛犊的后代，——那牛犊是太阳神，是乐生，是欢娱，是茂盛。

亚历山大第六走进大厅来，一面同那个犹太金匠所罗门·达·塞沙谈着话。瓦棱蒂诺公爵那把剑上朱理亚·凯撒凯旋之图就是这个犹太人刻的。他特别得圣上恩宠，因为他在一块平坦的大绿玉上，模仿古代宝石雕了一尊加里皮哥之维纳斯像，雕得如此之合乎教皇的意，教皇竟教人拿这宝石镶在十字架上面。亚历山大每逢在圣彼得大教堂做礼拜时都是拿这个十字架替民众祝福的，所以他每次拿这十字架放在嘴唇上时候，他吻的乃是那位美貌的女神。

但是亚历山大并非不信上帝的：他不仅遵守着教会一切外表的规条，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是虔诚的。他尤其崇拜圣童贞玛丽亚，以之为他的特别保护人，认为她总是在上帝面前热烈替他祈请的。

现在他向这犹太人所罗门定制一盏灯，为了民众玛丽亚教堂之用。他捐这灯给教堂是为了替吕克列沙小姐病愈还愿的。

教皇现在坐在窗子旁边，细看他心爱的宝石。他的美丽的手的细而长的指头，有时摸着这颗宝石，有时又摸着那颗宝石，一面突出那二片贪婪的淫荡的嘴唇。

他特别心爱的是一颗大玛瑙石，颜色阴暗过于绿玉，但放射出金紫色的神秘光芒。

他叫人从他的珠宝房里取来一匣珍珠。

他每逢开这珠匣时，总要想起他的爱女吕克列沙，她是如此相似一颗淡灰色的珍珠。他用眼睛在候见的人群中寻觅他的女婿费拉拉公爵，亚尔丰棱·德·厄斯特派来的使臣，寻到了，喊他近前来。

“听着，贝尔特兰图，不要忘记了向我讨礼物给吕克列沙小姐。你见了她的叔叔，空手回去，她是不高兴的。”

他自称为叔叔，因为正式文书不说吕克列沙小姐是教皇的女儿，而说是他的侄女；教皇本不许有嫡亲儿女的。

他在珍珠匣里摸掏，结果掏出一粒榧子大的长形的玫瑰颜色的印度珠，一个无价之宝；他拿起来对着亮光看，心里很快活。他想象着，这颗珍珠系在吕克列沙小姐的淡白色的胸前，由她的黑衣服衬托起来，将如何好看。但他还在踌躇，这颗珍珠究竟送给费拉拉公爵夫人好呢，还是送给圣童贞玛丽亚好呢？可是他立即对自己说：许了天后的东西，转送给别人，是一件罪过，于是把这珍珠交给犹太人之手，命令他镶在那盏灯上面最显眼的地方，夹在那颗大玛瑙石和苏丹送的一块红玉中间。

“贝尔特兰图，”他又转脸同费拉拉使臣说话，“你看见公爵夫人时候，请你告诉她：我要她好好保养身体，要她在天后象前热烈祈祷。感谢上帝和童贞玛丽亚，我的保护人，你看见，我身体非常好，现在替她祝福。至于礼物，那我今晚就叫人送到你的公馆去的。”

西班牙使臣走近珍珠匣旁边来，很恭敬地喊道：

“我还没曾见过那么多的珍珠哩！这些至少有七升罢？”

“八升半哩！”教皇很得意地纠正他。“是的，很可以夸耀的；我的珍珠是很好看的。我费了二十年搜罗这些物事。我的女儿很爱，很爱珍珠。……”

他眯着左眼，笑起来，一种轻声的奇异的笑：

“这丫头晓得，珍珠同她很配称的。”接着，他又很庄重地说：“我愿在我死后，吕克列沙是全意大利有最美丽的珍珠的人。”

他双手都放在珍珠匣里去，把珍珠捧起来，又让它们从指缝中滑下去，看着这些温柔灰白的颗粒，听着轻微的滑落声音，很觉开心。

“这一切都要给她的，给我的亲爱的女儿的，”他说，同时咽了一口气。

忽然，他的火红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神气；使得卓梵尼背脊上发了一阵冷战，——卓梵尼不由地想起了人家传说的老波尔查对于他的亲生女儿含有乱伦的欲念的话。

人们通报凯撒来见圣上。

教皇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召了他来。原来，法兰西国王，经过他派驻梵蒂冈的使臣，表示他对于瓦棱蒂诺公爵阴谋危害佛罗棱斯共和国之气愤。这个共和国是受法国保护的。法兰西国王又责怪亚历山大第六庇护他的儿子这个阴谋。

教皇得到他的儿子来见的报告时候，便偷偷看了法国使臣一眼，走近这个法国人身边，在他耳朵里说了几句话，好象偶然地拉他到凯撒候见的房间的门口去。然后教皇走进这房里，又好象偶然地让房门半开着，使得站在房门近旁的人都能够听着房里的谈话。法国使臣也是这些人其中的一个。

不久他们就听着教皇气愤愤叫喊。

凯撒要安静而恭敬地回答他。但是老头子顿脚，叫喊得更利害：

“滚出去罢，离开我的眼睛！要把你吊死的，你这狗子，你这婊子儿子！……”

“天呵，您听到了么？”法国使臣低声问他身边的威尼斯公使安东尼奥·朱士蒂良尼说。“他们还要打架的！圣上还要打他的儿子的！”

朱士蒂良尼只耸一耸肩膀。他明白，如果打起架来，只有儿子打父亲，不会有父亲打儿子的。自从凯撒杀死了他的亲兄干底亚公爵之后，教皇看见他就发起抖来了，虽然现在还更加爱他。教皇心里，父亲的得意之中杂有迷信的恐怖。大家也知道，那个青年侍从毕罗托，为了得罪凯撒逃至教皇身边，躲在教皇袍子里面，凯撒竟在父亲胸前刺死他，以致鲜血喷了父亲一脸。

朱士蒂良尼又觉得，现在这个争吵，不过是做戏罢了：父亲和儿子都要欺骗法国使臣，要向他表明，即使公爵对于佛罗棱斯不怀好意，但教皇是不与闻的。朱士蒂良尼时常说这两父子在演双簧：父亲只说不做，儿子只做不说。

公爵告退时，教皇拿父亲的诅咒和教会的驱逐来恐吓他，然后自己气愤得发抖回到大厅来，喘息着，揩去红面孔上的汗珠。惟有他的眼睛深处闪耀着一种快乐的光辉。

他走向法国使臣身边，又把这个法国人拉到旁边去，——这次是拉到那通往美景院的门龕下去的。

“圣上，”那个有礼貌的法国人表示歉意，“想不到为了我的事情致使

圣上生气……”

“唔，你听着了？”教皇假意表示惊讶，很和悦地问他；又不让他有思索的余暇，便用两个指头拉着他的下巴，同父亲对儿子一般的亲爱，——这是亚历山大第六特别宠爱人的一种表示。他说话，说得很快，很流畅，滔滔不绝地说他如何忠实于法兰西国王，公爵的本意又如何良好。

使臣听着，糊涂得很。他手里虽然持有差不多不可否认的阴谋证据，但他居然不信任自己的眼睛去信任教皇的眼睛，西貌和声音了。

老波尔查扯谎扯得很自然。他并非预先想好了他的谎话，而是随口而出的。他的扯谎是清白的而非故意的，正如对女人们说情话一般。他的一生都在练习这个本事，练得如此成功，使得所有的人都相信他，虽然都明知他是在扯着谎，或者如马嘉维利说的，他是在“为了最不愿做的事情发最多的誓”。他的扯谎的秘密就在于他自己也信了他的谎话，正如一个艺术家把他自己的幻想看做真实一般。

同法国使臣谈了话之后，亚历山大第六便去同他的秘书长，秘鲁查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果·勒谟里诺·达·伊列大说话，——这位主教就是当初奉命去审判和烧死萨逢拿罗拉的。主教拿着那张关于出版检查的诏书等候签字。这张诏书文字是教皇自己起草的。

诏书中有一段说：

我承认印刷很有用处，这个发明能使真理永存且为大众所能接近，但我要预防自由思想和诱惑性的书籍之危害于教会，所以凡不得主教或副主教允准之书籍皆不许印刷。

诏文宣读之后，教皇便向红衣主教们望了一眼，循例问道：

“Quid videtur？（你们有何意见？）”

“除了印刷的书之外，”红衣主教阿波黎亚建议道，“我们不可以采取什么办法来取缔那些手抄的著作么，譬如无名氏著的《致保罗·萨维利的信？》……”

“我知道，”教皇打断他的话，“伊列大拿给我看过。”

“圣上既然知道了，那么……”

教皇直看着他的眼睛。这位主教惶恐起来。

“你的意思是要问我为什么不追究么，为什么不设法查出写信的人么？呵，我的孩子，控告我的人，如果控告的句句是实话，那我怎能追究呢？”

“圣上！”阿波黎亚害怕得喊了起来。

“不错，”亚历山大第六用庄严而动人的声音说下去，“控告我的人是有道理的！我是最坏的罪人；我是贼，是骗子，是淫棍，是杀人凶手！我全身发抖，我在人面前不知何处躲藏是好。——将来到了基督可怕的审判时候，又要怎么样呢？那时连义人也要惊惶的！……但是主活在一天，我的灵魂也活在一天！也是为了我，我的主才去被人判刑，被人戴上荆棘冠冕，鞭打，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一滴血，就足够洗清我的罪，洗得如同雪一般白了！你们控告我的人，你们当中是谁晓得上帝仁慈到什么程度呢，才敢如此对一个罪人说：你定了罪永不得赦免了！义人们尽管在上帝面前替自己辩护罢。我们罪人，我们只能够依赖谦卑和忏悔；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罪便

没有忏悔，没有忏悔便没有解救。所以我犯罪，我忏悔，我又犯罪，我又为了我的罪而哭泣，同税吏一样，同卖淫妇一样。是的，主呵，强盗在十字架上称颂你的名，现在我也称颂你的名！判我有罪的人，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但即使不仅是人判我有罪，连所有天使和所有在天时圣者都判我有罪，都抛弃我，我也不沉默的，我也不放弃向圣童贞玛丽亚，我的保护人，求告的，——因为我知道她一定要施恩于我，她一定要施恩……”

他呜咽起来，他的肥胖的身躯都震动了，他伸长两臂向着厅门上画的圣母像。好多人相信，当初平杜黎启奥画这圣像时，是遵照教皇嘱咐，将美貌的罗马女人朱丽亚·叶纳丝的面貌画上去的，——她是亚历山大第六的情妇。

卓梵尼看着，听着，又怀疑着：这是说笑呢，还是信仰？或者二者都是？

“但是我还有一点要告诉你们的，”教皇说下去，“就是：重要的并不是要替我自己辩护，而是要尊崇上帝。写那封《致保罗·萨维利信》的人，说我是个异端邪说者。但是上帝可以替我作证，我没有犯这个罪！你们自己，——不，你们不肯当我的面说实话的，——但是你，伊列大，我知道惟有你爱我，你看进我的心，你不是一味奉承的人；你对我说罢，弗朗西果；你说，同在上帝面前一样说：我犯了异端邪说之罪么？”

“圣父，”这位红衣主教很感动地回答，“我怎能审判你呢？你的最恶毒的敌人，若是读了你的著作《罗马神圣教会的盾牌》之后，也一定承认你没有犯异端邪说之罪的。”

“你们听到么？你们听到么？”教皇喊起来，一面指着伊列大，得意得如同小孩子一般。“如果他判我无罪，上帝也要判我无罪的。别的话我不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叛精神，自由思想，异端邪说，则我毫无沾染！我的灵魂没有一丝一毫无神的思想或怀疑。我的信仰是纯洁而不动摇的。但愿今天这个关于出版检查的诏书，也能替上帝神圣教会做个金钢石一般坚固的新盾牌！”

他拿起笔来，在羊皮纸上签了字，——字体粗大而笨拙，同小孩子写的一般，但很威严。他签道：

“钦此奉行！亚历山大第六，主教，上帝仆人之仆人。”

两个掌管教皇室的修士，悬挂一个铅丸在一条通过羊皮纸裂缝的丝绳上面；他们拿铁钳把铅丸压成一个平坦的印，上面刻着教皇的名和一个十字架。

“主呵，现在赦免你的仆人的罪过呵！”伊列大低声说，一面在幻想的热情中抬起他的热狂的凹眼睛望着天上。

他真地相信：如果拿个天平来，把波尔查的一切罪孽放在一头，又把这个出版检查诏书放在一头，那么放诏书的一头要比较重些的。

一个侍从走到教皇身旁，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亚历山大便带着着急神气走进旁边房间去，从那里再走进一个藏在壁帷后面的小门，而到了一条给挂灯照着的窄狭的走廊，——中了毒的红衣主教孟勒阿尔家的厨子，在那里等待他。教皇听到风声，说毒药分量不够，病人又复原了。

他很详细地询问厨子，结果得到令人放心的结论：原来这位主教虽然暂时好了，二三个月后仍要死去的。如此一来还更好些，因为什么嫌疑都没有了。

“这个老头子确实是很可惜的，”他心里想。“他是个快乐而和气的人，又忠实于教会。”

他很难过地叹了口气，垂下头来，突出他的肥厚而柔软的嘴唇。

教皇并不说谎。毒死这位红衣主教的事情的确使他心里难过。如果不用这个手段能够取得主教的财产，那他是很快活的。

回到大客厅来时，路过自由艺术厅，那里时常设宴招待少数的客人；现在他看见筵席已经摆好了，肚里不觉饿了起来。划分地球的事情只好推到下午去了，圣上于是邀请客人入席。

席上，水晶盆中饰着自色的鲜百合花，那是报知之花，是教皇特别喜爱的，因为这种花的处女样的美丽，令他记起了吕克列沙小姐。

筵席并不丰盛：亚历山大第六是以饮食淡泊著名的。

卓梵尼站在一群侍仆中间，倾听酒席上的谈话。

文书官朱安·洛别茨把话题转到今天圣上同凯撒争吵上面去，他热烈地替凯撒辩护，好象不知道那一切都是假装的。

大家同意他的话，大家称赞凯撒的德行。

“唔，不！不！不要说这种话！”教皇摇头回答，带着生气的温柔神态。

“你们还不晓得他是个什么人哩！每天我都提心吊胆等待着他又耍了什么把戏出来。你们想一想我的话：——他还要叫我们大家都倒霉的，他自己也要折断颈项的……”

他的眼睛流露出父亲的得意神态。

“他还肯听谁的话呢？你们认识我；我是一个坦白而诚实的人。我心里想什么，嘴里也说什么。但是凯撒，天晓得，总是阴沉沉的。你们信我的话：我虽然常常吆喝他，骂他，但我心里害怕。是的，我害怕我自己的儿子。他总是很恭敬的，甚至于太过恭敬了，但如果他忽然瞪眼望我时，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刺着我的心。……”

客人们更加热烈地替公爵辩护。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早知道了。”教皇带着狡猾的笑容说。“你们爱他，同爱你们的孩子一般，不愿听人家说他坏话……”

大家都不做声了；他们不知道，他还想听些什么样的称赞的话。

“你们总是说他这样那样，”老头子说下去，他的眼睛射出真正快乐的光辉。“但我明明白白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晓得凯撒是什么人！孩子们，听我说罢，我要把我的心底的秘密告诉你们。并非我自己夸耀他，而是一个更高的神意夸耀他。有两个罗马。第一个罗马把地上的一切人民团结在它的刀剑权力之下。但‘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所以罗马灭亡了。所以地上没有什么统一的权力，人民分崩离析，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但是没有罗马，世界就不能维持下去的！新罗马要在精神权力之下团结一切人民，但人民不来团结；因为经上写道：‘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单单精神的杖，对于世界没有权力。我是第一个教皇，给上帝教会这把刀，这根铁杖，去管辖人民，把他们结合为一个大群。凯撒就是我的刀。看哪，两个罗马，两把刀，要结合起来；教皇要做凯撒，凯撒要做教皇；于是精神之国，刀剑之国支持着，将常存于‘永久的罗马’当中！”

教皇不做声了，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那里画的红兽，如同一个太阳放射金色的光辉。

“阿门！阿门！但愿如此成就！”罗马教会那些贵人和主教同声礼赞。

厅内是闷热的。教皇头昏了，与其说是因为喝了酒，宁可说是因为梦想他的儿子的伟大而陶醉。

大家走出阳台上来，俯瞰着底下美景院。

院内，马夫们正从马厩里牵出牡马和牝马。

“放它们出来罢，阿尔丰梭！”教皇对着马夫头脑叫喊。

阿尔丰梭懂得这话的意思，便照着做了。看着牡马和牝马交尾，是亚历山大第六最喜欢的娱乐之一。

马厩的门都开了；鞭子响着，一大群马儿很快乐地嘶鸣着，跳出院子内来。牡马追赶牧马，一对对地交起尾来。

教皇在红衣主教和教会贵人包围当中看了许久都不厌倦。但后来，他的容颜渐渐黯然而了。他想起了几年之前他同吕克列沙小姐一起欣赏这个游戏。于是女儿的容貌就活现在他的脑中：金黄头发，蓝眼睛，同父亲一般肥厚而富肉感的嘴唇，新鲜而温柔同珍珠一样，无限的随顺和恬静，处在罪过之中而不知罪过，陷于最可怕的恶行，却又是纯洁的和淡泊的。教皇满含怒意和仇恨想起了他现在的女婿，即她现时的丈夫，费拉拉公爵阿尔丰梭·德·厄斯特。当初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他呢？为什么答应这件婚姻呢？…”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垂下头来，好象忽然感到年龄的重量压在他的肩上；然后他回到客厅里去。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地球仪，地图，圆规和罗盘，为了划那条大经线之用的。这经线定好要在亚佐尔岛和维德岬西边三百七十个葡萄牙里地方划起。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划起者，因为据哥伦布说，这个地方乃是“大地的肚脐”，乃是那个梨尖形的，象女人奶头的，向月界耸起的高地，——他第一次航行时，磁针的偏向使他确信有此高地存在。

一面从葡萄牙最西的尖端，另一面从巴西海岸，到此经线之距离应当是相等的。至于距离多远，则待以后航海家和天文家根据旅行日数去详细规定。

教皇做了一个祈祷，用十字架给地球仪祝了福，这十字架上镶有那雕着加里皮哥之维纳斯像的绿玉：他然后拿起一枝小画笔来，蘸了红墨水，从北极到南极通过大西洋画了一条界线：在这界线以东已发现和未发现的一切陆地和岛屿都属于西班牙所有，以西则属于葡萄牙所有。

他如此一举手便把地球分成两半了，如同分苹果一样分给基督教国家。

在此时候，卓梵尼觉得亚历山大第六，威严而伟大，完全自觉着他的权力，真象他所预言的世界统治者“教皇兼凯撒”，真象灵凡两界的统一者。

当天晚上，凯撒在梵蒂冈宫中他的邸宅款宴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招了五十个最美丽的罗马妓女来待候。筵席散后，窗板和门户都关闭了，桌上那些银制的大烛台都拿下来放在地上。凯撒，教皇和众宾客，都把那些焙熟的栗子抛给姑娘们，要她们全身赤裸，四肢着地，在地下无数蜡烛之间爬来爬去，把栗子捡起来。她们在地下抢着，笑着，喊着，倒下去；不久，在光把将烬地从地下亮上来的烛光之中，就有一大堆褐色的白色的和玫瑰色的人体倒在圣上脚下了。

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子快活得同小孩一个样：他一把把抓起栗子往地下丢，大声拍掌，叫那些妓女做他的“小鸟儿”。

但不久，他的容颜又渐渐黯然而了，同下午在美景院上面阳台上一样。原来他又想起了一五〇一年万圣节夜里，他曾同吕克列沙小姐，他的爱女，欣赏过这个栗子游戏。

散场之后，众宾客都到教皇的私室去，即所谓基督室和圣母室。这里，那些妓女和公爵的罗曼雅卫队中最强壮的兵士在作“爱的竞赛”。胜利者得

到奖品。

人们便是这样在梵蒂冈宫中庆祝着这一个日子！——这一天有两件大事：分割地球和制定书刊检查，足为罗马教会的纪念。

雷翁那图参加了宴会，什么都看见了。奉邀参加这种宴会乃是最高的恩宠，不能推辞。

艺术家回家来之后，当夜，在笔记上写道：

“塞尼卡说得很对：‘每个人都是神和兽的混合体。’”

接着他又在一幅解剖画旁边写道：

“我认为，具有粗俗的灵魂和卑鄙的情欲的人，不配生着美而巧妙的身体，同智慧高超的人一样。两头开口的一种袋子就够那种人做身体了！一个口容纳食物，一个口则排泄食物。因为事实上他们也不过是食物通过的一种管子，制造粪便之用的。他们惟有形态和声音象人，其他一切连畜生也不如。”

第二天，卓梵尼看见师父在工作场画他的圣喜隆尼漠土像。

一个山洞里，一个狮子洞里，这位隐士跪在十字架前面，拿一个石头猛力敲自己的胸膛，以致躺在他的脚下那只驯狮张开大口望着他的眼睛，一定是忧愁地长吼着，为了怜悯这个人。

卓梵尼不由得想起了雷翁那图另一幅图画，想起了白列达和白天鹅之图，想起了这个淫欲女神之图，当初在萨逢拿罗拉点的火堆上烧去了的。同往常一样，卓梵尼又自问道：这二个如此相反对的深渊，师父的心究竟接近于哪一面呢？——或者是同样接近于两方面呢？

夏天到了。罗马城里流行着从邦丁沼泽发生出来的热病，——疟疾。七月底和八月初，没有一天不死去教皇身边一二十个人。

最后几天，教皇变得坐立不安，忧愁得很。但并不是害怕死，而是为了另一件事情：思念吕克列沙小姐。以前他就发过几次这种狂野的盲目的昏迷得近于疯癫的想思病了，他害怕这种病：觉得若不得见吕克列沙小姐一面，他就要死去的。

他写信给吕克列沙，请她来，哪怕只来几日：他希望来了之后可以强迫她留住不走。她回信说她的丈夫不放他来。老波尔查并不害怕什么罪孽；如果办得到的话，他也要消灭这个最后的最可恨的人，同消灭以前吕克列沙所有的丈夫一样。但是对于费拉拉公爵开不得玩笑：他有全意大利最好的炮兵。

八月五日教皇到红衣主教阿德里亚诺·狄·科纳托的郊外别墅去。晚饭时，不顾侍医劝告，他食了他心爱的加了很浓香料的菜，喝了很厉害的西西里酒，在危险的罗马晚凉中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晨，他觉得不舒服。后来据人说，教皇从打开的窗子看见两口棺材抬过去；一口是他的一个侍从的，另一口是古叶漠·莱蒙底先生的。这两个死者都是很胖的人。

“这是我们胖人的危险时代！”教皇感叹了这一句话。

他刚说了这句话，就有一只斑鸠从窗外飞进来，头触着墙壁，昏倒在圣

上脚底下。“不祥的兆头！不祥的兆头！”教皇吓得面无人色，低声喊起来。他立刻退到寝室去。

夜里就恶心和呕吐。

御医们的意见各不相同：这个人说是“三日热”，那个人说是“黄疸”，第三个人又说是“中风”。城里纷纷传说教皇被人下了毒药。

他一点钟比一点钟衰弱下去。八月十六日，人们决定使用最后的手段：把一种宝石捣碎来做药。但服了之后病更加重了。

有一天，他恢复了知觉，在胸前衬衣之内摸索着。好多年以来，亚历山大第六便带着一个小金球在身上，其中装着一点儿基督的肉和血。那些星士对他说过：有这个东西带在他身上，他就不会死去的。这个东西现在不见了，是他自己遗失了呢，还是身边有个希望他死的人把它偷去了呢？——仍是无法知道的。他听到这个东西找不着时，便绝望地闭了眼睛，说道：

“那么我一定要死了。完了。”

八月十七日早晨，他自己觉得临死一般疲倦，便叫众人都出去，单留下他的得宠的侍医温诺沙主教。他向医生提起教皇以诺尊爵第八的御医，一个犹太人，发明的一种治疗法：拿三个小孩子的血注入临死的教皇的脉管里。

“圣上也知道这个试验结果怎样么？”主教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教皇含含糊糊说。“但是那次失败，也许是因为用的是七八岁的小孩子。必须用很小的，吃奶的，……”

主教没有回答。病人的眼睛迷乱了，他已经在做幻想。

“是的，是的，顶顶小的，……白的，……他们的血是干净的，红的。……我爱小孩子，……Sinite parvulos ad me venire……（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拦他们。……）”

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临死时昏迷中说这种话，连这位习见一切绝不动心的主教也害怕起来了。……

教皇的手，用着一种单调的，绝望的，痉挛一般迅速的动作，同溺水的人一样，仍在胸前摸索着那个装着基督的血和肉的小金球。

在他病中，他未曾有一次思念他的儿女。凯撒也病得要死的消息，他听着漠不关心。人家问他有什么最后的遗言给他的儿子或女儿时候，他就不作声转过脸去，好象他一生如此狂爱的两个人此时对他已不存在了。

八月十八日，星期五早晨，他向他的忏悔师加里诺拉主教彼罗·刚包亚行了忏悔，受了圣餐。

晚上，人家做临终祈祷。临死者屡次表示要说话或打手势。红衣主教伊列大屈身向着他，听着他的嘴里微弱的声音，猜出了他要说的是：

“快点，快点！《悲哀的母亲站着》……”

依照教堂的规则，这个祈祷文不能在临终时候念的，但伊列大还是不忍违背他的老友的最后愿望，于是念着这祈祷文说：

悲哀的母亲，你站着，
看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你的灵魂好象被刺了一剑。
你眼见儿子如何受苦，如何死亡。

……

不要把我推开呵，童贞女！

让我与你站在一起，
在这血淋淋的十字架地。

……

因为，你看见了，我的心在渴望，
渴望受苦，同你的儿子一样。
童贞中之童贞呵，爱的泉源！
我愿享受十字架上的苦难，
你的儿子的苦难！
为的我有了这爱的火焰，
在悲哀和痛苦中间，
使我得见天国的荣显。

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从亚历山大第六的眼睛中流露出来，好象他看见他的特别保护人圣童贞玛丽亚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他用尽最后的力量伸出于臂，发抖，要坐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不要把我推开呵，童贞女！”然后又落在枕头上，断气了。

此时，凯撒也是半死不活的。

他的侍医，主教加斯帕·托勒拉，用一种很不平常的治疗法医他：医官叫人把一只活骡肚皮剖开了，将这冷得发抖的病人藏在那个热气腾腾的血淋淋的肚皮内；以后发热时又叫人将他浸在冰冷的水中。凯撒的病居然好了，出于这种治疗法的少些，出于他的铁的意志力的更多些。

在那危险的几天，他也是完全镇静的，注意一切事变的发展，听取报告，口授书信和颁发命令。他听到教皇去世消息时，便叫人把他从一条秘密道路搬出梵蒂冈宫到圣天使要塞去。

城里纷纷传说最骇人的谣言，关于亚历山大第六之死威尼斯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报告他的共和国说：有人说，教皇临死以前不久看见一只猴子戏弄他，在房里跑来跑去。一位红衣主教要去捕捉这只畜生，但亚历山大吓得喊起来：“莫惹它，莫惹它！它是魔鬼！”其他的人则说，他喊了几声：“我来了，我来了，再等一等呀！”人们解释道：罗德里哥·波尔查，即后来的亚历山大第六，当初教皇以诺尊爵第八死后开选举会议时，曾同魔鬼订了一个契约，言明倘得让他做十二年教皇，就将他的灵魂交给魔鬼。又有人说，临死前一分钟，他的床头上出现了七个魔鬼，他的身体断气之后立刻就腐烂了，沸腾了的口里喷出泡沫来，如同火上的汤锅，而且胀大，臃肿，失去一切人形，最后变成黑色，“同炭一般黑，面孔也变成同非洲黑人一般”。

依照向例，罗马教皇死后，须在圣彼得大教堂做九天长久的安灵弥撒，才可下葬。但是亚历山大第六的尸体，引起人家如此恐怖，以致没有一人肯去做弥撒。在他的尸床旁边，既没有点烛，又没有烧香，既没有教士念经，又没有人守尸或祈祷。好久找不到抬棺材的人，最后才找到六个瘟三，他们只要有一碗酒喝，什么事都肯做的。棺材大小了。人们只好把那个三层冕从他头上脱下来，拿一张破地毯盖着他，代替尸布，用脚使劲把他踏进那个太短的和太窄的棺材里去。又有人说，连棺材都没有给他一副的！人家只用一条绳子把他的脚捆着，同死狗或瘟尸一样，拖到坑里去。

但在墓坑里，他也不得安宁的：民间迷信的恐怖一天增加一天。致人死

命的疟疾气息，在罗马空气之中好象结合了一种新的不知名的更可厌更难受的臭味。有人看见一只黑狗在圣彼得大教堂中非常迅速地兜圈子，兜成一个有规则的螺旋形。城里居民黄昏之后就不敢出屋门。好多人坚决相信，教皇亚历山大第六是不得善终的，他还要活转来再登宝座的，——那时就要开始敌基督者的统治。

所有这些事实和谣言，卓梵尼都是在西尼巴德巷，捷克人胡士派杨跛子开的酒店里，详详细细听到的。

此时，雷翁那图专心致志地画着一幅图画，完全不理睬外边的事情。这图画是好久以前佛罗棱斯圣安伦齐亚塔修道院请他画的，他在凯撒手下做事时仍在画着这图画，同习惯上那样缓慢地画下去。那上面画的是圣安娜和童贞玛丽亚。

在一个幽静的山中牧地上，在一个望得见远山蓝峰和明湖静水的高地上，童贞女玛丽亚，依照古时习惯，坐在她的母亲安娜怀抱里，手拉着婴孩耶稣，耶稣则拉着一只羔羊的耳朵，压它跪下去，喜喜欢欢地跷起一条小腿，要骑在羔羊身上去。圣安娜好象永远年轻的古代女先知。她的下垂的眼睛和她的微颤的嘴唇之间现出来的笑容，是神秘而有诱惑性的，好象透明的蓝水，——这是蛇的智慧的微笑，令卓梵尼想起了雷翁那图自己的微笑。玛丽亚的孩子般明亮的面貌，在母亲旁边现出了鸽子一样的天真。玛丽亚是完全的爱，安娜是完全的知；玛丽亚因爱而知，安娜因知而爱。卓梵尼看了这幅图画，才相信真正懂得了师父的话：“大爱乃是大知的女儿。”

同时，雷翁那图又画了各种机器的图样，巨大的起重机，抽水机，捻丝机，锯石机，辊铁机，织布机，剪布机和制陶机等。

卓梵尼很惊讶，师父如何能够同时制造机器又绘画圣安娜像？然而这两种工作同时进行并不是偶然的。

雷翁那图在他的《机械学原理》内写道：

“我断言，力是精神的，是不可见的。是精神的，因为它的生命没有形体；是不可见的，因为它在其中发生的那些形体毫不改变重量和形态。”

他以同样的喜悦心情注意着那些美丽的机器各部分——轮子，杠杆，发条，皮带，螺钉，铁轴，轮齿等——之间如何传力和分力，又注意着爱——即运动世界的精神的力——如何从母亲传到女儿，从女儿传到外孙，从外孙传到那只神密的羔羊去，又回到出发点来，如此永远周而复始。

雷翁那图的命与凯的命同时解决了。凯撒，这位“命运知音”，如马嘉维利说，——表面上虽然保持镇静和勇敢，但内心已经明白命运之神从此抛弃他了。他的那些仇敌，一得教皇死去和凯撒病重的消息便联合起来，占夺了罗马郊外康班雅。卜罗斯佩罗·哥龙那进攻罗马城门，维特里一家人进攻卡斯特罗，仗·保罗·巴容尼进攻秘鲁查，乌比诺起来反抗了，卡默黎诺，卡里，彭比诺一个跟着一个陷落了。选新教皇会议，要求公爵离开罗马。所有的事情都不利于他，所有的功业部丧败了。

不久之前看见他就发抖的人，现在都嘲笑他，看他倒台都很开心；他们用驴子的蹄踢着这临死的狮子。诗人们写了刻薄的诗讥讽他。

“不为凯撒宁为虚无！”

也许二者都是罢？

以前你做过了凯撒，

如今你要变成虚无！

雷翁那图有一无在梵蒂冈宫内一个厅堂同威尼斯使臣安东尼阿·朱士蒂良尼闲谈天。这位使臣当凯撒还在权力尖峰时候，就预言凯撒要“同草堆上的火灾一样，不久就熄灭的”。艺术家把话题转到尼古罗·马嘉维利先生去。

“他也曾同您说起他的论政治的著作么？”雷翁那图问道。

“自然。不止一次哩。尼古罗先生爱开玩笑。他永远下会发表这本书的。这种事情是写不得的！向那些君主献计策，把他们的权力的秘密泄露于人民面前，证明所谓政治不过是假借正义之名行暴力之实，——如此一来，不啻是教小鸡去学狐狸的狡猾，教绵羊去生豺狼的牙齿罢了！谢谢上帝，我们不要这个政治。”

“您的意思是说尼古罗先生走错了道路，应当改变他的意见，——不是么？”

“不然！我是完全同意他的。一定要照他说的做去的。但不可以同他这样说！但如果他拿这本书发表出来了，那么别人绝无损失，只有他自己遭殃。上帝是仁慈的：绵羊和小鸡仍旧要信任它们的合法统治者豺狼和狐狸的，但豺狼和狐狸就要控告尼古罗先生提倡一种魔鬼政治，即提倡狐狸的狡猾和豺狼的残忍。于是一切仍旧同旧时一样；至少当我们活着的时间是不会有有什么改变的！”

一五 三年秋天，佛罗棱斯共和国终身职大执政彼罗·素德里尼聘请雷翁那图在他手下做事。他想重用艺术家做军事工程师，在比萨军营里制造围城战具。

雷翁那图在罗马最后几天，有一下午，到巴拉丁山丘上去散步。那里，以前是亚古士督，加里古拉，塞丁谬士·塞卫鲁士诸皇帝皇宫所在之地，如今断井颓垣之中只有清风吹着，灰色的橄榄树下还可听到羊群鸣声和蟋蟀叫声。根据地上许多的白色大理石残片判断起来，一定有些意想不到的美丽的神像，埋藏在泥上底下哩，如同死人等待着复活。

这是一个晴朗的黄昏。那些砖砌的残余拱门，穹窿和墙壁，给斜阳照着，现出深红色，耸向暗蓝色的天空。这些罗马皇帝宫殿，本是用金和紫装饰着的，如今秋叶的金紫色比当初还更好看哩。

在山丘的北方斜坡上，靠近加布龙尼古花园的地方，雷翁那图跪下去，把草排向旁边，仔细审视着一个古时大理石块，上面雕着细致的装饰花纹。

荆棘后面小径之上走出一个人。雷翁那图看了他一眼，便站起来、再看一次，然后一直走到他身边，喊道：

“是您么，尼古罗先生？”没有等待回答，艺术家就抱了他和吻了他，如同抱吻自己的兄弟。

佛罗棱斯共和国的秘书，服装比当初在罗曼雅时更加破旧了：共和国那些执政显然未曾优待他，仍旧让他处于窘境。他更消瘦了，剃光的双颊更陷下去了，细长的颈项更长了，扁平的鸭鼻子更尖了，那双眼睛更火红了，更

象害热病一样了。

雷翁那图问他到罗马耽搁多久？为什么事情来的？当艺术家提起了凯撒的时候，尼古罗便转过脸去，避开他的眼光，耸耸肩膀，假装冷淡地回答道：

“受了命运的播弄，我的一生看过这种事情好几次了，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令我惊讶了。”

显然为了转移话题，他反问雷翁那图近来做什么事。他知道了艺术家要去替佛罗棱斯共和国办事时，便扮了一个不屑意的姿势。

“那您不会有什么快活的！天晓得，究竟是如凯撒一般的英雄所做的恶行好呢，还是我们的蚁群共和国的善行好呢？总之，两方面的价值是相等的，您问我罢：我是晓得一点民主政治有什么好处的！”他说，含着苦笑。

雷翁那图告诉他安东尼阿·朱士蒂良尼批评他的话：即说他要教小鸡学狐狸的狡猾，教绵羊生豺狼的牙齿。

“他批评得十分对！”尼古罗笑起来，很真诚地笑着。“我要激恼那些蠢鹅的，我已经明白了，那些正直的人要把我捉报去放在柴堆上烧死的，只因我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做着的事情。暴君方面要说我煽惑民众，民众方面要说我谄媚暴君，虔诚者方面说我不信上帝，善人方面要说我是恶人，恶人方面又最恨我，因为他们认为我比他们自己更可恶些。”

接着，他的声音微带忧愁，又说下去：

“您还记得我们在罗曼雅的谈话么，雷翁那图先生？我常常想起了那几次谈话；我好多次觉得，我们二人同走一条命运！发现新的真理始终是危险的，同发现新大陆一样。无论对于暴君或对于民众，对于大人或对于小人，我们两个都是被见外的，被视为多余的，——我们都是丧家狗一般，到处碰壁。凡不是同众人一样的，便要以一人对敌众人；因为世界是为庸人而创造的，惟有庸人居此世界。本来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更放低声音，更沉思他说下去。“生活在这世界上是无聊的，我说。生活上最难堪的，并不是忧愁，不是疾病，不是贫穷和痛苦，——乃是无聊。……”

他们两个走下了巴拉丁山丘的西方斜坡，没有说话。他们经过污秽而窄狭的小巷，走到了加皮托尔丘下萨土恩神庙废墟，走到了古时“群众大会场”所在之地。

在古旧的圣街两旁，从塞丁谬士·塞卫鲁士的凯旋门到弗拉维安诸帝的圆剧场，立着一些低矮而破旧的小屋子。有人说，这类屋子之中有好多个是拿古代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贵重的雕刻像的断肢残骸建筑成的；好几百年之久，这“群众大会场”成了采石之所。古代异教神庙废墟中间，点缀着若干可怜相的基督教堂。由于垃圾，灰尘和瓦砾的堆积，地面比从前高了十寸；但这里和那里，仍然可见古时屋柱从地面上耸立起来，上面还架着残余的横梁，含有忽然倒塌下来的危险。

尼古罗指点给他的同伴看古时罗马元老院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叫做牛场，做牲畜市场用的。黄牛和水牛一双双休息在地上，大猪躺在污泥里，小猪则嚎叫着。倒塌的大理石柱及石碑，上面刻的字还隐约可辨，如今横躺在兽粪当中。提多·卫士巴囊努士皇帝的凯旋门旁边靠着一个古旧的骑士塔，以前是弗郎季邦尼男爵的强盗窝。凯旋门前面有个酒店，为了买卖牛羊的乡下人开设的。酒店窗子响出了婆娘们的骂詈声，也有一阵阵浓烈的熬油味和烤鱼味冲出来。破衣服晾在一条麻绳之上。一个老乞丐，带着一副病容，坐

在石头上，用破布裹着他的臃肿的病腿。

凯旋门内两边都有浮雕：一边雕着提多·卫士巴囊努士皇帝，征服那路撒冷之后凯旋之图：皇帝立在四只马并排拉着的二轮车上；另一边雕着被俘虏的犹太人和胜利品：从所罗门庙搬来的祭坛，祭饼和七臂烛架。上面，穹窿当中，则雕着一只鹰展开双翅负着成神的皇帝上奥林匹斯山去。在凯旋门的横额上，尼古罗还能读出如下的拉丁字：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divo Tito divi Vespasiani filio Vespasiano Augusto.

落日以其最后的血红光辉从加皮托尔丘顶上照下来，穿过香烟一般在空中缭绕的厨房臭气，而照射在皇帝的凯旋图上。

尼古罗的心紧缩得痛了起来，当他最后一眼望着民众大会场上解放者圣马亚教堂前面，耸立在落日红光当中的三根白大理石柱时候，悲惨的微弱的教堂钟声响了，敲着“福哉玛丽亚”的祈祷钟，是做晚祷的时候了，这钟声好象在哀悼着民众大会场。

他们二人走入那个圆剧场里面去。

“是的，”尼古罗说，他看着剧场中那些大石砌成的围墙，“能够建筑这种屋宇的人，是和我们不相同的。这里，在罗马，我们感觉到了古人和今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我们怎能同他们相比呢？我们简直想象不到他们是如何伟大的！……”

“我觉得，尼古罗，”雷翁那图慢慢地反驳说，好象他在用力从沉思之中醒觉过来，“我觉得，您这话说得不对。今人的能力也不逊于古人，不过表现不同罢了！”

“您说的也许是基督教的谦卑德性罢？……”

“是的，谦卑也在其年……”

“也许是这样！”尼古罗冷然回答。

他们坐在剧场年最低一层台阶上休息，那台阶已经倒塌一半了。

“我以为，”尼古罗忽然兴奋起来，说下去，“人们应当完全信仰基督，或者完全摒弃基督。但我们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摒弃。我们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异教徒。我们已经离开此岸，但还未曾到达彼岸。我们无力行善，但又害怕作恶，我们不是黑的，不是白的，却是灰的：不是冷的，不是热的，却是温的。我们摇摆于贝里亚和基督中间，以致我们现在自己也还不明白，我们究竟要的什么，究竟朝哪方面努力。至于古人，则他们知道他们要的什么，他们凡事做到底，毫不装假；人家打他们左颊，他们绝不肯再送上右颊给人打的，但是自从人们相信必须为了天堂幸福而忍受尘世上所有不平以来，那些痞子就有一个广大而无危险的活动场地了。世界所以衰弱，那些痞子所以猖獗，不是这种新学说造成的，还是什么？……”

他的声音颤抖了，他的眼睛流露出几乎疯狂的仇恨，他的面孔变得很难看，好象是忍受不了痛苦。

雷翁那图不做声。明亮的，天真的思想，在他的灵魂当中经过；这些思想如此简单，他反而不能以言语形容出来。他抬起头来从剧场颓垣之间望着头上的蓝天，他想到，这种断墙破壁之下望着的天蓝色，比在别处望着的，还更幼嫩些，更快活些。

当初征服了罗马的北方蛮族，还不晓得开矿采铁哩，他们只晓得从这剧场壁上取下那些钩连石块用的铁条，只晓得将古罗马这些铁拿去铸成新的

刀，而让壁上留下空洞给飞鸟营巢。雷翁那图现在看见，那些乌鸦如何快乐地叫喊着，寻觅它们的巢，然后隐藏于巢中。他想：无论那些建筑这剧场的皇帝，或那些破坏这建筑的蛮人，都未曾料到他们是为另一种生物辛苦，为另一种生物忙的，——关于这生物，经上写道：“它们不播种，它们不收获，它们也不积谷存仓，但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它们。”

雷翁那图不反驳马嘉维利；他觉得尼古罗不会了解他的。因为凡是雷翁那图觉得快乐的，尼古罗就觉得忧愁；雷翁那图的甜蜜乃是尼古罗的昔胆。在马嘉维利看来，大知的女儿不是大爱，而是大恨。

“您知道，雷翁那图先生，”马嘉维利说，他总习惯于开一个玩笑来结束谈话的，“我今天才明白，那些说您是怀有异端邪说又不信上帝的人，都是说错了的。请您记住我的话：将来，到了最后审判，将我们判别为绵羊和山羊时，您一定同那些谦卑的基督羔羊在一起，跟着诸圣者上天堂去的！”

“您也同我一路去的，尼古罗先生，”艺术家笑起来，回答他。

“不，谢谢您！谁要我的位置，我就让他。尘世的无聊，我已经够受了……”

但忽然快活起来，他又说：

“听我说，老朋友，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我梦见人家把我带到一群饥饿肮脏的人中间，一群修士，妓女，奴隶，残废者和白痴中间，对我说：这些人就是经上写的：‘精神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又带我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我看见许多的伟人，如在古代元老院一样！那里有元帅，皇帝，教皇，立法者，哲学家，——有荷马，亚历山大大王，柏拉图，马克·奥勒尔；他们在谈论着学问，艺术和政治。人们对我说：这是地狱，这些是受上帝责罚的有罪的灵魂，因为他们爱了世俗的智慧，爱了上帝所斥为荒谬的东西。于是人们问我：愿意进哪一边，进天国呢，还是进地狱？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进地狱呀，我要进地狱呀，我自然要到哲人和英雄那里去呀！’”

“好的，如果真象您梦见的，”雷翁那图回答，“我也不反对进地狱去……”

“不，那已经太迟了！您不能不到天国去了。人家要用力把您拉进天国去的。照您的基督教德行说，您一定要得到基督教天国的酬报的。”

他们离开圆剧场时，天已经黑了。月亮大而黄，从君士但丁教堂的黑圆顶背后升上来，冲破了那些象珠母一般透明的云层，从提多·卫士巴囊努士皇帝的凯旋门直至加皮托尔丘上，笼罩着蓝灰色的烟雾。给此烟雾衬托着，解放者圣玛丽亚教堂前面那三根耸立的石柱，在月光之中，更美丽得多了。敲着“天使”晚祷钟的微弱声音更加令人忧愁，更加象是在哀悼着古罗马的“民众大会场”。

第十四章

丽莎·琢笠铎夫人

雷翁那图在他的《图画论》中写道：

“要画肖像，你必须有个特别设备的画室：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十米宽，二十米长，墙壁刷成黑色，有突出的屋檐盖着一部分，还有一个遮阳布篷可以随需要而舒卷的。黄昏时候，或浮云多雾的天气底下，才卷起布篷画画。此时的光是最美满的。”

雷翁那图在佛罗棱斯的寓所就有这样一个画肖像用的院子。他的房东是佛罗棱斯高贵的公民，彼罗·狄·布拉楚·马特里先生，——在执政府有职务，爱算学，聪明，且很敬重雷翁那图。这寓所在马特里街上；若是从圣卓梵尼广场往梅狄奇官方向来说，则是沿街左边第二个屋子。

这是一五五年暮春，平静温暖而多雾的一日。太阳从潮湿的云层背后射过来，如同穿过一重水，现出淡淡的光辉，阴影是柔和的，同烟一般模糊的。雷翁那图最爱这种光；据他说，这种光给予女性容貌以一种完全特别的美。

“她会不来的么？”他想起那个女人；他替她画肖像已经画了三年了，——与他的习惯不同，这次是非常有恒心，又非常努力地画着的。

他把画室一切都安顿好，等待她来。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偷偷地观察他，很惊讶：一向很冷静的师父，如今等待的时候，竟如此之不安宁，如此之着急。

雷翁那图在壁架之上排列了画笔，调色板，以及装各种颜色的小罐子。小罐子里面的颜色，由于长久没有搅动的缘故，上面凝结了一层透明的胶壳，同冰一样。活动的三脚画架之上立着那个肖像，上面蒙着一块布；雷翁那图把布揭开了，然后又让院子中间特别为娱乐“她”而设置的喷泉喷出水来。泉水落在半球形的玻璃上，发出一种奇异的轻微的音乐。喷泉周围长着艺术家亲种亲培的花，“她”的心爱的花——彩虹花。艺术家又拿出一篮切碎的面包，准备让“她”亲手去喂那只在院子内走来走去的驯鹿。“她”坐的那只有格子靠背和靠手的光滑而黝黑的橡木椅子，面前也铺上了厚厚的地毯。地毯之上，那只罕见的亚洲种白猫已经缩做一团在打鼾，——那也是为了娱乐“她”，艺术家才买下来的。猫的眼睛两边不同色：右边是黄的如黄晶，左边是蓝的如蓝玉。

安德烈·沙莱诺拿来了乐谱，又调弄着提琴。然后来了另一个乐师，阿塔兰特，——雷翁那图在米兰穆罗公爵宫廷里就认得他，他弹银琴弹得特别好听；这银琴是雷翁那图自己发明的一种乐器，形如马脑壳。

雷翁那图请了最好的乐师，歌人，说书者，诗人和滑稽家到画室来，供“她”消遣，免得画像时候“她”感觉无聊。他也观察着：音乐，故事和滑稽话在“她”心里引起的思想和表情如何表现于“她”的面貌之上。

但近来这种设备已经渐渐减少了，因为他知道：她无需乎这些东西了，她在画像时不会感觉无聊了。惟有音乐未曾弃置，因为音乐能帮助商人在工作，——画肖像时，“她”自己也参加工作的。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她还不来。

“她会不来的么？”他想。“今天的光和暗好象是为了她而造的，我可以叫人去请她么？但是她知道我在等她。她一定要来的。”

卓梵尼看见师父如何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加着急起来。

忽然一阵轻风把喷水吹向旁边去，玻璃球响了，彩虹花的白瓣在水珠之下颤抖着，听觉灵敏的鹿伸长了颈项，尖起了耳朵。雷翁那图细听着。卓梵尼自己什么也没有听到，但他从师父面容上看出：“她”已经来了。

起初进来的是嘉美拉姑娘，她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她是一个女修士，住在“她”的家里，每次伴“她”到雷翁那图画室来。她有一种美德，即不惹起人家注意。她双手捧着祈祷书，很谦卑地坐在一个角隅，从不抬起眼睛来，从不说一个字；她来这里已有三年了，但雷翁那图差不多未曾听过她的声音。

在嘉美拉之后进来的，就是这里大家等待的那个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衣裳，蒙着一个直挂至半额头的透明的黑色的压发网，——丽莎·琢笠铎夫人。

卓梵尼知道，她本是拿波里人，旧世家出身，她的父亲安东·麦里亚·格拉底尼本是一个有钱的贵族，但在一四九五年法国人来侵略时破产了。她现在是佛罗梭斯公民弗朗西斯果·德·琢笠铎的妻室。琢笠铎先生，一四八一年娶过马里奥托·鲁色莱伊的女儿嘉美拉为妻，但结婚二年之后嘉美拉就死了。以后他又娶了托马莎，维兰妮，不久又断弦了。第三次才娶了丽莎小姐。雷翁那图着她画肖像时，艺术家已过了五十岁，丽莎夫人的丈夫才有四十五岁。琢笠铎先生是“十二个 Bonuomini”之一，不久就要做首长了。这是一个平常人，无论何时何处都有很多象他这一类的人；不很坏，也不很好，干练的，谨慎的，致力于他的职务和他的田产。他把他的年轻的美妻视为他的家屋的一件最适宜的装饰品。但他懂得丽莎夫人的美丽还不如他懂得西西利新种牛优点或粗羊皮关税税率那般清楚哩。人家说，她并非为了爱嫁给他的，而是屈从父命，她的第一个追求者，自愿地在战场上打死了。又有人传说——也许是谣言——还有好多热烈的顽强的但都无望的追求她的人。但那些恶毒的口舌——在佛罗梭斯是不少的——对于丽莎夫人都无坏话可说。她是恬静的，谦逊的，虔诚的，严谨遵守教会一切规则，施恩于穷人，会持家，忠实于她的丈夫，慈爱于她的丈夫的前妻留下的一个十二岁女儿狄安诺拉。

以上便是卓梵尼关于她所知道的一切。但是到雷翁那图画室来的丽莎夫人，卓梵尼却觉得仿佛是另一个女人。

这三年当中，每逢她进来时，卓梵尼总要感到一种惊讶，几乎是一种恐怖，好象害怕什么鬼怪。这个奇异的感情经过了三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好多次，他自己解释这个感情，说是他常常看她的肖像，认为师父的艺术如此伟大，以致活的丽莎夫人，在他看来，还没有画的丽莎夫人那般生动哩。但此外还有一个更神秘的理由。

他知道，师父只能当画像时看见她；此时或是有好多人在旁，或是只有那个与她形影不离的嘉美拉姑娘在旁，——从未有两人单独相对的时候。虽然如此，卓梵尼仍旧觉得，这两个人：师父和丽莎夫人之间，有个秘密，这个秘密连系了他们二人，而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也知道，这个秘密并不是爱，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爱。

他曾听雷翁那图说过：一切艺术家都倾向于拿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面容，画在所欲画的身体和面容上面。师父认为这倾向的原因乃在于人的灵魂

本是自己的身体的创造者，每逢要创造另一个身体时候，总是图谋重复它创造过的：东西。这个倾向如此之强，以致好多肖像画，外表上虽然与被画者相似，但此相似之中，即使不透露出画者的面貌，至少也透露出画者的灵魂。

但现在卓梵尼所见的还更奇怪得多哩。他觉得，不仅画的丽莎夫人，而且活的丽莎夫人，也是一天比一天更象雷翁那图；——譬如人们多年相聚，常会变为相象一般。可是这个愈来愈加相象的性质，多属于眼和笑的表情上，而少属于面貌方面，——虽然最近面貌上的相似也好多次令卓梵尼吃惊了。卓梵尼说不出地惊讶，记起了他在那尊用手探入基督钉痕的无信心的多马的面孔上已经见过这种微笑，——这尊多马像乃是维洛启奥拿少年的雷翁那图做模型雕刻成的。师父的第一幅图画里，知识树前夏娃的面貌上也有这种微笑；“洞中圣母像”内，天使的面貌上也有这种微笑；此外，“列达和天鹅像”内，以及其他好多女性的面围貌上也都有这种微笑；——这些像都是师父于认识丽莎夫人以前画成的或塑成的。好象他的一生，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都在寻觅着他自己的美的反映，而最后在丽莎夫人的面貌上找着了。

卓梵尼长久观察着这两个相似的微笑时，有时会恐慌起来；差不多好象是看见一个奇迹而心里害怕。真实化为梦幻，梦幻化为真实。好象丽莎夫人并不是活的女人，并不是佛罗棱斯公民，这个平常人，琢笠铎先生的妻，——而是师父的意志召出来的鬼怪，是魔术幻化出来的东西，是雷翁那图的女性的“彼身”。

丽莎夫人抚摸着她心爱的那只白猫，它已经跳到她的怀里去了。在她的温柔而纤细的手指之下，猫皮上有目不能见的火花轻轻响着。

雷翁那图开始工作，忽然他停了画笔，很注意地看她的面孔：这张面孔上最膝陇的暗影，最微细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光。

“夫人，”他问，“您今天有什么不舒适么？”

卓梵尼也觉得她今天比往常更不象她的画像。

丽莎夫人抬起她的安静的眼睛看着雷翁那图。

“是的，有一点儿，”她回答，“狄安诺拉有病，我整夜没有睡觉。”

“您今天也许疲倦了，不耐烦久坐罢？我们今天不画好么？”“不，不要紧。如此好天气，不画，您不难过么？您看，柔和的阴影，潮湿的阳光：这正是我的天气！”

“我知道，”停顿了一下，她又说，“您等待我来。我本可以早点来，但不得脱身。苏丰妮斯巴太太……”

“谁呀？呵，晓得了。……她说话同卖小菜的女人一样声音，一身气味也好象卖便宜香料的店铺……”

她笑起来。

“苏丰妮斯巴太太一定要告诉我关于昨天旧宫内大执政夫人安哲里佳太太宴客的情形，告诉我酒席散后还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太太们穿的什么衣服，谁又在吊谁的膀子……”

“原来如此！那么不是狄安诺拉的病，而是一个婆娘的烧舌，使您不快乐了！奇怪得很！您觉得么，夫人，常常有些与我们不相干的闲谈，常常有些庸俗人做的蠢事，忽然搅扰了我们的灵魂，使得我们比遇着重大的痛苦，还更难受？”

她默然点头。显然，好久以来，这两个人中间，无须说一句话，只用示意，便能互相了解了。他还要画下去。

“讲个故事给我听！”丽莎夫人请求道。

“讲什么呢？”

她想了一会，然后说道：

“讲维纳斯国。”

他肚里有些故事，是她特别爱听的；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或别人的回忆，游历，自然观察，以及绘画计划等。他常常用简单的小孩子般的字句，配着轻轻的音乐，将这些故事讲给她听。

雷翁那图做了一个手势，安德烈·沙莱诺便去调弄提琴，阿塔兰特便去调弄马脑壳形的银琴，他们奏出预先配好的乐调，以便伴随维纳斯国故事。雷翁那图用他的尖锐的女人一般的声音讲起来，好象在讲着童话或唱着催眠歌：

“住在西西利海滨的船夫们常说，那些注定死于海里的人，往往于最狂的风暴之中看见居比路岛，即恋爱女神的国上。岛的周围，旋风怒吼，波涛汹涌。好多航海的人被岛上美丽的风景所迷了，常在那汹涌的波涛中触了礁，有多少船在那里破碎了，沉到海底下去！人们还可看见船的残骸飘在岛岸上，掩盖着海沙，缠绕着水草：其中有的船头翘起来，有的船尾翘起来，这里有船的骨架躺着，好象死人的骷髅，那里又有舵桨的残片。这些东西如此之多，令人设想，末日审判已经到了。海已经吐出它所承受的物品，即一切沉陷的船只。但岛的上空永远是那个蔚蓝的天色，阳光照射在开花的山丘上，空气是静寂的，所以庙前台阶上炉里的香烟笔直冲向天空，一动也不动，同白屋柱一样，同一个平滑如镜的湖水映出的黑扁柏一样。惟有悦耳的喷泉声可以听得着，喷泉的水从这个云斑石池子溢出来，流入另一个云斑石池子里去。那些注定要在海里死的人，就看得见那个寂静的平湖距离很近，风送了长春树林子的香气到他们面前来。风浪愈大，维纳斯国土就愈加安静的。”

他不响了。提琴和银琴的弦声也静止了。于是来了一场寂静，音乐后的寂静，比一切声音都更能令人迷醉。惟有落在半球形玻璃上的喷泉水轻轻响着。

好象给音乐催眠了，在此寂静之中，丽莎夫人以其明亮的眼睛望着雷翁那图，——一种离开现实的神态，什么都不关心，除了师父的意志。她含着一种如静水般神秘的微笑，完全透明的，非常之深沉的，无论如何探究都达不到的那种雷翁那图自己的微笑。

此时，卓梵尼觉得，雷翁那图和丽莎夫人好象两面相对着的镜子，无穷无尽地互相反映着。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在旧宫内画着“安嘉里之战”。

雷翁那图一五三年从罗马来到佛罗棱斯时，就受了终身职大执政彼罗·素德里尼的委托，在旧宫年新建的执政会议厅一堵墙上，画一幅可资纪念的战役图，艺术家选了有名的安嘉里之战：一四四一年佛罗棱斯人曾于此处战败了尼古罗·辟西尼诺，他是伦巴底公爵菲力浦·麦里亚·维士孔蒂手下的司令。

会议厅墙上已经有一部分画图可以看见了：四个骑马人搏斗着争抢一面战旗。那个长旗杆已经折断了，断杆尖头招展着一面撕破的旗布。五只手抢

这面旗，大家拼命地向各方面拉。白刃在空中相砍，相斗的人都张着大口，使人觉得可以听到他们的狂野的叫喊。人的紧张面孔，是同他们的黄铜胸甲上画的神话怪物嘴脸一样可怕的。马好象传染了人的狂暴，直立起来，前脚缠绕一起，耳朵卷到后面，歪斜的眼睛发出怒火，张牙露齿同野兽一般互相咬着。马蹄下面，血泊之内，有一个人握着另一个人的头发，把他的头在地上砸，要砸死他，却未曾留心到他们二人随时都可能被马蹄踏死的。

这就是战争和它的一切恐怖，这就是无意义的互相残杀，这就是“一切蠢事之中最兽性的，使得地面之上没有一片干净土不曾染过人血”，——如雷翁那图自己说的。

雷翁那图刚刚开始他的工作，就听得空厅石砖之上响着脚步。他知道是什么人来，于是皱起了眉头，却不转过去看。

来的人就是彼罗·索德里尼。他是马嘉维利说的那种人之一：不是冷的不是热的却是温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却是灰的。佛罗棱斯高贵的公民们本是因为祖先做生意发了财而成为高贵的了，他们推选这个人做共和国元首，因为他是完全中庸的，无个性的，与他们相象的，因此对于大家部是没有危险的，——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柔顺的工具。可是他们想错了，索德里尼表示他是穷人的朋友，是平民利益的保护者。但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个事情。他是太渺小了：他没有国家领袖的才具，只有奉公尽职的热心：没有聪明，只有谨慎；没有德行，只有善意。大家知道，他的妻，那位骄傲的难于亲近的安哲里佳太太，并不隐藏她看不起她的丈夫之意；她一向只叫他做“我的老鼠”。彼罗先生的确象公事房地窖之中一只可尊敬的老鼠。他毫无那种圆通，毫无那种灵活，——那是治理国家的人所不可少的，正如机器轮子不可少油一样。在他的共和荣誉心之中，他是如此之干燥，坚硬，笔直，平坦，好象一块木板；他是如此之廉且洁，正如马嘉维利说的，他总是“散发出新洗的衣服的肥皂味”。他总是要调和一切的人，但更令大家气恼。他没有得到富人的欢心，又没有帮助穷人什么；他总是个屁股坐两把椅子，总是陷于两面夹攻之中。他是为了“黄金中庸”的殉道者。马嘉维利本是索德里尼庇护下的人，写过一首墓碑铭辞讽刺他，大意说：彼罗·索德里尼死的一夜，灵魂直到阴间去，管阴间的卜鲁托神叱他道：“蠢才，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应当到收容孩子们的那一部分去呀！”

雷翁那图接受这个委托时，不得不签了一个很不惬意的契约，其中规定若不如期画好，即使迟了一日也须罚赔的。那些高贵的执政，计较得同小商人一个样。索德里尼最爱无聊的文书，他要求艺术家，凡支用国库来建筑栅架，购买漆，硷，石灰，颜色，麻油或其他微细物件，都须开出细帐来，一分一厘不可缺少。雷翁那图当初在穆罗宫廷或凯撒宫廷“替暴君办事”（索德里尼时常很鄙蔑地这样说）时，还未曾感到如今这般屈辱哩，——如今他是在自由共和国，人人平等的国土之内，替民众服务。但最糟糕的还是彼罗·索德里尼与大多数不能和不懂艺术的人一样，具有一种解嗜：爱向艺术家献意见。

索德里尼问雷翁那图一笔款子，那是付给他购买三十五磅亚历山德里亚铅华之用的，但报销帐上没有记入这笔款。艺术家承认他并没有购卖铅华，但忘记这笔钱用到那里去了。他答应付还这笔钱。

“您说什么话，雷翁那图先生！我不过为了手续上，为了凡事清楚起来，问您一声。您不要见怪，您自己也明白，我们是平民。同那些慷慨豪华的公

侯如司伏萨和波尔查一类人比较起来，您也许认为我们的俭省乃是吝啬。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人都要量力行事。我们不是什么公呀侯呀，我们只是人民公仆罢了，支出一分一厘都须向人民报帐的。您自己也知道：国库上的钱是神圣的，那里面有寡妇们的积蓄，有工人們的汗，又有兵士们的血。公侯只有一个人，我们则有许多人，我们大家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雷翁那图先生！暴君们拿金酬谢您，我们只能拿铜酬谢您。但是自由人的铜不是比奴隶的金更好些么？良心上安静不是最好的报酬么？”

雷翁那图一声不响听着，装做同意的样子。他等待索德里尼的训话说完，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好象走路的人忽然遇着一阵灰尘，只好低着头，闭着眼睛，等待灰尘过去。在凡庸人这类老生常谈之中，雷翁那图感觉有一种盲目的笨重的毫不容情的力，差不多是一种自然力，无法抵抗。这类老生常谈，初看时虽然觉得是坦坦平平的，但更深刻地想一想，雷翁那图就好象看见了一片吓人的荒漠，一个令人眩晕的深渊。

但是索德里尼此时愈说愈起劲哩。他要引起雷翁那图来反驳。为了搔着艺术家的痒处之故，他于是对图画大发议论。

他戴起了他的圆圆的银眼镜，扮着一副内行人的严肃面孔，注视墙上画成的部分。

“好极了！神妙得很！筋肉何等象真！远近距离何等准确！还有马哩，那些马哩！好象活的一般！”

然后他越过眼镜，看看艺术家；他的态度是温和而又严厉的，好象教师看着一个聪明而不够用功的学生一般。他说道：

“是的。但是，雷翁那图先生，我还要同您说我时常同您说过的话；如果您照开始那样画下去，这幅图画就要给人以太重压的，太不快的印象了。而且，——请您莫怪我直说，我总是当面说实话的，——而且，我们期望的不是这个梯子……”

“您期望的是什么呢？”艺术家怀着好奇心很谨慎地问道。

“期望您给后代人显扬共和国的武功，发挥我们的英雄们的可资纪念的业绩，——您晓得么，就是要您画些东西能够提高我们人类的灵魂，画些东西可作为爱国和公民品德之善良模范的！战争也许真是同您画的那般凶残。但我问您，雷翁那图先生，为什么不可以把那太凶残的东西加以美化，使之高贵起来，至少使之温和一点呢？一切事情都有个限度。也许我想错了，但我总觉得，艺术家的真正天职就在于以指导和教训为手段而造福于民众……”

索德里尼每逢说到造福于民众的活时候，更不会住口的。他的眼睛闪出兴奋之光，那是常识的兴奋；他的单调的语音中含有那种洞穿石头的水滴的顽强性。

艺术家没有做声，好象无感觉的人，听他说下去；不过有时，有点好奇心，要猜测一下，这个有德者对于艺术究竟抱什么见解；然后他心里难过起来，如此不舒服，好象他走进一间狭小的，昏暗的，拥挤着人群的房子，空气如此恶浊使人存身不住。

“没有造福于民众的艺术，彼罗先生说下去，“不过是闲人的消遣品，富人的玩弄品，或暴君的奢侈品罢了。我的话对么，雷翁那图先生？”

“当然对的，”雷翁那图赞成他；接着，艺术家又带了一种几乎看不出的讥讽的笑意说下去：

“阁下，这样办好不好？这样也许可以解决我们的老争论。您可以召集佛罗棱斯共和国公民们到这会议厅来开大会，以黑白球表决手段，凭多数来决定：我的图画能否造福于民众！这有两种好处：一来有算学般的精密，因为只消计算球数就可以寻出真理了；二来一个有见识的聪明人有时也许会想错的，但是一万二万元知和愚蠢的人表决的，绝不会错，因为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素德里尼起初不明白这话的含意。他如此敬畏神圣的黑白球，简直想不到会有人讥诮这件圣物。但后来明白了之后，他就糊涂而惊讶地，几乎是满含恐怖地，望着雷翁那图；他那双圆而弱的小眼睛 着和转着，好象嗅着猫味的老鼠的眼睛一般。

但他不久就镇静了。他心里总以为艺术家一般是没有健全理智的人，所以对于雷翁那图的玩笑并不见怪。

可是彼罗先生心里还是难过的。他一向自视为雷翁那图的恩人，因为不管人们如何传说雷翁那图叛国，如何说他替国敌凯撒·波尔查绘画佛罗棱斯周围的军用地图，他仍是很宽宏地聘艺术家来替共和国做事的，——他希望以他的良好影响能使艺术家懊悔过去的作为。

为了转移话题，彼罗先生现在扮了上司的严肃面孔，告知艺术家一些消息，其中有个消息说：米开朗琪罗·邦那罗侗也奉了委托，要来在这个大厅对面墙上画一幅战役图。然后，他冷淡地告了别，走开了。

艺术家望着他走出去：灰色头发，灰色衣服，弯弯的腿，圆圆的背，远看更象一只老鼠。

雷翁那图走出了旧宫，在宫前广场上，米开朗琪罗雕的大卫像前，停下来。

这尊白大理石雕的巨像，立于佛罗棱斯政府门前，好象在守卫着的一般。在优雅而黯淡的石塔旁边，这尊巨像更加触目。

那个青年人的裸体，是瘦削的。右手拿着甩石的机弦，垂下来，以致全臂筋肉都明显可见；左手拿着石子，举在胸前。眉毛是紧锁的，眼睛好象望着远处的一个目标。低额头上，鬃发结成同花环一样。

雷翁那图想起了《撒母耳记》第一卷的话：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它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也必象狮子和熊一般。’……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他又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但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今日那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

当初焚死萨逢拿罗拉那个广场上，现在立着米开朗琪罗雕的“大卫”，犹如季罗拉谟修士所要召请的先知者，犹如马嘉维利所欲等待的英雄。

雷翁那图在他的敌手这个作品里面感到了一种灵魂，虽然与他自己的灵

魂同等的，却完全相反，犹如行动与观念相反，狂热与平和相反，风暴与安静相反。这个异样的力吸引了他，惹起了他的好奇心和愿望，要更进一步彻底认识它。……

当初，在弗罗棱斯圣玛丽亚大教堂的建筑材料阵里，有一大块白的大理石，被一个笨拙雕刻匠弄坏了的。好多的雕刻家都认为这块石头再不堪雕刻之用了。

雷翁那图从罗马来时，人家也请他雕刻这块石头。他用平时那种迟缓的动作，考虑着，测量着，计算着，迟疑着；此时，另一个艺术家，比他小二十三岁的米开朗琪罗·邦那罗侬，却出来接受了这个工作，非常之快地进行着，不仅白天做工，夜里也点着灯做工，结果，二十五个月之间，把这尊巨像雕刻好了。雷翁那图塑司伏萨底黏土像时，费了十六年还未塑好；若是他来雕刻这尊大卫立像，那要费多少时候呢，——他简直想都不敢想。

弗罗棱斯人现在公认米开朗琪罗在雕刻方面可以同雷翁那图相匹敌了。邦那罗侬毫不迟疑地同雷翁那图挑战。现在他来会议厅画战役图时，也是要在绘画方面同雷翁那图较量的，——这是近于疯狂的大胆，因为他差不多从来未曾拿过画笔哩。

他的敌手愈向他表示善意和温情，他的仇恨亦愈增大。雷翁那图的冷静，被他认为是一种轻视。他怀着病态的妒忌心，留意听闲话，找寻冲突借口，凡有机会他都要用来侵犯他的敌手。

大卫像雕成之后，执政府召集了弗罗棱斯最好的画家和艺术家来商议：这尊雕像应当放在什么地方。雷翁那图赞成建筑师朱良诺·达·桑噶罗的意见，主张安在执政府广场上中央拱门下面。米开朗琪罗知道了之后，便说：雷翁那图是为了嫉妒，要把他的“大卫”放在黑暗的角落里去的，使之永远照不到太阳光，而且没有人看得见。

艺术家们常在雷翁那图工场，即他替丽莎夫人画肖像的黑墙院子里面，集会；其中有波拉约里兄弟们，有老桑德罗·菩提色利，有菲力平诺·李皮，有罗棱慈·狄·克列狄，也有佩鲁基诺的好几个徒弟。某次集会时，大家谈到了一个问题，即：雕刻和绘画，这两门艺术，究竟哪一门高些？——这是当时艺术家们很爱讨论的一个问题。

雷翁那图默然听他们说话。但是到了人家迫着他发表意见时，他才说道：“我的意见，以为一门艺术，离开手工愈远，便愈完美。”

然后含着他特有的那种轻微而双关的笑容，——使得人们难于断言：他是说正经话呢，还是开玩笑，——他又说道：

“这两门艺术的主要差别，就在于绘画需要更多的精神力，而雕刻则需要更多的肉体力。雕刻品仿佛象粗糙而坚硬的石壳所包藏的核心一般，必须雕刻者一切肉体力都紧张起来，由于使用锤子和凿子至于精疲力竭了，然后慢慢地脱去了石壳而显露出来。雕刻者工作时，全身出汗同苦工一样，汗又夹杂了灰尘，污秽得很；他的面孔出了油，蒙了大理石白粉，好象面包司务；他的衣服沾满了石屑，好象沾满了雪片，他的家屋充塞了石头和灰尘。画家则不然，他很舒适地坐着，穿着漂亮服装，在自己的工场里面；他工作时用的是轻松的画笔和悦目的颜色。他的家屋是明亮而清洁的，饰了美丽的图画，永远寂静无哗；工作时，还有音乐，谈话或读故事可供娱乐；没有铁锤声或其他难听的声音骚扰他。……”

雷翁那图这几句话被人传到米开朗琪罗耳朵里去了，他听着认为这话是

说他的。但他忍住了怒气，只耸一耸肩膀，用刻薄的讥讽回答道：

“达·芬奇先生，酒店女侍者的私生子，尽管去做闲人和雅人罢！我是老世家的后代，不为我的工作感到羞惭；我本是简单做苦工的人，也不厌恶汗污。至于雕刻和绘画哪门高些的问题，则我以为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切艺术都是平等的，因为都出于同一个源头，又都趋向于同一个目的。但是那个人，他认为绘画高于雕刻，他对于其他事情的判断如果都是这样的，那么他的见识比我的洗衣妇也就高得有限了。”

米开朗琪罗急急忙忙在会议厅里画那幅画，如同发疯一般，为了赶上他的敌手。这对于他说，并不是困难的。

他从那次与比萨人作战中选了一段故事。佛罗棱斯兵士，夏季热天某日在亚诺河洗浴，忽闻警报：敌人攻来了，兵士们急忙洒向岸边，从水里上来，——他们的疲倦身体刚下水去凉爽一下，——很忠心地着起了汗水淋漓和尘埃布满的衣服，披起了给太阳晒热的铜制的甲冑。

可见与雷翁那图画的相反，米开朗琪罗并非把战争画做无意义的互相残杀，画做“一切蠢事之中最兽性的”，而是画做刚强的伟业，履行一种永久的义务，画做英雄们为了祖国的光荣和伟大而斗争。

雷翁那图和米开朗琪罗之间这种比赛，佛罗棱斯人很留心地看着，好象群众看一场罕见的把戏时那般留心。但因与政治无关的一切事情，佛罗棱斯人都觉得淡而无味，如同一盘菜当中没有放入香料和盐：所以他们急忙宣布：米开朗琪罗是代表共和国反对梅狄奇家族的，雷翁那图则是代表梅狄奇家族反对共和国的。于是这个斗争就为大家所能了解，而具有新的力量了。斗争出到大街和广场上来，现在连那些对于艺术毫无兴趣的人也来参战。雷翁那图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成了敌对双方的战旗。

斗争发展下去，竟至于有人夜里拿石头去投掷“大卫像”。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投掷的。贵族说是平民做的，平民领袖说是贵族做的，当地艺术家们说是新近在佛罗棱斯开设工场的佩鲁基诺那些徒弟做的；但邦那罗则在大执政的面前说：拿石头投掷他的大卫像的那些流氓，一定是雷翁那图收买出来的。

好多人相信他的话，或至少装做相信他的话。

有一天，雷翁那图又在替琢绪铎夫人画像。画室里只有卓梵尼和沙莱诺两人在旁。话题谈到米开朗琪罗，雷翁那图便向丽莎夫人表白道：

“我相信，我若能同他俩对面谈一次话，一切就可以自然消除的，这个完全无聊的争吵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那时他可以明白，我并不是他的仇敌，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人能比我更加爱他……”

丽莎夫人摇摇头：

“果真是这样么？雷翁那图先生？他果真可以明白么？”

“他可以明白的，”艺术家很活泼地喊起来。“象他这样的人一定可以明白的！不幸的是：他如此胆怯，如此缺乏自信心。他心里着急，嫉妒，又害怕，因为他不认识他自己。那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都是发昏！我要告诉他一切，他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我有什么令他害怕呢？夫人，您知道，最近我看见了他的‘战士沐浴图’画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没有人想象得到他的艺术到了什么地步，将来又能达到什么地步。我知道，他今天不仅已经同我相匹敌了，甚至强过于我。是的，我觉得他是强过于我的……”

她用那种眼光看他，——卓梵尼觉得，那就是雷翁那图自己的眼光反映

出来的。她恬静而奇异地微笑着。

“先生，”她问道，“您还记得《圣经》中那一段么？先知以利亚逃避那不信上帝的亚哈王，逃到何烈山上一个洞中时，上帝便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上帝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上帝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上帝却不在地震中。地震后有火，上帝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安静的微小的声音。上帝就在那里！那那罗侗先生也许是同上帝来前崩山碎石的烈风一般强罢。但他没有上帝所在的那种安静。他明白这个。他恨您，因为您强过于他，犹如安静强过于狂风暴雨的。”

嘉尔明之马利亚老教堂中，布郎加西祈祷厅里面，有着托马索·马萨楚那些有名的壁画；这些壁画乃是意大利一切大画家的范本，雷翁那图少时也曾在那里临摹过。有一天，艺术家到那里去，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少年人，差不多是一个小孩子，正在研究着和临摹着那些壁画。他穿了一件沾了颜色的旧外衣，衬衣是干净的，但布料很粗糙，一定是自己家里织的布。他身体硕长而柔软，颈项长而细，非常之白嫩，差不多象虚弱的小姑娘一般；他的蛋形的苍白的面孔含有一种矫饰的甜蜜的美；他的大而黑的眼睛使人想起了翁布里亚一带的乡下女人，就是佩鲁基诺画圣母像时拿来作模型的，——这种眼睛，与一切思想无缘，深沉而空洞，同头上的青天一样。

不久之后，雷翁那图又在圣玛丽亚新修道院的教皇厅里面，即他的“安嘉里之战”画稿陈列的地方，遇着那个少年人，在研究和临摹这个画稿，同那天研究马萨楚壁画时一般用心。

少年人此次好象认得雷翁那图，呆呆地看他，似乎要同他说话但又不敢的样子。

雷翁那图看出了，就自己走去同他说话。少年人红着脸，急速地，兴奋地，差不多啰唆地，但天真而含有奉承意思地对雷翁那图说：他把艺术家当作自己的师父，看作意大利最大的画师，米开朗琪罗连替《最后的晚餐》画者解鞋带也不配哩。

雷翁那图以后还有几次遇着这个少年人，同他谈了很多的话，审查他的画稿，认识他愈清楚，就愈加确信：这是一位未来的大画师。

少年人的性情是容易感受的，他反应了一切声音，他接受了一切影响，他摹仿佩鲁基诺，摹仿不杜黎启奥，——不久之前他刚在塞拿图书馆工作过，——尤其摹仿雷翁那图。虽然有些不成熟地方，艺术家仍感到这少年人有一种新鲜的感情，为他所未曾有过的。最令他惊异的，却在于这个小孩子已经进入艺术和生命最秘密之处，好象是偶然而非有意进去的。他轻易地，差不多游戏一般地克服了那些最大的困难。他达到一切，毫不觉得辛苦；在他看来，好象艺术之中并没有雷翁那图一生所感痛苦的那种无穷的追求，那种辛劳，那种奋勉，那种动摇和那种疑惑。艺术家同他谈起必须耐心慢慢地研究自然现象时，或者谈起图画上数学一般精确的规律和法则时，少年人便睁大了那双惊讶而无思想的眼睛望着，虽然在留心听着话，但显然有点不耐烦，只为了表示敬意之故才听下去的。

有一次，少年人露出一句话未，所含着的深刻意义出于雷翁那图意料之外，几乎令他惊吓。少年人说：

“我觉得画画时，最好不要思想，——那时画得更好些。”

这个小孩子，以其整个性格，不啻向他表明：他一生所追求的那种感情和理智间的统一，那种爱和知间的完全和谐，简直是不存在的，或不能存在的。

小孩子的那种无忧无虑而又无思想的温柔的安静，比之米开朗琪罗的一切怒和恨，更加惹起雷翁那图的怀疑和恐惧，为了艺术的前途，为了他的一生的劳作。

“你是哪里人呢，我的孩子？”雷翁那图起初遇着他时有一次问了他。

“你的父亲是谁呢？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是乌比诺地方的人，”少年人回答，说时含着他那种和悦的但有点矫饰的笑容。“我的父亲是画家卓梵尼·桑楚。我名叫辣飞尔。”

这个时候，雷翁那图为一件重要事情不得不离开佛罗棱斯。

从不可记忆的时候起，佛罗棱斯城就同邻近的比萨城进行一个无穷尽的不顾一切的战争；这个战争几乎使两城同归于尽。

有一天，同马嘉维利闲谈时，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战争计划，开掘一条新河道和一些沟渠，使亚诺河水不流到比萨去，而流入里伏诺沼泽，如此一来就可以切断比萨城通海的水路和粮食的供给，以此迫得它降服。尼古罗素来是好奇的，他立刻赞成了这个计划，而且向大执政建议去。他很巧妙地迎合了彼罗先生的心意，以他的言辞说服了彼罗先生，但隐瞒了这个计划实行时所需的庞大费用和所遇的种种困难。近日，一般人都把比萨战事劳而无功归罪于彼罗·索德里尼的无能。索德里尼将这个计划向执政府提出来时，大家都笑了他；他气愤起来，他要表示他也同别人一样具有健全的理智，于是坚持他的提议。他的提议终于通过了，恰是因为他的政敌们热烈拥护他；他们认为这个提议是极端的疯狂，一定要失败的，图谋借此来推翻他。马嘉维利没有预先把他的诡计告诉雷翁那图；他希望以此迫得索德里尼陷于骑虎难下之势，非照他们的计划实行到底不可。

工作开始似乎是很顺利的。河水低落。但不久就遇着一些困难，一无比一天需要更多的钱；而那些省俭的执政老爷一分一厘也要斤斤较量的。一五五年夏季，一阵暴雨之后，泛滥的河水冲坏了一部分河堤。雷翁那图被召喚到河工上去。

动身前一天，雷翁那图到亚诺河那边马嘉维利家里去，同他讨论这事情，此时他才把他的诡计告诉艺术家，害得艺术家吓了一跳。回到寓所来的路上，雷翁那图在圣三一桥上经过，向妥那邦尼街走去。

时候已经不早了，街上只有很少的人。惟有加辣那桥后面磨坊堤边的潺潺水声打破了寂静。白天很热，黄昏时候落了一阵雨使空气清凉些。桥上有夏天热水的气味。月亮从圣弥雅托黑丘背后升上来。右边，旧桥码头上，古老的小屋子连着那些架在斜木柱上的附加建筑，从浑浊，霉绿而静止的深水中反映上来。左边，百合花颜色的温柔的自山支脉顶上，闪烁着一颗奇异的星。

在纯净的天空底下，佛罗棱斯城的景致好象古书里无光泽的金底之上的一幅书面画。这个全世界特别的城市，本是艺术家所熟悉的，如同人面一般：前面，朝北的方面，是圣克洛采钟塔；以后是直而长而优郁的旧宫塔，是白大理石的卓托钟塔，最后则是圣玛丽亚教堂那个砖砌的淡红圆顶，——这圆顶好象一朵含苞未放的大花，好象旧时徽章上画的红百合。在晚霞和月光朦

胧映射之下，整个弗罗棱斯城也好像是一朵乌银制的大花。

雷翁那图知道，每个城同每个人一样，都有特别的气味。弗罗棱斯含有潮湿的彩虹花粉的香味，其中更夹杂了一点陈年旧画上的油漆味和颜色味，几乎嗅不出来的。

他想起了丽莎夫人。

关于她的生平，他知道得差不多同卓梵尼一般少。她有一个丈夫。这事，并不令他难过，不过令他惊讶罢了。这位瘦而长而诚实的弗朗西斯果先生有一对浓眉毛，有一颗黑痣在左颊之上，很爱谈论西西利牛种的优点和新颁的羊皮税则。有些时候，雷翁那图欣赏着她的透明的，异样的，遥远的，非实在的美，这美却是比一切实在的东西都更实在的。但又有些时候，她的活的美影响了他。

丽莎夫人并不是当时所谓的“女学士”。她从不卖弄她的书本知识。他不过偶然知道了她能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她一言一动都是很朴实的，以致好多人把她看做普通的妇女。但他觉得她具有一种比理智更深刻的东西，即她具有女性的理智，——能预见的智慧。她有时说了几句话，忽然使她接近于他，比他所认识的一切人都更接近于他，使她成了他的唯一的永久的朋友和妹妹。在这时候，有一种力量驱迫着他去超越那隔离抽象观念和实在生活的魔圈。但他立刻把这愿望压制下去了。每逢他压制着他对于丽莎夫人的活的美的欲望时，则他在画布上画的她的肖像就变成更加生动，更加实在的。

他以为她明白了此点，心甘情愿，帮助他去画像，为了自己的肖像而牺牲，很快乐地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他。

联系他们两人的，是爱么？

当时人们爱谈什么柏拉图式的爱，爱说什么天国的情人凄恻感叹，爱写什么佩特拉克体裁的甜蜜的十四行诗，——这些只能惹起雷翁那图的厌恶和讥诮罢了。大多数人所称为爱的，也是与他无缘的。他不吃肉，并非因为持斋，而是因为厌恶肉食；同样，他远离女色，也是因为婚姻内或婚姻外的肉体交接，虽不被他视为罪孽，却被他视为是俗恶的。他在他的解剖学笔记上写道：“生殖行为以及为生殖而用的器官，是如此之丑恶，若非实行此行为的人面貌美丽，装饰娱人以及冲动力量，那人类早已灭绝了。”他远离这种丑恶，远离男女间肉欲的斗争，如同远离弱肉强食一般，但他既不气愤，也不责斥，也不辩护；他承认爱或饿斗争中的自然必然性法则，但他自己不愿参加这种斗争；他遵守另一条法则：爱和贞洁之法则。

即使他爱了她，但还有另一种比这更美满的办法同爱人相结合么？现在这种含在深刻而神秘的爱慕之中的结合方法，是最美满的；两人共同画一幅不朽的肖像，创造一个新生命如同父亲和母亲生产婴孩一般（父亲和母亲就是他和她）。

然而即使是如此纯洁的结合，他也觉得，含有一种危险，也许比普通肉体的爱更加危险。他们两个人都在未经人迹的深渊边缘走来走去，一面抵抗着深渊的诱惑。他们二人之间交换着两可的透明的话语，他们的秘密从这些话语之中流露出来，如同经过潮湿云雾的太阳光。好几次，他想到：倘若云消散，露出朗耀的太阳，使得一切神秘和幽灵都消失无踪了呢？倘若他或她有一个忍耐不住了呢？倘若他们越过界限了呢？倘若幻梦变为现实，观念变为行动了呢？一个活的灵魂，唯一与他接近的灵魂，即是他的永久朋友他的妹妹的灵魂，他有权利用同样不动情的好奇心去探究么，如同探究机械学

或数学的法则。如同探究一株注射了毒药的树的生命，如同探究一具解剖了的死尸的肉体构造？她不会生气么？她不会仇恨他，鄙视他，厌弃他，如同其他每个女人都会厌弃他一般么？

好几次，他又觉得，他在用可怕的手段，慢慢地使她痛苦以至于死。为了她的柔顺，他害怕起来；这柔顺是没有界限的，正如他的强硬无情的求知欲没有界限一般。

最近，他才感觉有这界限存在。他明白，或迟或早必需弄清楚：对于他来说，她究竟是什么，——是活人呢，还是幽灵，还是他自己的灵魂在女性美镜子里映出来的影像？他希望，别离一下能够推延那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所以当他非离开佛罗棱斯不可时，他差不多是很快活的。但是现在，别离的日子到了，他觉得他想错了：别离不是推延那个决定，反而加速那个决定。

心里这样想着，他不知不觉地走进一个偏僻小巷来；他向周围看看时，不能立刻明白，他走到了什么地方。根据屋顶上望得见的大理石钟塔来判断，那里一定是离开大教堂不远的。那条狭而长的小巷，有一边完全蒙在深暗的阴影之内，另一边则给那明亮的差不多白色的月光照着。远处闪烁着一盏深红色的灯。那里，有个阳台，细长的柱子支着半圆形的拱门，上面覆着倾斜的瓦盖；阳台前面有几个人戴着黑面具，穿着长袍，和着琴声，在唱小曲。雷翁那图倾听着。

这是“豪华者”罗棱慈写的一首老情歌，当初为了谢肉节扮演巴库斯神和亚丽安妮神时唱的，——一首无限欢喜的却又凄惋动人的情歌，雷翁那图很爱听，因为他少时常常听着：

青春何美好，
惜哉易磋跎！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最后两句欧词使他的心感到了不祥的预兆。

现在，临老的时候，命运才送了一个亲而活的灵魂来给他么？给他的坟墓般黑暗和孤寂的生活么？他要推辞，要拒绝这个灵魂么，如同好几次为了观念原故而拒绝行动一样？他又要取远舍近么？又要为了虚幻，为了唯一的美，而舍弃实在么？他应当选择哪一个呢：活的琢箜铎夫人呢，还是不朽的琢箜铎夫人呢？他知道，取了那个，便要弃了那个，而二者对于他都是同样宝贵的：他又知道，他必须选取一个，他不可再踌躇了，不可再拖延这个痛苦了。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力量。他不愿也不能决定：究竟为了不朽的而牺牲活的好呢，还是为了活的而牺牲不朽的好呢？究竟是实在的，现有的好呢，还是画上的永存的好呢？

他还穿过两条街道，最后到了他的房东彼罗·马特里先生的屋子，屋门关闭了，灯火熄灭了。他举起那悬在一条链上的锤子，在铁板上敲着。看门人没有答应：他大概睡着了，或出去了。石阶门洞之内，这几下声音起了回响，然后又不响了。现在是万籁无声，月光照着，更显得寂静。

忽然有沉重的缓慢而有规则的黄铜声音响起来，那是附近钟塔报时之声。这个声音使人想起了时间悄然飞逝，想起了黑暗的孤寂的老年，想起了过去不能复来。

最后的钟声还在颤动着，摇曳着，时弱时强地在月光之中展放音波，好象不断地重复着：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第二天，丽莎夫人，按平时钟点到画室来，破天荒地单独一个人来，没有嘉美拉姑娘做伴。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同雷翁那图见面的机会了。

这是一个朗耀而光辉的天气。雷翁那图把布篷遮起来，于是黑墙院子便充满了温柔的朦胧的好象通过了水的透明的光影，最能显出她的面貌的美。

画室中只有他们两人。

他全神贯注地画着，没有说一句话，完全安静地。昨日的思想，关于目前的别离，关于不可避免的决定等等，他都忘记了，——好象，对于他，没有什么过去，也没有什么未来，好象时间是静止的，好象“她”过去永远含着恬静而奇异的微笑坐在他面前，将来也要这样永远坐着。他在生活中所不能做的，如今在观念中做着了；他把两个形态配合为一，他结合了实物和镜影，结合了活着的和不可朽的。他于此感到一种快乐，仿佛解除了什么重压。现在他不为了她而难过了。现在他不害怕她了。他知道，她要顺从他到底，要牺牲一切，要忍受一切，以至于死，毫不抵抗。他有时也用那种好奇心看她，好象他陪伴那些死囚上刑场去看他们的最后的痛苦表情一样。

忽然，他以为看见了一种思想的奇异阴影在她的脸上飘过，犹如活的气息吹在镜面上留下的轻微痕迹一般，——一种活生生的非他所影响的，非他所愿意的思想。为了拉住她，为了拖她回到他的圈子里面，为了驱除那种奇异的阴影，他于是如同巫师念咒语一样，用唱歌式的命令式的声音，向她讲说一个谜样的神秘的隐喻，他的笔记里时常写下这类隐喻。他说：

“我抵抗不住一种冲动，要去看看自然艺术所创造而为人类所未知的那些形态。我长久在光秃而昏暗的崖壁中间芽来走去，最后走到了一个洞穴，迟疑不决地在洞口站着。但后来，我提起了勇气，低下头，弯着背，左手放在右膝上，右手遮着额头，走进洞里去，走了几步。我紧蹙着眉毛，眯缝着眼睛，为了在黑暗中能看得清楚一点；我时常改变方向，在暗中摸索着，看这里，看那里，努力要看见什么东西。但是黑暗太浓厚了。我在洞里耽搁了一个时候之后，朦胧中发生两种感情互相战斗着：恐惧心和好奇心，——我一面害怕探究这个洞穴，一面又要知道有无什么奇异的秘密藏在这个洞穴里面。”

他住了口。那个奇异的阴影并未曾从她的脸上消逝。

“这两种感情，哪一种战胜了昵？”她问道：

“好奇心！”

“那么您知道洞里的秘密了。”

“凡是能够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您要把知道的告诉人么？”

“我不能通告诉人；我也不晓得怎样去告诉人。但我很愿意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到这种地步，使得他们时时能够战胜恐惧心。”

“但如果单单好奇心还不够用呢，雷翁那图先生？”她的眼光忽然光耀起来问道。“如果还需要一种更大的东西才能发现出洞里最后的也许最奇异

的秘密呢？”

她含着一种微笑，直看进他的眼睛：这微笑，是他从来未曾在她的脸上见过的。

“还需要什么呢？”他问道。

她不做声。

此时，一丝眩目的阳光经过布篷夹缝射进来。朦胧的景色明亮了一点。以前那种如同远处音乐一般温柔的“亮的影”和“暗的光”的魔力在她脸上消逝了。……“您明天动身么？”丽莎夫人问道。

“不，今天夜里就走。”

“我不久也要出门了，”她说。

他拿探究的眼光望着她，他要说话。但他不说了。他明白，她出门，是为的没有他，不愿留在佛罗棱斯。

“弗郎西斯果先生，”她说下去，“为了商业上事情，要到卡拉布里亚去住三个月，秋天才回来。我求了他带我去。”

他转过脸去，生气而忧郁地望着那一条可恶的刺眼的真实的太阳光。喷泉的水珠，以前是单色的，无生气的，幽灵般苍白的，现在在这闯进来的活生生的太阳光之下，就发为灿烂的颜色，虹的种种颜色，生命的颜色。艺术家忽然觉得他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腼腆的，柔弱的，受人怜悯的和怜悯人的。

“不要紧，”丽莎夫人说。“您可以把布篷拉好。时间还早。我也不疲倦。”

“不，没有用。已经够了，”他回答，就把画笔放下来。

“您不把这肖像画完成么？”

“什么？”他连忙问道，好象吃了一惊。“您旅行回来之后不再来我这里么？”

“我要来的。但是经过三个月，我也许完全改变了，怕您不认得我。您自己说过，人的面貌，尤其女人的面貌，改变得很快……”

“我很愿意画完成这个肖像，”他慢慢说，好象对自己说话。“但是我不晓得，……我屡次觉得，凡我要做的，都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么？”她很惊讶地问。“是的，我听人说，您从来未曾完成一个作品，因为您追求那不可能的……”

在这几句话里面，他觉得听到了一种温柔而悲哀的怪责。也许只是他的感觉罢？

“现在，……”他想道，——他忽然害怕起来。

她站起来，同往常一般平淡他说道：

“是时候了。……再会罢，雷翁那图先生！祝您旅行快乐！”

他抬起眼睛来看她，又觉得看见了她的面貌之中含有一种最后的绝望的怪责，含有一种祈求。

他明白，这一瞬间对于他们两人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都是永久的，同死一样。他知道，此时他不应当缄默。但是他愈振作他的意志，来决定，来想出适当的话，就愈觉得他的懦弱，觉得他们二人间横隔着的深渊愈是深陷而不可越过的。丽莎夫人安静而明朗地微笑着，同往常一般。但现在，他感觉到这种微笑好象死了的人的微笑。

无限的不能忍受的痛苦充满了他的心，使他更是一筹莫展了。

丽莎夫人伸手给他，他接来吻着，一声不响，——自从他们二人认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同一瞬间，他觉得她也很迅速地低下头来，用她的嘴唇印着他的头发。

“上帝保护您！”她说，同往常一般平淡。

他清醒过来时，她已经走了。……周围是夏日中午时那种死的寂静，是比最黑暗的子夜的寂静更加不祥的。

同昨夜一般，缓慢而有规则的黄铜声音又响起来了，但也更加不祥地，更加庄严地：邻近塔上报时的钟声。这钟声使人想起了时间可怕地悄然飞逝，想起了黑暗的孤寂的老年，想起了过去不能复来。

最后的几下钟声仍是颤动了很长久，才渐渐停息，好象不断地在呼唤着：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雷翁那图当初答应参加这转移亚诺河道的工作时，他确信此种战争手段或迟或早总要产生更和平更重要得多的事业。

他少时已经想着要开辟一条运河使得从佛罗棱斯直至海口这亚诺河上可以通航，而且经过许多小水沟去灌溉田野，使得土地更加肥沃，整个托斯堪那区域都能变为一个茂盛而灿烂的花园。他在草图上写道：“普拉托，皮士托亚，比萨，鲁加等，如果参加了这个事业，那它们每年的进项就要增加二十万个杜卡。若能将亚诺河水加深又加阔，则每片土地都有财宝可寻了。”

雷翁那图想着，现在快老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命运要给他机会，当他替平民服务时能完成当初替公侯服务时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即是向人类显示：知识有征服自然界的权力。

马嘉维利把实在话对艺术家说了，说他当初瞒骗了索德里尼，没有说出这计划的真实困难，而且保证有三万个至四万个工作日就够用了，——艺术家知道了之后，为了卸除责任起见，遂决定把实在情形完完全全告诉彼罗先生；而且提出一个预算，说明：开辟两条通到里伏诺沼泽去的运河，各有七尺深，二十至三十尺宽，相当于八十万平方米的地面，至少共需要二十万个工作日。也许还多些，须看地质如何而定。执政们吓了一跳！各方面都来攻击索德里尼：没有一个人明白，他的头脑如何能产生这个疯狂思想。

但尼古罗并不绝望。他在各方面努力，施行诡计，说谎，欺骗，写着动人的书信，向一切人保证那业已开始的工作一定能成功。可是虽然一无比一天支出更多的费用，这项事业愈做愈不好。

尼古罗先生好象是个不祥的人：凡是进行的事业，都要失败，倾颓，脱离他的手，变成空洞的话语，抽象的思想或恶劣的玩笑，而最受损失的还是他自身。艺术家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在罗曼雅客店里，马嘉维利实行他自己发明的“常赢赌法”时，总是输钱；又想起了，他援救玛丽亚没有成功，他的马其顿方阵也闹了笑话。……

这个怪人，努力要做事情，但完全不能做事情；他在思想上是强的，但在生活方面则毫无力量，如同天鹅在陆地上一般。雷翁那图在这个怪人之中认识了他自己。

雷翁那图写给执政们的报告内，主张这个工作或者马上放弃了，或者进行到底，不顾惜任何费用。但是共和国诸领袖一向爱走中间的道路。他们决

定将已成的运河当作战壕使用，借以抵御比萨军队之进攻；至于雷翁那图的太勇敢的计划，则他们并不信任，他们从费拉拉聘了一些水利专家和土工专家来。当他们在佛罗棱斯互相争吵，攻击，把这工作付托于好几个机关，又召集会议，拿黑白球来多数取决之时，敌人们却不迟疑，用大炮把以前所做的工程都轰坏了。

这整个事情终于引起艺术家厌恶，不愿去理会了。他早就可以回到佛罗棱斯来的。但他偶然知道了，琢笠铎先生须待十月初旬才能从卡拉布里亚回来；于是决定后十日回去，那时丽莎夫人一定在佛罗棱斯城里的。

他计算着日子。他想着这次别离也许还要延长些时候，于是恐惧和挂念便重压着他的心，使他不敢去想这个事情，不敢同人谈论这个事情，不敢问人家这个事情，因为他害怕人家会告诉他：她没有于原定时间回到她的家里。

他回到佛罗棱斯来时，是清早的时光。

秋天多雾而潮湿的佛罗棱斯城，在他看来，是特别可爱和可亲的，因为他想起了琢笠铎夫人。这是“她”的日子没有风，太阳好象经过一重水照下来，能给女性面貌以完全特别的美丽。

他再思索：如何迎接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才能不再同她分离，才能将琢笠铎先生的妻作为他的唯一的永久的朋友。他知道，一切会自然成就的，一切困难会变得容易，一切不可能的会变成可能的，——只消他再见到她。

“首先不要思想，然后一切都更好些！”他重复了辣飞尔的话。“我要问她；现在她会说出那天说不出的话来；就是：好奇心以外还需要什么才能发现洞里最后的也许最奇异的秘密呢？”

快乐充满了他的心，好象他没有五十四岁，只有十六岁，好象他的一生刚刚开始。惟有他的心底最深处，智力之光未曾射到的地方，这个快乐底下还含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现在到尼古罗家里去，为的将那关于开河工程的种种文书和图案交付于马嘉维利。他打算第二天早晨再去拜访琢笠铎先生。但他忍耐不住了；他决定当日晚上从马嘉维利那里回家来的路上，要在伦卡诺附近琢笠铎先生住宅旁边经过，寻得一个马夫或一个侍仆，或一个门丁，问问：老爷太太回来了么，身体都好么？

他沿着妥那邦尼街向圣三一桥走来，——这是他动身前一夜走的那条路线，不过方向相反而已。

将近黄昏，天气忽然改变了；佛罗棱斯秋天时候常有这个事情。从穆农谷吹来一阵猛烈而刺人的北风。穆哲罗高丘上凝了霜，好象忽然头发变白的人。下毛毛雨。但地平线上，乌云裂了一条缝，露出一线青天，太阳在乌云底下照出来，以它的橙黄的寒冷的光辉照着污秽而潮湿的街道，五色缤纷的屋顶，以及人的面孔。雨丝也是橙黄色的。远处，窗子玻璃被照得同红炭一般。

圣三一教堂对面，桥边，河岸和妥那邦尼街转角之处，立着那个用粗糙的棕灰色石头筑成的斯比尼宫；这宫殿有格子窗和雉堞，看来好象中古的堡垒。沿墙排列着宽阔的石板凳，佛罗棱斯好多旧宫殿，墙外部有此设备。无分老少，各行市民都爱在这种凳子上面坐着，掷骰子，下棋，听新闻，谈闲天，冬天晒太阳，夏天乘凉。靠河岸一边，那些石凳之上还有瓦盖，由柱子支持着，同走廊一般。

雷翁那图在那里经过时，他看见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其中有些人是他认识的。一些人坐着，一些人站着。他们谈话如此兴奋，似乎连雨丝风片也没有注意到。

“先生！雷翁那图先生！”有人叫他。“请您未一下，请您来评判我们的争论！”

他停下来。

他们争论的是《神曲》中“地狱”部分第三十四首诗内几句意义不明的话，那里诗人说：鲁西飞，堕落的天使们的领袖，在地狱作王，他的身体深深陷在被诅咒的井里，自胸以下都在冰中。他有三张面孔，一张是黑的，一张是红的，一张是黄的，——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格反映于地狱中的。他的三张嘴各衔着一个罪人，咬个不停：黑面孔的嘴衔着加略人犹大，红面孔的嘴衔着布鲁都士，黄面孔的嘴衔着加秀士。现在他们争论着：但丁处罚杀朱理亚·凯撒的凶手，为什么同处罚出卖耶稣的叛徒差不多一个样呢？因为所不同的，仅是：布鲁都士脚在嘴内头在嘴外，而犹大则头在嘴内脚在嘴外罢了。有些人解释说，但丁是热烈的季别林党，拥护皇帝权力而反对教皇的尘世统治权，他认为罗马帝国对于世界福利，是与罗马教会一般或差不多一般神圣的和必需的。另有些人则反对这个解释，认为这是异端邪说，不适合于一切诗人中最虔诚的诗人的基督教精神。他们争论得愈久，则诗人的秘密愈加不能捉摸。

一个老年的呢绒业富商，很详细地把这争论问题向艺术家解释了。正当解释时候，雷翁那图是望着远处的，望着伦卡诺方向；为了起风原故，他眯缝着眼睛。此时他看见有个人从伦卡诺方面走来，踏着笨重的熊一般的脚步，衣服破旧而随便，瘦骨鳞鳞的，头很大，头发黑而硬而卷曲，一部稀疏的纷乱的山羊须，一双招凤耳朵，一个骨架宽大而扁乎的面孔。这是米开朗琪罗·邦那罗侬。他的鼻子特别丑陋，几乎令人见而生厌的。他年轻时和一个同行，一个雕刻家，开玩笑，闹得过火了，惹起对方生气，重重打了他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塌了。黄褐色小眼睛里那对瞳仁，有时闪耀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发炎的差不多没有睫毛的眼皮，红得很，因为他夜以继日地做工，夜里做工时他还扎了一个小圆灯笼在额头上，看来好象一个独眼怪，一颗火红眼睛生在额头中间，正在地底下黑暗之中，以熊样的吼声和沉重的铁锤，气愤愤地打击着岩石。

“尊意如何，雷翁那图先生？”那些争论的人问艺术家。

雷翁那图始终在希望着，他和邦那罗侬两人能够化仇为友。在离开佛罗棱斯期中，他很少想起他们二人的冲突；他差不多忘记了。

现在他的心如此安静而明朗，愿意同他的敌人说几句好意的话，他以为米开朗琪罗一定会了解他的。

“邦那罗侬先生对于但丁很有研究，”雷翁那图回答，一面恭敬而安静地笑着，指着米开朗琪罗。“他来解释这个问题，一定比我解释得好些。”

米开朗琪罗习惯于低着头走路，不向左右看；他自己不知不觉地走进人群里来了。当他听到雷翁那图说他的名字时，才停止脚步，抬起头来。

他慌张而羞惭，在众人眼光之下非常不舒服，因为他知道自己生得丑陋，引以为耻，总是相信所有的人都在取笑他。

现在突然遇着这事情，他起初手足失措了；他用那双黄褐色的小眼睛很猜疑地望着所有的人，发炎的眼皮——地不知如何是好，太阳和众人眼

光迫着他眯起眼睛。

可是当他发见了雷翁那图的安静的微笑，以及从上而下——因为雷翁那图比米开朗琪罗更高些——朝他看的探究的眼光，他的羞惭忽然转成了愤怒；这本是他常有的事情。他好久说不出话来。他的面孔一时苍白，一时现出不规则的红斑。最后，他很辛苦地用着沉重而受压的声音说道：

“你自己去解释罢！你读了很多的书，你是最聪明的人，你在米兰塑一尊黏土像，塑了十六年还没有铸成青铜哩。什么事情都要被你很可耻地弄得乱七八糟……”

他自己也明白他的话没有表达出他的意思，他还在寻找着刻薄的话来侮辱对方，但寻不出来他认为够刻薄的。

大家都不做声，怀抱好奇心望着这两个人。

雷翁那图不回答。有个时候两个人默然互相望着：这一个还是含着以前那种温和的笑容，不过现在有点惊讶和悲哀；那一个则要表示鄙视人的讥诮神气。但不能完全表示出来，仅仅扮起了痉挛样的鬼脸，更显得他难看。

在那那罗侗的气愤的力面前，雷翁那图那种女性的安静的温柔好象是无限懦弱。

雷翁那图有一次画过龙和狮的斗争。有翼的空中王战胜了无翼的地上王。

现在发生于这二人中间的正象那种斗争，虽然二人都没有感觉到，都非自己所要的。

雷翁那图现在知道丽莎夫人说得对：他的敌手永远不会宽恕他那种安静的，那种强过于狂风暴雨的安静的。

米开朗琪罗还要说什么话，但只做了一个手势，便很快转过脸去，举起他的笨重的熊样的脚步走开了，嘴里不知哼些什么话，头低着，背驼着，好象有无限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不久就看不见他了，好象消失于模糊的雨丝和凄凉的阳光里面。

雷翁那图也走着他自己的道路。

他走到桥上，忽然斯比尼宫旁那群人中有个人走出来赶上了他。一个好管闲事的讨厌的人，看来好象犹太人，但他是道地的佛罗棱斯人。艺术家记不起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只认得他是个令人憎厌的饶舌者。

桥上风刮得更利害，在人耳边吹着唿哨，刺人的脸如同冰针一般。河中心水波向远处滚去，向着衔山的太阳滚去；在低低的阴暗的差不多石头一般的天宇之下，亚诺河水好象是阴间熔铜之流。

雷翁那图在一小条干燥的路上走，没有理会这个人；这个人同他并排走着，在烂泥里一纵一跳地，如同小狗，时刻望着他的脸，要同他谈论米开朗琪罗，——显然是希望从雷翁那图嘴里听得一二句话，立刻拿去同米开朗琪罗说，并传遍于全城的。但雷翁那图一句话不说。

“先生，请问您，”这个啰唆的人迫问他，“您还未曾画好琢筌铎夫人的肖像么？”

“没有，”艺术家沉下脸来回答。“这事情同您有什么相干呢？”

“不相干。我不过问问罢了。您用心画这肖像整整三年了，还没有画成功！我们外行人觉得这画已经是美满了，我们不能想象还会画得更好些。”

他笑着，现出奉承的神气。

雷翁那图满心嫌厌地看看他。这个人忽然如此惹起艺术家的憎恶，几乎

要抓住他的领口，把他抛下河去。

“这肖像以后怎么处置呢？”那个固执的人追问下去。“也许，——您还没有听说么，雷翁那图先生？”

他显然在卖关子不把话说明白；他存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雷翁那图对于这个人，除了憎厌之外，忽然感到一种不祥的恐怖；现在觉得他的身体如此光滑，他的四肢如此活动，好象什么虫豸。这个人也感觉到了。他现在更象犹太人；他的手抖起来，他的眼睛跳动着。

“呵，自然，自然！您是今早才回来的，您还不知道！您想何等不幸的事情！可怜的琢笠铎先生！他第三次做了鳏夫！是的，一个月以前丽莎夫人蒙召归主了……”

雷翁那图眼前一阵黑暗。有一瞬间，他觉得要昏倒了。他的同行者用锐利的小眼睛注视他。

但他以超人的力量镇静下来；他的面孔不过苍白了一点，但还是没有什么表示的。总之，那个人没有发觉了什么。

这个好管闲事的人非常之失望，走到了弗列斯科巴底广场便停下来了，他连踝骨也陷在污泥里面。

雷翁那图清醒来时候，他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这个饶舌者在扯谎，杜撰这个消息，只为了看看能给他什么印象，以便到处传播去，给那早已流传的关于雷翁那图和琢笠铎夫人有恋爱关系的风声，添加新的资料。

这个死讯之合乎事实，他起初是完全不相信的。

但是当天晚上他知道一切了。弗朗西斯果先生在卡拉布里亚做的生意很挣钱，他也包办了供给粗羊皮于佛罗棱斯城的生意；他们两夫妻从卡拉布里亚回来途中，经过一个偏僻小城拉贡涅罗时候，丽莎就害病死去了。有人说害的是疟疾，又有人说是喉痧。

亚诺河改道工程达到了一个不幸的结局。

秋天，洪水冲坏了一切已成的工程，肥沃的平原变做了腐臭的沼泽。工人们死于瘟疫。许多的劳动，金钱和人命，——一切都是徒然牺牲了。

佛罗棱斯那些工程师，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索德里尼，马嘉维利和雷翁那图三人头上。认识的人在街上看见他们都转过脸去，不向他们敬礼。尼古罗为了惭愧和悲愤害了病。

两年之前，雷翁那图的父亲死了。

艺术家在他的笔记里，同惯常那么简短，写道：

“一五 四年七月七日，星期三，晚上七点钟，我的父亲，执政府公证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死了。他活了八十岁，遗下十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彼特罗先生在人前屡次表示过，他的非婚生的长子雷翁那图也能承受他的财产，同他的其余的儿子的权利一样。是他自己死前改变了意向呢，还是他的其余的儿子不尊重死者的志愿呢？——总之，他们宣布：雷翁那图以非婚生的儿子的资格，对于遗产没有权利。于是有个放重利的人，一个狡猾的犹太人，曾因他有得到遗产希望而借钱给他的，便向他提议购买他同弟弟们争产的权利。雷翁那图虽然厌恶家务纠纷和诉讼，但是那时他的经济景况如此枯窘，不得已答应了犹太人。于是开始了诉讼，争三百个佛罗璘的财产，

延长了六年时间。他的弟弟们利用一般人对于雷翁那图的不满，火上添油，攻击他不信上帝，在凯撒底下做事时出卖祖国，行巫术，掘发死尸来解剖，亵渎基督教徒坟墓；他们也重提那二十五年前已经止息的关于他的反乎自然的罪孽的传闻，而且侮辱他的已经逝世的母亲迦德怜娜。

除了这些不快意的事情之外，还来了会议厅图画的失败。

雷翁那图工作习惯上是如此之迟缓，所以他画壁画时只能用油色；用水彩色必须画得快，但他厌恶那种快，以致虽然有《最后的晚餐》的经验来警告他，此次画《安嘉里之战》时他还是要用油色的，——自然用的是那种他认为比较完满的特别的油色。工作完成了一半时，他便在画前用铁盆燃起一把大火，试图催促颜色入于石灰之内；但是不久他就知道，热力只能及于图画下面部分，至于上面热力达不到的部分，则漆和颜色并没有干。

经过了好多徒然的努力，他终于明白了，他在墙壁上作油画的第二次尝试也是失败的，同第一次一样；《安嘉里之战》恰恰同《最后的晚餐》一样，都要趋于消灭。他又是如邦那罗侗说的，“什么事情都可耻地弄得乱七八糟”了。

会议厅的壁画，比转移河道工程和兄弟诉讼，更加令他难过。

索德里尼拿手续上种种不相干事情来烦渎他，要他照当初签订的契约行事，迫他定一个期限画成这幅画，否则要科以原定的罚金。他看见，这一切都没有效力时候，便公然骂雷翁那图卑鄙，侵占国家钱财。可是，雷翁那图向朋友借了钱，把他从国库上支来的款项都要偿还国库时，彼罗先生又拒绝接受了。这个时候，邦那罗侗的朋友又在佛罗棱斯传播索德里尼致佛罗棱斯共和国驻米兰公使的一封信，——这位公使曾代替法兰西国王派驻伦巴底的总督查理·俺拔斯爵士请求容许雷翁那图到米兰来一趟。彼罗先生信内有一段说：“雷翁那图的行为是不纯洁的。他预支了一笔大款，但工作开始不久，就丢下了；在这种事情上，他对于祖国的行为如同叛徒一般。”

冬天有一夜，雷翁那图一个人坐在他的工作室里面。

狂风在烟囱里怒吼着，房屋的墙给风吹得颤动起来，蜡烛焰摇来晃去。一只大鸟制成的标本，研究飞行用的，已经给老鼠咬得一塌糊涂了，现在挂在梁上，摇动不停，好象要飞走的。房角书架之上，放自然科学家卜里尼著作的地方，有一只熟见的蜘蛛在它的网里急急忙忙地走着。雨点或雪珠打着窗子玻璃仿佛有人在轻轻敲着。

做了一天日常的事务之后，雷翁那图觉得疲倦而无趣，好象发了一夜的热一般。他起初想做点老工作：研究物体在斜面上的运动。后来他拿出一张老太婆漫画来看，画中人生着瘤一般的小鼻子，猪一般的小眼睛，又有非常大的向下伸出的上嘴唇。他想读书，但又读不下去。他还不想睡觉，因为夜长得很哩。

他看着那几堆灰尘积满的旧书，看着那些瓶瓶罐罐以及用酒精浸着的苍白的人胎，看着那些铜制的四分仪，地球仪，以及种种机械学的，天文学的，物理学的，水力学的，光学的，解剖学的仪器，——一种不可解释的厌倦充塞了他的灵魂。

他自己守着这些发霉的图书，人骨和机器，不也是同黑暗房角里那只老蜘蛛一样么？生活中还有什么等待着他呢？他还有什么和死了不同的呢，——除了留下一些纸头，上面写满了一种没有人明白的字体？

他想着做小孩子时候如何爬到白山顶上去，听鹳鸟飞鸣，呼吸植物香味，

或者朝下面望着弗罗棱斯城，——这城透明而淡白，同紫王英一样，在日光中浴着，如此之小，仿佛两丛开花的金棘之间就可容纳它了，这种植物春天生满了山坡。那时他是快乐的，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思想。

他的一生工作难道只是幻景么？大爱不是大知的女儿么？

他听着狂风的叫号，怒吼和悲鸣。马嘉维利的话浮到他心上来：“生活上最难堪的，并不是忧愁，不是疾病，不是贫穷和痛苦，——乃是无聊。”

夜风的悲惨声音使人想起了人心所熟悉的不可避免的当然的事情，想起了在可怕的盲目的黑暗之中，在宇宙根源老混沌之中最后的寂寞，想起了这个世界的无限凄凉。

他站起来，拿了蜡烛，开了房门，到隔壁房间去。他走到三脚架上被尸布样的黑幕蒙着的画像面前，——他揭开了那张布幕。

那是丽沙·琢箜铎夫人的肖像。

自从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至今，自从他最后画这幅像至今，他还未曾揭过这张布幕。现在他觉得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看见画中人面貌含有如此活力，他几乎给自己的作品吓住了。他想起了那些迷信的故事，说是：行了魔术的画像，只要用针刺一下，被画的人就要死去的。现在他看见的是相反的情形：他从一个活的取来了生命，为了给予一个死的。

画上的她，一切都是清楚而准确的，连衣服的微小皱纹，连围绕白胸膛的黑色花边，都画得同真的一样。仔细看看，好象看见胸膛在呼吸着，咽喉下面的小窝在颤动着，面貌的表情在变化着。

同时，她又是虚灵的，遥远的，奇异的；她的不朽的青春比画中背景上那些古老的岩石，那些天蓝色的钟乳般的似乎属于久已消逝非同尘凡的世界的山峰，还更古老些。在岩石中间蜿蜒着的河流，使人想起了她的弯曲的嘴唇及其永久的微笑。头发的波形，在那透明而黯淡的压发网底下，垂下来，遵守着神性的机械学上那些法则，同水波一样。

好象她的死开启了他的眼睛，现在他才明白，丽莎夫人的美就是他 using 如此难以满庭的求知欲在自然界里所探求的一切；才明白，世界的秘密就是丽莎夫人的秘密。

现在不是他探究她了，而是她探究他。那双眼睛看人的神气表示什么呢？——他的灵魂从那双眼睛反映出来，他们二人互相反映直至于无穷无尽。是重复着末次相见时她对他说过的话么？——即说：除了好奇心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才能发现出洞里最深的也许最奇异的秘密。或者是无所不知者的不动心的微笑么？——死人便是用这种微笑来看活人的。

他知道，她的死不是偶然的：他当初若是愿意的话，本可以救全她的生命。他想，他从来未曾如此公然如此接近直看着“死”的。琢箜铎夫人的冰冷的和悦的眼光使他的全部灵魂都害怕起来，至于不能忍受，使他的心要结成冰了。

他的一生第一次到了深渊之前急忙退走，不敢望下去，——第一次，他不要求知。

慌慌张张地同偷儿一般，他又把布幕遮起来，好象拿尸布遮盖着她的面孔。……经过法国总督查理·俺拔斯的请求，执政们允许雷翁那图请三个月的假，春天时候，到米兰去一趟。

他又很快活能够离开他的故乡了。同二十五年前一样。他又如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看见了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俯瞰在伦巴底碧绿的平原之上。

第十五章

异端裁判法庭

雷翁那图第一次住在米兰替穆罗办事时，很勤勉研究解剖学；同他一起研究的，还有个很年轻的科学家，马可·安东尼阿，那时只有十八岁，但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了。马可·安东尼阿是卫隆那旧世家德拉·托勒族出身，这一族人历来都爱研究学问；他的父亲在巴杜亚大学教医学，他的几个哥哥也是学者。他自己从做小孩子时候起，就献身于学问了，好象其他有名世家的子弟献身于宗教或恋爱一般。无论孩子的游戏或青年的热情，都不能转移他对学问的兴趣。

他曾爱了一个姑娘；但他觉悟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恋爱和科学，——他于是抛弃了爱人，完全谢绝了应酬。做小孩子时，为了精神工作过度之故，他的健康已经受了损害。他的消瘦而苍白的面孔，给了他以刻苦修行者的神态；但这面孔还是美丽的，令人想起辣飞尔，不过其中含有更深的思想和更多的悲哀。

上意大利两个有名的大学，巴杜亚大学和巴维亚大学，争着聘他的时候，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孩子哩。雷翁那图回到米兰时，马可·安东尼阿也才有二十五岁，但已经是全欧洲第一等学者了。

这两个人研究学问的方向似乎是一致的：二人都舍弃中古阿拉伯人那种经院式的解剖学（这些阿拉伯人只晓得替古代名医喜波克拉特和葛棱努士作注，）而代之以实验和观察，代之以精密研究活体的构造。但在表面相同之下，却藏有深刻的差异。

艺术家感到有个秘密存在于知识的最后限界；这秘密透过一切自然现象吸引了他，如同磁石透过布帛吸铁一般。他描写肩头筋肉时说道：“这些筋肉，仅仅以其细丝的尖端附着于骨骼的最外边缘：‘大师’如此安排，使得这些筋肉能够随着需要自由开展和紧缩，变长和变短。”在另一幅画稿上，他也写道：“试看这些美妙的筋肉；甲，乙，丙，丁，戊。试做一个试验：若是验得筋肉多了些，就取消几条；若是少了些，就添加几条；若是多少恰好的，那就赞美‘最初的制造师’罢，他造出这样一种美妙的机器。”如此，在他看来，一切知识的结果，都引导人去大大地钦佩那不可探究的事物，钦佩神性的必然，钦佩机械学上“最初的推动者”和解剖学上“最初的制造师”。

马可·安东尼阿也感到自然现象之中有秘密。但他不肯在此秘密面前谦卑屈服，他又不能排去它或克服它，只好同它作战而且惧怕它了。雷翁那图的科学引到上帝去，——马可·安东尼阿的科学则反对上帝：他要用一种新信仰，对于人类理性的信仰，去代替那业已丧失的信仰。

马可·安东尼阿是很慈悲的。他往往拒绝富人延请，而情愿到穷人家里去，免费替穷人治病，而且拿钱帮助穷人，凡他所有的都肯拿出来施舍。惟有那些沉于默想而隔绝尘世的人，才有他这个善心。但谈话之中如果说起了修士和教士的无知时，说起了那些敌视科学的人时，他就要改变面容，他的眼睛就要闪耀出不可抑制的怒火。此时，雷翁那图觉得，这个慈悲的人若是有人给他权力，一定会为了理性原故把人拖到柴堆上去烧死的，——正如他的仇敌，那些修士和教士，为了上帝原故把人烧死一般。

雷翁那图在科学方面也是完全孤独的，恰如在艺术方面；马可·安东尼

阿则团结了一大群学生。马可·安东尼阿能吸引人群，煽起心中火焰，同先知者做的一样；他又能行奇迹，令垂死的人复活，他依靠药品还少些，依靠信仰更多些。他的青年学生们，同所有名师的弟子一样，把先生的思想发展至于极限。他们并不同“世界秘密”作战，他们干脆地否认了它，而且以为：今天或明天科学将克服一切，将解决一切，旧的信仰殿堂将完全拆毁至于没有一砖一石存留。他们夸耀他们的“无信仰”如同小孩子夸耀新衣。他们闹着，吵着，好象小学生！他们的勇敢也好象狂吠着的小狗。

在艺术家看来，那些自称为科学仆人的热狂，正如那些自称为上帝仆人的热狂一般地讨厌。

“如果科学胜利了，”他忧愁地想道，“如果庸夫俗子走进了科学的神圣殿堂，——那时，他们不会以其崇拜玷污科学么，如同过去玷污了教会一样？众人的知能比众人的信更不庸俗些么？”

为了教皇邦尼发士第八有诏书禁止之故，当时要找到尸体来解剖是很困难而且危险的。二百年以前，蒙狄诺·德·鲁齐是第一个科学家，敢公然在波伦拿大学解剖两具死尸。他解剖的是女尸，因为“女人本性上更接近于畜生”。虽然如此，据他自己说，他的良心还在谴责他，令他不敢解剖头部，因为“那是精神和理性所在之地”。

时代改变了。马可·安东尼阿那些学生胆子大起来了。他们不害怕什么危险，也不害怕什么罪过；他们把新死的人弄来解剖。他们不仅出很多的钱向刽子手和件作购买死尸，而且用暴力去抢夺死尸，从绞刑架上偷下来，从公墓地下掘出来，——先生若不反对的话，他们夜里还要在僻静的街巷杀死过路人哩。

德拉·托勒家中既有许多尸首可供解剖，在那里做工作对于艺术家就是特别重要而有价值的。

他画了许许多多的解剖画，羽毛笔的，红铅笔的都有，旁边还有说明和注释。在研究方法上这二位学者中间的差异更加是明显的。

一个仅仅是科学家，一个则是科学家而兼艺术家。马可·安东尼阿知而已。雷翁那图知而又爱，他的爱加深了他的知。他的解剖画都画得如此准确，同时又如此美丽，使人难于决定那里是艺术的终点和那里是科学的起点：二者是互相混杂，互相融化，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雷翁那图在他的旁注之中写道，

“若有人反驳我，说学解剖学时，与其研究我的图画，毋宁研究尸体！我则回答他说：你若能在一次解剖之中看见我所画的一切，那么你说这话就有道理，但无论你如何明察，你只能看见和认识若干脉管而已。我则为了得到完全知识之故，解剖过了十具以上的人体，各种年龄都有，所有肢体都剖开了，所有遮蔽脉管的人肉都剔除了，却不让血流出来，除了毛管中挤出几乎看不见的几滴血。如果一具尸体，当解剖时候腐烂了，不够用，我便解剖许多的尸体，务使全知而后已；我又重复了同样的研究，为的在其中寻出差别来。我画这许多图画时，是把每个肢体和每个器官画成了那种样子，好象你拿在手里来看，可以翻来覆去从各方面去看的，从内面和外面去看，从上面和下面去看。”

艺术家的明察，给予科学家的眼和手以一种数学仪器般的准确。脉管的

分枝，掩蔽在交织纤维和黏膜之下无人知道的，以及最微细的血管和神经，分布于筋和腱之中的，——他都拿解剖刀接触到而且剔出来，用他的左手拿刀，这手如此有力，能够弯曲马蹄铁，又如此温柔，能够在琢筌铎夫人的微笑之中重现女性美的秘密。

马可·安东尼阿除了理性，什么也不信；他在这种明察的知识之前时常觉得惶惑，甚至恐惧。好象他看见了一个奇迹。

好几次，艺术家预先说道：“必须是这样的，这样是好的，”——他研究下去，发现了：果真是这样。创造者的意志似乎适合于观察者的意志：美是真，真是美！

马可·安东尼阿觉得，雷翁那图研究科学同从事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是断断续续地，游戏一般地，保留着做其他事情的自由；但他也看见这种工作本需要无限的耐心和“顽强的努力”，而落在艺术家之手竟同游戏和消遣一般容易。

雷翁那图在他的旁注中对读者说：

“你爱了科学之后，不嫌臭秽么？你习惯了臭秽之后，夜里不害怕剖开的血淋淋的尸体么？你克服了害怕之后，有一个明确而合于目的的计划么，——这计划是解剖尸体时不可或缺的？你有了计划之后，懂得透视学么？你懂得透视学之后，能够使用几何证明法，又有必需的机械学智识，来测量筋肉的力量和紧张么？最后重要的：你有足够的忍耐性和准确性么？所有这些条件，我具备到何种程度，是可以拿我写的关于解剖学的一百二十卷书来证明的。我的工作所以未曾如意完成，并非为了自私之故，也非为了疏忽之故，而仅仅由于缺乏时间。”

“托勒米在他的宇宙观中，先乎我描写了宇宙状况；现在我则描写着人体这个小宇宙，宇宙之中的宇宙。”

他预感到了，他的著作若是得到一般人接受和瞭解，一定会在科学之中造成一个大变化的；他期望将有拥护者和继承者出来，晓得估量“他对于人类的贡献”。

他写道：

“《机械学原理》一书，预先可以帮助你研究人及其他动物的运动和力的法则；你依靠机械学的帮助能够以几何学准确度来证明解剖学的每一条定理。”

他将人类和动物的肢体视为活的杠杆。在他看来，一切智识都是从机械学生根的，机械学乃是“最初推动者的奇妙的正义之化身”。“最初制造师”的行善意志，正是从“最初推动者”的公平意志产生出来的，那是一切秘密的秘密。

在他的数学般准确性之外，雷翁那图还提出一些猜测，先感，预言，以其勇敢惊吓了马可·安东尼阿，令他觉得这些是不可信的；正如一个人，他第一次看见山，把遥远的山峰当做空中的浮云，很难相信这个虚幻的景象竟有花岗石的根基，一直伸到地球中心。

当研究孕妇尸体子宫之内胎儿发育种种阶段时，艺术家发现了人类身体

构造同动物相似，不仅同四足兽相似哩，而且同鱼和鸟相似。

他写道：

“你试拿人类去同猴子以及类此的好多其他动物比较一下。你试拿人类的内脏，去比较猴，狮，牛，鱼，鸟等的内脏。你试拿人手的指头去比较熊掌的指头。或鱼鳍的软骨，或鸟翼和蝙蝠翼的骨架。……凡是完全认识人类身体构造的人，就容易心胸阔大的，因为一切动物的肢体都相类似。”

他在肉体构造的繁多形态之中看出了一条统一的发展法则，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天然计划。

马可·安东尼阿，起来争辩，生气，把这些猜测称为发昏，不是科学家所当取的，与谨严的科学精神相违反的；但好几次，他似乎服输了，好象中了巫术，哑口无言，倾心听着。此时，他的孩子般温柔的和修士般严肃的面孔，是美丽的。雷翁那图每逢看到他的深沉而永远忧愁的眼睛时，总感觉到：这位科学中的隐士，不仅是科学的祭司，而且是科学的祭品；对于他，“大知的女儿”不是大爱，乃是大忧。

经过法兰西国王和他的总督查理·俺拔斯的说情，佛罗棱斯执政府准许艺术家无限期请假。第二年，一五七年，雷翁那图便正式在路易十二手下供职，搬到米兰来居住了，偶然有事情才去佛罗棱斯走一趟。

四个年头过去了。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此时已经是个优秀的画家了。一五一一年末，他在新建的圣谋利西奥教堂画一堵墙壁，这教堂附属于女修道院，所谓“大院”，而这古旧的修道院乃是建筑在古罗马游戏场和尤比德神庙等废墟之上的。修道院旁边，沿葡萄街一堵高墙背后，有个荒芜的园圃，其中立着嘉曼雅拉家族的半倾圮的邸宅，以前本是很华丽的，但久已无人居住了。

女修士们把这片园圃和这座邸宅租给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和他的侄女嘉山德拉小姐居住。她是他的弟弟，有名的古物搜罗家路易基先生的女儿。这伯父和侄女两个人不久之前才从远方回到米兰来的。

法国人第一次攻下米兰时，维塞里拿门附近，干塔拉那运河岸上，稳婆细东尼亚太太那座小屋子，受了兵士抢劫；此事之后不久，这伯父和侄女两人便离开了伦巴底，在东方飘泊达九年之久；他们到过希腊，多岛海上诸岛，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们传播着关于他们二人的奇奇怪怪风声。有人说，这位炼金术士已经发现了，“智者之石”，能变铅为金；有人说，他骗了叙利亚总督一笔大款来做试验，他带着钱逃走了；有人说，嘉山德拉小姐同魔鬼订了契约并根据她的父亲的遗文，在菲尼基一个亚斯他录神庙所在地，掘发了一宗古代藏宝；又有人说，她在君士但丁堡用巫术劫了土每拿来的一个很有钱的老商人的财产。无论如何，这两个人同叫化子一般离开米兰，而今成了富人回来，则是真确的事实。

嘉山德拉，以前的女巫，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的徒弟，老巫婆细东尼亚的义女，——如今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女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她严格遵守着教会一切规则和斋期，热心做礼拜，慷慨布施，以此不仅获得了“大院”诸师姐的好意，租房子给她居住，而且获得了米兰大主教本人的好意。

固然，那些恶毒的舌头还在说着（也许仅仅由于嫉妒罢，嫉妒是人类的通病）：她远地旅行了一次回来，更加是异教徒了；这女巫和那炼金术士不得不逃出罗马，害怕异端裁判法庭把他们捉了去；但他们或迟或早总逃不掉柴堆上的刑罚的。

嘉黎屋托先生还是那样敬畏雷翁那图，尊他为师，总认为他具有“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的密的智慧”。

炼金术士在他的旅行当中搜集了不少罕见的书籍带回来，其中大部分是托勒米时代亚历山德里亚派学者们的数学著作。艺术家向他借阅这类书籍，往往派卓梵尼去借，因为卓梵尼在附近的圣谋利西奥教堂内做工作，不久之后，由于旧时的习惯，贝尔特拉非奥便常到炼金术士家里来，每次来总有所借口，其实是为了见嘉山德拉一面的。

起初几次见面时，这个姑娘同他说话很谨慎。她装做忏悔的罪女，表示要蒙起面幕当女修士去。但渐渐确信无须害怕他时候，她说话就要坦白一些了。

他们二人便是如此回忆着十年前时常闲谈的情景，那时二人都差不多还是小孩子，时常在圣拉德恭达修道院近旁，干塔拉那运河岸边荒凉小丘之上会面。他们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淡白色的电闪，运河水夏天闷人的气味，好象在地下响着的沉重的雷声；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她向他预言奥林匹斯山诸神都要复活，她又邀请他赴群巫大会去。……

现在她同隐士一般生活着。她生着病，或至少装做在生病，凡礼拜上帝余下来的时间，她都是在一个僻静的房间内度过的，——这是旧邸宅中少数完好的房间之一，她不让一个人进去。这是一个阴暗的厅堂，尖形的窗子开向那个荒芜的园圃，园中扁柏排成了一堵墙，明亮的潮湿的苔藓盖满了空洞的榆树干。房里的摆设使人想起了博物馆或图书馆。嘉山德拉从东方带回来的古物都陈列在这里：希腊雕像的断片，光滑的黑花岗石刻的埃及狗头神，主知派学者的刻字石头（上面刻着那个表示三百六十五高天的魔字 Abraxas）刚硬如象牙保存着希腊诗歌断片的拜占庭羊皮书，刻着亚述楔形文字的砖片，用铁订成的波斯博士书以及花瓣一般薄而透明的孟菲纸草书。

她向他讲述她的漫游故事，讲述看见的奇景，讲述海水侵蚀的黑岩石上寂寞的白大理石神庙，——这岩石立在那永远蔚蓝的伊奥尼海波之中，海水含着盐味如同初生的维纳斯女神裸体鲜味；她又讲述她的种种几乎难以相信的辛苦，困难和危险。有一次，他问她：究竟在这旅行中寻觅什么，为什么要搜集这些古物，要忍受这许多艰苦？她于是用她的父亲路易基·萨克罗布斯果先生的话回答道：

“我要起死回生呀！”

她的眼睛发出一种火焰，由此火焰他又认得了旧时的女巫嘉山德拉。

她改变得很少。她的面孔还是那么样的，既非忧愁，也不快乐，同古代雕像一般地冰冷，额头阔而低，眉毛细而直，嘴唇紧紧闭着，绝无笑意，眼睛黄而透明，好象琥珀。这张面孔，为了病或者为了不间断的深刻思索，更显得清秀了，尤其下面太窄的大小的部分，以及那个微微突出的下嘴唇，也更加显出一种严肃的安静同时一种孩子般无可奈何的情态。那些干枯的蓬松的头发，看来比全张面孔更加活跃，好象有了自己的生命，又好象梅杜莎那些蛇一般，构成上个黑色的光轮围绕着那张面孔，显得她的面色更加苍白，更加冰冷，她的红嘴唇更加光亮，她的黄眼睛也更加透明。这个姑娘的美，

激起了卓梵尼的好奇心，恐惧心和怜悯心，而且比十年前更难于抵抗地吸引着他。

在希腊旅行时，嘉山德拉也探访过她的母亲的故乡，那个穷苦小城弥斯特拉，——离斯巴达故墟不远，夹在柏禄奔尼那些给太阳烧炙了的荒凉山丘中间，半个世纪以前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大师格弥斯托士·卜列东就在那里死去的。她也搜集了这位大师的未曾发表的残缺的著作，书信，以及他的学生们关于他的满含敬畏的传说。那些学生相信，柏拉图灵魂又从奥林匹斯山下凡一次，化身为卜列东。她告诉卓梵尼这次探访经过时，又提起了卜列东那个预言，——十年前，他们二人在干塔拉那运河边闲谈时，她已经告诉过他了，从那时起他时常想起了那个预言。据说，这位百龄高寿的哲学家，死前三年曾经预言道：“我死了几年之后，将有一个唯一的真理照耀着地上万族万民，一切的人都将以一致的精神趋向于一个唯一的信仰。”人家问他：是什么信仰呢，是基督教呢，还是回教呢？他答道：“既非基督教，也非回教，而是一种同古代希腊教没有差别的信仰。”

“卜列东死后至今已过去半世纪了，”卓梵尼反驳说，“但他的预言还未实现。您至今还在相信么，嘉山德拉小姐？”

“完全的真理，卜列东也是不知道的，”她安静地说。“他好多地方都想错了，因为他好多事情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卓梵尼问道；他忽然觉得，在她的深沉的探究眼光之下，他的心已经慌乱了。

她不回答，只从壁架上取下一卷老羊皮，——那是伊士基勒的悲剧《捆着的普罗默德》。她选了几节读给他听。卓梵尼懂得一点希腊文；凡他不懂之处，嘉山德拉也解释给他听。

那个“底但族”列举了他送给人类的礼物，人类靠着这些东西迟早可以同诸神平等的，那就是：死之遗忘，希望，以及从天上偷来的火。他又预言宙士要倒台：

倒台时，克龙诺士的父权咒诅，
于是要完全应验在你的身上；
诸神之中没有一个神，除了我，
能指示你如何逃避这场灾难。

诸神使者赫尔谟通知普罗默德：

这痛苦永无终结的时辰，
除非诸神之中有个神明，
他肯降临地狱最深部分，
为了引你脱离这些苦辛。

“你试想想，卓梵尼，”嘉山德拉问道，她一面把古书卷起来，“这个神，肯到地狱深处来的，究竟是谁呢？”

卓梵尼不回答。他觉得，好象电光突然一闪，他的面前现出一个无底的深渊。

但嘉山德拉小姐总是用她那透明的眼睛钉住了卓梵尼面孔。此时，她果

真象古代亚加绵农俘虏来的那个不祥的处女预言家嘉山德拉。

“卓梵尼，”停了一会，她又说，“你听过关于那个人的故事么？他在一千年前就同哲学家卜列东一样，梦想着叫已死的诸神复活起来，——他就是弗拉维·克罗狄·朱理安皇帝。”

“您说的是叛教者朱理安么？”

“不错，是他。在他的敌人那些加利利派看来，以及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叛教者；可惜，他不敢做一个叛教者，因为他不过拿旧酒装在新瓶里罢了。那些希腊教徒，也可以同基督教徒一样，骂他做叛教者……”

卓梵尼告诉她，他在弗罗棱斯曾有一次看见富豪罗棱慈编的一出戏，演两个青年人卓梵尼和保罗殉道的故事，他们为了信仰基督被叛教者朱理安杀死了。他还记得这出戏中几句台词，特别感动了她的，——其中有一句，就是朱理安被圣默古留的剑刺穿快死时，叫喊道：“加利利人呀，你得胜了！”

“听我说，卓梵尼，”嘉山德拉说下去，“这个人的奇异而悲惨的命运之中含有一个大秘密。我说，他们二人，朱理安皇帝和卜列东哲学家，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只见到半边真理；若无其他半边真理来补充，则他们所见的都是谎言。他们二人都忘记了那个底但族的预言，即是说：须待光和暗相合，须待上天和天下天相合，须待二变为一，诸神才会复活起来的。他们不懂得这点，他们的灵魂是徒然为了奥林匹斯山诸神而牺牲了……”

她停了话，好象不敢完全说出来；以后她又轻轻地说几句：

“你能知道就好，卓梵尼！我能完全告诉你就好！……但是，不，现在还不到时候。暂时我只说一点：奥林匹斯山诸神中有一个神，比其他所有诸神都更接近于他的地底下兄弟们，——一个神，光而又暗同黎明一样，仁慈而又残忍同死一样，他下凡来，教凡人忘记死，送凡人一种新火，这火在他自己的血里面，在迷醉人的葡萄汁里面。但是，我的兄弟，人类之中是谁能了解他呢，是谁能对世界说：戴着葡萄冠冕者的智慧同戴着荆棘冠冕者的智慧一个样呢？——即是同那人的智慧一个样，他曾说：‘我是真葡萄树’，他也曾同狄昂尼索神一个样拿他的血去迷醉世界。我说的话的意思，你懂得么，卓梵尼？你若是不懂得，就不要做声，也不要问；因为这是一种秘密，此时还不许说的……”

卓梵尼近来有一种思想上的大胆，这是他以前所没有的。他什么都不害怕，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他觉得，无论本涅德托修士的“信”，或雷翁那图的“知”，都不能平息他的痛苦，都不能解除他的灵魂的矛盾。他在嘉山德拉这些朦胧的预言中才模糊觉到一种出路，也许是最可怕的出路，但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以拼死命的勇气，在这条最后的道路上跟着她走。

他们二人愈来愈接近了。

有一天，他问她，既然认为是真理，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呢？为什么在人前遮遮掩掩呢？“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要给所有的人知道的，”嘉山德拉回答。“群众需要殉道者的自白，正如需要奇迹和预兆一般，因为惟有那些不全信的人才要为了自己所信而死，为的向别人和向自己证明他的所信。但是完全的信乃是完全的知。你以为，毕塔哥拉斯若是殉道而死，就足够证明他发现的几何学真理么？完全的信是不做声的，它的秘密高过于一切自白，正如师父说的：‘你要认识一切，但不让人认识你。’”

“那一位师父？”卓梵尼问道，他心里想：“雷翁那图也能说这话的：他也认识一切，但没有人认识他。”

“埃及主知派学者巴西里德呀，”嘉山德拉回答；他接着解释说，基督教初兴几百年中那些大师都以为完全的爱和完全的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他们自称为“主知者”。

于是她又告诉卓梵尼主知派那些奇怪的吓人的噩梦一般的学说。

特别感动他的，是其中亚历山德里亚崇蛇派关于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学说。

诸天之上飘着一种无名的不动的永在的黑暗，比一切光明都更庄严，——那就是“混沌父”，就是“深而静”。他的唯一的女儿，苏菲亚即“神知”，同父亲分开了，认识了“存在”，遂陷于悲哀。她的悲哀的产儿就是耶达鲍特，即创世的神。耶达鲍特要单独存在，遂离开母亲，比母亲更深陷于“存在”之中，而创造了肉的世界，这是宇宙的一种歪像；他又在这世界中创造了人类，使之反映他的伟大和证明他的能力。但是耶达鲍特的仆役，即那些原素精灵，拿着尘土只能造成功一个莫名其妙的肉块，虫一般地在尘土之中蠕动着。他们引了这肉块来见他们的主人耶达鲍特，要他把生命吹进去。但“神知”苏菲亚怜悯了人类，她又要报复她的自由和悲哀所产生的儿子，因为他离开了她。她于是借着耶达鲍特之口，吹入生命时，也吹入一星星的“神知”，那是她得之于“混沌父”的。于是那个可怜的创作物，土之土和尘之尘，本是创造者要求证明他的全能的，忽然无限地高过于创造者本身，并非耶达鲍特的映像，而是真神“混沌父”的映像了。人类从尘土里抬起头来。创造者看见了那个不受他的权力支配的创作物，于是气愤和恐怖。他投射了他的因嫉妒而火红的眼睛，进物质的最内心去，进黑土之内去，那里反映了他的忧郁的眼睛之火和他的气愤面孔；这个映像遂成了黑暗天使，成了蛇一般爬行着的狡猾的俄菲莫浮士，成了撒但，成了被咒诅的智慧。依靠撒但帮助，耶达鲍特遂造成了三大自然界；他把人类放在最低下的处所，好象恶臭的监牢之内，又定立律法；你不可做这，不可做那，你犯了律法就要死。因为他还在希望着，能依靠津法压制，利用那怕恶和怕死心理，仍旧使他的创作物屈服于他。可是“神知”，解放者，并不抛弃人类；她爱了人类，爱到底：她送给人类一个安慰者，即知识精灵，蛇形的，有翼的，晨星一般的，即光明天使，“如蛇一般聪明”。这精灵降临人世，对人类说：“你们吃罢，你们便有知识，便睁开眼睛，便同神一样。”

“物质的人，这个世界的儿女，”嘉山德拉做结论说，“乃是耶达鲍特和那些狡猾的蛇的奴隶；他们在畏死之中过生活，他们在律法压制底下爬行着。但是光明的儿女，主知派，苏菲亚所选拔的，知道了智慧的秘密，践踏一切律法，打破一切界限不可捉摸的犹如精灵，自由的能飞的犹如神明，不因行善而高超，在恶中仍是纯洁的，好象污泥之中的金子。同黎明时闪光的星一般，光明的天使引导他们穿过生和死，善和恶，穿过耶达鲍特世界的一切灾难和恐怖，到他的母亲苏菲亚那里去，经过她又到无名的黑暗怀抱中去，——这黑暗在诸天诸渊之上飘浮着。不动的，永在的，比一切光明都更庄严的：这就是混沌父。”

卓梵尼倾听着这个崇蛇派学说；他拿耶达鲍特来比较克龙诺士，拿苏菲亚的星星智慧来比较普罗米修斯的火，拿造福人类的蛇，拿照明天使鲁西飞，来比较那个被捆绑的底但族。

在一切时代中，在一切民族中，在伊士基勒的悲剧中，在主知派的神话中，在叛教者朱理安皇帝的传记中，在哲学家卜列东的学说中，——他都发

现了一种遥远而熟悉的回声，与他自己心中那种大冲突大斗争相呼应。他知道了一千多年以前的人已经同他一般与怀疑作战，因矛盾和诱惑而趋于灭亡了，于是他的痛苦更深刻了些，但也更和缓了些。

有些时候，他从这些思想之下醒悟过来，好象醉后清醒，好象发过了一阵热昏。此时他便觉得，嘉山德拉小姐不过装做刚强，装做智慧，装做懂得秘密罢了，而其实并不比他多知道些，也是同他一样在暗中摸索着；他们二人比十二年前更加是可怜而无助的孩子，而这种半神性和半魔性的智慧讨论比群巫大会也更加是胡闹的，——当初她邀请过他赴群巫大会去，现在她则鄙视这个玩艺儿，称为俗人的娱乐。他害怕起来，他要逃走。但太迟了，好奇心的魔力把他引到她那里去，无法抵抗；他觉得，在他彻底知道一切而且与她同得解救或同趋灭亡以前，不能离开她。

那个时候，传说有名的神学博士，异端裁判官，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要到米兰来了。教皇朱留士第二听说伦巴底一带巫术猖獗得很，不放心，发了严厉的诏书派他来此查办。“大院”那些女修士以及大主教手下庇护嘉山德拉小姐的人，都来警告她当心危险。卓尔曹修士是异端裁判法庭裁判官，而嘉黎屋托先生和嘉山德拉小姐正是为逃避这个法庭才离开罗马的。他们明白，如果落入法庭手中，那就无论人家如何说情，都救不了他们的；他们于是计划到法国去，如有必要，还要走得更远些，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

计划着动身以前二日，早晨，卓梵尼同平时一样，在嘉山德拉的工作室——嘉曼雅拉邸宅内那间僻静的房子——中和她闲谈。

太阳穿过丛密的黑扁柏枝条照进窗子来，同月光一般淡白，照得这姑娘的面孔更加美丽而冰冷。现在，快分别时候，卓梵尼才觉得她是何等接近于他。

他问道：他们二人还能再见一次面么？她常说的那个最后秘密可以告诉他么？

嘉山德拉看着他，然后不做一声从珠宝盒里取出一个扁平的透明的四方形的绿石。这是那个有名的“绿玉法牌”：据说是在孟菲附近一个洞中，从一个祭司木乃伊的手上取下来的。这祭司，据传说，乃是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的化身，或埃及的无常，接引死人到阴间去的霍卢神的化身。

绿石一边用埃及文，另一边用希腊文，刻着四句诗：

天在上，天在下，
星在上，星在下，
一切在上，一切也在下，——
你明白了，你就有福了。

“这诗句有什么意思？”卓梵尼问道。

“今天夜里到我这里来，”她低声回答，很庄重地。“凡我知道的，都要告诉你，听到么？什么话都要告诉你！但现在，我们要依照老习惯，临别之前喝干了最后的兄妹杯。”

她拿来一个圆形小坛子，上面用蜡封着。这是东方人常用的酒坛。她从那里面倒出一种浓厚而奇香的金玫瑰色酒，倒入一个古代的橄榄玉杯子，杯上刻了狄昂尼索神及其祭司们。她走到窗口，举起了杯子，好象献祭一样。在淡白色阳光照射之下，杯上刻的那些跳着舞的祭司们的裸体，经过玫瑰色

葡萄酒现出来，好象有了温暖的血。

“ 有个时候，卓梵尼， ” 她更低声更庄严说， “ 我以为你的师父雷翁那图知道了最后的秘密，因为他的面貌如此美丽，好象奥林匹斯的神和地底下的底但族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但现在我明白：他不过努力而已，还没有达到什么，不过寻觅而已，还没有发现什么，不过知而已，还不识得什么。他是后来者的先驱，这个后来者比他更大。那么我们同干这杯别离酒罢，我的兄弟，为了祝贺那个不知名的人，——我们求告于他，视他为最后的和解者。 ”

她恭恭敬敬地，好象在举行着一种秘密的圣礼，喝完了半杯酒，就拿杯子交给卓梵尼。

“ 不要害怕， ” 她说， “ 这里面没有什么巫术。这酒是纯洁而神圣的，——这是拿撒勒山丘上的葡萄酿成的。这是狄昂尼索和加利利人的最纯洁的血。 ”

他喝了酒之后，她便很亲密地拿双手放在他的肩头上，迅速而坚决地在他耳边说道：

“ 来罢！你要知道一切，你就来罢！我要把秘密告诉你，我从来未曾同人说过的。我要你试尝最后的痛苦和最后的快乐，我们二人要在这痛苦和快乐之中永远合而为一的，如同哥哥和妹妹，如同新郎和新妇！ ” 同在十年前可纪念的雷电之夜于塔拉那运河岸上情形一样，她现在，在月亮般淡白色的太阳光中，又把她的冰冷，严肃大理石般白面孔靠近着他了，——蛇形的散发，血红的嘴唇，还有琥珀黄的眼睛。

一阵熟悉的恐怖感透过了卓梵尼的心；他想到：

“ 白色女鬼呀！ ”

依照约定钟点他来到僻静的葡萄街，嘉曼雅拉邸宅旁边那个园圃门前。

园门密闭着。他敲了很久。没有人来开门。他转到那边圣羔羊街，要从隔壁“大院”大门走进去；但在那里，看门女人告诉他一件可怕的消息：教皇朱留士第二派来的异端裁判官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忽然出现于米兰，立刻下令逮捕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和他的侄女嘉山德拉，因为这两个人都有行巫术的嫌疑。

嘉黎屋托逃走了。嘉山德拉小姐则被捉去关在异端裁判法庭的监牢里。

雷翁那图知道了这件事情，便设法去营救这个不幸的女孩子。他向他的保护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派驻米兰的总督查理·俺拔斯和度支长弗罗里孟·罗伯特，请求替嘉山德拉说情去。

卓梵尼也努力奔走，请师父写信，到法庭打听消息，——这法庭就设在大教堂近旁，大主教宫殿之内。

这里，他结识了裁判长卓尔曹修士的秘书长，神学士弥迦勒·达·瓦卫德修士。这位神学士写过一本论巫术的书：《最新的巫锤》；其中有一处说，主持群巫大会的所谓“夜羊”，乃是山羊的一种近亲，当初希腊人在淫荡的跳舞和歌唱时候献祭狄昂尼索神之用的。这种淫荡的跳舞和歌唱就是后来悲剧的滥觞。弥迦勒修士对待卓梵尼非常客气。他表示非常关切嘉山德拉的遭遇，或者装做这个样子。他自称确信嘉山德拉受了冤枉。他又表明钦佩雷翁那图，钦佩“一切基督教画家之中最伟大的人物”，如他自己说的；他向徒弟探问师父的生活，习惯，兴趣和思想。但谈话之中说到雷翁那图时，卓梵尼就很谨慎：他宁可死，却不愿说一句话陷师父于危险。弥迦勒明白了他的

诡计不成功，有一天他就说：他虽然认识卓梵尼不久，却已经爱了他，把他当作弟弟看待了，在责任上应当警告他当心危险，因为达·芬奇先生有行巫术的重大嫌疑！

“这是胡说！”卓梵尼喊起来。“他从未曾做过巫术上的事情，反而是……”

卓梵尼住了口，这位裁判官秘书长很长久地注视着他。

“您要说什么，卓梵尼先生？”

“不，不说什么……”

“您对我不很坦白，我的朋友。我知道您要说雷翁那图先生不信世间有巫术之事……”

“不，我不说这话，”卓梵尼赶紧回答。“但是假如他不信有巫术的，那可以当作他有罪的证据么？”

“魔鬼是个良好的论理家，”修士带着轻微的冷笑回答，“他时常害得他的最有经验的敌人头脑糊涂。不久之前，我们从一个巫婆嘴里知道了他在群巫大会上讲演的一篇话。他说：‘孩子们，你们快活罢，因为我们的新盟友，那些科学家，帮助了我们：他们否认有什么魔鬼权力，以此把异端裁判法庭的刀剑弄钝了。我们不久就要完全战胜这个法庭，而把我们的势力扩展于全世界。’”

弥迦勒修士，安静而确信地，说起“恶势力”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径。譬如他指出一些特点，可以辨认魔鬼和女巫合生的婴孩：这种孩子总不肯长大，比较其他的乳儿更重得多，约有八十磅至一百磅，哭得长久，一次要喝五六个奶妈的奶。

他能说魔鬼的数目，说得数学般精密。他说，大魔鬼共有五百七十二个，各种等级的小魔鬼则有七百四十万五千九百二十六个。

但是特别令卓梵尼吃惊的，还是那个关于所谓雌雄怪的学说，——这是一种阴阳两性的魔鬼，可以随意变成男人或女人，去诱惑人类，同他们交媾。修士又对卓梵尼说，魔鬼如何拿浓厚的空气或绞刑架上偷来的尸首，做成肉体以为淫秽之用，这些肉体虽在最酣畅时也是冰冷的同死尸一样。他征引了圣奥古斯丁的话。圣奥古斯丁虽然否认有对蹠人的存在，以为这是一种褻神的邪说，但并不怀疑有雌雄怪，据说从前异教徒就是拿雌雄怪当作浮因，沙提尔，南芙，哈马德里亚，及其他居住山林水气诸精灵来崇拜的。

“古时，那些淫乱的男神和女神，”弥迦勒修士说下去，“降临尘世同人类交媾；同样，现在不仅次等的精怪，连上等的最有力的精怪，也会这样做的：譬如亚普罗和巴库斯就是雄怪，狄安娜和维纳斯就是雌怪。”

卓梵尼从这几句话明白了，跟了他一生的那个白色女鬼，正是一个雌怪，正是亚弗罗狄特。

弥迦勒修士有时也邀他去观审，还在希望迟早能使他变成一个助手，一个告发者，因为从经验上知道，异端裁判法庭种种恐怖能令人神智失常的。卓梵尼克服了恐怖心和嫌厌心，并不拒绝去参观审讯和施刑，因为他也希望，即使不能减轻嘉山德拉的灾祸，至少也可以打听她的消息。

一部分由于观审时候听来，一部分由于那位秘书长的叙述，卓梵尼知道了一些难以置信的案件，其中有可笑的，也有可怕的，二者夹杂在一起。

一个女巫，一个最小的姑娘，忏悔了，回到教会怀抱中来，她感谢那些拷打她的人从撒但爪里救了她出来，她以无限的耐心和柔顺忍受着一切痛

苦，她快活而安静地去死，因为她坚信尘世的火可以免除她将来受永久的火所焚烧的。她只要求裁判官一件事，就是趁她未死之前把她手上的魔鬼剔除了，因为她相信，魔鬼化作一枚针钻进她的手里去了。那些主持审判的神父请了一位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来商议。但无论给他多少酬劳，这位医生始终不肯做这剔除魔鬼的事情，因为他害怕行手术时魔鬼会扭断他的颈项。

另一个女巫，面包师父的寡妇，一个康健而美丽的女人，被告同魔鬼交媾了十八年，生下了许多孽胎。在可怕的刑讯之中，这个不幸的女人有时祈祷着，有时狗一般吠着，有时忍痛不响，有时失了知觉，人们必须用一种木制的特别刑具强迫她开口说话。最后，她挣脱了施刑人的手，向裁判官冲去，发昏一般叫喊道：“我把灵魂卖给魔鬼了，我永远属于他的了！”然后倒在地下死去。

嘉山德拉的义母细东尼亚太太也捉了来；她受了长久痛苦之后，有一天夜里放火把监房内草垫烧了，在火烟中熏死，为了避免以后的刑罚。

一个拾荒的老太婆，有点痴呆，被告每天夜里都去赴群巫大会，而且是骑在她自己女儿的背上去的。她的女儿手脚都是残废的，而且给魔鬼钉上马蹄铁。老太婆很俏皮地向裁判官使眼色，好象她同他们之间有了默契；凡有控告她的话，她都甘心供认。她身上发冷。当人们引她到那点着火的柴堆上去，要把他烧死时，她很快活地磨擦着双手，同小孩子一般笑着，喃喃自语道：“一堆好火呀！一堆好火呀！愿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人，——我终于可以烤暖了。”

一个十岁女孩子，既不羞惭，也不害怕，告诉裁判官说：一天晚上，她的女主人，卖牛奶的，在养牛的院子里给了她一块奶油面包，上面涂些酸而甜很有味道的东西。那就是魔鬼。小姑娘吃了面包之后，就有一只黑猫，眼睛同火炭一般红，跑到她身边来，拱起了背脊，咕噜着同她亲密。她同猫一起到谷仓里去，同它交媾，它要几次就给它几次，当时并不晓得它就是魔鬼。女主人对她说：“看哪，你的新郎！”后来她生了一条白虫，大小如初生的婴孩，头是黑的。她拿来埋在粪堆里。但是黑猫走了来，抓她，用人话命令她拿新挤出来的牛奶去喂养它的孩子，那条贪食的虫。这小姑娘说这一切，准确而详细，而且抬起无邪的眼睛望着那些裁判官，令人难以断定：她是同小孩子常有的情形一样无目的地信口胡说呢，还是神经错乱！

但是激起卓梵尼特别恐怖，使他永远不能忘记的，还是一个十六岁女巫。她异乎寻常的美丽，裁判官无论如何问她，劝她，她总是回答：“烧死我呀！烧死我呀！”她说：魔鬼住在她的体内，“如同住在自己屋里”，每逢魔鬼活动时，每逢魔鬼沿着她的背脊奔走“如同地窖中的老鼠”时，她的心里便如此慌张，如此难过，此时如果不捉住她的手或把她捆起来，她会在墙上撞破头。劝她忏悔求恩的话，她听也不要听，因为她认为已经从魔鬼怀了胎，无法可救了，活着时就被判了永久的罪刑，所以她请求人家趁魔鬼孩子还未出世以前就把她烧死。她是一个很有钱的孤女。她死后，财产要归一个远亲所有，这人是老守财奴。神父们知道，她如果不死，她的财产都会献给异端裁判法庭的，所以他们想法拯救她，——但没有结果。最后他们派了一位忏悔师去见她，——这人是善于软化最执拗的罪人的心而驰名的。他告诉她，没有什么罪过，而且不能有什么罪过，不可以拿救世主的血来洗清的：救世主饶恕一切。她用那种可怕的叫喊回答道：“他不饶恕的，他不饶恕的，——我知道。烧死我罢，否则我要自杀。”如弥迦勒修士说的，“她的灵魂

渴求圣火，如同受伤的鹿渴求凉泉一般。”

裁判长卓尔曹·达·加撒勒是个驼背老头子，生着一张瘦削的，苍白的，安静而朴素的面孔，好象圣方济谷的面孔。据深知他的人的判断，他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鄙视金钱，不爱说话，持斋，从来不亲近女色。卓梵尼细看这张面孔时，往往确信其中并没有恶毒和狡诈神气；他比他的牺牲者更痛苦；他是为了怜悯才刑罚他们和烧死他们的，因为他相信非如此不能救得他们免于永久之火。

但有几次，尤其当最严酷的刑罚和最荒唐的供认时，卓尔曹修士眼睛之中忽然现出一种可怕的神气，令卓梵尼不能断定：那方面更吓人些，更疯狂些，——是裁判官方面呢，还是被告方面呢？

一个老巫婆稳婆，有一次在法庭上供认，她爱用大拇指按入初生婴孩的脑壳，她已经用此方法杀死二百个孩子了，没有什么目的，不过觉得软脑壳象蛋壳一般破裂时那种声音很好听而已。她这样说着，也开心得笑了起来，害得卓梵尼背脊上发了一阵冷战。卓梵尼忽然觉得老裁判官眼里也射出了一种快乐之火，同老巫婆眼里一个样。下一瞬间虽然转了念头，以为自己眼花了，卓梵尼灵魂内仍留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怖。

有一次，卓尔曹修士谦卑而懊悔地自承，他做过一件事情，比一切罪过都更烦扰了他的良心：好多年以前，有一次，“受了魔鬼播弄，他发了有罪的慈悲心”，没有把几个同雌雄怪行淫的七岁孩子烧死，只把他们在广场上鞭打一顿，他们的父母正烧死在这广场上的柴堆里面。

在法庭内部，流行于罪人和判官中间那种狂疯也渐渐传染于全城了。那些明白事理的人，忽然相信了他们平时笑为童话的事情。告发之事一天多似一天。仆人告发主人，老婆告发丈夫，孩子告发父母。

一个老太婆只因有一次感叹：“上帝若不来帮助我，就请魔鬼帮助我罢！”便被人捉去烧死了。

另一个老太婆为了邻居告发她养的母牛比常牛多出三倍牛奶，也被人当作巫婆办了罪。

在圣玛丽亚女修道院，差不多每天晚祷之后，魔鬼都要变做一只狗走进来，轮奸所有的女修士，从十七岁的预备修士起，到衰老的院长为止。不仅在房间里奸淫哩，而且在礼拜堂内，做礼拜的时候。圣玛丽亚那些女修士如此同魔鬼厮熟，既不害怕，也不惭愧。这样过了八年之久！

在柏卡摩附近山村，发现了四十一个吃人的巫婆：她们把那些未经洗礼的婴孩拿来吸血，血吸干了再吃肉。

米兰城内也有三十个教士被告：“替小孩子行洗礼时，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神之名，而是奉魔鬼之名。”城内也有些女人把肚里怀的孩子预先献给撒但；又有些三岁至六岁的男孩和女孩，受了魔鬼诱惑同魔鬼实行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淫秽之事：有经验的裁判官，从这类孩子的特别的眼色，憔悴的笑容，和潮湿而鲜红的嘴唇，容易辨别出来。这类孩子除了拿火烧死是无他法可救的。

但是最可怕的，还在于无论神父们如何努力，魔鬼不仅没有停止活动，反而更加猖獗了：魔鬼好象在这事情里面感到趣味，现在才是得意的时候哩。

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丢下来的实验室里，人们发现了一个异常肥大，满身长毛的魔鬼，有人说还活着，有人说刚刚死去。这鬼据说关在一个水晶瓶内，保存得很好。仔细检查一下，原来不是什么魔鬼，而是一只跳

蚤，那个炼金术士常用放大镜观察的；虽然如此，好多人还是相信：这本是真正的魔鬼，落到裁判官手里才变成跳蚤的，为了作弄他们。

似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真实和幻想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传说，卓尔曹修士在伦巴底破获了一万二千个男巫和女巫的共同阴谋，他们宣誓，要于三年之内陷意大利全境于大饥荒，使人相食，同兽类一般。

这位裁判长，基督大军的有经验的统帅，本很熟悉敌人诡计的：但在撒但大军这个进攻之前，连他也束手无策，甚至害怕起来了。

“我不晓得这事情如何结局，”有一天，弥迦勒修士在闲谈中对卓梵尼说。“他们烧死愈多，愈加从尸灰里钻出来。”

普通的刑具：所谓西班牙靴子；所谓铁箍（用螺丝使之渐缩渐小，箍得人骨头响）；所谓钳子（烧得白热，把人指甲拔出来）；——拿来同“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卓尔曹修士发明的新刑法相较，不过是小孩子玩具罢了。这些新刑法之中，譬如有一种叫做“无眠刑”的，就是不让犯人睡眠，叫他几日几夜在牢内走廊奔跑，跑至脚无完肤，神经错乱而后已。但魔鬼也嘲笑这些刑罚，——因为魔鬼比饥渴，比睡眠，比铁，比火都强得多，正如精神强过于肉体。

裁判官们乞灵于诡诈，但也没有用。犯人带来刑讯时，是倒行着，不让他们的眼睛施巫术于裁判官，引起裁判官的有罪的怜悯心。妇人和女子，用刑以前都脱得精赤条条地，身上的毛剃得一根不剩，为的容易发现身上魔鬼的印记；这种印记常常隐藏在皮肤下或头发内，使得犯人不觉得苦痛。人家拿圣水给他们喝，又洒在他们身上；人家拿祭香熏着刑具，拿圣餐和圣骨来触着刑具；人家拿基督身体一般长的布条捆扎犯人的腰，又拿纸条贴在他们身上，纸条上写着教主在十字架上说的话。

这一切都没有用：魔鬼战胜了一切圣物。

那些招认同魔鬼行淫的女修士们，说魔鬼是在两个晚祷之间钻进她们体内去的；她们嘴里虽含着圣餐，仍然感觉到这淫鬼在她们身上无耻地抚摸。那些不幸的女人呜咽着说道：“她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魔鬼的了。”

审判的时候，魔鬼假借巫士之口嘲笑那些裁判官；他们吐出不堪入耳的亵渎神圣的话，即使最能镇静的人听着也要毛发耸然的。他们用狡猾的诡辩和神学的矛盾，说得那些神学博士和学士哑口无言；他们又拿问题来难为裁判官们，以致判官反成被告，被告反成判官。

市民们糊涂到了极点，当他们听到了一种传闻，说教皇接到人家告发，以不可反驳的证据，证明良善收入的羊群里混进一只狼，这狼披着羊皮，本是魔鬼的仆人，但假装做迫害魔鬼，以便更有把握来败坏基督的羊群：这狼就是撒但大军的统帅，就是教皇手下的异端裁判法庭庭长，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

根据裁判官们的言论和行事，卓梵尼可以推知：在他们看来，魔鬼的力是同上帝的力一般大的，他们也完全没有把握知道这个斗争结果谁胜谁败。卓梵尼很惊讶，异端裁判长卓尔曹修士的学说和女巫嘉山德拉的学说，在两极之中竟能互相接触。因为二者都说，上面的天和下面的天是相等的，而人生的意义正在于人心之中两个势力互相战斗；所不同的仅在于嘉山德拉始终趋向于一种和解，也许不可达到的和解，至于这位裁判长则更加煽旺这个斗争之火，更加增进这个斗争的无结果的希望而已。

卓尔曹修士如此无力攻击的魔鬼，即那个蛇一般爬行的狡猾的东西，在

卓梵尼看来，不是别的，正是曲面镜子中反映出来的那个有翼的善蛇的歪像，那个最高的智慧之子，那个晨星一般的鲁西飞，或那个底但族普罗默德。它的敌人，耶达鲍特那些可怜的仆役，如此无力仇恨它，又加一次替这个不败者唱胜利歌了。

在这个时候，卓尔曹修士向人民宣布，几日之后就要有一场热闹了，教会敌人要惊恐的，忠实信徒要快乐的，即是：要在布洛列托广场上烧死一百三十九个男巫和女巫。

卓梵尼从弥迦勒修士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便面无人色地问道：

“那么嘉山德拉小姐怎么样呢？”

这位修士一向都是假殷勤的，他说了许许多多新闻，但卓梵尼至今毫不知道一点关于嘉山德拉的消息。

“嘉山德拉小姐，”弥迦勒修士回答，“与别人一起同判死刑了，虽然他应当判决更重的刑罚。卓尔曹修士认为她是他一生看见的最利害的女巫。刑讯时，巫术保护她如此有力，使她毫无痛苦感觉，害得我们不能迫她说一句话，或呻吟一声，更用不着说招认和悔过了。我们简直未曾听到她的声音如何！”

他说这几句话时，眼睛直对卓梵尼看，好象等待卓梵尼有什么表示。卓梵尼此时忽然起了一种念头，要赶紧终止这一切，要诬陷自己，要假认他是嘉山德拉小姐的共犯，以便和嘉山德拉一同受刑，一同死。但他忍住了，一一不是为了害怕，而是为了冷淡；一种奇异的冷淡近日渐渐征服了他，好象刑讯时保护巫士不觉痛苦的那种冷淡心情。他是安静的，同死人一般安静的。

焚烧巫士前一天，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夜里很迟还在师父工作室中坐着。雷翁那图画着一幅画，画的是上臂和肩膀部分的筋和腱——他特别注意这部分的筋腱，因为他的飞行机器的杠杆将由这些筋腱来运动。这晚上，卓梵尼觉得师父的容貌特别美丽。近来，自从丽莎夫人死后，他的面上才有了几条皱纹，但始终是完全安静和明朗的。

他时常抬起头来，看看徒弟。两个人都不说话。卓梵尼早已不期待师父能给他什么了，他也再不希望什么了。

他毫不疑惑，雷翁那图知道了异端裁判法庭种种恐怖事情，知道了嘉山德拉小姐和其他不幸的人不久就要烧死，也预感到了他，卓梵尼自己的没落。他时常自问道：师父对这一切有什么感想呢？

雷翁那图画好了之后，便在纸上筋腱图旁边写了以下几行字：

“人呀，你在这纸上细看自然界奇妙的创造物的画图。你若是以为把我的图画毁坏了，是件罪孽，那么你试想想把一个人的生命取去了更多倍是罪孽哩。你也想想，内体构造固然是很美满的，但拿来同住在其中的灵魂相比，就比不上；因为灵魂总是神性的。灵魂不肯同肉体分开，我们从啼哭和悲哀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切勿妨害它住在它自己创造的肉体里面，它爱住到什么时候就让它住到什么时候；你切勿以阴险和恶毒毁灭人的生命。生命是如此美丽，凡不尊重生命的人是不配有生命的。”

师父在写字的时候，徒弟便用那种绝望的快乐望着他的安静的面孔，好象在沙漠中迷路的人，热得要死，渴得要死，望着远远的雪山一般。

第二天，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没有离开他的房间。从早晨起，他就感觉不舒服了；他头痛。直到黄昏时候，他都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没有想着什么事情。

天黑时候，城里起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钟声，既象丧钟，也象贺钟；空气之中又传来一种很难受的焦味，不很强，但经久不散。这种气味害得卓梵尼头更痛起来，他又想呕吐。

他走到街上去。

天是闷人的。空气潮湿而热，——这是伦巴底一带夏末秋初发东南风时常见的天气。没有下雨，但屋顶和树上有水珠滴下。路上砖头发亮。在露天底下，浑浊，昏黄而有黏性的雾气中，那恶臭的焦味更加浓厚了。

时光虽然不早，街上还是热闹的。行人都是来自一个方向：来自布洛列托广场。他看看别人的面孔，觉得别人都同他自己一样，都是昏昏沉沉的，要觉醒过来，但是不能觉醒。

人群之中悄悄私语，听不大清楚。从偶然间听来的几句话可以知道他们是在议论刚刚烧死的一百三十九个男巫和女巫，也有议论嘉山德拉小姐的，——卓梵尼忽然明白了，跟着他走的那种臭味原来是烧焦了的人肉的气味。

他加速了脚步，差不多是在快跑，不晓得要到那里去，同醉鬼一样乱跑，撞着别人身上，他也不管。他的全身发抖如害疟疾。他觉得浑浊，昏黄而有动性的雾气中那种臭焦味，始终跟随他，包裹他，扼勒他，钻进他的肺脏去，压缩他的太阳穴，害得他头痛不可忍，害得他要呕吐。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圣方济谷修道院，走进本涅德托修士的房间里去。院里的人让他进去，但本涅德托修士不在那儿，到柏卡摩去了。

卓梵尼关了房门，点起蜡烛，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

在这和平而安稳的小房间内，一切是寂静而神圣的，同以前一样。他呼吸更舒畅些了：这里没有那种可怕的气味了；这里有着修道院内特别的香味：素油，香烟，蜡烛，旧皮带等气味，也有着新鲜的漆和轻微而温柔的颜色的气味。——本涅德托修士常用这些颜色画画，他看轻那些透视学和解剖学，以为是无益的，他以他的天真的心画着天真的圣母像，画着在天上荣光之中的圣者像，画着彩色飞翼，金黄鬃发和蔚蓝衣服的天使像。床头光滑的白墙上面，挂着一个黑色的耶稣钉十字架像，耶稣像上又挂着卓梵尼送的一件礼物：一个干枯的花环，扎的是罂粟花和紫罗兰，——那是他在一个可纪念的早晨，于菲索勒高丘上柏树林中采集的，在萨逢拿罗拉脚前采集的，那时圣马可修道院诸修士正在唱歌，弹琴，同小孩或天使一般围着师父跳舞。

他抬起头来望耶稣的像。救世主总是张开着被铁钉钉着的两臂，好象呼唤全世界的人都到他怀抱中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呀！”“这不是唯一的完全的真理么？”卓梵尼心里想。“我应当跪在他的脚前，喊道：是的，主啊，我有信心，帮助我呀，当我缺乏信心的时候！”

但是祈祷的话到了他的嘴边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他不能扯谎，即使要落永劫地狱也不能扯谎；他不能忘记他所知道的；他的心中两种相战斗的真理，既不能舍弃，也不可和解。

带着原来那种安静的绝望心情，他离开了十字架像；此时，他觉得，那种恶臭的雾气，那种可怕的焦味，也钻进这里来了，也钻进这最后的逃避处来了。

他拿双手盖住面孔。

于是那个景象又呈现于他的面前，——那是他不久之前看见的，他不能断定是做梦呢，还是实事？他看见：在监狱深处，红焰照耀底下，刑具，行刑人和血淋淋的人体中间，躺着嘉山德拉的裸体，被善蛇的巫术保护着，无论如何施刑，无论铁，火或施刑人的凶恶眼睛，她都没有感觉，不可损毁的不可伤害的，好象处女般纯洁的坚硬的大理石雕像。……

他清醒过来时候，看那蜡烛残余，听那修道院钟声，知道他昏迷了几个钟头之久了：此时已经过了夜半。

周围是完全寂静的。雾气大的是散了，臭味也消逝了，但天气更热些。经过窗子可以看见天空淡蓝色的闪电，也可以听到沉重的好象在地底下响着的雷声，正如当初永不能忘的一夜，他在于塔拉那运河岸上所见所听的一个样。

他头脑昏眩，他口渴欲死。他记得房角上放着一个水坛。他扶着墙站起来，拖着脚步走到那里去，喝了几口水，沾湿他的头，正要回到床上去，——但此时他忽然觉得房里有个人。他转回头来，看见本涅德托修士床上，黑十字架底下，有个人坐着，穿一件暗黑的修士袍，直拖到地下，一顶尖风帽蒙住面孔。卓梵尼很诧异，因为他记得房门关好了的；但他并不害怕。他反而觉得轻松了，好象长久努力之后现在才清醒。头痛忽然消逝了。

他向那坐着的人走去，留心看着。那人站起来。凤帽落到脑后去。卓梵尼看见一张大理石般白色的不动情的面孔，一副血红的嘴唇，一双琥珀黄的眼睛，一头丛密的黑发，——这头发比那面孔更加活跃，好象有自己的生命，同梅杜莎的蛇一般。

嘉山德拉——那人正是嘉山德拉——庄严而从容地站起来，举起手臂，好象要宣誓。雷声现在响得很近了；他觉得雷声伴随着他说的话：

天在上，天在下，
星在上，星在下，
一切在上，一切也在下，——
你明白了，你就有福了。

黑长袍脱落了，卷做一团在她的脚下；于是他看见了她的灿烂的白体，——毫无一点瑕疵，如同千年坟墓年掘出来的亚弗罗狄特神像的身体，如同桑德罗·菩提色利画的在海沫中初生的维纳斯女神的身体，带着纯洁的圣童贞玛丽亚的面容，眼中含有超于尘世的忧愁，又如同萨逢拿罗拉柴堆上火焰之中那幅风骚的列达像。

最后一次，卓梵尼抬头去看耶稣钉十字架像；最后一次，他满含恐怖地想起了“白色女鬼”！——于是生命之幕在他面前裂开了，最后的结合的最后秘密泄露出来了。

她走近他的身边，用双手搂抱他，把他紧压在胸前。一种眩日的闪电结合了天和地。

他们二人落在这修士的穷苦的床上。

卓梵尼整个身体都感觉着她的处女身体的清凉，既酣畅又可怕，同死一样。

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那次失败的飞行跌下来以后，并没有死，但始终医不好，终生成了废人。他不会说话了，只喃喃着一些没有意义的字眼，除了雷翁那图之外没有一人听得懂。有时，他烦扰得很，扶着拐杖在全屋子中走来走去；身躯粗大，面貌奇丑，头发散乱，如同一只大鸟；有时，他很专心倾听人家说话，好象努力着要明白话中意思；有时，他叠着腿，坐在房角，不理睬人，拿一条长带，轻快地缠绕着一根圆轴，——这是师父替他想出来的一种方法，因为他的手还保存着从前的灵巧，而且需要运动，——或者在那里削尖木棒，锯断木头，制造陀螺；他也时常几个钟头长久坐着，迷迷糊糊地，呆笑，身体摇来摇去，两臂象翼翼那般扇动，嘴里则永远哼着一首歌：

咕咕噜，咕噜！
鹤鸟，老鹰，老老鹰，
在云端上，——
望不见下地凡尘。
鹤鸟，老鹰，老老鹰……
咕咕噜，咕噜！

然后就用他的独眼呆呆地望着师父，忽然哭了起来。

此时，他的样子如此可怜，雷翁那图不忍看下去，急忙转过脸，或者走开了。但是他也不忍叫这残废人离开他的家里。他在旅行当中也未曾忘记这个徒弟：照料他，寄钱给他，到了有固定住所时又把他弄到身边来。

如此过了几年；这个残废人宛如一个活生生的谴责，一个永在的讥讽，对于雷翁那图的毕生事业：他的发明人类飞翼的事业。

对于另一个徒弟，师父也是同样担忧的。这个徒弟也许是最接近于他的心，——这就是凯撒·达·塞斯托。

在一味模仿之中，凯撒得不到满足；他要独立。师父毁了他，束缚了他，同化了他。凯撒说弱又不肯依附，说强又不能独立；他便是这样受苦着，没有出路；他天天赌气，既不能救拔出来，又不会没落。他也是一个残废人，同卓梵尼和亚斯特罗一样，不死不活的；他也是中了雷翁那国的“恶眼”的一个人。

安得烈·沙莱诺报告师父关于凯撒暗中同辣飞尔诸徒弟通信的事情，——此时辣飞尔在罗马，在教皇朱留士第二那里，替梵蒂冈官内厅堂画壁画。已经有好多人作预言，说：雷翁那图的名声，在这颗新星光芒之中，要黯然失色了。师父有好几次确实觉得，凯撒存心要背叛他。

但友人的忠实比敌人的背叛，还更糟些。

伦巴底有一部分青年画家在米兰形成了一个学派，自称为“雷翁那图学派”，其中有些是他的以前的徒弟，此外则都是新人物，多至不可胜数，而且一天更多一天，——他们拥挤在他的周围，都自以为是跟随他的足迹走，对人家也是这样说。雷翁那图对于这些所谓友人的纷纷扰扰，毫不感觉兴趣；这些人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做些什么。有时，他感觉到一阵恶心，当他看见他生平视为神圣的和伟大的，如今给俗人拿去玩弄时：《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底面容被人描摹了去，同教会的庸俗观念结合在一起，丽莎·琢箜铎的微笑也被人描成了淫荡的，或者纠缠到什么“柏拉图式恋爱”的幻想中去。

一五一二年冬天，马可·安东尼阿，德拉·托勒死于加达湖边一个小城黎瓦狄特棱托里面；他在那里替穷人医疟疾，不幸自己受了传染的。他死时才有三十岁。

他一死，雷翁那图更加感觉孤独了；马可·安东尼阿虽然不与艺术家完全同心，却比别人更接近些。现在，老年的阴影降临于他的生命时，雷翁那图觉得，凡联系他于活人世界的一切线索都先后剪断了，他的周围，孤独和寂寞一天天扩大，他好象是沿着一条狭窄而黑暗的小径深入地底下，而且拿铁铲在岩石中间开掘一条道路，孜孜不倦地开掘着，始终希望能在地底下掘通一条路通到新的天去的，——这希望也许是妄想。

冬天某夜，他孤独一个人坐在他的房间内，倾听着寒风怒吼，恰如琢箜铎夫人死的那年冬天夜里一样。夜风的不祥声音说着人心能瞭解的事情，说着熟悉的不可转移的事情：说着混沌父怀抱里可怕的盲目的黑暗之中最后的孤独，说着人世的无限的凄凉。

他想起了死。近来他时常想起了死，而且每次都要联想到丽莎·琢箜铎夫人。

忽然有人敲门。他起来开了门。

一个不认识的少年人走进房里来：眼睛温柔而活泼，面孔冻得通红，深金色的鬃发沾满了雪花。

“雷翁那图先生！”少年人喊道。“您不认得我么？”

雷翁那图仔细看着他，认出了这是他的小朋友弗朗西斯果·默尔齐，某年春天曾同他一道在发卜里奥附近林子内游玩的。那时，这个少年人还是八岁的小孩子哩。

艺术家以父性的慈爱抱吻了他。

弗朗西斯果说他现在从波伦拿来；一五〇一年法国人攻陷伦巴底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搬家到波伦拿去了，为的不愿看见故国的耻辱和苦难；他的父亲害了好多年的重病，不久之前才去世。他自己现在赶到雷翁那图这里来，是要画师践行当初的诺言的。

“什么诺言？”画师问道。

“什么？您忘记了么？我这个呆孩子却时刻记着。……您果真想不起来么？……就是我们分别前一天，在康皮昂山下列可湖边曼德罗村里，您允许我的话。我们到一个矿洞里去，您抱着我，怕我跌倒。那时您说，您要到罗曼雅去，替凯撒·波尔查办事；我哭了，我要丢下父亲，同您一道去。但是您不答应我，您允许我：十年之后，我长大了的时候……”

“我记得了，我记得了！”画师很快活地打断了他的话。

“那么现在！我知道，雷翁那图先生，您不需要我了。但是我不会骚扰您的。您不要赶我走就好！不相干，您赶我，我也不走的。……师父，无论您如何对待我，——我总不离开您……”

“我的孩子，”雷翁那图说，他的声音颤抖着。

艺术家又抱了他一次，吻着他的头。弗朗西斯果缩做一团偎在师父怀抱内，同当初做小孩子时候被雷翁那图抱着到黑暗的矿洞里面去一个样。

艺术家从一五〇七年离开佛罗棱斯至今，是以宫廷画师名义在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手下供职的。但他没有一定的薪俸，完全随国王陛下恩意赏赐。人家时常忘记了他，他又不晓得以他的作品引起人家注意，他的工作一年比一年更少了，也更迟缓了。同以前一样，他总在闹穷，借债，凡能借到钱的

地方，他都去借，甚至向自己的徒弟借钱；他旧债未还，又借了新债。他写了一些笨拙的，惭愧的。卑屈的乞求信给法国总督查理·俺拔斯和度支官弗罗里孟·罗伯特，同当初写给穆罗公爵的一个样。

“并非存心麻烦大人，实在不能不敬问一声：我的薪俸能发给我么？我不止一次上呈大人了，但至今未得回答……”

他耐耐心心地在大人候见室里等待赐见，同其他求见的人一起等待着，虽然他的年纪愈大，别人的楼梯愈不好爬，别人的面包也愈不好吃了。他觉得，替王侯做事的时候，同替民众做事的时候，一样被人视为多余的，——无论何时何处他都是一个陌生的人。

辣菲尔利用了教皇的慷慨，从穷少年做了富翁，而且封了罗马贵族；迦郎哲罗也积蓄了养老的本钱；惟有雷翁那图还是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无家的游客，不知道死时何处安置他的皮囊。

战争的胜利和失败，法律和政府的变换，人民的奴服和暴君的灭亡，——这一切，人们所视为重大变事的，都在他身旁过去了，好象大路上一阵灰尘在行路人身旁过去了一般。

他照旧对于政治不感兴趣。他现在替法兰西国王布置米兰要塞工事，以防备伦巴底人进攻，正如他当初替伦巴底公爵布置这个工事以防备法国人进攻一般。路易十二在阿雅德罗地方战败了威尼斯人，为了庆贺胜利之故，人们叫雷翁那图搭一个凯旋门，门上的木料以及那些能动的天使的金翅，还是旧时留下来的，还是当初庆贺俺布罗曹共和国，庆贺弗郎西斯果·司伏萨，以及庆贺罗督维科·穆罗时所使用的。

三年之后，教皇朱留士第二，皇帝马克西米良第一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结成“神圣同盟”，把法国人赶出伦巴底去了；而且依靠瑞士雇佣兵的帮助，叫罗督维科·司伏萨的儿子马西米良诺，即所谓“小穆罗”的，回来做公爵，——新公爵是在皇帝官廷长大的一个十九岁少年人。

雷翁那图也搭了一个凯旋门欢迎他。

小穆罗的公位坐不稳当。那些瑞士雇佣兵太不关心他，把他当作无足轻重的傀儡；反之，神圣同盟那些人物又太关心他了。青年公爵无心顾到艺术，但他还是聘任了雷翁那图，请艺术家给他画像，定了薪俸数额，但始终没有付过。

此时，托斯堪那也发生了变乱，同伦巴底一样。代表无意的民意，以及费迪南王的大炮，推翻了那个可怜的彼罗·索德里尼先生。他对于公民们的共和德行，完全绝望了，只好逃到辣古沙去。过去的暴君，豪华者罗棱慈诸子，梅狄奇家兄弟们，国到佛罗棱斯来了。其中一个名叫朱良诺的，是个奇异的梦想家，对于权力和荣誉都很冷淡，是个忧郁的怪人，爱好炼金术。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从米兰逃出来后；就在他那里避难，告诉了他奇奇怪怪的关于雷翁那图有什么秘密智慧的话。这位朱良诺·德·梅狄奇，现在复国之后，便来聘请雷翁那图，并非把他看做艺术家，而是把他看做炼金术士的。

一五一三年初，仗·查谷谟·特里武佐元帅，同那些瑞士雇佣兵谈判，要他们交出小穆罗；这个青年公爵要陷于他的父亲的命运了。雷翁那图预见伦巴底又有变乱发生了。最近几年来，他厌倦于那种变幻无常的政治了，厌倦于替人搭凯旋门，替人修理天使翅膀上破损的发条了。他时常对自己说：这些天使和他一样，现在该是安息的时候了。

他决定离开米兰，替梅狄奇家办事去。

教皇朱留士第二死了。

选出来继他做教皇的，是卓梵尼·德·梅狄奇，如今称为利奥第十，这位新教皇任命他的兄弟朱良诺为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即是当初凯撒·波尔查的官职。朱良诺到罗马去了，雷翁那图秋天也要到罗马去供职。

雷翁那图离开米兰以前几天，即布洛列托广场上焚烧一百三十九个男巫和女巫那件事情后第二天，黎明时分，圣方济谷修道院那些修士发现了雷翁那图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不省人事，倒在本涅德托修士房里的地板之上。

他显然又发了那种病症；十五年前他听了巴果罗修士演说萨逢拿罗拉死时情形之后，他曾害过这种病。但这次卓梵尼复原得很快。不过他的死人一般冰冷的面孔上，不动情的眼睛里面，有时露出一神气，比十五年前的重病更加令雷翁那图担忧。

师父还是希望，徒弟若能离开他的“恶眼”就可得救；所以他要卓梵尼在米兰本涅德托修士处养病，不要跟他去罗马。但卓梵尼如此拼命如此固执请求同去，使得他不忍心拒绝了。

法国大军快到米兰了。民众之中起了骚乱。小穆罗幼稚而固执，非灭亡不可。再不能延缓了。

他当初从罗梭慈·德·梅狄奇到穆罗，从穆罗到凯撒，从凯撒到索德里尼，从索德里尼到路易十二，现在他又同历次一样地动身去替新主人朱良诺·德·梅狄奇供职了：厌倦地无可奈何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走着他的没有希望的行程。

他在笔记中，以惯常的简短文句，写道：

“一五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同弗郎西斯果·默尔齐，沙莱诺，凯撒，亚斯特罗和卓梵尼，从米兰动身往罗马去。”

第十六章

雷翁那图,米开朗琪罗和辣飞尔

教皇利奥第十信守着梅狄奇家族的传统,一向是以艺术和科学的保护人著名的。他听到了被选为教皇的消息时,便对他的弟弟朱良诺说道:

“上帝既然送了教皇权力给我们,我们就来享受一下罢!”

他宠爱的呆子马里安诺修士,于是同哲学家一般正正经经地接着说道:

“圣父呀,我们要及时行乐,因为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胡闹罢了。”

于是教皇在自己身边集合了诗人,乐师,画家和学者。凡能写平稳的长诗的,那怕写得并不高明,也都可以希望在圣上手下找得一个舒服的位置和一份丰饶的薪俸。那些拟古派文人,坚信西塞禄的散文和维琪尔的韵文是不可企及的最高峰的,便认为他们的黄金时代从今开始了。

“凡认为今代诗人能够超过古代的,”他们说,“这种思想,乃是一切无神论的根源。”

那些灵魂牧人,在他们的说教之中,避免提起“基督”名字,因为西塞禄的演说中没有此字。他们不说“女修士”,只说“灶神女祭司”;不说“圣神”,只说“最高的尤比德的呼吸”。人们又请求教皇追封柏拉因为一位圣者。

彼特罗·彭波,后来的红衣主教,著有一本论超尘世的爱的对话集《阿索兰尼》和一篇非常秽褻的诗《园神普里阿卜》,——他自夸未曾读过保罗使徒的书翰,因为他害怕读了之后会败坏他的文笔。

后来法兰西国王弗郎琐亚第一战败了教皇,向教皇索要那个新发现的劳昆雕像时,利奥第十便声明:要他把葬在罗马的圣彼得的头斩去送人,他还舍不得哩,至于劳昆像,则他无论如何舍不得。

教皇爱他的那些学者和那些艺人,但尤其爱他的那些呆子。有名的诗匠,能食善饮的葵诺,得他封为“大诗人”,戴着桂冠庄严地游行,又受了他丰厚的赏赐,不减于辣飞尔·桑楚得到的赏赐。他为了款宴学者和艺人,耗费了斯普列托,安科那和罗曼雅各地的大宗进款;但他自奉则颇俭约,因为他的肠胃消化得不很好。这位戴教皇冕的厄比鸠派,害了一种医不好的病症即生了一个流脓的疮。同他的肉体一样,他的灵魂也有一种隐秘的脓疮在侵蚀着:就是“无聊”。他的动物园里搜罗了远方来的珍禽奇兽,他又从医院里找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来供养。但无论是那些禽兽或那些人物都不能解除他的无聊。在佳节时或宴会席上,即在最有趣味的娱乐当中,那种无聊和厌倦情形也从未曾在他脸上消逝的。

惟有在政治方面寸显露出他的本性:他也是冷静,残忍而不顾信义的,同波尔查一般。

利奥第十临死时,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他,惟有他宠爱的呆子马里安诺修士仍旧忠实于他,也是他的唯一的朋友。这位善良而虔诚的侏儒,看见教皇要象异教徒一般死去时,便含泪恳求道:“想一想上帝呀,圣父,想一想上帝呀!”这话,无意之中成了对于这位“永久讽刺者”的最恶毒的讽刺。

雷翁那图到罗马之后几日,在梵蒂冈宫内候见室中候见,——他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候见的,因为连教皇自己渴欲见面的一些人也很难得见圣上的面哩。

雷翁那图听着宫廷中人的闲谈，说起不久之后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为了圣上宠劈的一个奇形怪状的侏儒巴拉巴洛：这个侏儒，据说，要坐在一只刚从印度运来的大象背上，在街上经过。人们也说起了马里安诺修士最近一场伟业：不久之前，他当着教皇的面，晚餐时跳到桌子上去，在桌上奔跑，于哄堂的笑声当中敲着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的头，而且从桌子这一头把烤熟的鸡丢到那一头给他们吃，丢得鸡汁沾了主教们一身和一脸。

雷翁那图听他们闲谈时，隔壁乐声和歌声响起来了。那些候见的人本已疲倦的面孔，听着更加拉长下来。

教皇是个瘸脚的音乐家，但非常爱好音乐。奏乐时，他自己往往参加进去，以致奏得非常长久，害得那些有正经事情来见他的人陷于绝望状态。

“您知道么，先生？”一位不得志的诗人在雷翁那图耳朵旁边说：他坐在雷翁那图身边，面有饥色，已经在这里等候两个月了，始终不得教皇赐见。”您知道，究竟用什么手段最有把握能得圣上赐见的么？那就是装做呆子！我的老友，有名的学者马可·马苏罗，明白了学问在这里没有用场，便自称为‘新巴拉巴洛’，请一位侍从向教皇通报；他立即蒙圣上接见了，凡他要的，他都得到了。”

但是雷翁那图不肯顺从这个忠告，他不肯自认呆子，他等了好久之后便走开了。

近来，他有了一种奇异的不祥之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杂务的纷繁以及在利奥第十和朱良诺·德·梅狄奇底下的不得志，并不引起他的难过，因为他久已习惯于此了。但是他心里的慌张一天更甚一天。尤其这一天，晴朗的秋日黄昏，他从梵蒂冈宫回家去的时候，他的心更慌得厉害，好象就要遭遇一件不幸的事情。

他仍旧住在当初亚历山大第六时代他住的那所屋子，——这是属于教廷造币厂的一所孤立的小屋，在圣彼得大教堂背后一条小巷之内，离梵蒂冈宫只有几步路。房屋古旧而阴暗，自从雷翁那图离开罗马到佛罗棱斯去以后，好多年来都没有人居住，现在又是潮湿的，而且比以前更加破烂了。

他走进一个宽阔的穹窿形的房间，石灰剥落的墙壁上现出蛛网般的裂痕，窗外不远就是邻家的墙，以致黄昏时候，外边还是明亮的，房里则已经黑暗了。

房内一角，那个残废的机器匠，亚斯特罗，叠着腿坐着。在削木棒，在摇来摇去，在哼着他的毫无变化的小歌调：

咕咕噜，咕噜！
 鹞鸟，老鹰，老老鹰，
 在云端上，——
 望不见下地凡尘，
 鹞鸟，老鹰，老老鹰，
 ……咕咕噜，咕噜！
 不样的预感更加重压着雷翁那图的心。

“你有什么不好过么，亚斯特罗？”艺术家很温和地问他，而且拿手按在他的头上。

“没有什么，”亚斯特罗回答，很注意地望着师父，几乎同好人一样，

而且含着狡猾神态。“我没有什么不好过。但是卓梵尼……不过，他如此更好。他飞去了……”

“你说什么，亚斯特罗？卓梵尼那里去了呢？”雷翁那图问道，——他忽然明白了，重压着他的心的那种不祥预感，是同卓梵尼有关系的。

那个残废人不再看师父了，他尽管削他的木棒。

“亚斯特罗！”雷翁那图迫着他回答，拿起了他的手。“我请你想一想，你说的话有什么意思！卓梵尼那里去了呢？你听到么，我的朋友？我立刻要看他！……他那里去了呢？他怎么样了？”

“您不知道么？”那个残废人回答。“他就在那上面！他……他……摇着，……跳着，……飘着，……”

亚斯特罗显然想不起了应当说的适当字眼。他时常是这样的。他拼错了音，说错了字，应当说这个字，他反说那个字。

“您不知道么？”他又安静地说下去。“我带您去看。不过您不要害怕。如此更好些。……”

他站起来，扶着拐杖，一颠一摇地引了师父走上那个响亮的楼梯去。

他们二人走进了顶楼。

这里，在那被太阳晒热的瓦盖之下，空气是很闷热的，其中还含着鸟粪味和干草味。夕阳红光从老虎窗射进来，光中充满了灰尘。他们进来时，有一群鸽子吃了一惊，鼓翅从屋顶上飞走了。

“这里！”亚斯特罗仍旧很安静地说，一面指着楼房深处黑暗之中。

于是，雷翁那图看见，卓梵尼在那里，在一根粗大的横梁之下，笔直地不动地站着，很奇异地伸直了身体，睁大了眼睛，好象呆呆地望着师父。

“卓梵尼！”师父喊起来。他忽然面无人色了；他说不出话来了。

他冲上前去，看着徒弟的吓人的面孔，摸着徒弟的手：这手是冰冷的。身体摇动着：卓梵尼原来是吊在一根坚固的丝绳之上，如师父扎飞行机器时用的。横梁上有个新铁钩，显然是不久之前钉上去的，那丝绳便是挂在铁钩上面。一块肥皂放在旁边，这个自杀者一定先拿肥皂擦了绳子的。

亚斯特罗又糊涂了；他走到老虎窗边，呆呆地望着出去。

这屋子立在高地上。从这窗子可以看到很远地方：可以看到罗马许多房屋的瓦盖和高塔；可以看到落日斜照下海波一般起伏的淡绿色的康班雅平原；其中有黑色的长线条纵横着，那是古罗马留下来的水道；可以看见白山，弗拉斯加狄山，罗加狄巴巴山，又可以看见燕子在明朗的天空中兜圈子。

亚斯特罗半闭着眼睛望出去，含着得意的笑容，身体摇来摇去，两臂一上一下地如同飞翼，嘴里哼着歌：

咕咕噜，咕噜！

鹤鸟，老鹰，老老鹰。……

雷翁那图要逃走，要喊救命，——但他一动也不能动，他站在那里，吓得肢体也瘫痪了，在他的两个徒弟中间：一个是死的，一个是疯的。……

……

这件事情之后几日。雷翁那图检查死者的遗物，发现了那本笔记；他很留心地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陷卓梵尼于绝境的那些矛盾，雷翁那图并不了解；不过他比以前更明白

了：他是徒弟没落的原因，徒弟中了他的“恶眼”，受了他的智识树上的果子所毒害。

笔记中最后几段特别感动了他，——照墨色和笔迹看来，这几段文字显然是多年中断之后再写上去的：

“不久之前，在本涅德托修士那个修道院里，有个从阿托士山来的修士拿一卷老羊皮给我看，上面有幅彩色图画，面的是救世主先驱，生有飞翼的约翰。这种图画，意大利没有，乃是从希腊的圣像摹来的。四肢细而长。面貌奇异而可怕。那个披着粗糙的骆驼毛衣服的身体，看来好象是生了羽毛，同鸟儿一样。‘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他来了。’见《玛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但他并不是天使，并不是圣神，而是一个生有大飞翼的人。

一五 年，红兽统治最后一年，即亚历山大第六做教皇最后一年，奥古斯丁派修士多马·史旺尼茨告诉我关于敌基督者的飞行的事情。他说：‘那时在锡安庙里坐着最高上帝宝座的那只畜生，即是那个从天上偷了火来的，就要告诉人说：你们为什么害怕呢？你们要什么呢？呵，你们这些虚伪而奸狡的种族呀，你们要看见一个表记！你们将有表记可见的：看哪，你们要看见人子到云端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他就要这样说，他也要装起了撒但机智做成的大火翼，在轰雷和闪电之中起飞，他的那些天使形的徒弟拱卫着他，飞上天去。’”

接着是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其中涂抹了很多，显然是发抖的手写的：

“基督和敌基督者，是相似到万分了。敌基督者的面容在基督的面容之内，基督的面容在敌基督者的面容之内。谁能辨别他们呢？谁能抵抗诱惑呢？最后的秘密乃是最后的悲哀，乃是尘世间未曾有过的悲哀。

奥维托大教堂内，路加·辛诺勒里画的图中，敌基督者飞入无底坑去时，他的衣服下摆被风刮起来。这种情景也见于雷翁那图站在芬奇村上面自山尖峰，悬崖边缘时候，那时他的袍子也被风刮着，同大鸟的飞翼一般，环绕着他的肩膀。”

最后一页未了，更加不同的笔迹写了以下几行字，一定是中断了很长久又才写上去的：

“白色女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她是该咒诅的！最后的秘密乃是：二就是一！基督和敌基督者是一个。天在上，天在下。不，不当如此，不当如此！宁可死好！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你的手里呀，我的上帝！审判我罢！”

这一句话就结束了那本笔记。雷翁那图明白，这几行字是自杀前一日或当日写上去的。

梵蒂冈宫中一个会客厅里，即辣飞尔才画好了壁画的那个大厅里，教皇利奥第十坐着，他的身边围着罗马教会那些贵显，围着学者，诗人，术士，

侏儒和呆子，他的头上天花板正画着阿波罗神立在巴拿斯山上诸缪斯中间。

他的白皙的身躯，肥大而近于臃肿，同那害水肿病的老太婆一样，与他的面孔一般难看；这个面孔肥而圆而苍白，两只淡白的虾蟆眼睛突出来。有一只眼睛差不多看不见，另一只眼睛也很衰弱；他要仔细看看什么东西时，用的却不是放大镜，而是一个用透明的绿玉琢成的透镜。那只能见物的眼睛透露出冷静、明朗而绝望地无聊的理智。教皇得意的是他那双的确生得很美的手；一有机会他就要拿手出来给人看：他夸耀他的手，犹如夸耀他的好听的

声音。

此时圣父接见过了宾客，正在休息，同亲信的人们议论着两篇新诗。

这两篇诗都是用拉丁文写的，都是模仿维琪尔底《安内亚叙事诗》的，而且都写得无疵可指地漂亮。一篇名为《基督叙事诗》的，写的是《福音书》上的故事，依照当时的风气，把基督教神话和异教神话揉合在一起。譬如，《最后的晚餐》被称为一种“神餐，化为色勒斯和巴库斯形态（即面包和酒）以遮掩人类柔弱眼睛的；”狄安娜，忒菴丝和爱乌鲁丝则服侍着圣母；当大天使加百列在拿撒勒城报知喜讯时，墨邱利神就在门口偷听着，他急忙把这个消息传给奥林匹斯山上集会诸神，要他们采取有力的措置。

第二篇诗是季罗拉谟·弗拉加斯托写的，名为《席霉鲁士》是献给以后的红衣主教彼特罗·彭波的，——献给那个人，他从来 unread 保罗使徒的书翰，因为害怕败坏了他的文笔。这个诗篇也是以毫无瑕疵的维琪尔风诗句歌颂法兰西病及其治疗法：硫磺浴和水银膏。这病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古时，有个牧人名叫席霉鲁士的，说了几句刻薄话，得罪了太阳神，太阳神便罚他害这个病症，无法医得好，直至最后南芙阿美利加才把她的秘密告诉他，领他进一个能治病的卡耶克树林中，一口硫磺泉和一个水银湖去。后来西班牙旅客跨过大洋，发现了南芙阿美利加住的那个大陆，但因射死了圣鸟，也得罪了太阳神。有一只鸟用人话预言道：阿波罗为了这种亵渎神圣事情，要降下法兰西病来处罚他们的。

这两个诗篇：教皇都读得很熟，他能够背诵其中若干段落。他特别喜欢墨邱利向奥林匹斯山诸神报告大天使传来喜讯这一段，以及牧人席霉鲁士向南芙阿美利加诉爱的一段话。

在众人兴奋的赞美和恭敬的拍掌声中，他背诵了这二段诗，此时有人通报，不久之前从佛罗棱斯来的米开朗琪罗求见。

教皇眉头皱起了一点，但还是吩咐立即引他进来。

那个阴郁的邦那罗侗引起了利奥第十一种感情，几乎是一种畏惧的感情。教皇宁愿会见那个有趣的和气的什么事都肯做的少年辣飞尔。

教皇以他那种始终不变的无聊的和悦神气接待米开朗琪罗。可是当这位艺术家说起了他认为受了致命侮辱的一件事情时，即说起了佛罗棱斯圣罗棱慈教堂一座大理石新门面委他建筑之后忽然又收回去的事情时，圣父便把话题转到别处去，用惯常的手势举起那个绿玉透镜在他的能见物的眼睛上面，很和气地细看艺术家，然后暗藏刻薄的讥讽说道：

“米开朗琪罗先生，我有一件事情，很想同你商议一下。我的弟弟朱良诺公爵叫我委托你的同乡佛罗棱斯人雷翁那图·达·芬奇承办一些工作。请你告诉我，你对他有什么感想，以及拿什么工作托这位艺术家承办最好呢？”

米开朗琪罗不作声，忧郁地低下头来；凡是用好奇的眼光看他，都要使他手足无措的，因为他害羞，又自知生得丑陋。教皇穿过那个透镜仔细观察

他，等待着回答。

“圣上，”邦那罗侗终于回答道，“圣上也许不晓得，好多人都把我看做达·芬奇先生的仇敌。无论这种看法对或不对，——我总以为我最不适宜于判断这件事情，最不适宜于发表一种意见，不管是好的意见或坏的意见。”

“凭着巴库斯发誓！”教皇喊起来，他显然存心播弄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于是活泼起来。“果真如此，那我更加要听你说说你对于雷翁那图先生的感想！因为我反认为别人会有所偏袒的，至于你，则我毫不怀疑你判断仇敌时，将与判断朋友时同样地光明正大。此外，我也不相信你们两人果真是互为仇敌！决不会的！你和他那般的艺术家，一定会超出一切虚荣之上的。有什么能隔离你们呢？有什么能引起你们争执呢？即使你们中间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又为什么要记在心里呢？大家和平相处不好些么？常言道，和好则小变大，冲突则大变小。我的孩子，如果我做你们的父亲，把你们的手连接起来，——那时你会拒绝我，不肯伸手给他么？”

邦那罗侗的眼睛冒了火；他常常是这样的：他的羞惭忽然转变为愤怒。

“叛国贼我是不肯伸手给他的！”他气愤愤地说，几乎不能自制了。

“叛国贼？”教皇惊讶起来，神气更加活泼。“这是一个严重的控告，米开朗琪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控告！我相信，你若无确凿的证据，就不敢这样控告人的……”

“我没有证据，我也不需要证据！我只说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有十五年之久奉承着穆罗公爵，而穆罗是第一个招请蛮子到意大利来的，而且把意大利卖给蛮子的。以后上帝降罚了这个暴君，把他推倒了之后，雷翁那图又去替另一个更凶恶的暴君，凯撒·波尔查服役；他自己是佛罗棱斯人，反去替凯撒绘画托斯堪那区域的军用地图，为了帮助敌人来占领自己的乡土！”

“不受他人审判之罪，亦不可以审判人，”教皇带点冷笑说。“我的朋友，你忘记了，雷翁那图先生不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只是艺术家罢了。替自由的缪斯服务的人难道没有权利比其他的人更自由些么？战争和政治，以及人民和君主之间的仇怨，这些同你们艺术家有什么相干呢？——你们是生活于更高超的境界之上，那里没有自主的，也没有为奴的；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蛮子，也没有鞑子；那里只有亚普罗统治着。你们不可以如古代哲学家一般自称为世界公民么？古代哲学家是到处为家的，那里适于他们的生活，那里就是他们的祖国。”

“圣上，请您原谅我！”米开朗琪罗差不多很粗暴地打断他的话。“我是没有学问的粗人，我全不懂得哲学上什么微言大义。我只晓得白叫做白，黑叫做黑。一个人，他不尊敬自己的母亲，他背弃自己的家乡，那我就认他是个非常可鄙的小人！我知道，雷翁那图先生自以为他是超出一切人类律法之上的。但他有什么权利呢？他常常说，要做出一些奇迹引起全世界惊异。现在不是由空话到实行的时候么？他的奇迹在那里呢？也许是那个飞翼么？——他有个徒弟，拿着试飞，结果几乎跌断了颈项。我们还可以相信他的话么？对于平常的人，我们没有权利怀疑么，没有权利问道：他的一切疑谜和一切秘密背后究竟藏些什么东西么？……呵，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以前小人叫做小人，骗子叫做骗子，现在他们就叫做贤士和世界公民了。不久之后，世界上将没有一个流氓和饭桶，不可以自称为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神或普罗米修斯了……”

教皇以那双明亮的虾蟆眼睛注视着米开朗琪罗，安静而冷淡地观察他，

一面想着人世无常，万事虚幻，崇高者卑微，伟大者渺小。利奥第十已经在梦想着，要把这二个人召集在一起，唆使他们当面争斗，以为笑乐了，——这是未曾见过的把戏，一种斗鸡戏，一种哲学上的游戏，他素来喜欢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一定会带着厄比鸠式的轻视而厌倦的心情去欣赏的，犹如欣赏他的那些呆子，跛子，疯子，矮子，猴子等的一场混战。

“我的孩子，”最后他说，说时带了一声轻微的忧郁的感叹，“现在我知道了，你们二人中间确有故意存在，以前我还不肯信哩！但我还是惊讶的，老实说，我很惊讶，很不明白，你如此判断雷翁那图先生。如何有此可能呢，米开朗琪罗？我们听了许多关于他的好话。姑且不说他的艺术高超和学问深邃，只说他的仁慈就够了，——他不仅慈爱人类，而且慈爱动物和植物哩，他不许人家伤害生物，好象印度哲人，那些裸智派，所做的，旅行家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许多奇奇怪怪事情……”

米开朗琪罗转过脸去，不做声。他的面孔一阵一阵现出怒意。他觉得教皇是在戏弄他。彼特罗·彭波那时正在他旁边站着，很留心听着二人谈话，害怕这场玩笑会造成恶结果的，因为邦那罗侗是不适合于做教皇的游戏对象的。这位老练的官僚，为了自己对于雷翁那图亦无好感的缘故，更加愿意出来替米开朗琪罗帮忙，——据说，雷翁那图嘲笑过当时的文人，说他们是“古人的应声虫”，是“饰着孔雀羽毛的乌鸦”。

“圣上，”彭波说，“米开朗琪罗说的话也未尝没有理由。总之，一般人对于雷翁那图的感想是异常分歧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使人不晓得如何判断他是好。他慈爱动物，从不吃肉；但同时他发明一些系人机器，足以灭绝人类，他又爱陪伴死囚到刑场去，为的观察他们面孔上最后的恐怖感情。我也听说，他的徒弟们和马可·安东尼阿的学生们，曾经偷了尸首做解剖用，不仅从医院里偷搬出去，而且从教堂公墓地下偷挖出去。总而言之，无论古今，凡是大学者都有些性格与常人不同的。譬如古时人说，亚历山大里亚有名的自然科学家厄拉西斯特拉吐士和赫罗菲鲁士，把那些判了死刑的人拿来活活地解剖了；他们拿爱学问做理由去辩护他们对于人类的残酷。摄尔苏士也证实了此事，他说：“Herophilushominesodit，utnosset，——赫罗菲鲁士为了求知而仇恨人类’……”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彼特罗！上帝保护我们！”教皇打断他的话，教皇现在的兴奋不是假装的了。“拿活人来解剖么？好学问！……你再不要同我说这种话！我若是知道，雷翁那图……”

他说不下去，他很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他的整个肥胖而臃肿的身体都颤动起来。

利奥第十虽是怀疑论者，但仍旧同老太婆一般迷信。他尤其害怕黑巫术。他一只手奖赏《席霉利士》和《普里阿卜》二诗的作者，另一只手则授子异端裁判长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以全权，同男女巫士作战。

他听到掘坟盗尸的话时候，便记起了不久之前接到的一个控告，他一直沒有留意的。即是朱良诺·德·梅狄奇派去住在雷翁那图家里的人中，有个德国制镜匠约翰，向教皇控告雷翁那图，说艺术家名为研究解剖学，实则替黑巫术服务，从孕妇尸体割取胎儿。

但是教皇的恐怖并不经久。米开朗琪罗走后，奏了一阵音乐，其中有段困难的曲调，圣上奏得特别好，每每能使圣上快活起来的。中饭时，他同那些呆子商议，关于筹备矮子巴拉巴洛骑象游行的事情，此时他专心一志议论

此事，完全把雷翁那图忘记了。

但是第二天，“圣神修道院”院长——雷翁那图就是在他管辖下的医院里研究解剖学的，——奉到教皇非常严厉的谕旨，不许他拿尸体给艺术家，又不许艺术家进医院内来；同时也提起了当初教皇邦尼发士第八那个有名的诏书：未得教廷准许而解剖人体者，当驱逐出教。

卓梵尼死后，雷翁那图在罗马居住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彷徨，等待，以及无可奈何的闲散，使得他厌倦。他的平时工作，书籍，机器，实验，绘画之类，都引不起他的兴趣。

秋天长夜，他与亚斯特罗疯子和卓梵尼幽灵同住于那座愈来愈加凄凉的屋子里面，觉得很不自在，所以他时常到佛罗棱斯公使弗郎西斯果·维托里先生处闲谈去；维托里先生同尼古罗·马嘉维利常有书信往来，他说起了尼古罗近况而且拿尼古罗寄来的信给艺术家看。

命运仍旧在播弄尼古罗先生。他一生梦想着要编练一支国民军来解救意大利，他编练好了一支军队，但在一五一二年普拉托被围时候，他眼看着，西班牙枪炮一响，这支军队就四散奔逃了，如同一群绵羊。

梅狄奇家族复国后，马嘉维利便失去了官职，“被人推倒，被人驱逐，丧失了一切”。不久之后，有个推翻暴君复建共和国之阴谋被人发现了。尼古罗参加了这个阴谋。他被人捕去，审判，施刑；他有四次被人吊起来拷打。他忍受着肉刑，如此坚强忍受着，据他自己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人家交保释放他，放出来又监视他，禁止他一年之内离开托斯堪那疆界。他陷于如此贫穷地步，不得不离开佛罗棱斯城，住在他承继的一个小田庄去，——在离城十里，来罗马大路旁边，圣加样诺附近一个山村里面。但住在那里，他经过了困苦的一生之后，仍旧不得安静的：他从热烈的共和党人变成了热烈的君主党人，而且是诚心实意的；每逢他突然转变，从这一极端走到那一极端时，他总是诚心实意的。他关在牢里时，就已写了满含忏悔的诗篇上呈梅狄奇家兄弟们。在他著的那本献给罗棱慈的书《君主论》中，他就是拿凯撒·波尔查作为最高的政治智慧之模范；——当时凯撒已经在放逐中死去了，凯撒当权时曾被他们骂为怪物的，现在他则拿着几乎超尘世的光辉安在凯撒头上，而且排列凯撒于不朽的英雄队伍中了。马嘉维利内心上未尝不明白他在欺骗着自己：梅狄奇家的市侩君主国和索德里尼的市侩共和国，一样地引起他的反感。但他已无勇气抛弃他的最后梦想了；他紧紧抓住这个梦想，犹如溺水的人抓住一根草杆。生病的，孤寂的，受刑时手脚伤痕尚未曾医好的，他已经请求了维托里在教皇面前或朱良诺·德·梅狄奇面前替他吹嘘，为他谋得一个微小的职位，“因为赋闲对于我是比死更可怕的：只要人家叫我去服务，无论什么工作我都肯做的，要我去旋转石头也行。”

害怕他不断的请求和诉苦会令人生厌，他于是在致维托里的信中说些笑话，或者报告他的恋爱故事，让人家开开心。他已经五十岁了，又是一个挨饿的家庭的家长，但他天天恋爱，同中学生一般，——或者他假装这个样子。“我已经把一切聪明的重要的思想都放在旁边去了，无论古代英雄故事或当代政治议论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在恋爱着！”

雷翁那图看了这些无聊的书信之后，想起了当初在罗曼雅时，尼古罗同他说的几句话；那是尼古罗在一个赌窟里装呆子让那些西班牙流氓发笑以后出来对雷翁那图说的，他说：“穷教人舞，穷教人跳，穷教人唱小调。”好

多次，雷翁那图在这些书信中，除了厄比鸠式的忠告，恋爱故事的叙述，和犬儒主义的自嘲之外，也发现了一二声绝望的叫喊。譬如说：“果真没有一个活人想到我么？如果您现在还爱我，弗郎西斯果先生，同您从前爱我的一般，那您看见我现在过的无聊生活，您就非气愤不可的。”

另一封信里，他写了他的生活：

“猎鹌鹑事情，以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未天明就起床，亲手准备绳套，携着鸟笼，离家出去；我的样子好象那个旧时奴隶，携着俺菲特里昂书籍从港口回来的。我猎得的鹌鹑每天总在二只至六只之间。九月这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以后，连这种快乐也享受不到了；虽是无聊的快乐，我现在还想念它。

现在我起床晏了些；我走到我的小林子去，那里正在砍伐树木，我在那里留了二个钟头，看看昨天砍下来的树木，又同伐木工人谈闲天。然后我到井边去，从那里又到我以前打猎的树林去。我身边总带者一本书：但丁，佩特拉克，提布尔或渥维德。当我读着他们的热烈的诉告时，我就想着我自己的恋爱事迹，我在这些幻梦之中暂时忘记了烦恼。然后我到公路旁边那个酒店去，同旅客们谈闲话，打听新闻，观察人类的嗜好，习惯和脾气。中饭时，我才回家来，同家人坐在一起，拿俭朴食物充充饥，我的地产的微小收入只能允许我有这种食物。午饭后，我又到酒店去了。已经有一群人会聚在那里了：酒店老板，磨坊师，屠夫，还有二个面包匠。我同他们一起消磨了整个下午，下棋，掷骰子，打牌。我们互相抬杠子，生气，叫骂，大多只为了几个小钱的输赢；我们吵的声音，连圣加祥诺城里也听得见的。

我便是沉陷于这个烂泥潭之中了！我只担心一件事，即是如何能不至于完全腐朽了，或不至于为了无聊而变成疯子，此外我则完全交付于命运摆布，让它践踏我，任它的意处置我，为的看看它的无耻是否有个限度。

晚上，我回到家里来。但未曾关起门来睡觉以前，我把每天穿的脏衣服脱下来，而着起了官服或元老服，如此打扮着，我走进了古代宫殿，那里大哲人们和英雄们起来欢迎我，给我以我应得的筵席，我自由在地同他们谈话，询问他们，探求他们的行事的动机；他们好意回答我，犹如回答一个与他们平等的人。这几个钟头之内，我并不无聊，我不怕穷，也不怕死，忘记了我的一切烦恼，而完全在古人世界过生活。然后，我把从他们探问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如此著成了我的《君主论》一书……”

雷翁那图读了这些书信之后，感觉到；尼古罗如何接近于他，虽然许多方面与他相反。他想起了当初马嘉维利说的一句话，即说：他们二人走的是同一的命运；在这俗人世界里，他们要成为永远无家可归的游客。事实上，雷翁那图在罗马的生活，也与马嘉维利在圣加祥诺附近荒村的生活，一般地不如意：一般地无聊，一般地寂寞，一般地被迫无事可做更苦于任何刑罚，一般地认识自己的能力，以及无处使用此能力。同尼古罗一样，雷翁那图也是交付于命运摆布的，让命运践踏他，任意处置他，不过更加能忍受些，因为他并不想去探究命运的无耻是否有个限度；他早已明白，这个限度是不存

在的了。

利奥第十一心忙着替他的呆子筹备骑象游行事情，没有闲空接见雷翁那图。为了敷衍他，便派他去改良造币厂用的模型。雷翁那图无论什么微小的工作也不嫌弃的，他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好：他发明了一种造币机器，制造出来的钱币完全是圆形的，不似以前那样周围参差不齐。

他的境况，此时为了旧债缘故，陷于如此贫困，大部分薪俸非拿去付利息钱不可。若非弗朗西斯果·默尔齐继承了父亲遗产，拿钱帮助他的话，不知他要如何艰难过活了。

一五一四年夏天他害了一场疟疾。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害重病。他不吃药，也不请医生。惟有弗朗西斯果服侍他。雷翁那图一无比一天更爱了这个徒弟，更看重他的纯洁的爱；好多次觉得，仿佛上帝派了这个孩子给他，做他的最后的朋友，做他的护卫天使，安慰他的无家可归的老年生活。

艺术家觉得人们忘记了他，于是尝试着要引起人家记得他，但都没有效果。他生病时候，写了几封信给他的雇主朱良诺·德·梅狄奇，用当时流行的恭维话写的，但他不习惯于写这种恭维话。有一封信说：

“我听到大人贵体复元的消息时，我心里快活得很，以致我自己的病也好了，好象奇迹一般令我起死回生了。”

秋天，疟疾过去了，但他总是感觉疲倦无力。卓梵尼死后几个月中间，他的身体如此衰弱，如此苍老，好象过了几个年头。

一种奇异的无兴趣，内心的不安定，几乎死一般的疲倦，一天比一天更加征服了他。

有几次，他好象很热心地开始他以前心爱的一种工作：数学，解剖学，图画或飞行机器；但不久他又抛开了，做别的事情，这别的事情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又被他丢下了。

最无聊的那几天，他忽然喜欢从事于小孩子一般的玩艺儿。

他拿羊的肠子小心洗净，晒干，变做软而薄，叠起来不满一个手掌；他拿肠子一端通到旁边房间去，同风箱联起来，风箱动着，肠子渐渐涨大了，看的人害怕起来，被迫退到房角去。他拿这肠子来比拟那种德行：起初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渐渐长大起来，充塞了全世界。

他在美景园里捉了一只大蜥蜴，他在蜥蜴身体上黏了好看的鱼鳞和蛇鳞，头上装了角，须，眼睛，身旁又装了灌有水银的翅膀，蜥蜴每一动作都能使翅膀活动。他拿这蜥蜴关在一个盒子里喂养着。他拿出来给客人看。客人都把这怪物认做魔鬼，吓得倒退几步。

或者他用蜡制造些非实有的小动物，生了翅膀，体内灌了热空气，如此之轻，能够上升，又能够飞行。看的人，或表示惊奇，或表示迷信的恐怖，雷翁那图望着都很开心，他的面上黯淡的皱纹之中，他的眼睛忧郁的神气之中，忽然露出一一种小孩子般的快乐；但这快乐现出于衰老而疲倦的面貌上，如此令人难过，害得弗朗西斯果的心几乎破碎了。

有一天，师父不在房间，凯撒·达·塞斯托送客出门时候，弗朗西斯果偶然地听凯撒对客人说道：

“就是这样的，诸位先生，我们现在玩着这些把戏。为什么要隐瞒呢？我们的老头子有点昏头昏脑的，不久就要返老还童了，这个可怜人！他从人

类飞翼做起，结果做成功了能飞行的蜡玩具。大山诞生了一只耗子。”

他带着恶意的冷笑又说道：

“我真不明白。教皇最懂得赏识呆子和疯子的，照理他一定会宠爱雷翁那图先生。这个正为那个而生在世上的。但是他们二人何以不投机呢？诸位先生，就请你们替我们的师父游说一下罢，让教皇聘了他去！诸位尽管放心，教皇一定会喜欢他的：我们的师父一定比马里安诺修士和巴拉巴洛矮子更会使得圣上开心的！”

这几句话貌似说笑，却很接近真实。雷翁那图那些奇巧游戏，如涨大的羊肠，有翼的蜥蜴，能飞的蜡像之类，传到教皇耳朵以后，利奥第十就急欲看看这一切东西，而忘记害怕雷翁那图的巫术和邪说了。那些老练的官僚示意艺术家，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命运给了他机会，使他得圣上宠爱，不仅能打倒辣飞尔，而且能打倒巴拉巴洛哩！但是，同过去一样，雷翁那图这次仍不肯听从那些聪明人的忠告，他仍不晓得利用机会，及时地攀附幸运的轮子。

弗朗西斯果内心觉得，凯撒是雷翁那图的敌人；他警告师父要当心。但是雷翁那图不信他的话。

“由他罢，不要干涉他，”师父反替凯撒辩护。“你不晓得他如何爱我，即使他恨了我。……他是同样不幸的，甚至是更加不幸的，比……”

雷翁那图没有说下去。但是默尔齐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比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还更不幸些。

“我能裁判他么？”师父又说。“也许是我对不起他……”

“您——对不起凯撒？”弗朗西斯果很惊讶地问道。

“不错，我的孩子。你不懂得。但是我好多次觉得，仿佛他中了我的巫术，受了我的毒害，……因为你知道，我的确有着什么‘恶眼’的……”

他想了一会，然后带着轻微的良善的笑容再说道：

“由他罢，弗朗西斯果；你不要害怕。他不会害我的，他不会离开我的，不会背叛我的。如果他起来同我作对，那他是为了他的灵魂，为了他的自由，因为他找寻着自己，因为他要做他自己。但愿上帝帮助他成功！因为我知道，到他成功之后，他将回到我这方面来并将原谅我，将懂得我如何爱他。那时我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他，艺术和科学的所有秘密都要告诉他，等我死后他能够传给人类。因为除了他谁能做这事情呢？……”

夏天，当雷翁那图生病时候，凯撒曾有一次离开师父寓所几个星期之久。秋天，他确定地走开，不再回来了。

雷翁那图发现了他不在的时候，问过弗朗西斯果。弗朗西斯果很慌张地低下头来，回答：凯撒到塞拿去，办理一件紧急的事情。

弗朗西斯果害怕师父会追问他：凯撒为什么不辞而行。但是师父信了这个笨拙的谎言，或至少装做相信。他说起了别的事情。惟有他的嘴角动着垂下来，表示一种悲苦而厌烦的感情，——近日来，他一无比一天更常表示这种感情。

秋天多雨。但是十一月底有几日出了太阳，阳光十分朗耀，又无风，而且没有一处能比罗马更好看的：晚秋的景致最适合于点缀这“永久之城”的寂寞的庄严。

雷翁那图好久就想到西克士特教堂去，看看米开朗琪罗作的壁画。但他延期了又延期，好象害怕去看。有一天早晨他终于携了弗朗西斯果出门到那

教堂去了。

这是一座狭而长而又很高的建筑物，素白的墙壁尖形的窗子。天花板和穹窿形地方，就有着那刚完成不久的米开朗琪罗壁画。

雷翁那图看着，——惊呆了。他虽然为了害怕，不敢来看，但他未曾料想到能看见现在所见的。

那些巨大的景象如同噩梦中所见的：上帝在混沌怀中判别光暗，创造万物，拿泥土造亚当，又拿亚当一条肋骨造夏娃；人类始祖的堕落；亚伯和该隐的献祭；洪水；闪和含嘲笑那睡着的父亲的裸体；美丽的裸体少年，元素精灵，以永恒的音乐和舞蹈伴随着宇宙悲剧，伴随着人和神间的斗争；男女祭司和先知，那些可怕的似乎含有超人的忧愁和智慧的巨人们；耶稣的那些祖宗，那一长列没无闻的家谱，一代代地把生命重担传下去，忍耐生产，养育和死亡痛苦，而期待着不知名的救世主出现；——在他的敌手所画成的这一切景象前面，雷翁那图无从判断了，无从度量了，无从比较了，他只觉得自己完结了。他一件件回想着自己的作品：那个注定要毁灭的《最后的晚餐》，那个无意义地毁灭了的“巨像”，那个“安嘉里之战”以及其他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一长串徒然的努力可笑的失策，可耻的败北。他的一生总是开始着，计划着，准备着，但至今未成就一件事情。而且——何必自欺呢？——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不会成就什么事情了。无论他的一生工作如何辛勤，他不是好象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把银子埋在地下么？

但同时，他也明白，他比邦那罗偶趋向于更伟大的更高超的事情，趋向于那种统一，那种最后的和谐，——那是米开朗琪罗所不认识的，而且不愿认识的；米开朗琪罗始终在分歧，在反抗，在愤怒和混沌之中，雷翁那图想起了丽莎夫人论米开朗琪罗的话：他的力好象上帝未出现以前那个崩山碎石的风，——至于雷翁那图则是强过于米开朗琪罗的，正如平静强过于烈风，因为上帝乃在平静之中，而非在烈风之中。现在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了：事情确是这样的，丽莎夫人没有说错的，人类精神迟早要回到他雷翁那图指示的道路上来的，要从混沌回到和谐，从分歧回到统一，从烈风回到平静来的。但是谁能知道，邦那罗偶还要得意多少时候呢，他还要拖着多少代人类跟着他走呢？

明白了自己的趋向是正确的之后，一想起无力去实行，雷翁那图心里更加难过。

师徒二人没有说话，离开了教堂。

弗朗西斯果猜出了师父心里想着什么，但不敢问他。但他抬起头来看看师父的脸时，他觉得师父在西克特教堂里过了一个钟头好象忽然老了几岁。

他们二人走过圣彼得广场，沿着新城街向圣天使大桥走去。

此时雷翁那图想起了另一个敌手，其对于他的危险性也许不减于邦那罗偶，——即想起了辣飞尔·桑楚。

雷翁那图在梵蒂冈宫殿堂内见到了辣飞尔新画的壁画，心里还不很明白，其中那一点更伟大些。是画得精细呢，是全无思想呢，是能令人忆起最光耀的古画而难以仿效的完满呢，或者是奴隶性的谄谀借以求得当世大人物的恩宠呢？教皇朱留士第二梦想把法国军队逐出意大利，辣飞尔便画了一幅天兵驱逐叙利亚元帅，褻渎神圣的赫利奥朵离开最高的上帝庙堂之图，来奉承他。教皇利奥第十自命为伟大的演说家，辣飞尔便画了一幅利奥第一大帝劝说蛮王阿提拉莫攻罗马之图，来奉承他。辣温那之战时，利奥第十已经做

了法国俘虏，幸而逃脱出来，辣飞尔又画了一幅使徒彼得因奇迹而出狱之图，来奉承他。

辣飞尔便是这般将艺术变成了教皇宫廷的一个必需的成分，教廷谄谀的一种甜蜜的香味。

这个从乌比诺来的陌生人，这个梦一般的少年人，具有一张无邪的圣母面孔，好象下凡的天使，——他却很懂得看重他的尘世利益的。他替罗马银行家阿果斯丁诺·契基画马厩里的壁画，又画金匙和金碟，这些食器就是契基款宴教皇后抛到底伯河里去的，免得别人拿去使用。这个“幸运童子”，如某人称他的，轻而易举地获取了荣誉，财产和爵位。他的和悦可亲，能解除了他的最恶毒的仇敌的武装。他并非假装的，他的确可以同所有的人做朋友。所有的人都祝他幸福，幸福仿佛自动地投进他的怀里来。布拉曼特死了，新建大教堂这个肥缺就落在他的手里，他的进款一天多似一天。红衣主教比比那要把侄女儿嫁给他，但他还在观望着，因为他还有着上主教红袍子的希望哩。他在新城区自建一座华丽的邸宅，在那里过着公侯般阔绰的生活。高官贵爵以及外邦使臣，从早至晚，拥挤在他的候见室中，求他画肖像，或者其他的图画，以为纪念。他的工作忙不过来，通通推辞了。但是那些求画的人不肯放松，简直是包围着他。好久以来他就没有工夫自己画图了；每幅图画，他只开始画二三笔，便交给徒弟了，让徒弟去画，而且很快画好。辣飞尔的工场变成了大工厂，在那里，那些敏捷的人物如朱里奥·罗曼诺之类，以惊人的迅速和大胆，将颜色和麻布变成了响亮的金钱。他自己再不讲究画得尽美尽善了，能敷衍得过，他就满意。他替俗人服务，俗人也替他服务；俗人很兴奋地视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为他们的宠儿，是他们的肉做的肉，是他们的骨做的骨，是他们自己精神的一个产物。他得到了普天之下往古来今最伟大的艺术家的声名：辣飞尔成了“画圣”。

但是最糟糕的还在于：他虽在堕落之中仍是伟大的，仍有迷人的美，不仅在众人眼中如此，在少数优秀者眼中亦然。他慢不经心地从幸运女神手中接受了光辉灿烂的玩具，他自己仍是纯洁而无邪的，同小孩子一般。这个“幸运童子”自己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辣飞尔·桑楚这个轻易的和谐，他的学院式的死板的虚假的和解，对于未来艺术说，是比米开朗琪罗的分歧和混沌更有害得多了。

雷翁那图感觉，在这两个尖峰后面，在米开朗琪罗和辣飞尔后面，是没有道路通到未来去的：那后面只有深渊和空虚。但同时，他又看出了，他们二人应当如何感谢他：他们从他学去了光暗学，解剖学，透视学，学去了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的智识。他们是从他学出来的，而现在转过来毁灭他。

他心里正在想着这些事情，他的脚步同做梦一般向前走去，眼睛望着地下，头垂得很低。

弗朗西斯果想要同他说话，但是一看师父的面孔，一看年老人苍白的唇边现出无限的厌倦神气，要说的话就不能出口了。

快到圣天使大桥时候，他们遇着一群六十几个衣服华丽的步行人和骑马人从对面走来，新城街很狭窄，他们不得不退避街旁，让这群人走过去。

雷翁那图起初不过随随便便看了一眼，因为他以为这是某达官，红衣主教或外邦使臣的侍从。忽然有个少年人面孔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人穿得比别人更加华丽些，骑在一匹阿拉伯白马之上，辔头是金制的，上面还镶了很多宝石。这个面孔，他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他忽然想起了八年前，在弗

罗棱斯，看见的一个白面孩子，身上的黑袍沾满了颜色，肘弯之处也磨破了，腼腆而兴奋地对他说：“米开朗琪罗还不配替您解鞋带哩，雷翁那图先生！”不错，这个少年人就是他，就是雷翁那图和米开朗琪罗的敌手，就是“画圣”辣飞尔·桑楚！

他的面孔还是那样天真的，无邪的，毫无思想的；但是现在不很象基路伯了，现在更丰满些，更严肃些。

辣飞尔是从他的新城区邸宅在梵蒂冈宫见教皇去的；同平时一样，这天也有一大群朋友，徒弟和崇拜者护送他。从来没有一次，他出门没有五六十人护送的。所以他每次行路都好象一场胜利游行。

他认得雷翁那图，他的脸微微红起来，过于恭敬地急忙脱下他的帽子，行了鞠躬礼。他的几个徒弟，不认识雷翁那图的，非常惊讶地望着这个服装朴素的，几乎穷苦相的老头子，他躲到墙边去让路，但“画圣”反而很恭敬地向他行礼！

但是雷翁那图并不看辣飞尔那些徒弟，他只注视着一个人，很惊讶地注视着，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人紧靠在辣飞尔身边，同那些最亲近于辣飞尔的学生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凯撒·达·塞斯托。

艺术家忽然什么都明白了：凯撒的出走，自己预感的不安，弗朗西斯果的笨拙的谎言，——原来他的老徒弟背叛了他。

凯撒泰然自若地在雷翁那图注视之下，而且含着无耻的然而可怜的笑容回看他，一面扮着鬼脸，同疯子一般吓人的鬼脸。

不是凯撒，反是雷翁那图低下头来了，说不出地狼狈，好象是他对不起徒弟似的。

这一队人马走过去了。师徒二人继续走他们的路。弗朗西斯果搀扶师父走路。雷翁那图的面孔是苍白而安静的。

他们走过了圣天使大桥，穿过了哥隆那里街，来到了拿逢那广场，那里有卖鸟的市场。

雷翁那图买了许多的鸟：喜鹊，黄雀，画眉，鸽子，一只猎鹰，一只野天鹅。他身上所有的钱都买完了，还向弗朗西斯果借钱。

老少二人捉了这许许多多鸟笼，笼内鸟儿在咕噪着，引起众人惊奇。过路的人钉着他们看，街上野孩子跟在他们背后跑。他们横过全罗马城，走过万神庙，越过特拉扬大会场和爱上葵林高丘，从“大城门”出了城，直走到古罗马官道辣比康那路然后他们转入一条僻静的乡村小路。

一望无际的，寂静的，淡白的康班雅平原，展开在他们面前。

近旁有克劳狄，提多和卫士巴囊努士诸帝建筑的架空水道，已经倒塌一半了，缠满了长春藤，通过水道的拱门可以看得见一些单调的冈陵，灰绿色，在黄昏时候宛如海波一样。这里或那里耸立着一个孤独的黑塔，一个残破的骑盗案。远处，在地平线上，蔚蓝色的山围着这个平原，一级一级高上去，好象圆形戏场的座位。白云背后斜阳的光辉如同长而阔的草束照射在罗马城上。那些大角牛，一身闪光的白皮，一对聪明而良善的眼睛，听了脚步声，懒懒地回过头来看，仍旧慢慢咀嚼着草料，馋涎从潮湿的黑嘴里流出来，滴在那多灰尘的荆棘丛中有刺的叶子上。枯焦而坚硬的草丛里蟋蟀的悲鸣，艾草死茎中秋风的萧瑟，以及远处罗马城里沉闷的钟声，好象更加显出了寂静。此地，在这个平原之上，庄严而奇异的寂寞当中，天使的预言好象已经实现出来了，他坐在“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者”面前宣誓说：“从今以后不

要再有什么时间了。”

他们在一个高地上选定了位置，把鸟笼放下来；于是雷翁那图开了笼门，将鸟儿一只只地释放了。

从他做小孩子时候起，这个事情就成了他的最有趣的娱乐。他带着和悦的眼光看看鸟儿如何快乐地叫着，扇着翅膀，飞到天空去。一种无言的微笑使他的面孔明朗起来。他现在忘记了一切烦恼，快活得同小孩子一般。惟有猎鹰和野天鹅还关在笼子里，画师要回去时才肯放它们的。

他坐下来，休息，而且从旅行袋里取出俭朴的晚餐：面包，烘熟的栗子，干无花果，一瓶用草扎着的奥维托红酒，两样乳酪，——山羊乳酪给自己吃的，牛乳酪给徒弟吃的。他知道弗郎西斯果不爱吃山羊酪，所以带了牛酪来。

画师叫弗郎西斯果坐下来一道吃晚饭；师父一面吃着，一面很快活地看着那两只鸟儿，它们感知快要释放了，便在笼里扇着它们的翅膀。在野外，露天底下，吃着饭庆贺他的有翼的囚徒们得到自由，——这始终是他的一件乐事。

师徒二人，不说一句活，吃他们的晚饭。弗郎西斯果时常偷偷地看看师父。自从生病以来第一次，他在露天底下，明亮光中，细看雷翁那图的面容，他从来未曾看见师父是如此疲惫，如此老迈的。头发已经变了灰色，但还带点淡黄色光泽，上面很稀少，露出了强而大而又生着高傲而严肃皱纹的额头，但下面还是丛密的，丰满的，而且同络腮胡子相通连；胡子从颊骨底下生起，很长，直垂到胸前，但也已经有点灰色了。淡蓝色的眼睛还是同以前一样的锐利，一样表现无畏的求知欲，从浓厚而下垂的眉毛底下深而黑的双窝中照射出来。但是这个表情，这个几乎是超人的思想力和求知意志的表情，同另一个表情是相矛盾的，这另一个乃是软弱和疲惫的表情，表现于瘦削的双颊的皱纹中，表现于眼睛底下沉重的老年泪囊中，表现于轻轻突出的下嘴唇中以及下垂的口角所显示的无限厌倦神气中。这就是衰老的普罗默德的但底面孔。

弗郎西斯果看着他，心里生起了熟知的怜悯之感。

弗郎西斯果知道，一件小小的事情往往足够突然地改变了人类面孔的表情，而出人意外地暴露其内心状态。他时常在路上遇着与他不相干的异乡游客，拿出干粮，坐在背人处，转过脸去，含羞带愧地吃着——凡是在不习惯的地方不熟悉的人群当中吃饭的人，都有此羞愧感情的。此时，不知为了什么原故，他的心里忽然发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奇异的感情，怜悯他们，仿佛他们是如此孤独，如此不幸的。他做小孩子时候最常勃发这个感情，大了之后也曾勃发了几次。这个怜悯感情是发源于下意识之中，他无法加以解释。他平时并不去想，但到了勃发时候，他立即就知道了，而且不能压仰下去。

现在就是这样。现在他看着师父坐在草地上那些空鸟笼中间，一面望着那两只尚未释放的鸟儿，一面用一把破柄小刀割着面包和乳酪，往嘴里送，小心而努力咀嚼着，同牙齿衰弱的老人一般咀嚼着，颊骨上面的皮跟着嘴动，——他的心忽然又生起那个熟知的强烈的怜悯之感了。这次是更难忍受的，因为怜悯感情同尊敬感情结合在一起。他要拜伏在雷翁那图脚下，要呜咽着拥抱师父，要对师父说：师父即使被众人唾弃了，被众人轻视了，但在这个没没无闻之中，也有比辣飞尔和米开朗琪罗二人的得意更多的光荣在。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敢这样做。一声不响，忍住了眼泪，苦煞了咽喉，勉强吞下了面包和乳酪，他观察着师父。

雷翁那图吃完了饭之后，站起来，先把鹰放走了，然后开启那个最后的最大的鸟笼，野天鹅便是在这笼中关着。

这只大白鸟飞了出来，高声而快乐地鼓动着它那被斜阳照红的双翅，笔直地向落日飞去。

雷翁那图目送它飞去，心里含着无限的欣羨和无限的悲哀。

弗郎西斯果觉得，师父是为了他的一生的梦想而悲哀的，——为了人类飞翼，为了那只“大鸟”，关于这“鸟”，他在笔记之中曾预言道：

“人类将骑在一只大天鹅背上作第一次飞行。”

教皇却不过他的弟弟朱良诺·德·梅狄奇的请求，便向雷翁那图预定一幅小画。

艺术家同平时一样迟疑着，动手的日子推延了又推延，只做些预备的工作；他改良着颜色，而且发明了一种新漆为这幅画之用的。

利奥第十得知这个情形时候，便假装绝望神气，喊道：

“这个怪人永远做不成一件事情！他一心只想着结局，却永远不去动手做。”

宫廷中人抓住了教皇这个玩笑话，在罗马城里到处散播。雷翁那图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利奥第十，最伟大的艺术鉴赏家，已经判断了他。现在，彼特罗·彭波和辣飞尔，巴拉巴洛和米开朗琪罗，可以放心保持他们的桂冠了：他们的敌手已经毁灭了。

好象是大家约好了一般，所有的人忽然都离弃了他；人们忘记了他，好象忘记了死人。但是教皇的判词还是有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的。雷翁那图如此不动心地听着这个判决，仿佛他早已预见到了，仿佛他并未等待别种的判决。

这天晚上，当他一人独处时候，他在笔记内写道：

“忍耐之于被侮辱的人，正如衣服之于挨冷的人。天气越寒冷，你就越加要穿暖些，那时你就不觉得冷了。同样，你受的侮辱越重，你也越加要忍耐，那时侮辱就不会伤损你的灵魂！”

一五一五年一月一日，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死去了。他没有儿子。他的最近亲，即他的女儿克劳狄的丈夫安古廩公爵弗郎琐亚·德·瓦路亚，继承了他的王位，名为弗郎琐亚第一。这新王是萨伏衣之路易丝的儿子。

青年国王登了王位，便命驾亲征，去夺回伦巴底领土。他出人意外地迅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穿过了阿真底耶关隘，忽然出现于意大利，在马里雅诺打了一个胜仗，推翻了小穆罗，威风凛凛地进入米兰城里去。

此时，朱良诺·德·梅狄奇到萨伏衣去了。

雷翁那图在罗马既然无事可做，便决定在新王身边活动一下；这年秋天，他到巴维亚来，弗郎琐亚第一宫廷就是驻在那里。

那里，故败者举行一个盛会来欢迎胜利者。雷翁那图被请去参加欢迎会筹备工作，因为那里的人从穆罗时代起就识得这位机械师了。

他制造了一只自动狮。欢迎会那一天，这狮子在大殿上奔走，走到国王面前停下来，后脚直立，胸前开了一个洞，法兰西国花白百合从洞里出来落在国王陛下的面前。

这个玩具，比他的其余一切制作和发明，更多增进了他的荣名。

弗朗琐亚第一聘请意大利诸有名的学者和艺术家都去替他办事。但是辣飞尔和米开朗琪罗二人，教皇不肯放走的。国王现在来聘请雷翁那图，给他七百盾年俸，而且拨了杜兰州内克鲁小宫堡给他居住，——这个小宫堡就在国王的离宫俺拔斯近旁，界于都尔和布鲁亚中间。

艺术家接受了；六十四岁那一年，这个终身迁客，不存希望，也没有惋惜，离开了他的故乡。一五一六年初，他同他的老仆役维兰尼斯，他的厨娘马士邻娜，他的徒弟弗朗西斯果·默尔齐和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从米兰动身往法国去。

这段旅途是很难行的，尤其当这个季节。必须经过毕孟到土灵去，然后那里沿着多拉黎帕里亚河谷——这河流入波河——越过柯尔德弗列宙士岭以及塔布尔山和仙尼斯山中间的高地。

一清早，天还未曾亮时候，他们就从小城巴东涅奇亚出发，希望黄昏以前可以走过这条岭。骡子驼着人和行李，铃声响着，四蹄踏着，沿着狭径爬上山去，狭径旁边就是深崖。

下面，朝南的山谷，已经有春天香味了；上面则还是冬天。但在干燥、稀薄而又无风的空气之中，人们不很感觉寒冷。天刚刚亮。深崖下面，冻了冰的瀑布，奇形怪状的，如同钟乳石，闪着白色之光；峭坡上生着黑松，如同乱草，从积雪中突露出来。深谷之中还留着夜之阴影。再上面，苍白色的天边，已经看得见阿尔卑斯山那些雪峰，此地的光好象是由这些雪峰照下来的。

在一个山路转弯之处，雷翁那图下了马，要仔细看看山景。他从带路的人口里知道了，旁边那条更陡的更难走的人行道，同这条马行道一样，可以通到目的地；他于是同弗朗西斯果二人走上最近一个高峰，从那里，许多的山都可以看得见。

铃声听不见之后，周围寂静得很，惟有很高的山上才有此寂静。游客听得着自己的心跳，以及有时山雪崩陷的雷一般反复回声。

他们愈走愈高了。

雷翁那图扶在弗朗西斯果肩头上。于是徒弟想起了好多年前在康皮昂山下曼德罗村附近的事情，那时他们两人沿着一条油滑而可怕的台阶走下铁矿里面去。那时雷翁那图把他抱在手里的，现在则是他扶持雷翁那图了。那时铁矿下面也是同现在高山上面一般寂静的。

“看哪，雷翁那图师父！”弗朗西斯果喊起来，一面指着他们的脚底下突然出现的深谷。“多拉黎帕里亚河谷又现出来了。也许是最后一次罢？不久，我们就到岭那边去了，——那时一定看不见这个河谷的。”

“那里就是伦巴底，——就是意大利？”他又低声说一句。

他的眼睛射出了快乐而又悲伤的光辉。

声音更低些，他重复道：

“最后一次了……”

师父照着弗朗西斯果手指指处，看了一眼，向着故国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但他没有表示一点情感。他不做一声，回过脸去，继续向着塔布尔山，仙尼斯山以及洛其亚梅隆的永久雪峰和冰河闪光之处走去。

现在，他不觉得疲乏，很迅速地向前走去；弗朗西斯果还在下面深崖边上同意大利辞别，以致落在师父后头很远。

“师父，师父，您到那里去呢？”他在雷翁那图背后远远地叫喊。“您没有看见山路已到了尽头么？不能再上去了。那是悬崖。当心呀！”

但是雷翁那图没有听他的话，仍旧用坚定而轻松的脚步，飞一般地，在令人眩晕的深崖边缘上走过，愈走愈高了。

苍白色的天边，那些大冰块在闪光，好象上帝造的一堵巨墙，隔离着两个世界。这些冰块诱惑他，刺激他，好象它们背后藏着最后的秘密，唯一能够满足他的求知欲的秘密。虽然有不能逾越的深谷横阻着他，使他走不到那些冰块去，但他还是觉得那些冰块是与他有缘的，为他想望的，同他接近的，只消一伸手便可以接触到了。它们看着他，好象死人看着活人，——含着永世的微笑，琢筌铎夫人的微笑，看着他。

雷翁那图的苍白的面孔反映了它们的苍白的光辉。他微笑着，同它们一样微笑着。当他在冰一般寒冷而明朗的天空底下看着明朗的大冰块的时候，他便想着琢筌铎夫人，他又想着死，好象死和琢筌铎夫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第十七章

死——有翼的先驱者

在法兰西心脏，俺拔斯地方，洛亚河旁边高地之上，国王有个离宫。宫墙都是杜兰黄白石砌成的。每逢太阳下了山，在那淡绿色的如同透过水的的光辉之中，这宫殿连同它在河中的倒影，看来好象幻景，好象云块一般轻飘的。

人们从角隅高塔上可以看见洛亚河两旁的森林，牧地和田野；那里，春天时候，红罌粟花的田和蓝麻花的田疏密相间着，很好看。这个笼罩着潮湿蒸气的平原，长着一排排的黑杨树和银柳树，令人想起了伦巴底平原，正如洛亚河的绿水令人想起了阿达河一般：不过阿达河是条湍急而健壮的山河，而洛亚河则安静而缓慢地在沙床上流着，好象是衰老而疲倦的样子。

宫殿脚下拥挤着那些民屋；尖形的屋顶之上盖着那在太阳光中闪烁的平滑的青石瓦，又高耸着砖砌的烟囱。俺拔斯城里，那些迂回，窄狭而阴暗的街巷之中，一切还在喷着中古气味；门框，屋檐，窗角，直柱和横梁，都饰着石雕的人物，就是离宫围墙用的那种杜兰白石雕成的：胖子修士，冷笑着，手携酒瓶和念珠，脚穿木屐；法院书记或神学博士，穿着长袍子；忙忙碌碌的小气的市民则把钱袋挂在胸前。在街巷中走路的人，面孔恰恰同这些石雕人物一个样的；一切都是小康的，清静的，吝啬的，精明的，冰冷的和虔诚的。

每逢国王来俺拔斯行猎时候，这小城就活跃起来了，满街都响着大吠声，马蹄声和号角声；宫廷人物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招摇过市；夜里音乐声从上面宫殿响下来，那时云一般白的宫墙就照耀在火炬红光之中了。

国王一离开，这小城又归于安静和沉默。惟有星期日，那些家庭妇女戴着高而尖的白草帽到教堂做弥撒去，其余的日子则城里同死人一般；听不见步声和人声，至多只有在宫殿白塔上盘旋的燕子叫声或某黑暗作坊中一架机器轮子转动声打破寂静。春天黄昏，当新鲜的杨柳香味从城外吹进来时，男孩子和女孩子便手携着手绕成一个圈子，跳着舞，唱着法国的保护圣者圣邓尼士的老歌，——虽在游戏之中，小孩子还是同成人一般正经。在透明的暮色之下，那些苹果树，越过石墙散落它们的淡红色花瓣于小孩子头上。但歌声一停止了，空气中又恢复那般深沉的寂静，全城只听得见钟塔上一响一响的黄铜声音，以及镜一般平的反映着淡绿色天空的洛亚河底沙岸上野天鹅叫喊之声。

俺拔斯离宫东南方，约走十分钟可到，在那往圣多马磨坊去的路上，就立着那个克鲁小宫堡；这小宫堡以前是属于路易十一朝代某总管大臣所有的。

小宫堡这边是一堵高墙，那边是阿马斯小河，流入洛亚河去的，前面有片茂盛的草地直通至大河，草地右边立着一个鸽子窠。在柳树和榉子树密织的枝柯荫影之下，急流的大河水好象是静止着的，同井水或池水一般。小宫堡的玫瑰色砖墙在浓绿的栗树，榆树和榛树丛中耸立起来，墙上门窗四周也镶有杜兰白石。青石瓦盖的尖形屋顶，大门右边的小礼拜室，以及那个八角形的小塔，——塔内木质的螺旋梯联络了下层八个房间和上层八个房间，——这一切同那个小建筑物合起来看，好象是一座乡村别墅。这个小宫堡是四

十年前翻造的，外观上是新的，愉快的和得人欢心的。

弗朗琐亚第一拨给雷翁那图·达·芬奇居住的就是这个宫堡。

国王非常殷勤接待这位画师，同他长谈，谈起他以前和以后的工作，很敬重地称他做“父亲”和“师傅”。

雷翁那图建议要翻造这俺拔斯离宫，要开掘一条大运河：把附近的索伦沼泽区，一个传播疟疾的荒凉区域，变成一个茂盛的大园圃，又在马康地方把洛亚河和沙翁河通连起来，以此经过里昂联系了法国心脏杜兰州和意大利，而开辟一条新路从北欧通到地中海岸去。雷翁那图现在梦想着要拿知识礼物来造成外国幸福了，这礼物是他本国拒绝不要的。

国王同意了开掘运河的计划；所以艺术家来到俺拔斯不久，便去研究地势了。弗朗琐亚第一打猎时，雷翁那图便在罗莫兰丹地方研究索伦沼泽区形势，便调查洛亚河和雪尔河诸水源，便测量水位，绘画地图。

当他巡游各地时候，有一天到了俺拔斯南方因德尔河旁一个小城洛雷斯，这城处于杜兰州广阔的牧地和森林中间。那里有座古旧的高官，前伦巴底公爵罗督维科·穆罗曾在宫内塔中关过八年，而且死在那里面。

老看守告诉雷翁那图说，穆罗曾越狱了一次，藏在农家车子的干草里逃走了，但因不识路径迷困在附近的森林里面，第二天早晨就给追兵捉回来了：猎狗在荆棘丛中发现了她。

米兰公爵最后几年生活是在宗教默想和祈祷之中度过的，他读着但丁的书，那是人家允许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唯一的书。五十岁时候，他已经象个衰朽的老头子了。惟有政治大事传到他的耳朵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才闪出以前的火焰。

一五 八年五月十七日，他生了几天病之后，温和地死去了。

老看守又说，穆罗死前几个月曾想出一种奇异的消遣方法：他求得画笔和颜色，便在狱室墙上和天花板上画起来。

庄那因潮湿而剥落的石灰墙上，这里和那里，雷翁那图还看得见壁画的遗迹：纷乱的图样，粗细线条，十字形，星点，红色画在白地上，黄色画在蓝地上。一个戴头盔的罗马军人，大概是公爵自画像画得不象的；那个大头中间写了如下几句不通的法文：“在监禁和痛苦中，我的格言是：忍耐是我的武器。”又有一句更不通的法文从天花板这头写至那头；开头几个字写得很大，一个字母足有三肘长，拿黄色用古代字体写的：“一个心……”，但因地位不够，接下去的是几个小字“……里不快活的人。”

艺术家读着这几句可怜的题辞又看着那儿幅笨拙的壁画（好象小学生在练习簿上涂抹的）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好多年前穆罗在米兰宫中濠沟旁微笑着欣赏天鹅的情景。

“谁晓得呢，”雷翁那图想道，“这个人灵魂里面也许含有如此之多的爱美心，到了末日审判时足够替他辩护的？”

当他想着不幸的米兰公爵的命运时，他又记起了西班牙来的某旅客同他说的关于他的另一个保护人凯撒·波尔查的结局。

亚历山大第六的后任，教皇朱留士第二不顾信义，把凯撒献给他的仇敌们了，他们把他解到加斯蒂尔去，把他监禁在梅迪那·德·监博高塔里面。

他非常灵巧而勇敢地设法越狱；他打破狱室窗子，靠着一根长绳从眩人的高空上滑下来。看守赶到，把绳子截断了，他跌落地下，受了伤，但还是

镇静的，一经恢复知觉，他就爬到外应者准备好的马匹上去，驰走了。他走到邦贝鲁那，他的岳父那伐拉国王宫廷里去，替他的岳父当雇佣兵司令。凯撒的越狱消息使得全意大利惊惶失措。教皇发起抖来。人家悬赏一万杜卡买凯撒的头。

一五 七年冬季某天下午，凯撒在维安拿城下与波蒙的法国雇佣兵打仗，太深入敌阵了，自己的人遂抛弃了他，他被迫到一个山峡里去，到一个干河床，同野兽一般非常勇敢地拼命抵抗直至最后顷刻，结果被砍了二十几刀，倒地死了。波蒙雇佣兵们看见他的盔甲和衣服很华丽，便把他剥得精光，让尸首丢在峡谷里面。夜里，那伐拉兵从被围的要塞冲出来，找到了他，但起初不认得他。最后小侍童欢尼托认得他的主人，便伏在地下抱着尸首痛哭，因为他是爱凯撒的。

那个仰天躺着的死人面孔还是美丽的：他死时同生时一样，既不惧怕，也不懊悔。

费拉拉公爵夫人吕克列沙·波尔查一生都在哭着她的哥哥。她死时，人们发现她身上穿着一件头发织的衣服。

年轻守寡的瓦棱啻诺公爵夫人，法国郡主夏绿蒂·达尔布列特，与他共同生活没有几日，便爱了他，至死都忠实于他，犹如再世故侯爵夫人格黎色狄；当她得知丈夫死耗时便永久退隐于拉摩特·费宜堡去，这堡在一个幽静的树林中间，四面枯叶随风飞舞。惟有到邻近乡村做布施，请穷人替凯撒灵魂祈祷时，她才离开那个饰着黑丝绒的房间。

罗曼雅受过凯撒统治的人，亚平宁山谷中半野蛮的牧人和农民，想起了他也是很感激的。他们长久不肯信他真是死了，他们期望他来，犹如期望一个解放者，一个神；他们希望他迟早要回到他们那里去的，要在尘世重立正义的，要推翻那些暴君而爱护民众的。在城市和乡村，花子们唱着“瓦棱啻诺公爵哀歌”，其中有两句说：“他的行事是残酷的，但很崇高。”

雷翁那图拿着穆罗和凯撒这两个人的一生来同自己的一生比较：两个人都做了许许多多大事业，但都同影子一般不留踪迹消逝了，而他自己生平则充满了高尚的观照；现在他觉得他的一生少空虚些了，他再不理怨命运了。

翻造俺拔斯离宫和开掘索伦运河，同雷翁那图差不多所有的事业一样，都没有结果。

那些谨慎的顾问官不久就说服了弗朗琐亚第一，使他确信雷翁那图的太大胆的计划是不能实行的；国王的兴趣冷下来了，他清醒了，他终于完全忘记这些计划了。艺术家觉悟，弗朗琐亚第一待他无论如何有礼貌，仍旧不会比穆罗，凯撒，索德里尼，梅狄奇家兄弟们和利奥第十更能帮助他实行计划的。他要使人懂得他，要拿一生辛苦获得的东西送给人类，至少送给一部分，——这个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他于是决定从此决然地退隐到孤寂生活中去，放弃一切的活动。

一五一七年春天，他在索伦沼泽区染了疟疾，扶病回到克鲁堡来。夏天，他的病好些了。但他的健康至死都未完全恢复。

俺拔斯森林直展延到克鲁堡墙外阿马斯小河对岸之上。

每天下午，弗朗西斯果·默尔齐扶着师父出门去，——因为雷翁那图总是衰弱的，——沿着幽静小径走进森林深处，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徒弟躺在他的脚下草地上，读但丁的诗，读《圣经》，或者读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给

他听。

周围是阴暗的；惟有太阳冲破阴影之处，在远远的空地上，以前未曾见到的一丛茂盛的花忽然发出紫焰或红焰来，同蜡烛一般；一株被狂风吹倒的半朽的树身上，凹处生的藓苔映出绿玉的光辉。

这是炎热而郁闷常发雷雨的夏季天气，但这日天上虽有乌云，却不曾下雨。

弗郎西斯果书声中断又不说话时，树林中就笼罩着深夜一般寂静。只有一只鸟儿，大约一只雌鸟儿，找不着它的雏儿，有时发一二声哀鸣，好象在啼哭。但最后连鸟儿也不做声了。更加寂静了。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腐叶，野菌，以及潮湿蒸气的气味窒塞了人的呼吸。有时可以听到远处雷声，很微弱的，好象在地底下响着的。

徒弟抬起头来望望师父。雷翁那图坐着不动，如同僵硬了一般；他细听着寂静，细看着天空，树叶，石头，花草和苔藓，用一种辞行的眼光看着，好象在永别之前最后一次看着这一切。

渐渐，弗郎西斯果也中了寂静巫术，也僵硬起来了。他好象在梦中看见师父的面孔，师父好象渐行渐远地离开他，好象渐入渐深地落于阴暗的寂静之内。他要醒过来，但醒不过来。他害怕起来，好象有什么不祥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临近了，好象在这个寂静之中现在要听到了潘神的叫喊，一切有生之物听到这个喊声都要陷于超自然恐怖中的。最后他紧张了一切注意力，把这僵硬克服下去了，但不祥的预感和难解的怜悯紧束着他的心。他不作一声，战战兢兢地吻着师父的手。

雷翁那图低下头来看他，轻轻抚摸他的头，好象抚摸一个受惊的孩子，如此悲哀，如此温柔，使得弗郎西斯果的心更加无望地紧缩起来了。……

就在那几天，艺术家开始了一幅奇异的图画。

在一片凸出的岩石遮荫之下，潮湿的阴影之中，那些将枯的野草里面，坐着那个戴葡萄冠的长头发的女人一般的神。那是中午时分，毫无气息的寂静，比子夜更加神秘的寂静。这神生着一副苍白而消瘦的面孔，腰围一张有斑点的幼鹿皮，手执茴苏杖；他叠着腿，垂着头，好象在细听着，面上现出了好奇的神气，非常紧张地等待着的神气；他含着一种难解的微笑，用指头指着声音来处；那声音也许是马那德门的歌声，也许是远处的雷声，也许是大潘神的震耳喊声，——一切有生之物听到这个喊声都要陷于超自然的恐怖中的。

在已故的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遗下的箱子中，雷翁那图发现了一块紫石英，上面雕着巴库斯神像，大概是嘉山德拉小姐送的。

在同一箱子中，画师又发现了几页纸，写着幼里披得《酒神祭司》剧中的诗句，从希腊文译出来的，由卓梵尼亲笔写上去的。雷翁那图好几次翻阅这些诗句。

在这悲剧中，奥林匹斯山诸神内最年轻的巴库斯雷神和塞美列所生的儿子，化身为印度来的一个女人般的含诱惑性的美少年，出现于人前。底比斯国王彭德斯下令捉了他来，要杀死他，因为他假借新智慧之名向人类传播野蛮的密仪，血腥的纵欲的牺牲狂。

“异邦人呀，”彭德斯冷笑着向这未为人识的大神说，“你是美丽的，你有了迷惑女人的一切；你的长头发披在双颊上非常可爱，你又同小姑娘一般不肯晒太阳，在阴影中保持着你的白面孔，要去迷惑美神亚弗罗狄特。”

祭司们的合唱，与这国王相反，则是恭维巴库斯神的，说他是“诸神之中最可怕的和最有恩的，在陶醉里给人类以完全快乐。”

那几页纸头上，除了幼里披得的诗句之外，还有卓梵尼亲手摘录的《圣经》文句。

譬如从《雅歌》中摘录了：

“你们喝罢，我的朋友，你们也要被喝罢！”

从《福音书》中摘录了：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至我在上帝国里喝新汁的日子。”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葡萄的人。”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喝了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雷翁那图没有把那幅“巴库斯”画完便丢下来了，另外开始一幅更奇异的图画：“施洗约翰”。

他以一种异乎惯常的恒心，很着急地进行这幅画的工作，好象他预感到他的余生是可数的，他的精力是一天比一天衰落下去的，所以现在赶忙要在这最后的作品之中泄露他的最神圣的秘密；他的一生中不仅未曾把这秘密泄露给别人，而且未曾泄露给他自己哩。

画了几个月之后，人们已经能够了解艺术家的根本思想了。

画的背景是一片阴暗，令人想起了当初他同丽莎·琢笠铎夫人讲的那个洞穴里的阴暗，那个惹起人们恐惧和惊奇的洞穴里的阴暗。但是那个初看似乎漆黑的阴暗，细看下去就渐渐透明了；最黑的暗，虽然保持着一切神秘性，却同最白的光交织在一起，如同轻烟般飘散于光中，好象远处的音乐之声。在暗背后，在光背后，又现出了那种非光非暗的东西，即是雷翁那图常说的“光的暗”或“暗的光”。于是，同奇迹一般，但比一切实有的都更实在的，同幽灵一般，但比整个生命都更有生气的，——从这光的暗或暗的光中露出了一个女人般的含诱惑性的美少年的面孔和裸体，令人想起了彭德斯王的话：

“你的长头发披在双颊上非常可爱，你又同小姑娘一般不肯晒太阳，在阴影中保持着你的白面孔，要去迷惑美神亚弗罗狄特。”

如果这是巴库斯，他的腰为什么不围着有斑点的幼鹿皮，而围着一件骆驼毛织的衣服呢？他的手为什么不执着茴苏杖，而拿着旷野芦苇做成的十字架呢？——这是各各他十字架的原型。为什么他低着头细听着，带着好奇心和非常紧张的等待神气细听着，而又半苦笑半冷笑地一手指着十字架，一手指着自己呢？——好象他要说道：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一五一七年春天，俺拨斯要举行一场盛会，为了庆贺国王弗朗琐亚第一诞生太子。

教皇被请来行洗礼。他派了他的侄儿乌比诺公爵罗棱慈·德·梅狄奇代表他来，这位公爵已经同市尔奔公爵的女儿玛德怜郡主定了婚，此次也是为了结婚到法国来的。欧洲诸国使臣来参加典礼的，其中也有驻罗马法廷的俄罗斯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他要从罗马来的。

利奥第十好久以来就同莫斯科国大公华西里·伊凡诺维趣结交朋友了，因为他把大公看作一位有力的盟友，与欧洲各国君主联合去反对索里曼苏丹，——这苏丹占领了埃及之后，势力如此强大足以危害欧洲了。但教皇心里还存着另一种希望，即希望东西两教会复归于统一。莫斯科国大公对于这个希望虽未曾给与丝毫鼓励，利奥第十还是派了两个狡猾的多米尼会修士森伯格两兄弟到莫斯科去。罗马教皇答应，莫斯科若肯承认罗马的精神上的最高权，则东方教会的一切仪式和教条都可照原样保持着；他又预许承认一个独立的俄罗斯教长，高升大公为王爵，而且将来占领君士但丁堡之后把这东方大城给予莫斯科国。大公认为教皇买好于他的这些条件，对他非常有利的，于是派了两个使臣到教廷来；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和厄启大·卡拉恰洛夫，——后者，二十年前曾做当时俄罗斯使臣但尼罗·马弥洛夫的随员，经过米兰时还参加过“黄金时代”盛会，而且同雷翁那图畅谈过莫斯科国情形的。

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混名“通事弥恰”，是个读熟《圣经》而又通晓外交事务的人；他少年时曾奉新城大主教格那宙斯派遣来意大利游历，“为了有用的研究”在威尼斯，

罗马和佛罗棱斯度过二年，而且在那些地方搜集了有关于两重和三重哈利路亚的材料，以及有关于第八千年和著名的“修士白帽”传说的材料，带回新城去。后来，老年时，这位格拉西莫夫就告诉了意大利作家保罗·卓维奥以种种式式的俄罗斯事情。

俄罗斯使臣们来罗马的主要目的，据大公训令说，乃是要延聘几个矿学师和建筑师，一个攻城专家，一个铸炮专家，一个石匠能建筑宫殿的，和一个银匠能制造，鼓铸和雕刻大器皿的，此外还要延聘一个医生和一个风琴乐师，到莫斯科去。

在卡拉恰洛夫手下当秘书长的，是一个外交部官员伊里亚·博大比希·哥比洛，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他手下有两个书记：一个是他的侄孙费多·伊雅递维趣·卢督谬托夫混名“烤肉费特卡”的，另一个是犹太裔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

这三个人都喜欢宗教画。费多和犹太裔奇两人自己就是能干的画家，伊里亚·博大比希则是一个精细的赏鉴家和批评家。

犹太裔奇是一个穷寡妇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乌格里希地方报知圣母教堂烘祭饼的女人；母亲死后，他完全成为孤儿了，同一教堂的教役华襄·耶略索洛夫收养了他。他做小孩子时，已经在哥罗德茨人普罗霍尔修士那里学画圣像画了；这位修士是个正直的人，但不是什么大画家，《圣像画谱》中论西耶之圣安多尼的话很可以借用来形容他，这就是说：“这位圣者对于这门艺术并非是很高明的，他的圣像画简直是平常得很；他在斋戒和祈祷中用的工夫更多些，这就可以补偿他的艺术才能的缺乏了。”

在普罗霍尔那里学了之后，犹太裔奇又到但尼罗·楚尔尼修士那里学去，斯帕索·安得罗尼可夫修道院的礼拜堂就是这位修士画的，他是昔时俄罗斯最大画家安得烈·卢卜里奥夫的一个徒弟。犹太裔奇经过了这门艺术的各种阶段，从挑水磨墨的学徒做到画师；为了他天生的能力，他的技艺如此进步，竟被人请到莫斯科去，替教长官邸的圣油室画一幅圣像了。

这里，他同费多·伊雅递维趣·卢督谬托夫结交了朋友，后者也是一个年轻的圣像画家，懂得透视学，在同一室内墙壁上画着“金地草”。

卢督谬托夫带了他的新朋友到波尔凡街圣尼古拉教堂附近贵族费多·嘉尔溥夫家里去。卢督谬托夫在这贵族家星画着饭厅天花板，他画着星宿运行，十二月份，以及天体，他还画着自然和人生上种种事物，甚至画着风景，——这是违反昔时画家传统的，昔时画圣像的人不许画俗世的物体和人事。

费多·嘉尔溥夫同大公华西里，伊凡诺维趣的御医“德国人”尼古拉·布列夫很要好。这个布列夫，一个外道邪魔，一个“拉丁人”，如希腊人马克沁说的，——曾写了一些很有罪过的文字，议论正教信仰，并主张两教会合并。那些虔诚的莫斯科人说，在这个布列夫影响之下，连贵族费多也变成“拉丁人”了，而且去研究数学，几何学，天文学（这些都是巫术和黑术），希腊寓言诗歌（这些都是邪说），以及种种其他的魔鬼艺术和智慧，能令人离弃上帝的。

他们还控告他信奉犹太邪教。

贵族费多不久就看中了在他家里工作的两个圣像画家，费特卡·卢督谬托夫和蛮沙。加加拉。他认为，他们二人若能去外国游历一次，艺术定会大大进步的，于是荐引他们到外交部去做书记官。

在莫斯科嘉尔溥夫家里时，费特卡看到了外国希奇物件和异端邪说书籍，又听到了那关于准犹太教的自由主义谈话，——信仰已经有点动摇了。到了外国之后，置身于威尼斯，米兰，罗马和佛罗棱斯诸意大利城市中间，看着一切奇珍异品，他简直头脑糊涂了；他生活在不间断的惊奇中，在“精神迷乱”之中，如伊里亚·博大比希说的。他以同样的热心去游赌场，图书馆，教堂和妓院。他以小孩子的好奇心，以野蛮人的贪求心，奔赴于这一切。他学了拉丁文，他梦想着要穿外国衣服，甚至要剃去胡子，而这是俄罗斯人视为致命罪孽的。

“谁剃了胡子的，谁没有胡子死去的，”伊里亚·博大比希警告他的侄孙道，“就没有人替他祈祷，替他做弥撒，或者在教堂里替他点蜡烛了。这种人应当算做邪教徒，他改变了男子形态，同骚女人一个样，或者同猫狗一个样，猫狗只有半部胡子，但没有全部胡子。”

费特卡开始在说话之中穿插几个外国字了，没有必要，也用外国字。他夸耀他的智识，装做很博学的样子；他议论炼金术，即是制造金子的法术，又议论辩证术，即是探究真理的法术，又议论智辩术，即是显示人类本性难以捉摸的东西的法术。

“莫斯科简直没有一个人，”他向犹太裔奇诉苦道：“只有许多蠢家伙，不能同处的。”

每逢他兴奋起来时，他很爱审查种种信仰学说，而提出种种怀疑问题。

“我学过哲学了，我很可引以自夸的，”他屡次说，“我知道了一切已过去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着的事情。”

他审查了种种信仰学说，达到这样一种自由思想，认为外国的智辩术还不够用的，因而赞成俄罗斯本土哲学家，即那些所谓准犹太教异说的人的更激烈的学说，——他们说：耶稣基督还未出世哩，将来他到世界上时，虽然自称为“人子”，但并非为了他的本质，而是为了恩惠，至于基督教徒所称为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则不过是普通的人而非上帝：他已经死了，并且在墓中腐烂了。他们又说：不应当拜圣像，拜十字架，拜杯；应当敬重这些东西，但只有上帝才应当拜的；又不应当降服于尘世威权之下费特卡又征引了几句论灵魂不死和死后生命的话据说这些话是那个信奉准犹太教异说的莫斯科大

主教索西马说的：

“但是什么是天国呢？什么是基督再来呢？什么是死人复活呢？——都没有这些事情！死了的就是死了的，决不会再来了。”

他的叔公伊里亚·博大比希不仅要拿言语教训他，而且要拿鞭子教训他，所以费特卡虽然有这一切小学生般的勇敢，仍旧害怕他的叔公。

伊里亚·博大比希·哥比洛是个老派人物，信心异常坚定。外国艺术和科学的种种奇迹毫不能迷诱他。

“这一切不过是敌基督者将要到来，一切痛苦将要开始的征兆罢了，”他时常说。“不要拿你们的诡辩来迷惑我们这些基督羊群；我们没有工夫去听你们的哲学，因为世界末日已经临近了，上帝审判来到门前。暗同光有何关涉呢？贝里亚同基督有何关涉呢？龌龊的拉丁教会同我们的正信的基督教会又有何关涉呢？”

“欧罗巴洲地方，”哥比洛说，“即大地第三部分，属于挪亚第三个儿子雅弗所有的，其中生活着骄傲而诡诈的人群，他们在战场上打仗是勇敢的，但抵抗肉体快乐和尘世享受则很懦弱：他们永远是照着自己意志而行事；他们爱博学，喜欢种种智识和科学。在宗教信仰方面说，他们是迷乱了，而且受了魔鬼哄骗分裂为种种邪魔派别；所以今天全世界只有俄罗斯人信仰坚定的，他们虽然不热心研究学问，不习惯于聪明的诡辩的谈论，但因之坚持着健全的信仰不至误入歧途的。我们那里的人是很庄重的，他们留着长长的胡须，穿着合适的衣服。上帝教堂因唱圣歌而美丽；象这样的国家，或比这样更好的国家，在欧洲别处是找不到的。”

在犹太裔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这个乌格里希教堂烘祭饼女人的儿子，他的心里，外国事物也惹起了无限的惊异，不减于费特卡。但他并不重视他的同伴的自由思想，他认为其中夸口成分是超过于真正异端邪说的。但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伊里亚·博大比希那种鄙视一切外国事物的态度。他在外国见过一切和听过一切之后，那些《绿玉》，那些《金源》，那些《节日讲演书》再不能满足他了，——那些书籍是将人类各方面的知识，用问答写出来的，譬如其中有几条说：“哲学家，请你猜猜，是蛋生鸡呢？还是鸡生蛋？——亚当以前是谁生胡子呢？是山羊。——最初的手艺是什么呢？是裁缝，因为亚当和夏娃用树叶缝衣服给自己穿。——四只老鹰生一个蛋是什么呢？是四位福音圣者，他们同写了《福音书》。——什么支持着大地呢？水。什么支持着水呢？一个大石头。——什么支持着石头呢？提比哩亚海中八尾大金鲸鱼，和三十三尾小金鲸鱼。”

但犹太裔奇也不肯信费特卡这个邪说，即说：“大地的构造不是四方形的，不是三角形的，也不是圆形的，而是同蛋一般：里面是蛋黄，外面是蛋白和蛋壳。你也要这样想象宇宙：地就是蛋里面的蛋黄，空气是蛋白，天则象蛋壳一般包着地和空气。”他虽然不信这个邪说，但他觉得，以前以为那些支持地球的鲸鱼是不动的，现在则以为是在动着，在推移着，世界上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们的。

他朦胧觉得，费特卡对于外国艺术的迷信崇拜，虽是有意过分了的，但仍含有真理，无论用嘲笑，用恐吓，用哥比洛叔公的鞭子都不能反驳的。

“从别人学到好处，不应当引以为愧的；追随外国榜样也不应当引以为愧的。算术和透视学是有用的东西，比蜜还甜些，而且绝不违反上帝的，”费特卡常常带着深刻感情说出这话。这话在犹太裔奇心里得到了回声。

他祈求上帝赐他力量和智能，并非为了背弃父祖的信仰而变成拉丁人，同费特卡一样，亦非为了毫无选择地排斥一切外国东西，同伊里亚·博大比希一样，而是为了能够判别麦粒和秕糠，能够发现真正的道路，真正的智慧。这个事情，对于他虽是困难而可怕的，却有一种神秘的声音告诉他，说：这是神圣的事情，上帝不会拒绝帮助他的。

乌比诺公爵的婚礼和新生太子的洗礼，罗马两个俄罗斯使臣之中只有一个到俺拔斯去参加，就是：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他要送莫斯科大公的礼物给法兰西国王：一件绣了金花的大红缎面黄鼠狼袍子，一件细毛的海狸袍子，一件全用肚皮集成的貂鼠袍子，四十倍四十只灰鼠皮，以及银狐，灰狐，装金的马刺，和一些猎鹰。

启尼大带到法国去的书记和随员之中，也有伊里亚·博大比希·哥比洛，费特卡·卢督谬托夫和犹太裔奇·加加拉三个人。

一五一七年四月底，一天清早，看守王家森林的人，在那穿过俺拔斯森林的官道上，看见一群奇装异服的骑马人经过，说的话又是如此奇异的，使他不由得站住了脚步，看他们走过去，直至看不见了为止。他不能断定：这些人是土耳其苏丹派来的呢，是蒙古可汗派来的呢，还是那个住在世界尽头天地接合处的约翰神父派来的呢？

但是他们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蒙古人，也不是约翰神父派来的人，他们是属于所谓“兽国”的人，是那个国家来的客人，这个国家并不比神话上的歌革和玛各更少野蛮些。他们是启尼大·卡拉恰洛夫率领下的俄罗斯人。

那个装载使馆仆役和赠送国王礼物的重车，早已驶过去了，尼启大自己则骑马与乌比诺公爵同走。守林人看见的那些骑马人是护送着那些波斯猎鹰的，那也是赠送国王的礼物。这些贵重的鸟儿很谨慎地装在一辆特别的车子上面，关在麻皮织的鸟笼之内，外面用羊皮裹着。

费特卡·卢督谬托夫骑着一只活泼的灰白色牝马，在这车子旁边行走。

他的身材如此魁伟，在外国官路上走路时都要引起人家惊讶，注目。他的颊骨宽大，面孔扁平，皮肤暗黑，头发有松脂一般黑：所以人家叫他做“烤肉”。他的淡蓝色的眼睛，无精打采的，但同时表现热烈的好奇心，含有充满矛盾的，时常变化的，俄罗斯人面孔上特有的一种神气，——混合着腴腆和厚颜，率直和诡诈，忧愁和高兴。

费特卡听着两个伙伴马敦·乌恰克和伊瓦尸卡·特鲁番茨的谈话；这两个也是使馆人员，对于鹰猎很内行，这次尼启大就是付托他们护送猎鹰到俺拔斯来的。伊瓦尸卡说着某次打猎情形，即是法国贵族安·德·孟穆伦西为了愉悦乌比诺公爵在沙提勇森林中举行的。

“你说加马云飞得很好么？”

“是的，好得很！”伊瓦尸卡喊起来。“好得难以言语形容！星期六早晨，我们正在沙提勇放鸽子时，这加马云已经在飞着，一次就把两巢锦鸡和三巢半野鸭杀死了。第二次起飞时，一只母锦鸡飞到林子去，就抢加马云爪里的鸡雏，但这家伙在鸡母颈上啄了一下，害得鸡母一翻身掉进水里去了。我们正要开枪，因为我们以为它不过轻伤罢了；但是它连肠子都拖出来了，它还在水里泅了一会，就到岸上来，加马云就捉了它！”

伊瓦尸卡做手势形容着这老鹰如何捉那锦鸡，形容得活灵活现的，害得坐马吓了一跳。

“是的，”乌恰克很庄重地说，“心里忧愁时候看到这种打猎会快活起

来的。拿鹰行猎是件快活事情，这个高贵的鸟儿飞起来，那种姿态，令人看着好过。”

前面，离车子有一段路，走着伊里亚·哥比洛和犹太奇·加加拉。

伊里亚·博大比希生着一副阴郁而严厉的面孔，一部雪白的胡子和一头雪白的毛发。他身上一切都是庄重的，尊严的，惟有那双淡绿色的流泪的小眼睛，流露出诡诈神气。

犹太奇大约有三十岁，但身体衰弱，远看好象小孩子。他生着稀疏的山羊须，相貌很平凡，很难得引起人注意的。惟有当他兴奋起来时，他的灰色眼睛中才流露出深刻的感情。

费特卡听厌了那两个人关于鹰猎的谈话。虽是早晨，他的行军酒瓶已经浅了；现在他的舌头发痒，要同人家辩论，要开始一场“高尚的精神谈话”。

从断断续续听来的话，他知道：骑马在他前面走的加加拉和哥比洛，正在谈论圣像画。他于是拿马刺刺激他的坐马，赶上了他们二人，听他们谈论。

“今天，”伊里亚·博大比希发牢骚说，“人们拿圣像印在纸头上，随随便便拿去装饰房子，并非为了信仰，并非为了敬神，只为了这些圣像画得好看。德国以及其他外国邪教徒，拿这些圣像，照他们的可恶的信仰，刻在木头上，邪恶而失真的，而且印了出来；他们的圣者好象他们自己国里的人，穿着他们的衣服，毫不象古时画谱里面的。他们也是照拉丁人样式画圣母像，头上没有戴帽，头发是散开的……”

“叔公，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费特卡貌似恭敬，但暗藏挑衅神气，打断了他的话；费特卡又从行军瓶里喝了一口酒。“你是说惟有俄罗斯人画圣像么？外国艺术如果是神圣的和美丽的，为什么不可效法呢？”

“你的话说得很糊涂，费特卡，”哥比洛板起面孔教训他。“关于圣像，你说了些不该说的有罪过的话。”

“为什么不该说的呢？”费特卡受了委屈反问道。

“因为永久存在的界限不可以跨过的！喜欢了和称赞了别人的信仰，就要亵渎了自己的信仰。”

“我没有说到信仰呀，叔公。我只说透视学是件有用的东西，比蜜还甜。”

“你的透视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总是那几句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神父们的旧规是不可违背的！你听到么？无论是透视学或别的东西，都不可以任凭己见改变什么。新的东西总要造成错误的。”

“你说得对，叔公，”费特卡假装恭顺，避开正面的辩论。“我也说：今天，好多圣像画家是完全胡闹的。画画时应当知道：做的是什么事。这是说应当研究一下古时画师是怎样画的。但困难的就在这里：古时画师太多了，有新城的，有高顺的，有莫斯科的，各人有各人的画法。画谱也是各不相同的，这本是这样，那本是那样。有时老的变为新的，有时新的变为老的。究竟什么是新的，什么是老的呢？不，叔公，不管你怎样说，但没有思想，没有自己的主张，是不会有好画师的！”

老头子受了这意想不到的攻击，一时间头脑糊涂了。

“还有一点，”费特卡利用了老头子的糊涂，更勇敢地说下去。“什么地方有规则写着，说：一切神像只能画成阴暗的颜色呢？难道全人类只有一种面孔么？若说阴暗比明亮更有尊崇意义，那不是笑话么？上帝拿阴暗去处罚魔鬼，仅仅去处罚魔鬼而已，至于他的儿孙，不仅那些义人，而且那些罪人，他都允许赐予明亮的。他说：‘我要使得你们如雪一般白，如羊毛一般

洁净。’他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着我的人就不会在黑暗中行走。’先知也说：‘主坐着宝座，穿着美丽的衣裳。’”

费特卡虽然是夸张的，但并没有说错。

犹啻奇不响；从他的发亮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是在留心听着的。

“照神父们的旧规说，”伊里亚·博大比希又很庄严地教训起来。“凡在上帝面前是神圣的，就是美的……”

“凡是美的，也就是神圣的，”费特卡急忙插话说。“这是一个东西，叔公。”

“不，这不是一个东西！”老头子现在气愤愤地叫起来了。“也有一种美是从魔鬼来的。”

他转过脸来看他的侄孙，瞪眼看着，好象在考虑是否要拿出他的惯常的“论据”，即鞭子。但是费特卡回看他，没有低下头来。

于是哥比洛举起右手来，很庄严地叫喊，好象他要把恶魔驱走的。

“带着你的机诈滚开去罢，你这该咒诅的；消灭了罢！基督是我的救世主，我的光，我的快乐，我的不可动摇的屏障。”

这群骑马人走到俺拔斯森林的边缘了。他们在克鲁堡篱垣右边经过，然后骑进城门里去。

俄罗斯使臣公馆设在王家公证人纪湧·波乐先生家中，那里离钟塔不远；这是当时拥挤着外邦人的小城中唯一有空房间的屋子。

犹啻奇和他的伙伴们只好住在一间狭小的顶楼。他在老虎窗底下设置一个小工场：钉了一块木板在墙上，板上摆着画圣像用的平滑的橡木板和菩提木板，装着熟漆和透明鱼胶的小瓷罐，盛着金水和蛋清的陶碟和贝壳。一个箱子，上面铺着毛毡，当作床。他在床上悬挂一幅乌格里希圣母像，那是他的师父但尼罗·楚尔尼送他的。

房里这一角是狭小的，但是平静，光亮而舒适的。窗外，透过人家屋顶和烟囱中间，可以看见一片绿色的洛亚河，看见远地的草场，以及森林的蓝色树梢。有时，底下小菜园里，一阵朽木气味——因为天气热——吹上来，吹进窗子里来，使得犹啻奇想起了故乡，乌格里希城外可爱的老菜园，那里有酵母花和覆盆子，又有半颓的板条篱在教役的旧屋子前面。

到了俺拔斯之后几天，一晚上，他独自坐在他的工场里面。伙伴们进宫看那为欢迎乌比诺公爵而举行的比武去了。

一切都是寂静的，只听到窗子底下群鸽的咕噜声和鼓翼声，有时还可听到附近塔上一响一响的报时钟声。

犹啻奇读着他的心爱的《圣像画谱》。这是一本集子，依照月日次序用简单几句话记着圣像如何画的。这本书，犹啻奇差不多背得出来了，但他反覆读着仍有新鲜兴趣的；他总能从那里面得到新的鼓励。可是最近几日，因为那天在森林中来俺拔斯的路上听到了伊里亚·博大比希和费特卡辩论的原故，他的旧疑惑，好久潜伏着而被外国一切见闻挑起的疑惑，又觉醒了。他现在图谋在这《画谱》里面，在“真形态之美的认识”这唯一真源里面，解决这个疑惑。

他在书中最得意的一段读道：

“圣母的肉身是怎样呢？她是中等身材，她的面孔犹如麦颖，头发是黄的，眼睛是锐利的，瞳人好象油树之果，眉毛下垂，很黑，鼻子不

太短，嘴是一朵玫瑰花，非常甜蜜的，面形不圆也不尖，稍微长一点，她的接受神恩的双手，指头是很纤细的；她是很天真的，并非懦弱，却是完全谦逊；她穿一身黑衣裳。”

他又读着女殉道者迦德怜娜的画谱；为了她的美而光亮的面貌，她被希腊人说做“同月亮一样的”。他再读着圣菲拉勒特的画谱：他活到九十岁才死去，虽然如此高龄，他的面孔还是没有改变的，生得很齐整，同红苹果一般美丽。

于是犹太奇觉得费特卡的话是对的；圣者的容颜必须是明亮而愉快的，因为主自己也是穿着美丽的衣裳，凡是美的都是出于上帝的。

他翻过几页，再读道：

“十一月九日，列斯波之圣德奥克雷斯特纪念日。一个猎人看见她在荒野上，便脱了自己的衣服给她遮羞；她站在他西前，很可怕，几乎不象人形。她的身上看不见一块活肉：为了禁食，她只剩有一张皮包着骨头和关节；她的头发是白的，同羊毛一般，面孔是黑的，又是铁青的，她的整个姿态好象是久在墓中的死人姿态。她几乎不能呼吸了，她只能轻声说话。在她身上毫无一点人性美。”

“这是说，”犹太奇想道，“并非一切圣者都是美的！即使鄙弃了一切人性美，即使化为兽类的姿态，那些伟大的殉道者也还是天使姿态。”

他想起了圣克利斯朵夫。俄罗斯圣像常画这位圣者，关于他，《画谱》中五月九日项下说道：“这位美丽的殉道者有个奇异的形态，即他生了一颗狗头。”

圣者生了狗头！这位圣像画家心里不禁慌乱起来。他的头脑愈来愈多糊涂而恐惧的思想了。

他把书放到旁边去，而拿一本颂歌集在手里，这是一四八五年在乌格里希写的旧书。他就是从这本颂歌集学会识字的；那时他就爱看那些替歌中故事做注释的简单的图画了。

自从他离开莫斯科以来就未曾翻看这本颂歌集。现在，他在威尼斯，罗马和佛罗棱斯宫殿和博物馆里，看了那么多的古代图画之后，这本书中那些他从小时就熟悉的画像忽然含有新的意义。他明白了，那个蓝色的人斜拿着盘子，盘中的水向外流着的，——画在“如鹿渴求清凉水，上帝呵，我的灵魂渴求你！”几句诗下面的，——就是河神；那个躺在地上麦粒之中的女人就是地神色勒斯；那个戴花冠的少年人立在红马拖的车子上的，就是亚普罗；那个生胡子的老头子同裸体女人在绿色怪物之上的，——画在“海及其中活动的都赞美他”那句诗下面的，——就是涅普顿和一个小妮勒。

那些被驱逐了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因何奇迹，又经过什么道路，变过多少形态，被古代俄罗斯诸画师从更古的拜占廷画像摹来，而传到乌格里希城里去呢？

这些神灵，经过了蛮族某画师之手，改变了原来形态。成为蠢笨而恐惧的，好象在那些严厉的先知和隐士群中，为了自己的裸体而惭愧；他们在那里发着抖，好象他们的裸体受不了极北国土夜间寒冷的。但是这里或那里，手臂转弯之处，颈项曲折之处，臀部圆形之处，仍旧闪耀着永久的美的余晖。

犹啻奇，在乌格里希颂歌集那些图画之中，在他从小时就熟悉的心爱的和视为神圣的那些图画之中，居然看出了诱人的希腊鬼怪，他不禁惊讶而害怕起来了。

他又记起了俄罗斯古书传下来的其他的有罪孽的故事，那是异教的古代的淡影：处女果贡妮亚，人面，人乳和人手，但有马脚和马尾，而且以蛇为头发；住在西西利耶特拿山下的独眼巨人；启托弗辣斯王或肯陶洛斯王，人头而马脚；那些伊萨塔尔或沙提尔，和野兽同住在树林中：“他们跑得很快，没有人追得上他们；但是他们赤身露体游来游去，而且身上长着羊毛，不说话，只能学羊鸣。”

犹啻奇害怕起来，又镇静了，很虔诚地画一个十字，低声念着俄罗斯某学者几句安慰人的话，那是他从伊里亚·博大比希那里听来的：

“一切都是胡说。没有什么启托弗辣斯，什么处女果贡妮亚，什么生羊毛的人；那些都是希腊哲学家想象出来的。使徒们和圣父们已经排斥过和咒诅过那些胡说了。”

但他同时又想道：

“果真这样么？一切都是胡说的，被咒诅了的么？但是古时俄罗斯教堂为什么要可在可爱的圣者旁边画着异教的哲人，诗人和祭司呢？——他们部分地预言了基督的降生，他们虽非圣徒，但为了他们的纯洁生活的原故，圣灵曾接触过他们的，如同画谱上所说的。”

这几句话，几乎以基督教圣者地位给予异教诸先知者，——使得犹啻奇大大地快活起来。

他站起来，从墙板上拿下一块小木板，上面已经开始了一幅画，他自己画的一幅小圣像画：“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这是一幅小画，上面画着许许多多的人和物，必须透过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

在天上，坐着“万有主宰”；他的脚下是日，月和五星，旁边写道：“赞美主呵，你们这些星宿；赞美主呵，日和月；赞美主呵，一切发光的星星！”——再下面，是飞鸟，暴风，雹，雪，树，山，地中出来的火，各种走兽和昆虫，一个无底坑，宛如山洞，旁边写道：“赞美主呵，能结果的树，一切的木头，一切的禽兽，一切的山丘！”两旁又画着天使的头，圣者，列王，士师，人群，旁边写道：“赞美主呵，一切天使；赞美主呵，以色列儿孙，地上万族和万民！”

犹啻奇进行着工作。因为他的感情没有他法表现出来，他便于常见人物之外再添上狗头殉道者克利斯朵夫和兽神肯陶洛斯。

他知道，他是违背了《画谱》旧规的；但是他的灵魂中既无怀疑，又无抵抗，好象有只无形的手拉着他的手画上去的。

与天堂和地狱，风和火，山和树，禽兽和昆虫，人类和无形力，狗头圣克利斯朵夫和信奉基督的肯陶洛斯同时，有个灵魂也唱着一首歌道：

‘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

弗郎琐亚第一是个好色的国王。每逢他出征时，随从的，除了大臣，呆子，矮子，星士，厨子，黑人，狗奴和教士之外，还有一群妓女，由女官珍妮·丽妮叶率领着。一切典礼，她们都来参加；他们甚至参加宗教游行。整个宫廷同这行军妓院关系如此密切，几乎难以区分这些是妓女和那些是命妇：妓女们半可视为命妇，而命妇们又以其淫荡的生活，替她们的丈夫戴上了绿头巾。

国王为女人们花的钱是多得不可胜数的。捐税一天增加一天；虽然如此，钱还是不够用的。从民众拿来的钱不够，国王还从他底下那些贵人家里拿来贵重的食器。有一次，他甚至将都尔之圣马丁坟墓上的银栏杆拿去铸钱币了，并非出于自由思想哩，而是为了需钱用，因为他自命是罗马教会下忠实信徒的：他取缔一切异端思想和无神论，好象这些是他自己的仇敌一般。

自从圣路易时代以来，民间就有一种传说，以为瓦鲁亚一姓的国王都具有能医病的神秘力量，只要用手一按，生疥疮的，生瘰疬的，都会好了。复活节，圣诞节，五旬节，以及其他重要的节日，求医的人纷至沓来；不仅从法国各地来哩，还有人从西班牙，意大利和萨伏依等处来求医。

现在适逢罗棱慈·德·梅狄奇的婚礼和王太子的洗礼，也有好多病人到俺拔斯来了。在那一天，他们都进离宫院子里来。以前，这种信仰更强烈的时候，国王陛下是在病人队中经过，给每个病人画十字，拿指头按按，说道：“王按了你，上帝就要医好你。”后来，信仰减退了一点，求医的人少了些，这两句话便化为愿望形式：“愿上帝医好你，王按过你了！”

这日，治病仪式行过之后，人家就捧了一个面盆和三条手巾到国王面前来；第一条手巾蘸了醋，第二条手巾蘸了干净水，第三条手巾蘸了橘子汁。国王洗着，擦着，手，面孔和项项。

看了贫穷，残废和疾病之后，国王现在要看些美的东西来愉快他的眼睛了。他想起了，好久就计划着要去看雷翁那图的工场，于是携带几个随从往克鲁堡去。

画师虽然屠弱而疲倦，还是整天地努力画着他的“施洗约翰”。

夕阳经过拱形窗子斜照进工场来，这工作场设在一个寒冷的大房子里面，下面是砖砌地，上面是橡木天花板。他利用着将逝的日光，忙着画完这位施洗圣者的举起来指着十字架的右手。

窗子底下响着脚步声和说话声。

“不要放人进来！”画师命令弗郎西斯果·默尔齐说。“什么谁都不许进来，听到么？告诉他们：我害病或者出门去了。”

徒弟走到大门口去，为了拦阻那些不速之客。但是他一看见国王，就恭敬敬鞠了躬，开了门让他们进来了。

雷翁那图几乎来不及遮盖立在“约翰”旁边那个“琢筌铎夫人”了；每次有人来时他总是要把这画像遮起来的，因为他不喜外人看见。

国王走进工场里来。

他一身穿得很华丽，并非无疵司指地华丽；衣料颜色太复杂了，太触目了，上面绣的金，银和宝石也太多了些。他穿一条紧贴着的黑短裤，一件镶着黑丝绒长条和绣着金的短衣，衣袖膨大，上面开了无数的洞眼；他戴的是一顶平坦的黑丝绒帽子，插着白鸵鸟毛。胸前四角形的衣口露出细长的象牙般的颈项。他用了太多的香料。

弗郎琐亚第一只有二十四岁，他的朋友们说，他的外表如此威严，即使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也会说他是国王的。他的确是高而大，灵活而非常有力！他能够现出令人迷醉的和悦神气。但是他的狭而长又很白的面孔，给那松脂一般黑的乱须围绕着，额头很低，鼻子细长，针一般下垂着，一双小眼睛狡猾而冰冷，好象新截的锡块一般耀眼，嘴唇很红而潮湿，——这一切给了他以一种不愉快的，太明显的，几乎畜生一般的荒淫神气，如同猴子或山羊的神气，令人想起了田野之神，即浮因。

雷翁那图要依照朝廷礼节向国王屈膝下跪。但是弗朗琐亚第一阻止他，自己向他鞠躬，很敬意地拥抱他。

“我们好久不见了，雷翁那图师傅，”国王很和气地说。“你好么？画得多么？有什么新画么？”

“我病了很久，还没有好，陛下，”艺术家回答，一面正要把“琢筌铎夫人”推到旁边去。

“这是什么！”国王指着这幅画问道。

“一幅旧画，陛下。您以前看过了的……”

“不相干，让我看看。你的画，愈看愈好看的。”

艺术家正在迟疑，就有一位侍从上来把遮布揭开了，露出琢筌铎夫人的肖像。

雷翁那图皱起了额头。国王坐在一把椅子上，不做一声，长久看着这画像。

“神奇得很！”最后他说，好象从深恩之中觉醒过来。“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

“丽莎夫人，佛罗棱斯公民琢筌铎的太太，”雷翁那图回答。

“你画了很久么？”

“十年前画的。”

“她还是这般好看么？”

“她已经死了，陛下。”

“陛下，”宫廷诗人圣哲莱插话说，“雷翁那图·达·芬奇师傅这幅画整整画了五年，还未曾画好哩，——至少他自己说未曾画好……”

“未曾画好？”国王惊讶起来。“什么话！还有什么没有画上去的？她同活的一个样，——只差不会说话。……”

“是的，我要说，”他又转过脸来同艺术家说话，“我很羡慕你，雷翁那图师傅。五个年头同这样一个女人相对着！你不该埋怨命运了；你是幸福的人，老头子！他的男人眼睛那里去了呢？如果她不死，你今天还未曾画好的，不是么？”

他笑起来，看着那双闪光的小眼睛，更象一个浮因。他绝对不会想到丽莎夫人也许是个忠实妻子的。

“不错，我的朋友，”他又含笑说下去，“娘儿们的事情，你很内行。那双肩！那酥胸！还有那个看不见的地方，——一定是更美的罢？……”

他仔细看这画像，他的神气好象一个人，他把女人浑身脱光了，不顾羞耻地尽情抚摸着。

雷翁那图不说话，面上苍白了一点，低下头来。

“要画这样一幅画，”国王又说下去，“仅仅是个大画师，还不够的；必须钻入女人心中一切秘密里面去。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迷魂阵，连魔鬼走进也要糊涂的！看哪，这婆娘好象是很恬静，端庄而谦逊的，她叠着那双软手同女修士一样，干净得连水都沾不上身，——但是细看一下罢，猜猜她的心里转什么念头！”

他哼着两句歌，他自己做的歌：当初为了女人的狡猾，他做一首歌，自己用金钢石刻在暹褒宫一片窗玻璃上的，其中两句说道：

劝君莫轻信，

难测妇人心！

雷翁那图站到旁边去，装做要把别的画像推到亮光处来的样子。

“陛下，我不知道传说的话可靠不可靠，”圣哲莱在国王耳朵边低声地说，不让雷翁那图听见。“据人家告诉我，这个怪人不仅未曾爱过丽莎·琢笠铎夫人，而且一生未曾爱过女人哩，——他至今还是个童男子……”

然后更放低声音，带着犬儒式的微笑，他又在国王耳边说了几句话，几句难以出口的话：关于苏格拉底式的爱，关于雷翁那图有几个徒弟长得很漂亮，关于佛罗棱斯艺术家们放荡不羁的生活。

弗朗琐亚第一惊讶起来，但他耸耸肩膀，一面含着通达世故的人的微笑，——这种人是没有成见的，他自己生活着，又不妨害着别人生活，他知道：在这种事情上，各人嗜好是不相同的。

他细看了琢笠铎夫人画像很久之后，才转移他的注意力到旁边那幅未成的图画上面去。

“是谁呢？”

“根据上面的葡萄球和啻苏杖看来，一定是巴库斯神，”诗人猜度说。

“这一幅呢？”国王指着第三幅画问道。

“又是巴库斯神么？”圣哲莱怀疑起来。

“奇怪得很！”国王说。“头发，胸膛和面孔完全象女人。他和丽莎·琢笠铎有相似之处，两人的微笑是一个样的！”

“也许是个‘阴阳人’罢？”诗人说。国王读的书不多，不晓得“阴阳人”是什么，便要诗人解释。圣哲莱于是说起了柏拉图的旧寓言，关于一种合男女两性为一的生物，比人类更美丽更完满的。这种生物是太阳神和地神合生的，如此之强大和骄傲，同那些底但一样起来反抗诸神，要把诸神赶出奥林匹斯山去。宙士生起气来要惩罚他们，但是不要绝灭他们，因为宙士舍不得他们的祈祷和牺牲。于是，这诸神主宰便拿他的电闪，把那些“阴阳人”劈成两半了，如柏拉图说的：“好象乡下女人用一根线或一根头发劈开咸蛋一般。”从此以后这两半边：男人和女人都互相思慕着永不能满足地渴望着，能够同以前一般复合为一。这个感情就是我们说的“爱”。

“雷翁那图师傅，”诗人做结论说，“在他这幅幻想画上，也许要复活那久已不存在于自然界的東西罢？也许要重新结合那被诸神劈开的男女两性罢？”

“弗朗琐亚第一一面听着诗人的解释，一面使用那种不顾羞耻的眼光去看这画像，同他刚才看“丽莎”夫人时候一个样。

“师父，请你解决我们的疑问罢！”他回过头来问雷翁那图。“这画的是什么？是巴库斯呢，还是‘阴阳人’？”

“都不是，陛下，”雷翁那图回答，一面脸红起来，好象他做错了事。“这是施洗约翰，救世主的先驱者。”

“施洗约翰？不可能的！你怎敢说这话！……”

可是他更仔细看看，他就发现，阴暗的背景之中有个细长的十字架，用苇子做的。他很惊奇地摇摇头。

如此揉杂神圣和邪魔，在他看来是亵渎上帝的，但同时令他喜欢。他立刻对自己说道：这种事情是不应当苛求的。艺术家头脑里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想不出来呢。

“雷翁那图师父，我买这两幅图画：这幅‘巴库斯’，不，‘施洗约翰’，和那幅‘丽莎·琢笠铎’。你要我付多少钱呢？”

“陛下，”艺术家很胆怯地说，“这两幅画都未画好哩。我打算……”

“胡说！”国王打断他的话。“‘约翰’，你给我画好；好的，我等待着。但是你不要再去碰‘琢笠铎’一下了！你再不会使她更美些了！我立刻要拿去的，听到么？开价给我罢！你放心，我是不还价的。”

雷翁那图觉得，必须想出一个借口，一种理由，来拒绝把画像卖给他。但是，这个国王，凡他接触过的一切都要化为龌龊和卑贱的，能拿什么话对他说呢？可以告诉他，琢笠铎夫人的画是他，雷翁那图，一生最可宝贵的，无论任何代价都不肯割舍的么？

国王以为雷翁那图不说话，是害怕开出太低的价钱。

“那就没有办法了。你既然不肯说，我就说一个价目罢。”

他向“丽莎夫人”看了一眼，说道：

“三千盾。太少么？三千五百盾！”

“陛下，”雷翁那图声音发起抖来，“我斗胆请您……”

他说不下去，他的面孔又没有血色了。

“好的？四千盾罢，雷翁那图师父！大概够了罢？”

侍从队中起了一阵低语声，大家惊讶得很：一切艺术保护人，连豪华者罗梭慈在内，从未曾出这高价买过图画的。

雷翁那图心里说不出地慌乱，抬起头来望望弗朗琐亚第一。他几乎要跪下去，哀求国王施恩不要取去“琢笠铎夫人”，好象别人哀求着饶命一般。但是国王误以为他的慌乱是出于感激，于是站起来要走了，再拥抱了艺术家一次，同他告别。

“那么讲定了罢？四千盾！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可以拿去。明天，我就要叫人来取琢笠铎的。你放心罢，我会给她一个令你满意的位置。我知道这幅画的价值，我会替后代人保存下来的。”

国王走了以后，雷翁那图便一筹莫展地坐在椅子上面。他呆呆地看着琢笠铎夫人，心里还不完全相信刚才发生的是真实的事情。他的头脑又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小孩子一般的计划；要把这幅画藏起来叫人家寻不着；要守住这幅画，如果人家拿死刑来恐吓他，就要叫弗朗西斯果·默尔齐把画送到意大利去，或者自己带着画一同逃走。

天渐渐黑了。弗朗西斯果来工场看了几次，但他不敢同师父说话。雷翁那图始终坐在“琢笠铎夫人”面前；在暮色当中，他的面孔是苍白而僵硬的，同死人面孔一般。

夜里，他到弗朗西斯果房间去，那时弗朗西斯果已经解衣上床了，但尚未睡着。

“起来！我们到宫里去。我有话要同王上说的。”

“太迟了，师父。您今天又很疲倦。您又要病的。明天去不好些么？……”

“不，现在就去。你把灯笼点起来，陪我去罢！你不去也不要紧的，我自己一个人去。”

弗朗西斯果不再反对了，他从床上起来，穿了衣服，点了灯笼；他们二人于是出发向俺拔斯离宫走去了。

从那里到宫殿，要走十分钟，但是路很陡，又铺得不好。雷翁那图扶在

弗郎西斯果臂膀上慢慢地走。

天上没有一颗星；夜是沉闷的，漆黑的，几乎同在地底下一般。风一阵阵地吹着。树枝一动一动地，如同受了惊吓，或者有什么苦痛。经过树丛可以看见上面官殿明亮的窗子。底下也听得到音乐。

国王正在同少数亲近的人吃宵夜饭。他正在开一个玩笑，他特别爱开的玩笑：他拿出一个大银杯，杯旁刻些淫秽的图画，强迫那些青年命妇和半成人的处女，拿这大杯喝酒，而观察各人的神气，——有些女人大声笑着，有些女人脸红起来，羞得要哭，有些女人则生了气，闭着眼睛不看，或者装做虽然看见了，却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些命妇贵女中间有着国王的同胞妹妹马格丽特分主，“珍珠中之珍珠”，如一般人称她的。能得人欢心，“对于她，比能每天有饭吃都更需要。”但她虽然迷惑了所有的人，她却对于每个人都是冷淡的，只爱着她的哥哥，以一种奇异的过分的爱去爱他。在她看来，他的缺点反成了优点，他的罪过反成了德行，他的浮因般的面孔反成了阿波罗般的面孔。她无论何时都肯为他而牺牲，如她自己说的，“不仅肯为了他，让自己肉体化为灰尘随风四散而已，而且肯为了他，而抛弃自己的不朽的灵魂。”人家传说，她爱他超过于妹妹爱哥哥的限度。总之，弗郎琐亚第一时常滥用了她的爱；不仅一切辛苦，疾病和危险要她去做，连他的恋爱活动也要她来帮忙哩。

这天夜里，有个小姑娘，一个女孩子，第一次用那个淫秽杯子喝酒。她是一个旧世家的遗裔，是马格丽特在布列檀州一个偏僻地方发现，然后介绍到宫廷里面来的。她已经得蒙国王陛下垂青了。这女孩子无须乎装假：她的确不明白那些淫秽图画表示什么意思；在众目注视之下，她不过脸上轻泛红潮而已。国王是很开心的。

阍人报告雷翁那图求见。弗郎琐亚第一叫人引他进来，而自己同马格丽特两人走去迎接他。

当艺术家低着头，很慌乱地，走过灯烛辉煌的大厅，穿过那些贵人和贵妇队中时候，一些半惊异的和半讥讽的眼光伴送他过去；虽然如此，但是连那些最无思想的和最轻薄的人也感觉到了：这个魁伟的老头子，生着灰色长发，扮着忧郁面孔，含着畏怯而腼腆眼光的，——却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气息，好象一个从严寒空气走入温暖房间里的人带来的冷气。

“雷翁那图师傅，”国王向他致敬，很尊敬地拥抱他。“一位稀客！我应当拿什么款待你才好呢？我知道你是不吃肉的。吃点蔬菜好么？或者水果？”

“谢谢您，陛下……对不起得很，我有几句话要同陛下说说。……”

国王睁大眼睛看着他。

“你有什么话呢，朋友？你不是生病了么？”

他引艺术家到旁边去，一面指着他的妹妹问道：

“她不害事么？”

“不，”艺术家回答，同时向马格丽特鞠了一躬。“我倒希望公主能帮我向陛下求情哩。”

“说呀！你知道我总是喜欢……”

“我又是为了那件事向陛下求情的，就是为了陛下要买的那幅画，为了丽莎夫人画像……”

“什么，又是为了那事情么？你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说呢？怪人！我想，

我们价钱已经说好了的。……”

“不是为了钱，陛下……”

“那么为了什么呢？”

在国王冷淡而和悦的眼光之下，雷翁那图又觉得关于琢笠铎夫人画像的话说不出来了。

“陛下，”他终于克服了感情，说道，“陛下，请您发慈悲心，不要从我那里拿去这幅图画！这画是您的，钱呢，我不要。但是请您让它再跟我一个时候罢，——直到我死的时候……”

他停住了话，说不下去，只眼里含着绝望的哀求，看看马格丽特。

国王耸耸肩膀，皱起了额头。

“陛下，”公主替雷翁那图说情道，“请您答应雷翁那图师傅罢！应该答应他的。请您开恩罢！”

“您也帮他说话么？您也说这话么？这简直是阴谋！”

她拿一只手搁在哥哥肩上，低声在他耳边说道：

“您看不出来么？他至今还在爱她……”

“但是她已经死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死人也可以爱的。您自己也说，她在画上同活的一般。请您做好事罢，亲爱的哥哥，让他保持着这最后的过去纪念，不要害得老人家伤心……”

于是，国王灵魂里激发了某种半被遗忘的感情，他做学生时候，读书时候，怀抱的感情，关于灵魂永久结合的，关于超尘世爱情的，关于骑士的忠贞精神的：这就使得他表示宽宏大度。

“上帝保护你，雷翁那图师傅，”弗郎琐亚第一带着轻微的嘲笑说道。

“我知道无法拒绝你要求的。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帮你说情。请放心罢，我要照你的愿望做的。但不要忘记：这画是我的，钱呢，你可以预支去！”

他又敲敲艺术家的肩头。

“不要着急，我说过的话一定作准的；没有人会分开你和你的丽莎的。”

马格丽特眼睛含着泪，轻轻带点笑容，伸了手给雷翁那图，让艺术家一声不响地吻着。

音乐又响了，跳舞又开始了，一双双一对对在兜着圈子。

再没有人想着这个怪异的宾客了。他同影子一样滑过大厅，又消失于地底下一般的无星的漆黑的夜里面去了。

弗郎西斯果有个远亲给了他一笔小遗产；为了接受这笔遗产，他须得到俺拔斯城公证人纪湧·波乐先生那里办理若干手续。这位和气的公证人很敬重雷翁那图。

有一天，他同弗郎西斯果闲谈师父新近的工作，无意之中说笑道：他的家里也住了一位奇异的画家，是从极北的国土来的。弗郎西斯果更进一步问他时，他便引了他上顶楼去，指示他看看，这低矮的房间内，鸽子巢旁边，老虎窗里面，犹啻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的小小的工场。

画师这几天来更加是郁郁不乐的了，为了引他快活，弗郎西斯果便拿蛮子国画家工场当作一件有趣事情告诉他，而且劝他有机会去参观一下。雷翁那图还记得，好多年前，在米兰穆罗宫廷里，举行“黄金时代”盛会时，曾与现时的俄罗斯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谈过话，关于远方莫斯科国的。这就更加推动他去看看这位从半神话国上来的艺术家。

一天下午，离弗郎琐亚第一买了琢筌铎夫人画像以后不久，师徒二人到纪湧先生家里去。

犹太裔的伙伴们，此时都到宫里看化装跳舞去了。他自己本来也要去的，但是不得不赴会的伊里亚·博大比希劝他不要去：

“照这里的恶俗，男人和女人要戴着假面具，穿着异样服装，一道儿狂欢；他们在琴声，笛声和鼓声当中，闹着，跳着，唱着淫秽的歌曲，做着亵渎神圣的事情，这个人的丈夫和那个人的老婆，互相接吻，喝酒，牵手，谈情话，而且交织着撒但罗网的。”

犹太裔所以一个人留在寓所里，为了害怕诱惑还少些，为了清清静静画他的图画更多些。他画着那幅“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的图画。他坐在窗子旁边惯常的位置上工作着。

他的艺术上一切手工性质的细节，在他看来，是与最高的法则一般神圣而可贵的。他不仅注意到美，而且注意到能经久；画他的圣像时，他是准备着能经过几百年不会损坏的。

他选择的大多是菩提木板和枫木板，又是属于匀称的白色的；这种树木大多生长于干燥的高地，因此不容易腐朽。他把一切裂缝都补好了，用很浓的鱼胶涂在上面，然后铺上一重柔软的旧麻布，再一层层地涂上做画底的颜色，其中没有石灰，只有那种最贵重的最坚硬的最温柔的雪花石膏，因为惟有那些贪便宜而不图经久的画家才去使用石灰的。他让这一切干透了，拿木贼磨平。然后，他拿一技细毛笔蘸墨，把旧画谱描在上面；为了避免错误的原故，他用指甲把画谱轮廓划在画板之上。最后，他调理颜色。他把颜色融解在蛋黄里面，研碎在陶碟和贝壳之内，但最温柔的颜色则研碎在他自己指甲上，——他拿自己的指甲当作调色板。最后，他就画起来了。人类面孔留在最后画，先画其余的一切：山画成圆平帽形状，树画成香菌形状，草画成生翅的黑红色海草形状，加上蓝点便成了毋忘侬草，云则画成不规则的白圆圈。衣服，则先画深褐色做底；然后画上折痕，把高起处涂为白色；天使和圣者衣服上的金饰，以及草木的尖端和细茎，他是用一枚针蘸了红金色涂上去的。

除了人面之外，一切都画好了。这天下午他画到了全部工作最后的，最重要的而又最困难的部分；即是画人面。同衣服一样，他也是先拿深暗色涂上去的，然后用三种画人面的赭石颜色渐渐使之“活泼”起来，其中这个颜色比较那个颜色更加明亮一点；最后，他在颊，唇，口，须和颈项涂了一点红色。

旧时新城画派那种坚白色，他不满意；他倾向于卢卜里奥夫的新作风，这作风与古代拜占廷作风相似，比旧派更完满些，“如浮云一般”，如当时画师所说的，——在这作风之中，玫瑰的赭石色渐变成为一种细致而明亮的阴影。他特别重视姿态齐整的男子：他们的胡须有时是短而乱的，有时是长垂在地，有时是宽阔的披于双肩之上，有时则是分散为绒毛，“如轻烟一般”，有时是褐色的，有时又是灰色的。面孔表情总是高贵而严肃的，或者痛苦而温柔的。

犹太裔完全沉陷在他的工作之中了，当他听着窗前群鸽鼓翅声时候。他知道邻家太太又在喂养鸽子了！那是老面包匠的少妻。他常常偷看她。她站在黄杨树枝条中间，衣服没有领，犹太裔从上面可以看见她的胸膛，以及两乳之间温暖的暗影；她的白面孔上微微有些雀斑，头发是红色的，在太阳光

之下如金子一般灿烂。

“孩子，不要看美貌女人呀！”他想起了伊里亚·博大比希的话。“因为美貌女人起初同蜜一般甜，后来就比黄连和胆汁更苦了。你如不自甘堕落，就不要看美貌女人。孩子，一遇美貌女人你就应当逃避，不可回头，如同当初挪亚逃避洪水，罗得逃避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因为女人是什么呢？是撒但造成的陷阱，带着甜饵来引诱人的；又是毒蛇洞，魔鬼花，不治之症，疯狂的山羊，北风，阴天，以及犹太人旅馆。宁可害热病，不可为女人所迷惑：热病固然困苦你，但也能放松你；至于女人，则她紧紧地缠住你，至死方休。女人缠住你，你就好象浑身生癣，这里痛着，那里痒着。你要制服她时，她便起来反抗；你要打她时，她便闹得同魔鬼一样。恶女人比一切恶鬼都更凶恶！”

但是犹童奇依然要看他这个邻居太太；她对他笑时，他也不由得对她笑着。以后回到工作来，他便把画上一位女殉道者的头发画成了金红色，同这个漂亮的页包匠太太一般。

楼梯上响着人声。使馆老翻译佛辣喜走进来，他的背后跟随着房东纪湧·波乐先生，弗郎西斯果·默尔齐和雷翁那图·达·芬奇。

犹童奇听佛辣喜说客人们要参观他的工场时，不禁惭愧起来，而且差不多是吃惊了。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时候，他不做一声站着。低着头，不晓得如何是好，只时时偷看一眼雷翁那图；艺术家的面孔给了他根深的印象，他觉得这面孔简直是同画谱上画的先知以利亚一个样。

雷翁那图看了这个小画室的一切物件，看了那些从未见过的墨笔，铁锉，小木板，装颜色的贝壳，以及装胶漆的碟子，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在那幅图画上面：“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佛辣喜无法把这画名翻译清楚，他愈解释愈糊涂了；虽然如此，艺术家还是明白这幅画的含意的。他很惊讶，这个蛮子，这个“兽国”——当时意大利旅行家称俄罗斯为“兽国”——之人，居然达到了人类一切智慧的限界：因为那个君临七星之上的，那个受着天地火风动植人神所赞美的，不正是雷翁那图的神性机械学的“最初推动者”么？

画师以更大的注意方和更多的兴趣翻阅着那本《圣像画谱》，——一本大书，其中用黑炭或红墨画着简单的圣像。他在那里看见了俄罗斯各种圣母像，有“减轻我们痛苦的圣母像”，有“成为一切忧愁人之欢乐的圣母像”，有“引人快乐的圣母像”，有“被感动的圣母像”，有“生命之源的圣母像”——像中，圣贞女立在一口泉水旁边，所有生物都到这泉来喝水止渴——有“富于痛苦的圣母像”——像中小耶稣看见一个面容愁苦的天使送了十字架来，竟吓得把头转开了；此外，他又看见了“湿胡子救世主像”，救世主的头发是光滑而不散乱的；又看见了“非人手画成的画像”，这是圣菲隆尼卡在救世主从各各他去半路上替救世主揩脸上汗珠的那块汗巾；又看见了“圣缄默的救世主像”，像中救世主双手合在胸前。

雷翁那图觉得，这些虽然不能算做图画，或至少不能算做他称为图画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不完备，无论光暗如何错误及缺乏一切透视学和解剖学法则，他仍然发现这里面含有一种信仰力，同他在辣温那看见的那些古拜占廷镶嵌画一样，比意大利画师齐马布和卓托的最早的作品更旧些，同时又更新些；这是一种大的和新的美之朦胧的预告，好象一种神秘的黎明，希腊晚霞的最后余晖和一种未知的光明的最初朝霞混合在一起。那些笨拙的野蛮的奇

异的但同时又无形体的透明的象孩子梦一般温柔的姿态，给人的影响好象音乐的影响：正因为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更加具有超尘世的风味了。

两幅施洗约翰像，“有翼的先驱者”像，特别引起艺术家注意。其中一幅，约翰左手捧着一个金盘，盘中盛着那个永久的婴孩，右手指着婴孩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众人罪孽的。”第二幅是“斩头之像”，约翰反乎自然法则，竟有两个头，一个活的，长在颈项上，一个死的则放在盘里，由他双手捧着，好象表示：人类惟有绝灭一切人性，才能具有超人的飞翼。两副面孔都是奇怪的和可怕的，圆睁的双眼好象老鹰看着太阳时候一样，胡须和头发好象被大风吹得散乱，骆驼毛做的粗衣服好象鸟羽，两臂和两腿，细而长，十分消瘦，只有一张皮包着骨头，如此之轻，好象是同鸟骨一般空虚便于飞行的，肩头上长了两扇大飞翼，如同一只天鹅的飞翼，或者雷翁那图一生梦想的那只大鸟的飞翼。

艺术家于是想起了卓梵尼笔记中摘引的先知玛拉基的几句话：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他来了！”

国王一离开，俺拔斯就恢复了平时那种荒凉和寂静了。人们只听到钟塔上一响一响的黄铜声音；黄昏时候还可听到平滑如镜反映着淡绿色天空的洛亚河沙岸上野天鹅的叫喊。

雷翁那图同以前一样画着他的“约翰”。但是这工作愈来愈加困难，愈加迟缓了。好几次弗朗西斯果觉得，师父好象在追求着不可能的事情。当初画“丽莎夫人”时，他大胆探究人生的秘密；现在，画着这个手指着各各他十字架的约翰时，他也是同样大胆图谋指示出生和死是如何合流于独一的更大的秘密之中的。

好多次，在朦胧之中，雷翁那图揭开了遮布，长久细看着琢篁铎夫人和约翰二像，好象在比较着这二个画中人。此时徒弟感觉到了，——也许是光暗作用造成的幻觉罢？——这少年和那女人好象在改变着面貌表情，好象被艺术家用他那超尘世的爱的强烈眼光注入了灵魂，同幽灵一般从画布上走下来，又好象约翰和丽莎夫人面貌是相似的，他们二人又同雷翁那图少时面貌相似，仿佛父母与儿子相似一般。

画师的身体一天衰弱一天了。弗朗西斯果劝他休息一个时候，以后再画，但没有效力。雷翁那图简直不肯休息。

一五一八年秋天，有一日，他特别觉得不舒服。但他仍旧忍耐着病和疲倦整天不间断地工作着，不过比往日停止得早一点，而且叫弗朗西斯果搀扶他到楼上他的寝室去。螺旋形的木楼梯很陡，他又常有晕眩之病，近日来没有别人搀扶，他就不敢上楼去。

这日，弗朗西斯果又搀扶着师父。雷翁那图勉强用力慢慢地走上梯子去，每走二三级便停下来喘息一下。

忽然他站不稳了，全身重量都压在徒弟身上。弗朗西斯果知道师父中风了，又害怕一个人扶他不住，于是叫老仆役巴雷斯塔·维兰尼斯上来帮助。两个人抬着雷翁那图还抬不起哩，再来二个仆役才把病人抬进他的寝室里去了。

同向来一样，他不要延医和服药。他整整六个星期长久躺在床上。右半边麻痹，右手完全废了。

冬季开始，他的病好了些，但复元很困难而迟缓。

雷翁那图一生中，左右两手部可使用的；工作时候两只手是同时需要的：他用左手画图，右手涂上颜色。这只手做的事情，那只手不能做。他超过其他画家之处，据他说，正是从这互相对立的两种力量的合作发生出来的。但现在，右手指头因中风而残废，差不多不能使用了，于是他害怕从此不能作画了。

十二月初，他能够起床，开始只在楼上各房间走走，以后也下楼到工场来。但他不画画了。

一天，午饭之后，全屋的人都休息去了，这是最清静的时候！弗朗西斯果有事情找师父，在楼上房间找不到他，便到下面工场来找；他小心开了门，看进去。雷翁那图近来比以前更加忧郁而怕见人的，他最爱独自在一处，没有他许可，不要人到他旁边来，好象怕人家观察他。

经过半开着的门，弗朗西斯果看见师父站在约翰像面前，图谋用那只病手去画它。他的面孔现出一种绝望的紧张神气，两片嘴唇紧闭着，嘴角下垂，眉毛高起，灰色的头发黏在大汗淋漓的额头。那几个僵硬的指头不肯受他指挥，画笔在大画师手里发着抖，好象是无经验的徒弟拿着的一般。

弗朗西斯果不敢做声；他吓得忍住了呼吸，观察着活的精神在死的肉体之内这个最后的挣扎。

这年冬天非常寒冷。流水冲断了洛亚河上的桥梁，官路上有人冻死，狼直到城边来，——老园丁说他还看见狼来到克鲁堡花园内窗子底下哩。夜里，没有携带武器，人家不敢出门。过路的候鸟常常落地死了。一天早晨，弗朗西斯果到门口来，发现雪中有一只冻得半死的燕子。他把这只鸟儿拿到师父那里去，雷翁那图用自己的呼吸去温暖它，在火炉背后温暖之处做一个窠给它睡觉，等到春天时候再放它出去。

雷翁那图不想再去画画了：那幅未完成的约翰像，他拿来同其余的图画，毛笔和颜色，一起藏在工场中最僻远的角落。每日都是闲暇无事的。公证人纪湧·波乐先生时常拜访他们，同他们谈闲话；他谈起了今年的收成，谈起了盐价贵，谈起了郎格独地方羊毛长些，贝里和里莫新地方羊肉好吃些；或者他教厨娘马士怜娜如何凭前腿上活动的关节来辨别小兔和老兔。从意大利来的一个方济谷会修士古叶谟也时常拜访他们，——他是弗朗西斯果的忏悔师，住在俺拔斯已经很久了，为人天真，有趣而和气，极会讲旧时佛罗棱斯滑稽家和捉狭鬼的故事。雷翁那图听他讲故事，同他一般天真地大笑。冬天下午，他们下棋和打牌。

天黑得很早；铅灰色的光经过窗子照进来；客人走了。以后雷翁那图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很长久，有时看了一眼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这个残废人，现在比以前更加是个活生生的谴责，是个嘲谑，对于艺术家一生的工作：制造人类飞翼。亚斯特罗同惯常一样叠着腿坐在房角，拿一条长麻带裹着纺锤，锯着木头做玩具，制造陀螺，或者闭着眼睛慢慢地摇来摇去，呆笑着挥动手臂如同鸟的翅膀，而且做梦一般地哼着那一首老歌：

咕咕噜，咕噜！

鹤鸟，老鹰，老老鹰，
在云端上，——
望不见下地凡尘。
鹤鸟，老鹰，老老鹰，……
咕咕噜，咕噜！

这首忧愁的歌，雷翁那图听着，心里更加难过：寒冷的黄昏更增加他的绝望情绪了。

最后，天完全黑了，屋子里是寂静的。但外面雪风怒吼着，老树枯枝吹着响，这声音好象是个邪恶巨灵发出来的。风声之中还杂有更悲惨的声音，大约是林边狼嚎。弗郎西斯果扇旺了炉里的火，雷翁那图坐下来。

弗郎西斯果琴拉得很好，而且有个好歌喉。他时常用音乐驱除师父的忧愁思想。有一次他唱了豪华者罗梭慈作的一首老歌给师父听，那是谢肉节化装巴库斯和亚丽安妮游行时歌唱的；——这是一首无限欢愉而又忧郁的情歌，雷翁那图很爱听，因为他少年时代常听人唱的：

青春何美好，
惜在易蹉跎！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师父垂着头静听。他记起了那年夏夜的情景：僻静的小巷，漆黑的影子，淡白的月光，大理石阳台前面的琴声，以及上面那首情歌。他想起了丽莎·琢笠铎夫人……

最后的歌声在雪风怒吼之中颤动着消逝了。弗郎西斯果，坐在师父脚前，现在抬起头来看看师父，——只见两行眼泪流过老人的面孔。

雷翁那图有时翻阅他的笔记簿子，而且把他的新思想写在那上面去，——现在最萦绕于他的心胸的是关于死的思想。

“现在你看见了，你的希望，你的志愿，要回到故乡，复归第一个存在去的，简直同飞蛾扑火一般迫切；你也看见了，人类不耐烦地不间断地期待着再来一个春天，再来一个夏天，再来几个月和几年，人类总以为所期待的事情迟迟不至，他却不明白：他不过是渴慕着自己的死亡和消灭而已。这个愿望却是自然本质，却是元素灵魂，它自觉被锁闭在人类灵魂里面，而时刻想念着能脱离肉体而回到那个派遣它来者的地方去。”

“自然界中除了力和运动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但力乃是求幸福的意志，乃是宇宙之永远趋向于最后的均衡，于最初的推动者。”

愿望的对象和愿望的主体若是结合起来，愿望便止息了，快乐便发生了：譬如爱者和被爱者结合之后，爱情就安静了；重物落地之后也是如此。”

“部分总是要同全体结合起来，惜以免除缺陷：灵魂总是要留在肉体里面，因为灵魂若无它的器官便不能行动，也不能感觉。但是肉体毁坏之后，灵魂并不毁坏；它在肉体之中工作，如同凤在风琴之中工作；一个铜笛损坏了，凤便无；法吹出正确的声音。”

“白天过得好，夜里睡觉也快活；同样，一生活得好，死时也快活。”

“活得好的一生乃是长的生命。”

“每件灾害都在记忆之中留下苦痛，惟有最大的灾害——死——没有留下苦痛；死同时消灭了生命。”

“我以为是在学生哩，但学的仅是死。”

“自然界的外的必然性适合于理性的内的必然性；一切都是合理的，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一切都是必然的。”

“我的父呵，但愿你的旨意成就于地上，如同成就于天上！”

他便是如此在死之中拿理性去辩护神的必然性，去辩护“最初的推动者”的意志。但在他的心之深处有什么东西起来反抗；这个东西是不能也不愿屈服于理性的。

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没有死便被人葬了，在地下棺材之中醒转来，不能呼吸，拼命地拿双手去推棺材盖。第二天，他又叮嘱弗郎西斯果：他的身体未曾发现腐败征象以前，切勿埋葬他。

冬天夜里，每逢寒风怒吼，他眼睛看着炉中将烬的炭火时候，他就想起了童年时代在芬奇村过的生活，想起了鸛鸟在无限远处快乐而含诱惑性的叫喊：“飞呀！飞呀！”想起了荆棘的木脂香味，想起了佛罗棱斯的远景，——这城在向阳的山谷里躺着，同紫石英一般，又如此之小，好象长满荆棘的白山斜坡之上金色枝条间的位置就可容纳得下的。然后他觉得，他还是爱生命的，他现在成了半死之人仍旧紧抓着生命，他也害怕死，把死设想为黑暗的坟墓，今天或明天他要发一声最后的恐怖叫喊投进去的。于是他的心充满了悲哀，要象小孩子一般，大声哭出来。一切理性安慰，一切关于神的必然性，关于最初推动者意志的话，他觉得都是说谎的；这些话，在这莫名其妙的恐怖面前，同烟一般飞散了。只要有一线太阳光，只要有一丝充满鲜叶香味的春风气息，风要一枝白山斜坡开满金黄色花朵的荆棘，则他情愿牺牲了什么黑暗的永恒，什么地下世界的秘密。

夜里，师徒二人独在一处而不愿睡觉的时候，——雷翁那图近日失眠，——弗郎西斯果便读《福音书》给他听。

这书，他从未曾象现在那样感觉得如此新奇，如此非凡，如此受人家误解了的。许多的话，他细想下去，好象深渊那般不可测度。譬如《路加福音》第四章：主抵抗了最初两种试探即食物和权柄以后，魔鬼又拿飞行来试探他：

“魔鬼领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圣庙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道：“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雷翁那图从这几句话中可以找到那对于他一生的问题的回答了，即是：我们人类将有飞翼么？

“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暂时？这话含存什么意思？”雷翁那图想道。“魔鬼什么时候又要来试探他呢？”

又有几句话，似乎充满了胡说的，似乎违反了自然必然性的经验和法则的，但并不会使他头脑糊涂：

“你们若有信心象一粒芥菜种，即使你们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去罢’，山也必移去的。”

他时常设想，最后的也许人类不能达到的知，和最后的也许人类同样不能达到的信，必然要经过不同的道路而走到同一的目的的；即是要融合内的必然性和外的必然性，融合人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若是有人以真正的信心对山说道：“你从这里移开，投到海里去罢！”则他也知道，事情不能不照着这几句话做出来；因为在他看来，超自然的东西乃是自然的。但是这几句话的伤人的刺不是恰在于：叫山“从这里移开而投到海里去”是更容易些，而获得信心，那怕象芥菜种子一般小的信心，则更困难些么？

救世主又有几句谜样的话，他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明白：

“父呵，天地之主呵，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呵，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来如此。”

如果上帝有个秘密显示给婴孩，如果完全的天真并非完全的聪明，——那么同一书上为什么又说：“你们要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呢？这两种话中间有一个深渊存在。

以后又有几句话说：

“你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因为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雷翁那图想起了他的发现，他的发明和他的机器，这些东西本能给人类以制服天行的能力。他自问道：这些东西都不过是为了肉体而忧虑么，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么？这不过是事奉玛门的么？或者人类的劳动，除了有益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如果爱是马利亚，她选择了最好的福分，她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那么知就是马大了，她忧虑了许多事情，而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

此外，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也知道：最深刻的知，同在深渊的油滑的边缘一样，也含有最可怕的和最难防备的危险。他又想起了那些“小子”，想起了他自己的徒弟，凯撒，亚斯特罗，卓梵尼，他们都受他诱惑了，也许是为了他的原故而趋于没落的，——当他听着底下几句话时候：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可是同书另一个地方又说：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不，我对你们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但最令他骇怪的，却是马太和路加说的耶稣死时情形：

“从午正到中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

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又大声叫喊，气就断了。”

“为什么离弃我？”雷翁那图想道。“儿子临死时向父亲叫喊的这一句话这儿子曾说过：‘我和父合而为一的，’——岂曾仅仅他的敌人认为是最后的绝望叫喊么？如果拿他的全部教训放在天平一边，拿他这句话放在天平又一边，——究竟是那边重些呢？”

正当他想着的时候，他已经看见那个可怕的黑墓穴张开在他面前了；今天或明天，他一定要跌下去的，要含着最后的恐怖叫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而跌下去的。

早晨起床时，他好多次从结了冰的玻璃窗看出去，看见积雪的山丘，灰色的天，以及凝霜的树；这冬天好象是永远过不完的。

然而，到了二月初，空气温暖一点了；朝太阳一面的房子，屋檐上垂下的冰条化成一滴滴明亮的水珠。落地有声；麻雀咕噪着：树干周围的积雪开始融化了，苞蕾胀大起来；云块中间有时露出一片淡蓝色的天。

早晨太阳斜照进工场里来时，弗郎西斯果便把师父的靠背椅移到日光中来，老头子坐在那里晒太阳，低着头，瘦削的双手搁在怀中，坐了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手和面容以及半闭的眼皮表现出无限疲弱神气。

雷翁那图那只驯养的燕子，在屋子里过了冬，现在飞来飞去，有时停在他肩膀上，有时停在他手上，让他捉住，让他吻那小头，然后又急忙地一面叫着，一面飞着，好象感觉春天来到了。画师很留心观察着它的小身体的每一回旋，它的翼翅的每一转动，——于是他的关于人类飞翼的旧思想又浮现在他的脑中。

有一天，他开了那口放在工场一角的大箱子，在箱内掏摸着，那里面尽是订成的抄本和单零的字纸，其中也有机器草图和简短解释：这就是他一生著作的二百本《自然论》。

他一生部在计划着把这乱七八糟的稿本整理一下，以一个共同思想把那些断片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一本论自然界的大书。但他总是把这个工作推延下去，直至如今。他明白，那里面写下的发现可以缩短人类几百年的研究工作，可以改变人类命运，引之走上新的道路。同时他又明白，这个事情是做不到了，因为太迟了。这一切又要无结果地无意义地毁灭了的，同《最后的晚餐》一样，同《司伏萨纪念像》一样，同《安嘉里之战》一样。因为在科学方面，他也只有一些无飞翼的愿望而已，他永远开始着，从未完成什么，现在也不能完成什么了，好象爱作弄人的命运故意拿他的行为过俭来处罚他的愿望过奢。他预先看到了，人类还要去寻觅他已经找到了的东西，还要去发现他已经发现了的东西；人类要走上他的道路，要跟随他的足迹，但也要在他身边走过去，忘记了他，好象未曾有他存在过的。

这天，他在那堆稿本里面寻着了一个薄本子，外面写着“鸟”字，因年深日久，纸张已经发黄了。他寻出来，放在旁边。

最近几年他差不多完全没有去制造飞行机器了，不过常常想起这件事情。但现在看着燕子飞行时，他得到一种新思想，决定做个最后的试验，希望在制成了人类的飞翼之后，他的一生事业就可得到辩解而免于毁灭。这个最后的希望也许杂有幻想成分。

他仍旧如此顽强，如此热烈，如此迫切去进行这个新工作，同他以前画

《施洗约翰》时一个样。他不再想起死了，他克服了衰弱和病痛，忘记了睡眠和饮食，整天整夜坐着绘图和计算。弗朗西斯果好几次感觉得：这并不是工作，而是疯子发狂。徒弟一无比一天更加担忧而着急，他看着师父的面孔，这面孔很难看，表现着拼死命的几乎气愤愤的意志紧张，表现着追求不可能的事情的神气，追求那不许人类追求的事情。

一个星期过去了。弗朗西斯果未曾离开雷翁那图左右，夜里也不睡觉。第三夜不睡觉之后，他疲倦得要死，就靠在熄灭的火炉边一张椅子上睡着了。

窗子渐现灰白色了。燕子醒来了，咕噪着。雷翁那图低着头在那张小写字台上，手里拿着笔，面前摆着一张纸头，上面写满了数目字。

忽然，他的身体摇动起来，神气很特别。鹅毛笔脱离了他的手指，头愈垂愈低。他努力要站起来，要喊弗朗西斯果，但是低得听不见的叫声到了他的嘴唇就止息了；他的全身重量都压在桌子上面，桌子被他压翻了，将烬的蜡烛掉落地下。这响声惊醒了徒弟，弗朗西斯果跳了起来。在黎明的微光中，他看见师父躺在地下，旁边有翻倒的桌子，熄灭的蜡烛，散乱的纸头。燕子吓得在房间里乱飞，用它的翅膀碰触着天花板和墙壁。

弗朗西斯果立时明白：师父又中风了。

病人昏睡了几天，在热昏之中还继续着他的演算。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立即要求拿飞行机器图案给他。

“不，师父，”弗朗西斯果吓得喊起来。“随您怎样都可以，但是您没有完全复原以前，我宁死也不肯让您工作的。”“你把图案放到那里去了呢？”病人很生气地问道。

“您放心，我好好藏起来了。您病好了之后，我会给您的。”

“你藏在那里去了呢？”雷翁那图又问一句。

“我拿去藏在顶楼上，锁起来了。”

“钥匙在那里呢？”

“在我身上。”

“给我！”

“但是，师父，请您原谅。您要钥匙做什么呢？”

“给我！快点给我！”

弗朗西斯果迟疑不决。病人眼睛闪出了怒火。为了不再激恼他，弗朗西斯果便把钥匙给了他。雷翁那图把钥匙接来，藏在枕头底下，就放心了。

他这次的病好起来比弗朗西斯果料想的快得多。

四月初，有一次，雷翁那图很安适地过了一整天，而且同古叶谟修士下了棋。晚上，弗朗西斯果坐在师父脚下一个矮凳上，头靠着床，竟睡着了，因为他好几夜没有睡觉，疲倦得很。忽然，好象受了一个打击，他醒转来。他细心听着，但是听不到床上师父的鼾声。灯已经熄了；他点了火，看见床是空的。他急忙在楼上所有房间寻找，而且唤醒巴蕾斯塔·维兰尼斯，这老仆人也未曾看见雷翁那图。

弗朗西斯果已经要下楼到工场里找去了，忽然想起了藏在顶楼上的飞行机器图案。他连忙走上去，开了那个没有锁的门，看见了雷翁那图披着衣服坐在地板上，把一口箱子翻转来做桌子用。一枝蜡烛头光照之下，他在写字：显然又是为了飞行机器在演算着的，因为同发热昏一般，他一面写着，一面嘴里低声而急速地念着。他的喃喃自语，他的火红眼睛，他的散乱的灰白头发，他的因紧张思想而频蹙着的眉毛，他的表示老年衰弱的低垂而凹陷的嘴

角，以及他的异样的为弗朗西斯果未曾前见的整个面孔，——这一切如此可怕，害得徒弟停止在门口，不敢走进去。

雷翁那图忽然拿起了铅笔，把那张密密写满了数目字的纸头涂抹了，如此急剧，连铅笔尖都划断了。然后他回过头来，看见了徒弟，便站起来，立足不稳，面无人色。

弗朗西斯果急忙走到他面前去，搀扶他。

“我告诉过你了，”师父带着温和而奇异的笑容说，“我告诉过你了，弗朗西斯果：我不久就可完工。现在我完工了，我一切工作都做完了。从此以后，你无须着急，我再不做什么事情了。够了！我老而又蠢，比亚斯特罗更蠢！我什么都不晓得。以前晓得的，我也忘记了。我还忙着这飞翼做什么呢？到魔鬼那里去罢，这一切都到魔鬼那里去罢！……”

他从桌上拿起了那些纸头，皱成一团，而且扯碎了。

从这一天起，他的身体又变坏了。弗朗西斯果预感到这回他好不起来。病人时常整天不知人事，昏昏迷迷地。

弗朗西斯果是很虔诚的。凡是教会说的话，他都真心信仰。惟有他一个人未曾受了雷翁那图的“巫术”，未曾中了那个“恶眼”，其余一切与雷翁那图接近过的人都不能免的。他知道师父不愿遵守教会仪式，但是他从爱的本能觉得雷翁那图并非否认上帝的。此外他全不管，也没有兴趣探究下去。

但现在想起了师父也许要没有经过忏悔仪式即行死去，他不禁害怕起来。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灵魂去拯救师父，但是他不敢同师父说起这个事情。

一天晚上，他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师父，心里正在思想这个可怕的事情。

“你想什么？”雷翁那图问他。

“古叶谟修士今天早上来过这里，”弗朗西斯果很不自然地托辞回答。

“他要见您。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师父瞪着眼看他，看见徒弟的眼睛满含恳求，着急和希望的神气。

“你想着别的事情，弗朗西斯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徒弟不响了，垂下了头。

但是雷翁那图心里明白了。他忧郁地转过脸去。他一向准备着怎样生便怎样死，——即是他生在自由和真实之中，他也要在自由和真实之中死去的。然而弗朗西斯果的恳求，他又不愿拒绝。现在临死的时候，他又要伤害这个徒弟的虔诚信心么？又要叫这个“小子”跌倒了么？

他回过脸来看着徒弟，把他的瘦削的手放在徒弟手上，微微笑着说道：

“我的孩子，你叫人往古叶谟修士那里去，请他明天到我这里来罢。我要忏悔，要领受圣餐。你也请纪湧先生来见我。”

弗朗西斯果没有回答；他只含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吻着师父的手。

第二天早晨，复活节星期六，即四月二十三日，公证人纪湧先生来了，雷翁那图向他立了遗嘱。画师留在佛罗棱斯圣马利亚教堂的四百个佛罗璘，赠给他的弟弟们，此时他还同弟弟们诉讼哩，这笔遗产就是作为完全和解的表示；他的一切书籍，科学仪器，机器，手抄本，以及王家库藏积欠他的薪俸，都赠给他的徒弟弗朗西斯果·默尔齐；克鲁堡的家具和米兰维塞里拿门附近半个葡萄园，赠给他的老仆巴雷斯塔·维兰尼斯；其他半个葡萄园，则赠给他的徒弟安得烈·沙莱诺。

关于丧事用费以及其他一切，则他请求公证人会同弗朗西斯果决定之，

他又指定默尔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

弗朗西斯果同纪湧先生商议，要给师父举行一种葬礼，借以证明：无论外人如何传说，雷翁那图死时总是教会的忠实信徒。

病人一切都同意了；为了表示弗朗西斯果要举行盛大葬礼的主张也是他自己的主张，他于是将那做送终弥撒用的蜡烛，从原定的八磅改为十磅，施舍穷人的钱也从原定的五十个杜兰苏，改为七十个杜兰苏。

遗嘱立好，证人尚未签字之时，雷翁那图又想起了他的老厨娘马士怜娜。纪湧先生还在文件后面添加了一款，即是赠给她一件上等黑布缝的衣服，一顶镶皮的布帽子，以及两个现杜卡，以酬谢她多年的忠心服务。临死的人不忘酬谢他的穷苦的厨娘，这事又使弗朗西斯果勃发了熟悉的难以忍受的怜悯心情。

古叶谟修士带着圣餐进房间来了。大家都走出去。

后来，修士出来之后，告诉弗朗西斯果，说：雷翁那图是虔诚而顺从神意地履行教会一切仪式的。于是弗朗西斯果完全安心了。

“我的孩子，”古叶谟最后几句话说道，“不管人家怎样传说他，他总可以拿主耶稣的话来辩护的，即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上帝。’”

夜里，病人呼吸很困难。默尔齐害怕他就要死了。

次日早晨，即四月二十四日复活节，病人觉得轻松了一些。但因他呼吸还不舒畅，房间里又很热，弗朗西斯果便把窗子打开了。白鸽子在蔚蓝天空之下飞翔，复活节钟声同鸽子鼓翅声合成一片。但是临死的人已经不能见闻了。

他觉得好象有个难以相信的重量，如同大石块落下来，压在他的身上，窒塞着他；他要起来，要把这石块推开，但不能够。他作个最后的努力，忽然解脱出来了，生着两扇六飞翼飞起来了；但是那石头又压了他，在他身上旋转，使他不能呼吸：他又挣扎，又胜利，又飞起来了；——如此循环不息。这重量一次比一次更加可怕，而他的努力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加惊人。最后，他觉得也再不能挣扎了，他只好降服，而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呢？”他刚刚降服，便明白了；原来石头和飞翼，重压和飞行，上面和下面，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飞上去和落下来，是一个样的。他便是这样飞上去而又落下来；他再不知道究竟是一种无限的运动之波温柔地摇着他呢，还是他的母亲抱他在怀里催他睡眠呢？

他的肉体好多天之内还在活着，但再不曾恢复知觉了。最后，到了五月二日早晨，弗朗西斯果和古叶谟修士发现他的呼吸渐渐衰弱了。修士于是念了送终经。

不久之后，弗朗西斯果拿手放在师父胸前，发现他的心不再跳动了，于是把他的眼皮闭拢来。……

死人的面貌很少改变，仍旧含着在生时那种深刻而安静的注意神气。

弗朗西斯果，巴蕾斯塔·维兰尼斯和马士怜娜三人给尸体沐浴时，门窗都是大开的。

那只燕子这几日完全被人忘记了，此时，在自由的预感之中，从楼下工场沿着楼梯飞到上面来，飞进了停尸的房间。在光耀的朝阳之中，它飞翔于死人上面，那些燃点着的送终蜡烛中间。大概由于旧时习惯，它飞了一会，竟停止在雷翁那图的叠着的双手上面了。然后它忽然动了一下，飞起来，很

快活地叫着，从那大开的窗子飞上天空去。弗朗西斯果想道：这是最后一次师父爱做的事情了，——释放有飞翼的俘虏，还它自由，本是师父生平一件乐事。

尊重死者的愿望，尸体在地下放了三天之久，但不是放在停尸室里的，弗朗西斯果不肯这样做，——而是放在断气的房间里。

下葬时，遗嘱上规定的一切都遵照施行了：教士和修士随柩而行；六十个贫民拿着六十枝蜡烛；俺拔斯地方四个教堂做了三场大弥撒和三十场小弥撒，这中间点去了十磅大蜡烛；七十个杜兰苏施舍于本城圣拉撒医院内的贫民。从这一切，那些虔诚的人看得出：这日下葬的乃圣公教会的一个忠实信徒。

他埋葬在圣弗罗棱廷修道院里面。但是他的坟墓不久就被人忘记了，被人铲平了；他在俺拔斯的纪念也没有留下踪迹；雷翁那图埋骨之所，后代的人是寻不到的。……

弗朗西斯果将师父的死讯通知了师父的在弗罗棱斯的弟弟们，信内有几句话写道：

“这个人对于我还不仅是个父亲哩，为了他的死，我感受的痛苦是不能以言语形容的。只要我活着，我总是为他悲哀的，因为他以一种温柔而伟大的爱爱了我。而且我相信，每个人看见这样一个人死去，也要悲哀的，因为自然界再不能产生象他这样一个人了。——现在，全能的上帝啊，请赐他永远的安息！”

雷翁那图死去那一天，弗朗琐亚第一正在圣日耳曼森林行猎。他得知这个死讯时，便下令封闭艺术家的工场，在他未到以前不许一个人进去，因为他要选取其中最好的图画。

然而在此时弗朗琐亚第一正忙着比艺术更重要的事情。原来，四个月以前，即一五一九年一月十二日，皇帝马克西米良第一死去了。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兰西三个国王，竟逐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冕，相互之间进行着许多阴谋和诡计。弗朗琐亚第一已经梦想将法国国王和罗马皇帝两把权杖合执在他手里，而在欧洲建立下一个空前的王国了。他决定支出三百万去购买选举票。他要同教皇缔结一个盟约，答应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定要派遣十字军去打土耳其人，去夺回圣墓，而且发誓登位三年之后占领君士但丁堡，在苏菲亚大教堂顶上竖立十字架。一切竞争者之中，他特别仇恨西班牙少年国王查理；他声明宁愿赞成无足轻重的布朗登堡选侯做皇帝，甚至赞成波兰国王西季斯蒙做皇帝，而不愿赞成查理做皇帝。

利奥第十同惯常一样，很狡猾地摇摆于这两个竞争者中间，对双方要求都不置可否。同时他又经过多米尼会修士狄特里希·森伯格去和莫斯科国大公华西里·伊凡诺维趣做买卖，邀大公加入神圣同盟以反对土耳其人，而拿调停莫斯科国和波兰国的战争作为酬报。

这个时候，在意大利的两个俄罗斯使臣，有一个，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已经回莫斯科去了，另外一个，尼启大·卡拉恰洛夫，还在罗马。

尼启大知道了选举皇帝的消息，又听到了弗朗琐亚第一正在拉拢他的主人的最凶恶仇敌波兰国王西季斯蒙时，为着打听更确切而详细的消息，便同教皇钦使一路又到法国来了。同上次一样，这回他也带了他的老秘书伊里

亚·博大比希·哥比洛，翻译佛辣喜，以及两个少年书记费多·伊雅递维趣·卢督谬托夫和犹太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

犹太奇在外国旅行时身边备有一本笔记簿，把他所见所闻一切奇异的事情都记上去。当时好多俄罗斯旅客都是这样的。犹太奇笔记之中有一节论弗罗棱斯城说：

“那个名叫弗罗棱斯的城市，是很大的；在以前描写的许多城市之中，我们还未曾见过这样的城市。教堂是很美的，宫殿是白石筑成的，很高，又富于艺术。这城又有个很大的教堂，是白大理石和黑大理石筑成的。这个教堂旁边有座钟塔，好象一根柱子，也是白大理石筑成的。这个艺术是我们的智能不能明白的。我们走到塔顶上去，计算梯子的级数：四百五十级。——凡是我们的浅薄的智能所能明白的，我们都如我们所见的写下来了；但有好多其他的东西，我们写不出来，因为那是很神奇的，不可形容的。”

这一句话结束了他这段笔记。那些最能令他惊异的东西。他的确写不出来的，他说的圣马利亚大教堂高钟塔，里面，下部，有着卓托的一些六角形浮雕，刻在大理石之上的；这些浮雕表现人类发展的各个相续阶段：畜牧，农耕，驯马，造船，织布，冶金，图画，音乐，天文等等。犹太奇在这些浮雕之中看见了希腊巧匠达达鲁士正在试验着他发明的蜡制巨翼：他的身体黏满了鸟羽，巨翼用皮带缚于躯体之上，双手紧握着里面的棍子，棍子的运动造成巨翼的运动，以此飞了起来。这个浮雕，曾经给了从芬奇村初到弗罗棱斯来的少年雷翁那图以最初的飞行机器观念，关于“大鸟”的观念。

这个具有飞翼的人的谜样的画像，特别引起了犹太奇的注意，因为那几天他正在画着一幅圣像：有翼的先驱者，施洗约翰。在朦胧的预感的恐惧之中，他觉到了：那真实的，也许借助魔鬼机智而造成的飞翼，和那表示“肉身天使”施洗约翰向上帝飞升的情形，其间是完全不同的。

弗郎琐亚第一从圣日尔曼到丰登布洛去，又从丰登布洛到俺拔斯来。一五一九年六月初，俄罗斯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也到俺拔斯来了；同上次一样，他又下榻在本城大街钟塔近旁公证人纪衡·波乐先生的家里。

国王一到俺拔斯就去访问雷翁那图工场。同一天下午马格丽特公主也来克鲁堡观光，陪她来的有白朗登堡选侯的使臣和其他外国君主的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也在其内。

费特卡知道此事之后，便怂恿伊里亚叔公和犹太奇·加加拉二人同到克鲁堡参观去；他对二人说：“这位雷翁那图老师父家里，有许许多多有趣味的东西值得看一看的；这是一个具有神异智能的人，心肠很好，很博学，会修辞，富于自然智识，又是个聪明而锐利的思想家。”

于是，伊里亚·博大比希和犹太奇·加加拉，同那个翻译佛辣喜，也跟随使臣到克鲁堡来了。

他们来时，马格丽特和其他的人已经参观完毕，正要出去，但是弗郎西果·默尔齐依旧和悦可亲地接待新来的客人，凡是来参观师父工场的人，他都一样接待，不问官阶和姓名。

他引导他们参观工场，指给他们那里面一切的事物。

他们腼腆而惊奇，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东西：机器，天体仪，球形仪，

四分仪，曲颈瓶，蒸馏器，研究光学法则用的水晶人眼，研究音学法则用的乐器，小小的潜水钟模型，能在水中行走的船样尖鞋，解剖学图画，以及可怕的战争机器草图。费特卡看见这一些，大有兴趣；他认为这是“占星学的智慧和最高的炼金术”。伊里亚·博大比希则相反，他总是扮着阴郁的面孔，转过脸去，很虔诚地画着十字架。特别引起犹太奇注意的，却是那扇破旧的飞翼，好象大燕子的翅膀。默尔奇经过翻译勉强使他明白：这是雷翁那图一生用心制造的飞行机器的一部分；此时犹太奇便想起了佛罗棱斯大理石钟塔内刻着的有翼的人达达鲁斯，于是他的心里又唤起那些令人恐惧的奇异思想了。

以后参观雷翁那图那些图画。犹太奇很惊讶地在“施洗约翰”面前停下来。他起初以为是个女人；弗郎西斯果经过弗辣喜告诉他，说这是施洗约翰时，他简直不肯信。但他仔细看着，就发现了那个苇子做的十字架，“交叉的棍子”，如俄罗斯那些圣像画家画施洗约翰时所常画的：他又看出了骆驼毛衣服。他心里不安起来了。这个天翼的约翰和他常见的那个有翼的约翰之间，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愈看下去，画中女人般少年人的异样的美以及指着十字架时那种微笑，就愈加吸引他了。同中了魔一样，他什么都不想，呆呆地站在这幅画面前，只觉得他的心在不可解释的兴奋之中愈跳愈快了。

伊里亚·博大比希再忍耐不住了。他气愤愤地吐了一口唾沫，大骂起来：“魔鬼玩艺儿！淫荡！这个无廉耻的家伙，赤身露体同淫妇一般，又没有胡子，是施洗约翰么？是基督先驱者么？即算他是个先驱者，但是替基督做先驱的，不是替基督做先驱的！……走罢，犹太奇，走罢，我的孩子！不要玷污了你的眼睛。我们正教徒不应当观看这种取悦魔鬼的疯狂画像的，这些画像都是该当咒诅的！”

他拉着犹太奇的手，差不多是用力从画像前拉出去；离了雷翁那图屋子之后他还在长久气愤着的。

“现在你们明白了，”伊里亚·博大比希警告他的那些伙伴道，“一个爱了几何学，巫术，炼金术，占星术，以及其他一切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如何有罪过？因为凡信仰智能的人，是容易受诱惑的。孩子们，你们应当爱诚朴过于爱智慧；你们不要追求那最高的，不要探究那最深的，只坚守着上帝一劳永逸地赐予你们的教训便够了！有人问你懂得哲学么？——你就要谦逊地回答：我粗识文字，却不爱希腊式的小聪明，未曾读过修辞的天文学，又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哲学；我仅仅在神圣律法书中学习，为了拯救我的有罪的灵魂……”

犹太奇听着老头子教训，莫名其妙。他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想着那幅“取悦于魔鬼的”圣像画，要忘记它，却忘记不了。那个没有飞翼的女人一般的少年人的神秘面貌，在他的眼前浮动着，惊吓他而又吸引他，如同魔鬼那样作弄他。

尼启大·卡拉恰洛夫第二次到俺拔斯来时，城里外邦人没有上次那般拥挤了，房东现在可以让出楼下较宽大的和较舒适的房子给俄罗斯使臣及其随员们居住。惟有爱幽静的犹太奇还住在两年前住过的房间，即是屋顶底下鸽子案旁边那个房间；他的小小的工场仍旧设在那个老虎窗里面。

从克鲁堡回来后，为了抵抗一切诱惑起见，他马上去画那幅差不多画好了的圣像。有翼的先驱者约翰站在蓝天底下一个好象给太阳晒焦了的半圆形的黄色沙丘上面，这沙丘好象在地球边缘，有个深蓝色的几乎黑色的大洋把

它围绕着。这位圣者有两颗头，一颗活的在他的颈项上，一颗死的在一个盘子里，他自己用手捧着，好象表示：人类需待绝灭其中人性才能生出超人的飞翼来；他的面孔是奇异而可怕的，圆睁的眼睛好象朝太阳看的鹰眼，粗糙的骆驼毛衣服好象鸟羽，胡须和头发好象被狂风吹乱了，两臂和两腿过分地长，细而瘦，同鹤鸟脚一般，只有一张皮包着骨头，那些骨头又好象反乎自然地轻飘，仿佛是中空的，有如鸟骨；肩膀上生着两扇大翼翅，在蓝天之下张开于黄沙和黑水上面，外部同雪一般白，内部则是金红色，如火的颜色，——简直好象是一只大无鹅的翅膀。

只有翼翅内部尚待犹太奇涂金。

他拿出几小张纸一般薄的红金叶，在手里皱做一团，用指头在盛鲜漆的贝壳中研碎，然后用热水冲进去，水热到人手几乎忍不住的温度；他让这贝壳静静地放着，等到金子沉淀以后，才把水倒掉。以后，他就用一枝鼯鼠毛做的尖笔，蘸了金，涂在先驱者翼翅上的羽毛去，很小心地一笔一笔涂着。他又拿蛋清涂在金色上面，拿兔足擦着，拿熊牙磨着。那双翅膀愈来愈加生动和光耀了。

但是这回他在工作的时候并不能象往日那样忘记其他一切。先驱者的翅膀，有时令他想起了希腊巧匠达达鲁斯，有时又令他想起了雷翁那图的飞行机器。那个神秘的女性少年的面貌，那个无翼者的面貌，呈露在他面前，而且遮盖了这个有翼者的面貌，诱惑他，惊吓他，如魔鬼那样迫害他。

他心里很难过。画笔脱离了他的手。他觉得不能再画下去了。他离开了寓所，在街上乱跑了很久，然后沿着幽静的洛亚河岸走了一个时候。

太阳已经下山了。镜一般平的水面反映着淡绿色的天以及西方那颗太白星。另一方面来了一片云。天边有电闪抽动着，好象一起一落的火红的巨翼。空气是沉闷而寂静的。在此寂静之中，犹太奇的心愈来愈加紧张而痛苦了。

他回家来，在乌格里希圣母像前点着了灯，读了预先写好的祈祷文。然后，他摊开了旅行毡子在那只当作床用的狭长的木箱子上，脱了衣服，躺下来睡觉。但他无论如何睡不着觉。

一点钟一点钟过去了。他有时发热，有时怕冷。在那时常给电闪照亮的黑暗之中，他睁开眼睛躺着，他倾耳细听，——一切是寂静的，但他以为听到了奇异的低语声和萧瑟声，神秘的声音，古时俄罗斯作家会在其中看出不祥的预兆：“耳鸣，墙响，鼠叫。”如同热病之中发昏的时候一样，他的头脑发生了不连贯的思想。他想起了种种神话上的精灵和怪物：可怕的兽因德里克，它“在地下行走，好象太阳在天空行走，又喷出众河和众泉”；不祥的鸟司特拉沉，它“居于大洋边缘，激动海浪，沉没船只”！所罗门王的弟弟启托弗辣斯，他“白天治人，夜里则变为兽形，在地上狂跳”；还有那些人，他们在深渊之上，在永不熄灭的火上，翱翔着，不饮也不吃，细而长，如蛛网一般在风中飘扬，永不会死去的。此时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蛛网般的人，在永久的旋风之中翱翔于深渊上面。

雄鸡啼过第二次了。他又想起了古时传说，说是夜半时分，天使们从上帝宝座接奉了太阳，送到东方去，此时基路伯动着翅膀，地上的鸟都快活起来，公鸡醒了，抬起头，展开翅膀，报告全世界：光明即将到来。

那些不连贯的思想又在他的头脑中经过，如同断线，而且纠缠在一起。

他依照素拉之尼鲁士的规则，忍住了呼吸祈祷，但没有用，——那些幻象愈来愈加清楚而迫人了。

忽然，黑暗之中出现了那个女性少年，魔性的美丽，同活的一般，一手指着各各他十字架，冷笑着，以和悦而迫人的眼光直看犹太奇的脸，看得他吓得心脏静止了，额头上冷汗直流。

他只好点起了蜡烛，决定坐待天明。他从墙板上取下了一本书，读起来。这是古俄罗斯传说：《巴比伦国》。

当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继承者时代，巴比伦城荒芜了，变成了群蛇巢穴。几百年之后，拜占廷皇帝利奥，受圣教洗礼名为巴西留士的，派了三个人到巴比伦去访寻尼布甲尼撒王的冠冕和紫袍。这三个人走了很长久，因为道路是窄狭难行的；最后，他们走到了巴比伦，但那里什么都看不见，既无墙壁，又无房屋，这座荒芜的城周围十六里以内都长着荆棘，荆棘丛中又蜿蜒着令人恶心的虫豸：蛇和大虾蟆，数不尽的，互相重叠如干草堆，又唿哨，怪叫，喷出冷风。第三天，这三个钦差就走到一条大蛇身边，这蛇以其全身围绕着巴比伦城，头和尾都在一个城门口。有一架扁柏做的梯子架在城墙上。他们攀上了梯子，走进了城，在一座王宫里面找着了尼布甲尼撒王的冠冕和一口白玛瑙箱子，其中有紫袍和权杖。三个钦差把我着的的东西带回利奥皇帝那里以后，君士但丁堡教长们在苏菲亚（即神智）教堂拿巴比伦和全世界之王尼布甲尼撒的冠冕和紫袍，给利奥皇帝戴上和穿上了。后来君士但丁·摩诺马赫皇帝就把这顶王冕送给莫斯科大公佛拉底弥·佛塞伏洛多维趣，象征着上帝赐给俄罗斯国以统治世界的权力。

犹太奇将《巴比伦国》放置旁边，另外拿起一本书《修士白帽》，这书是几年前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从罗马寄给新城大主教格那宙士的，当时格拉西莫夫同卡拉恰洛夫做伴到意大利来，而现在卡拉恰洛夫正是犹太奇的上司。

这个故事说：古时，与使徒同等的君士但丁皇帝，信仰了基督教而受教皇西尔维斯特洗礼之后，正想着拿一顶王冕去酬谢这位教皇。但一个天使命令他：赐给教皇的，不应当是一顶尘世权力的王冕，而应当是一顶天堂权力的“修士白帽”，这顶帽子象征着受难至复活这三天事情。历代正教的教皇都很尊敬这顶“修士白帽”，直至于查理皇帝和福谟苏（36）教皇时候，——他们二人堕落到拉丁邪说去了，不仅承认教会的天堂权力，而且承认教会的尘世权力。于是天使又以新姿森现身于一位教皇之前，命令他将这顶帽子送到拜占廷去，给那里的教长菲罗德奥斯。教长非常恭敬地接受了这件圣物，正要留作己用，然而君士但丁皇帝和西尔维斯特教皇托梦给他了，叫他把这顶帽子送到别处去，送到俄罗斯的新城。教皇西尔维斯特梦中告诉这位教长说：“老罗马以其骄傲自愿地背弃基督的光荣和信仰，而屈服于拉丁诱惑之下了；至于新罗马，即君士但丁堡，基督信仰也要被不信上帝的撒拉森人用暴力毁灭的：第三个罗马，即俄罗斯国，则圣神恩典将放射光辉。菲罗德奥斯呵，你知道：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要消灭，而统一于唯一的俄罗斯国！以前，尼布甲尼撒王冕已经被君士但丁·摩诺马赫皇帝送给俄罗斯皇帝了，那么现在这顶白帽子也应当送给新城大主教。这顶白帽比那顶王冕神圣得多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上帝都要赐给俄罗斯国的，上帝也要授权俄罗斯皇帝去统治许多民族；依照上帝意旨，这个国家将称为‘光明的俄罗斯’，因为这第三个罗马的唯一神圣教会，在其纯正的基督教信仰中，将比太阳更加光明而照耀全世界。”事情就是这样做了。新城大主教接奉了“修士白帽”，而安置于圣苏菲亚教堂之中。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顶帽子从此以后永远戴在

俄罗斯大主教头上了。

巴比伦国故事预言了俄罗斯国的尘世的伟大，修士白帽故事则预言了俄罗斯国的天堂的伟大。

犹裔奇每次读着这两个故事时，他的灵魂便充满了一种混乱的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感情：好象是一种无限的希望，使他的心跳动起来，使他的呼吸不能舒畅，仿佛俯临于深渊之上。

拿祖国和外国比较起来，他虽然觉得贫乏而可怜的，但他相信这些预言：关于第三罗马的未来伟大的，关于真正的耶路撒冷的，关于上升的太阳在俄罗斯的世界教堂，苏菲亚教堂，七十个金顶之上，放射光明的。

然而在他的灵魂最深处，却有一种疑惑，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感觉。他想到，尼布甲尼撒王不是昏王么？不是自古以来最残暴的国王么？他不是要万国人民只能服侍他一个人，只能崇拜他为天神么？他不是叫传令的人大声叫喊：“你们应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37）么？但是真神责罚了他，上帝拿兽心换去了他的人心，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象狮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此外《启示录》也说过：“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万民都喝了它的邪淫大怒之酒。哀哉，哀哉，这大城呵，素常穿着细麻，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38）于是犹裔奇自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将来第三罗马中，在俄罗斯国中，“修士白帽”怎能与那被上帝咒诅过的尼布甲尼撒王的冠冕结合起来呢？——基督冠冕又怎能与敌基督者冠冕结合起来呢？

他觉得这里面藏着一个大秘密；如果探究下去，他还要看见比刚才所见的更可怕的幻象哩。他努力不再去思想什么了。他熄了蜡烛上床睡觉去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女人，生着一副火红的面孔，驼着两扇火红的飞翼，穿着一身灿烂的衣裳，立在云中一弯新月之上，七根柱子支持着的大祭器遮盖了她，祭器上刻几个字道：“智慧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屋子。”先知，祭司，列祖，持矛天使，大天使，帝王和公侯，包围着她。在“智慧”脚下，先知者群中，立着先驱者约翰，同他画像内的约翰一样：手脚细而长好象鹤鸟，也生着两扇大白翅，但面貌是完全两样的：额头光秃，生有高傲的皱纹，眉毛竖起，头发是灰白的，长胡子也是灰白的，——犹裔奇认得这是那个老头子的面貌，他二年前曾来参观这个小工场，为了样子象先知以利亚的原故，给了犹裔奇以深刻的印象。这是人类飞翼发明者雷翁那图·达·芬奇的面貌。下面，这女人所在的云块之下，闪耀着教堂金顶和十字架；再下面，人们也可看见新犁的田地，蔚蓝的树林，明亮的河流和无限的远景；犹裔奇在远景之中认出了俄罗斯国。

钟庄严地敲了，哈利路亚歌声响了，那些六翅天使以其翅膀盖住面孔，喊道：“一切人类都莫作声惊心静听！”于是七位天使动着他们的翅膀，七个雷声响了。火红的女人圣苏菲亚（即智慧）头上，天开了，其中现出白的东西，太阳一般的東西，可怕的东西。犹裔奇知道，这是“修士白帽”，这是基督冠冕，临于俄罗斯国头上的。

有翼的先驱者手中执的一卷书展开了，犹裔奇看见上面写着：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

他来了！”

雷声，钟声，天使鼓翼声，以及哈利路亚歌声，合成了一片赞美圣苏菲亚（即神智）之声。

田野，树林，河流，山岳，以及俄罗斯国土的无限远处，都附和着这片赞美之声。

犹啻奇醒来了。

这是灰色的清晨。他从床上起来，开了窗子。雨后花草的清香迎面吹了来：原来夜里落了雨。太阳尚未出来。但是天边，对河阴暗的树林上面，平时太阳出来的地方，云块已经染上了金紫色。城里的街道还在朦胧之中睡觉；惟有圣虎伯特白钟塔闪着淡绿色光辉，好象是通过了水的光辉。一切都是寂静的，满含希望的，仅仅幽静的洛亚河沙岸上有几声野天鹅叫喊而已。

犹啻奇坐在窗口一张小桌子旁边，桌上有块倾斜的写字板，有只牛角制的墨水瓶，又有个装羽毛笔的小抽屉；他削尖一枝鹅毛笔，打开一本大簿子。这是他的教师，那位虔诚的普罗霍尔修士，留下给他的一本著作，他自己接着写下去，已有好多年了；这是一本新改良的《圣像画谱》。

“圣像画起原如何？圣像画并非人类开始的父上帝自己造了他的道，他的活像，如同生了初胎儿子……”

上面便是犹啻奇以前写过的最后几句话。现在他拿鹅毛笔蘸了墨水，继续写道：

“我有罪的人，从上帝接奉了一种才能，为我的微薄力量所能承受的；我不愿将这才能埋在地下，致干刑罚。我努力着把我的艺术的初步工夫——即是用于圣像画的人体各部分——画下来，给那些致力于这门虔诚艺术的人做模范，并有利于他们。但是兄弟们，我为了你们而努力，我请你们大家都要诚心热烈祈祷上帝，求他允许我这个在尘世画他自己以及他的使者的像的人，有一天能够在天堂上看见他自己以及他的使者的面貌呵。凡有气息的都在天堂上赞美他，荣耀他，现在以及将来以及永永远远。阿门。”

正当他写字时，太阳如炽红的火炭从阴暗的树林背后升上来了。有种象音乐的东西在天和地上面飘动着。

那些白鸽子从屋顶底下飞了出来，响着它们的翅膀。

阳光通过窗口照进犹啻奇的小画室里面来，照在那幅先驱者施洗约翰画像上面；两扇涂金的翅膀，向里是金红的颜色，如同火焰，向外则是雪一般白的，好象一只大天鹅的翅膀，在蓝天之下展开，而俯瞰于黄沙和黑水之上，——现在这翅膀给朝阳照耀着，忽然闪起光来，仿佛含有超自然的生命了。

犹啻奇想起了他的梦，便拿起画笔，蘸着红颜色，在有翼的先驱者白卷之上写道：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他来了！”

